

第十一章 奇人奇事

一个森冷而苍劲的女人声音，从洞的深处传出：“何人胆敢闯洞伤人？”

周靖心里明白，那枯瘦老者的身手，比他只高不低，如非他的“玄龟神功”能避掌指，使那老人惊愣错愕的话，他未必能伤得了对方，而那老者只不过是看洞的，由仆及主，这洞主必非常人，当下大声应道：“在下周靖求见洞主！”

“这就是你求见的礼数？”

“在下情非得已，被迫出手！”

“哼，小子乳臭未干，竟然自忖艺高，上门欺人……”

“在下说过情非得已！”

“进来！”

周靖略一思索之后，昂然举步向洞的深处行去。

洞径两折之后，眼前光华大盛，一间巨大的石室，呈现眼前。

周靖止住脚步，目光朝石室之内一扫，不由连打了两个寒噤，几乎惊叫出声。

石室正中，一张铺设华丽的石榻之上，端坐着一个白发纷披的怪人，面目全被遮掩，只露出部分躯体，衬以冷森森的珠光，分外显得阴森可怖。

若不是方才的话声，他真疑所见的是妖怪而不是人。

“桀桀……”

那怪人一见周靖之面，突地发出一阵刺耳怪笑，笑声如裂金帛，覆面遮身的白发，簌簌飘飞，周靖不由头皮发炸，浑身汗毛逆立。

缕劲风，从身后袭来，他连转身都来不及，便已被两只钢爪，扣个结实。

“小子，你简直是胆大包天，寿星上吊，活得不耐烦了！”

听声音，周靖知道偷袭自己的是那刚才被自己击伤的枯瘦老者。

怪人笑声戛然敛住，沉声道：“王叔，放开他！”

“小姐，这小子扎手，掌指下伤……”

“你只管放开他！”

钢爪在话声中移去。

周靖几疑自己听错，这枯瘦老者，竟然称呼这白发纷披的怪女人叫小姐，而怪女人又称对方为王叔，此非不可思议的怪事？

枯瘦老者话声再起：“小姐，如何发落？”

“你且退下，待我先问个明白，对了，把水府闸门关闭！”

“是！”

老者恭诺而退。

怪女人沉默了片刻，开口道：“小子，近前一点！”

周靖向前挪了数步。

“你叫什么名字？”

“周靖！”

“来此何为？”

“寻找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周靖不由一窒，不知该如何说才好，“圣剑飞虹易斌”沉入潭中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一本秘笈吗？绢折吗？还是……

“到底是什么东西？”

周靖心念一转，含混地道：“一本奇书！”

“奇书？”

“不错！”

“什么样的奇书？”

“这个……在下没有目睹过！”

“哈哈哈哈哈，小子，你是在弄什么玄虚？”

“这本奇书，是在下一位父执沉入潭中，遗命在下寻回！”

“口说无凭！”

“洞主是否得见这本奇书？”

“告诉你，有这回事不错，这本奇书本人在十年前得到。”

周靖急道：“那洞主已练成了奇书所载武功？”

“这个……似乎没有告诉你的必要！”

“可否请洞主送还？”

“你说得太天真了！”

周靖面色一变，道：“洞主想据为己有？”

“小子，何以证明这本奇书该属于你？”

“江湖之中，有不少人知道！”

“就算你的，可是……”

周靖心中一紧，道：“可是什么？”

“你已无缘获得它！”

“为什么？”

“因为本洞主无意让你活着离开！”

语音平淡，但听来令人不寒而栗。

周靖下意识地朝后一挪脚步……

背后响起沙沙的脚步声，接着是那枯瘦老者的话声：“小姐，有三个人入潭……”

“嗯，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来的人目的多分与这娃儿相同，洞门关闭没有？”

“已经关闭！”

“不必理睬，由他们去吧！”

“是！”

周靖不由心中大凛，既有三拨人入潭，显然那绿衣女莫绮华的奇门阵势没有阻住来人。

“王叔！”

“老奴在！”

“你看这小子的长相……”

“是的，的确像，可是小姐，忘了他吧，何苦折磨自己？”

“王叔，忘得了吗？”

“小姐……”

“你说这小子掌指不能伤？”

“是的！”

“桀桀桀桀……是天意？还是巧合？”

周靖从对方的话语中，知道这老者和怪女人是主奴关系，但不知她口中

的他是谁，自己的形貌与他相似，不知她将如何对付自己？

怪女人猛一甩头，纷披的白发荡向肩后，露出一张风韵犹存的徐娘面孔。青春虽已退色，但仍可看出她当年必是绮年玉貌，一代尤物。

她并不老，但发如白银。

那目光，令人不敢仰视，无法分析，集愤恨、怨怼、冷森、肃杀在一起。

“小子，我美吗？”

这句突如其来的问话，使周靖大感愕然，但他终于一颌首道：“美之一字，当之无愧！”

“如果时光倒流二十年？”

“必然令人倾倒！”

“可是二十年前，有人对我不屑一顾！”

“这……”

“我被人玩弄之后，遭人遗弃，三天三夜，我头发尽白！”

“哦！”

“所以我立誓杀尽自命不凡的英俊男人！”

周靖骇然再退了一步，一时答不上话来。

怪女人的面上，杀机倏浓，阴恻恻地接着道，“你，像那遗弃我的男人，那人死了，他的影子却在你身上，这是巧合，也可以说是天意！”

周靖机伶伶打了一个寒颤，暗忖，她必是因情场失意而变态，不知她将以什么疯狂行为加在自己身上，入潭之后的遭遇，是作梦也估不到的。

她遭遗弃之后，三天白头，可以想见她用情之深，所受打击之大。

她说遗弃她的那负心人死了，而她却迁怒所有英俊的年青高手……

怪女人紧接着说道：“谁说失去的不能追回！谁说恨海难填，哈哈……”

笑声充满了疯狂的意味。

枯瘦老者悚然叫了一声：“小姐！”

“王叔，我失去的，要从他身上找回，我的恨，要从他得到补偿！”

“小姐，你不能……”

“王叔，你下去！”

“小姐……”

“下去！”

枯瘦老者漫应了一声道：“是！”

双掌暴举，挟以毕生功劲，突然劈向周靖，势道强猛得令人咋舌。

周靖可能做梦也估不到枯瘦老者会突然施袭，而且双方距离仅有数尺，一个有心，一个无意，的确防不胜防。

怪女人暴喝一声：“王叔，你敢！”

“砰！”挟以一声闷哼，周靖被震得离地而起，飞射向石室之内。

枯瘦老者之所以全力施袭，目的是要毁去周靖，以遏止怪女人的疯狂念头，因为那念头太可怕了。

不偏不倚，怪女人伸手接住了周靖飞射而来的身躯。

周靖虽有“玄龟神功”护体，但这一击，已超过了神功极限，受伤在所难免，一口鲜血，全喷在了怪女人的身上。

怪女人惊叫一声，脱手又把周靖掷出，这一掷之势，力道奇猛。

“砰！”又是一声闷哼，周靖结结实实地撞在石室的门框上，再弹落地

面，鲜血又告狂喷而出。

周靖自知伤势不轻、但一股强傲之气，使他扶创站了起来，目眦欲裂地道：“女魔，有一天我会把你碎尸万段，踏平这魔洞！”

怪女人嘿嘿一阵冷笑道：“小子，你永远没有机会了！”

周靖咬牙哼了一声，一个纵身，扑向石榻，“三招碎尸”骤告出手。

但毕竟他是身负重伤之人，招式出手。威力大减。

“回去！”

栗喝声中，怪女人信手一挥，周靖踉踉跄跄地直跌撞到壁边，才被室壁挡住身形。

“哇！”一股血箭疾射而出。

周靖回身紧贴石壁，借以支持摇摇欲倒的身形。

枯瘦老者这时已站到门边，凶霸霸地瞪视着周靖，看样子他随时会出手毁去周靖。

怪女人忽地发出一声幽凄的长叹，道：“王叔，我改变了主意！”

“小姐改变了什么主意？”

“我不想亲手杀他了，你代我下手吧！”

“老奴遵命！”

周靖心肝欲裂，怨毒的眼光，从怪女人移到枯瘦老者，又从老者移回怪女人面上，如果他此刻有力出手的话，他会毫不考虑地出手。

怪女人一摆手道：“慢着！”

枯瘦老者前欺的身形一窒，道：“小姐还有吩咐？”

“这小子练有护身神罡一类的武功，能维护心脉不断，普通掌指控制不了他的死命，现在，你先在他‘气海穴’上重重地点五指，破去了他的气功！”

“是！”

枯瘦老者应了一声，疾步走到周靖身前，伸指便朝“气海穴”上戳去……

周靖不由惊魂出窍，“气海”一破，全身功力就算完了，这样地死，的确不值，然而，他伤势太重，想反抗也不可能了！

就在此刻——

一条人影，从石室的角门中疾闪面出，一道狂飚，把枯瘦老者震退了三步。

“小芳，你做什么？”

怪女人怒声喝问。

周靖目光一转，只见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女，正以一种复杂的眼色注定自己，他暗自奇怪，这陌生女子何以要出手阻止枯瘦老者！但那眼色，使他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怪女人再次出声喝问：“小芳，你这是什么意思？”

“师父，他……”

“他怎么样？”

“请师父饶他一命！”

怪女人陡地目射寒光，厉声道：“什么，你为他求情？”

“徒儿不敢！”

“你认识他？”

“这……是的！”

周靖大感意外，这风华绝代的黄衣少女竟然承认与自己相识？

“你爱上他了？”

黄衣少女粉腮顿呈苍白，讷讷不能出声。

怪女人冷冷哼了一声，阴森森地道：“小芳，你说你是不是爱上了他？”

黄衣少女咬紧香唇，点了点头。

周靖更加茫然不解了，这黄衣少女竟然应承爱上了自己，这简直从何处说起，自己与她根本是面都不曾见过呀！

怪女人突地嘿嘿狂笑起来。

黄衣少女面色更加苍白，额角鬓边，渗出了点点汗珠：

枯瘦老者，一脸焦急之色，轻轻地叫了一声：“小芳，你疯了！”

怪女人笑声一敛，以一种栗人的音调道：“小芳，为师的把你从小带大……”

黄衣少女双膝一曲，道：“师父鸿恩，天高地厚，徒儿没齿难忘！”

“哼，说得好听，为师的要你出外办事，你却去和这小子谈情说爱，公然还敢承认爱上了他……”

“徒儿知罪了！”周靖可就满头雾水，弄不清眼前是真是幻，他生平与这黄衣少女未谋一面，而对方竟承认是他的情人，真是匪夷所思的怪事。“小芳，你犯了为师的生平大忌？”“徒儿知罪！”

“你和他交往多久了？”

“这……这……仅是半年来的事！”

“你真是爱他？”

“徒儿……”

“说呀，不然你会后悔？”

黄衣少女抬头看了怪女人一眼，又迅速低下头去，以几乎不可辨的声音道：“是的！”

“为了爱他，不惜负逆师之名？”

“徒儿不敢！”

“你知罪否？”

“徒儿知罪了！”

“如此起来！”

黄衣少女怯怯地站起身来，垂手低头而立。

怪女人默然了片刻，突地声色俱厉地道“你确实知罪了？”

“是的！”

“如此听着，把他毁了！”

黄衣少女蹬蹬蹬一连退了数步，娇躯簌簌而抖，凄声唤道：

“师父……”

怪女人双睛一瞪，道：“你说你知罪了？”

黄衣少女珠泪骤滚粉腮，位声道：“师父……”

“你下不了手，是不是？”

“望师父垂怜，放过他……”

“住口，你这大逆不道的丫头，竟敢违背师训，反抗师命。”

枯瘦老者在一旁忍不住道：“小姐，可否由老奴下手？”

“没有你的事，少开口！”

说着，戟指黄衣少女道，“丫头，目前有两条路给你走，第一，你毁了他，第二，你自毁！”

黄衣少女深深地瞥了周靖一酿，毅然道：“师父，徒儿死后，你能放过他？”

怪女人栗声道：“你愿意死？”

“是的！”

周靖堂堂男子汉，岂能让一个陌生女子为自己而牺牲，虽然他无法想象这黄衣少女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他终不愿欠上一笔无法偿还的帐，当下激颤地道：“姑娘，你不能死，在下与你……”

“周郎，这是我自己甘愿的！”

周靖登时一愣，黄衣少女竟然称他为周郎，这是从何处说起？

“姑娘，你不能……”

“为什么？”

“在下不愿欠姑娘这笔恩情！”

“我说过是我自己心甘情愿要这样做！”

怪女人面孔铁青，暴喝道：“丫头，为师的可以抚育你，一样可以毁灭你。”

“师父请下手吧，徒儿死而无怨，但求……”

“嘿嘿嘿嘿，丫头，你死他岂能独活？”

“师父一定不放过他？”

“办不到！”

黄衣少女向周靖身侧移了两步，佖然道：“周郎，生不能比翼，死后愿作连理……”

周靖颤声道：“姑娘，你这是为何，我们根本不相识呀！”

黄衣少女泪随声下，道：“周郎，我就是……”

怪女人陡地跳离石榻，一掌向周靖当头劈落。

黄衣少女尖叫一声，娇躯向前一迎……

“砰！”挟以一声凄厉的惨号，黄衣少女张口射出一股血箭，人也跟着栽了下去。

周靖五内皆裂，狂吼一声：“女魔！”

连喷了三口鲜血。

黄衣少女挣扎着站了起来，双臂一张，嘶声道：“周郎，吾爱！抱住我！”

惨厉之状，令人不忍卒观。

周靖已无选择的余地，双臂一张，和黄衣少女拥抱在一起，心里可就说不出一股什么滋味，因为在这一刻之前，他根本不认识她呀。而她竟然愿为自己而死，事实不由他不相信这女子是真的爱他，但，他又不能相信，这确实是匪夷所思的怪事。

怪女人双臂齐扬，阴森森地道：“我就成全你俩吧！”

双掌照两人头顶，猛然下拍。

突地——

在掌锋将要触及两人头顶之际，怪女人一声长叹，收回了双掌，颓然退回到石榻之上，口中喃喃地道：“难道是我错了？”

这一突然举措，大出周靖和黄衣女子意料之外。

怪女人何以突然改变主意？

她说，难道是我错了，是什么意思？

黄衣女子脱出周靖的怀抱，怔怔站立。

怪女人低头沉思，纷披的白发，重新掩盖了她的面目。

石室中顿时呈现一片死寂。

足足有半盏热茶的时间，怪女人才抬头道：“王叔！”

“老奴在！”

“到丹室中把那本小册子拿出来！”

“小姐……”

“快去！”

枯瘦老者惑然不解地瞟了怪女人一眼，从偏门出去……

室中又回复方才的死寂气氛。

周靖在这一段时间中，业已乘机功行五周天，“玄龟神功”的确不同凡响，只这短短的时间，伤势已好转了一半。

黄衣少女，不时地偷瞥周靖一眼，脸上惊怖之色未退，显然，她也摸不清她师父将要做些什么。

她何以不惜一死，以维护周靖，而且承认爱他，这是个耐人寻味的谜。

不多时，枯瘦老者手捧一本薄薄的半尺大小的绢册走了出来，恭送到榻前，道：“小姐，取来了！”

怪女人冷冰冰地道：“交给他！”

“什么！交给那小子？”

“照我的话做！”

此举又大大出乎周靖和黄衣少女意料之外，怪女人先是要杀他，现在又主动的把这轰动武林的奇书交给他，她到底在弄什么玄虚？

枯瘦老者万分不情愿地扬手一掷道：“小子，接住！”

周靖伸手接住，禁不住一颗心怦怦而跳，“黑箱奇书”，总算到了他的手中。

封面上四个业已剥蚀的描金篆字，映入眼帘：“共工残简。”

“共工！”周靖忍不住脱口念了出来，骇异之色，溢于言表，他记起幼时听过一则神话。大意是：“共工氏头触不周山，致使地陷东南，天倾西北，女蜗氏炼石以补天……”

当然，这只是传说中的神话，想不到果有“共工”其人。

再看，下方还有一行小字：“第一百零五传弟子段木敬镍。”

不由暗自点头，在共工氏当时，还没有文字记事，原来是由他后代的弟子镍传的，既称残简，当然不言可喻不是共工氏武功的全部。

不论“共工氏头触不周山”的神话，是真是假，“共工氏”是一位上古奇人，已无疑义！

他遥想当年“玉面无敌”甘祖年，获得这本奇书，而博得“无敌”两字称号。

倏地——

他想起“血女”甘小梅，她该是这本书的当然主人，不由心中一凉。

人无情不立，这本书还是待机交还甘小梅，他暗自作了决怪女人刺耳的话音又告响起：“周靖，听着！”

周靖惊然一震，道：“洞主有什么话要说？”

“这本‘共工残简’，必须童身之体，方能习练，而且限于男性……”

“哦！”

“书中文字奇奥艰深，非有夙慧的人不能领悟。”

“哦！”

“昔年‘玉面无敌甘祖年’据说只习得其中五成，便无敌天下，可以想见这本奇书的珍贵。”

周靖奇诧地点了点头。

怪女人又道：“本洞主把这本天下无双的上古奇书交给你是有条件的！”

周靖心中一动，道：“条件？”

“不错！”

“什么条件？”

“玉面无敌甘祖年，武功天下无敌，而竟遭人暗算而死，本洞主的条件是你一旦习成无敌身手，要负责找出甘祖年的死因，和下手的凶徒，为他报仇！”

“这个……”

周靖心念疾转，自己根本无法习成奇书所载的武功，因为这书的主权，该属于“玉面无敌甘祖年”的女儿“血女甘小梅”，她是他女儿，报仇的事，她是责无旁贷。

但，他又不想说穿，因为关系着“血谷”之密。

一时之间，他答不上话来。

怪女人稍停之后，厉声道：“周靖，你办得到吗？”

周靖暗忖，大丈夫何事不可为，自己与甘江临危结义，他父亲也就是自己的父亲，心念之中，沉声道：“在下应承！”

“应承之后，就须实践！”

“当然，大丈夫一言九鼎！”

他心里却在疑惑，这怪女人为什么会提出这种条件，难道她与“玉面无敌甘祖年”之间，有什么渊源不成？

怪女人点了点头，向枯瘦老者道：“王叔，送他出去！”

“小姐已决定这样做了！”

“不错！”

枯瘦老者朝周靖一挥手，道：“小子，你造化不浅，跟老夫来！”

周靖目注黄衣少女；道：“姑娘盛情，在下当永记不忘！”

黄衣少女幽幽一叹道：“周郎，但愿你记住今天的话！”

“我会的！”

“请保重！”

“姑娘自珍，哦，还没有请教姑娘……”

“我叫黄小芳！”

“黄小芳！”

“是的，走吧！”

周靖跟在枯瘦老者身后，离了石室，转入另一条岔道，已不是来时的路，忽高忽低，转折甚多。

盏茶工夫，来到洞道尽头，枯瘦老者伸手在洞壁一按，那看似浑然一体的石壁上，竟然裂开了一道门户。

枯瘦老者往旁边一侧身，道：“小子，到了，出去吧！”

周靖片言不发，一跳出洞。

洞门在周靖跳出之后，立即关闭。

晚风夕阳，入目一片郁郁苍苍，澎湃的江涛声，清晰可闻，“回龙潭”

在脚下翻卷着雪白的浪花。

此地，是“回龙潭”畔的半峰间。

周靖定了定神，从苍林的隙间下望——

这一望，使他全身陡地震颤了一下，几乎失口惊呼。

“回龙潭”畔，尸积如丘，滩滩洼洼的血迹，令人怵目惊心。

不言可喻，他入潭之后，潭边经过了一番恐怖的杀劫从尸体的眼色上，他认出十之八九都是“一统会”的属下，因为武林中任何帮派，没有整体穿白的。

但另外的一些是何方人物呢？

以“一统会”遗尸的比例来看，这另一方的人物，必非等闲。

但，也许，双方都是牺牲者，下手的另有其人。

实地——

他想起了那神秘的绿衣女子莫绮华。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她借给自己用的“辟水珠”。她到底是什么来历？

难道这怵目惊心的血腥场面是她的杰作？

可是，这想法似乎不能成立。“一统会”高手如云，莫绮华纵使功力通玄，也不可能独造这大的血劫。

照理，她应该在潭边等候自己！

心念之中，目光不由自主地朝潭边各处，他细地搜索，一遍又一遍，终无所见，一个可怕的念头，使周靖机伶伶打了一个寒颤。

难道她也成了积尸之中的一分子？

他想，如果没有莫绮华借给他“辟水珠”并为他断后，他不能顺利地取得“共工残简”，于情于理，对她的生死下落，该查个水落石出。

正待振袂下峰……

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娇唤道：“周郎！”

周靖心头一紧张，已知来的是谁，忙回身道：“姑娘，是你！”

来的，赫然是“水府洞天”之中的黄衣女子黄小芳。

黄小芳叫了一声之后，不再开口，只把一对含情默默眸子，紧盯着周靖。

周靖大感窘迫，尴尬地一笑，长揖到地道：“在下敬谢姑娘成全之德！”

黄小芳展颜一笑，这一笑，有如春花怒放，迷人至极。

周靖不由心里一荡，面上一阵热辣辣的，讪讪道：“姑娘，在下有事请教？”

“请教不敢，你说吧！”

“姑娘与在下素昧生平，为何要舍死相救……”

黄小芳以袖掩口，道：“因为我爱你呀！”

周靖心里又是一荡，红着脸道：“姑娘在说笑话！”

“什么，你把我当成笑话，一个女子脸皮再厚也不会无缘无故乱认情郎呀？”

“在下就是此点不明！”

“这有什么不明，我爱你，言出肺腑，这不就结了！”

“可是……”

“周郎，世事多幻，有时真亦假，有时假亦真，何必太认真呢！”

周靖默然了，他想不出对方话中的涵意，男女爱悦，发乎情、本乎衷，

那里能把真作假，以假当真呢，尤其“周郎”两字呢称，使他有汗毛逆立之感。

前后只几个时辰，他碰到了两个诡秘的少女，把他弄得晕头转向，绿衣女莫绮华的出现，已使他惊疑莫名，黄衣女黄小芳的行为，更是匪夷所思。

黄小芳脆生生地一笑，又道：“周郎，你毋须费猜疑，我说的话并非信口开河，以后你会明白的！”

周靖话题一变道：“请问令师尊讳？”

“这个，你就称她水府主人好了！”

“水府主人？”

“嗯！”

“令师何以会临时改变主意？”

“她是个情海断肠人，对世事有一种偏激的看法，也许“也许什么？”

“我俩的至诚感动了她！”

“至诚？”

“你觉得好笑？”

“不！”

“周郎，你现在把那本‘共工残简，交给我！”

周靖骇然道：“交给你，为什么？”

“你看到潭边的积尸了？”

“怎么样？”

“就是为了这本小册子。”

“为什么要交给姑娘呢？”

“你入潭之举，恐怕尽人皆知，只消你一露面，麻烦接踵而来，我代你暂时保管，俟机再交还给你，怎么样？”

“这个……”

周靖不由大感踌躇，黄小芳说的不无道理，自己只需一露面，必有人出手劫夺，但对方不近人情的行径，又使他不敢完全信任。

“周郎，你我的性命都是侥幸地捡回来的，而且这小册子是家师保有，现在到你手中，你还有什么值得犹豫的呢？”

周靖面孔一热，把“共工残简”递了过去。

黄小芳伸手接过，纳入怀中，道：“这册子随时都可以归还你，主要的是你先寻到妥当的隐修之所！”

周靖想说这册子他必须还给甘小梅，但他终于忍住了没说出口，点了点头道，“在下就此谢过！”

“周郎，你能不能改个称呼？”

“称呼，如何改？”

“比如说，我……叫你周郎，你无妨称我芳姐……”

“称你芳姐？”

“你今年十八，不错吧，我十九，所以你应该称我芳姐！”

说完，嫣然一笑。

周靖倒弄得啼笑皆非，到目前为止，他对黄小芳除了不解之外，便是感激，没有其他的意念，而对方却是煞有介事的口不离爱，看她，并不是轻佻的女子，但，她为什么要这样呢？

一见钟情吗？不可能，没有一个女子肯为一个初次见面的男子甘心舍命

的，但，作何解释呢？

他迷茫地瞟了她一眼，从她自若的神色上，他更加迷惑了。

真真假假，他无从分辨。

黄小芳又是迷人地一笑道：“周郎，我知道你目前不爱我，但我相信有一天你会爱我，而且是必然的！”

周靖面上又是一红，尴尬地一笑。

他感到对方不但诡秘，而且慧黠。

一条纤巧的人影，在遥遥的枫林边一闪面没。

周靖一眼瞥见，不由心中一动，暗忖，莫非是绿衣女在等待自己？

当下深深地看了黄小芳一眼道：“姑娘……”

“你吝嗇芳姐两个字？”

周靖无可奈何地道：“芳姐，我该告辞了！”

“好，你走吧，凡事谨慎！”

“再见！”

周靖一弹身，驰下山峰。

方抵潭边，血腥之味，令人欲呕，远看还不怎么样，这一身临其境，确实令人动魄惊心，毛发俱竖。

整个潭边，血污狼藉，几乎没有一寸干净土。

周靖停身尸堆之中，证实了他在峰腰的观察，穿白衣的尸体，占了全部死者十之七八，一望而知是“一统会”的属下。

“一统会”以君临武林的姿态出现，这一惨败，的确出入意料之外。

再一察看其余尸体，周靖不由惊“哦！”了一声。

那少数的尸体，一律头缠青布，这分明是传说中“通天教”徒的标志。

据“林中人”说，“通天教主”已死于四十年前，该教业已冰消瓦解，那么，这些头缠青布的尸体是真正的“通天教”徒，还是别人假冒的呢？

如果是真的，那证明“通天教”业已重现江湖，而这次杀劫，必是该教掀起无疑。

“天邪洪虐”奉“一统会”之命，假“通天教”的名义，夺去那张白纸秘图，想不到真的勾出了销声匿迹了数十年的“通天教”。

双方这场火拼，当然是为了那部“黑箱奇书”——“共工残简”。

周靖游走了一遍之后，不见有绿衣女莫绮华的尸体在其中，于是，他想起适才峰腰遥遥瞥见的那纤细人影，极有可能会是她，因为她既力促自己入潭，当然她会在附近等候，不会远离。

心念之中，纵身便朝枫林奔去。

奔了一程，看看已到渡口，竟然不见绿衣女莫绮华的踪影。

心想，奇了，她不可能离开的。

突地——

他瞥见数丈之外，一个身着锦衣的老者，斜倚在一棵树身之上，狞视着自己。

“天邪洪瑾！”

周靖脱口惊呼了一声，车转身形，不错，对方正是“天邪院”院主“天邪洪瑾”，也是“一统会”副会长。

此时此地，会和一代魔头曹遇，的确是意料不到的事。

一阵惊愕之后，代之而起的，是无边的怒火。

“天邪洪谨”假“通天教”之名，劫夺白纸秘图，虽然目前奇书已得，那张秘图已等于废纸，但这口恶气却是吞不下去。

当下栗喝一声道：“院主阁下，咱们的帐该算一算了！”

但，对方恍若未闻，仍然不动地朝这边瞪视。

莫非有什么阴谋？

周靖不由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战，再次扬声喝道：“洪谨，你装的什么蒜？”

对方仍然半声不吭。

周靖内心不由忐忑起来，他自忖绝非“天邪洪谨”的敌手，但既然狭路相逢，以他的性格而言，自不能一走了之，好歹得斗上一斗。但两次喝问，对方不理不睬，这就有些令人莫测高深了。

一时之间，他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此刻——

一个娇脆的声音道：“你在对死人说话？”

周靖大吃一惊，回过身来，一看，脱口道：“是你！”

她，正是绿衣女莫绮华。

莫绮华巧笑情兮地道：“周相公，恭喜你无恙出潭，事情结果如何？”

周靖的心念，仍在那“天邪洪谨”身上，答非所问地道：“莫姑娘，你方才说什么？”

“我说你在对死人说话！”

“死人，谁是死人？”

莫绮华用手朝“天邪洪谨”一指道：“那不是？”

周靖不由心头巨震，蹬蹬蹬退了三个大步，骇然道：“你说他是死人？”

“是呀，死人当然不会开口回答你的话！”

“他死了？”

“你不相信可以走近前去看看！”

周靖迟疑了片刻，跃身奔了过去，一看，果然不错，早已断了气，尸身斜倚树干，双眼暴睁，但已无光，眼珠蒙上了一层灰雾。

目光向左右一扫，又是一阵股栗，前后尸首竟达十余具之多，看装束全是“天邪院”的人物，其中一具，赫然是“天邪院”总管唐斐辰。

以“天邪洪谨”的功力，竟然暴死林中，还赔上十几个手下。

周靖心中的骇异，莫可言宣。

绿衣女莫绮华这时已悄悄来到周靖身后，不经意地道：

“怎么样，是死人吧？”

周靖回过身来，惊悸地道：“是谁下的手？”

“你问这干嘛？”

“我想知道这能制‘天邪洪谨’于死命的，是那一号人物？”

“武林一道人上有人，山外有山，何足为奇？”

“不错，但所谓的人上之人，为数当不会多！”

“以你的看法，认为武林中能制‘天邪院长’于死命的有哪些人？”

“这个……无从猜起！”

“何妨试试看？”

“嗯……‘血谷之主’如何？”

“血谷一派，久已不现江湖！”

“残人院主？”

“残人院主‘三残尊者’功力固属超过‘天邪院主’，但要制他于死命，恐非易事，同时‘残人院’极少涉足江湖是非！”

“一统会长？”

“这很难说，但‘一统会’会长自开派以来，还没有公开露过面！”

周靖摇头一声音笑，道：“玄玄老人？”

“这位前辈异人有此功力，但不是他！”

“这可就难猜了，在下所知仅此而已！”

莫绮华一笑道：“你一定要知道？”

“如果姑娘知道，无妨相告，否则的话就算了！”

“好，周相公，我告诉你，是‘通天教’教主。”

“通天教主？”

“不错！”

“通天教主还在人世？”

“为何有此一问？”

“江湖传言‘通天教主’死于四十年前，该教也已冰消瓦解！”

“谁会目睹‘通天教主’死亡？”

“这个……”

“传言终归是传言，岂能尽信！”

“是了，潭边积尸之中，有少数是‘通天教’所属……”

绿衣女莫绮华点了点头，道：“不错，这是一场可怕的杀劫，‘天邪洪谨’为了想独占传言中的‘黑箱奇书’，不惜背叛‘一统会’，该会当然不会放过他，于是尽出会中的好手，以对付‘天邪洪谨’，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通天教’也存心得之……”

“于是演出了这场血腥的戏？”

“一点不错！”

“然则‘通天教主’何以毁去‘天邪洪谨’一行十余人？”

“因为他曾经冒‘通天教’的名义行事！”

“哦！”

绿衣女莫绮华锐敏的目光朝四下一扫，道：“我们换个地方！”

“为什么？”

“此地过于暴露，换个僻静之处好谈话！”

说着，不待周靖同意，当先纵身驰去，周靖无奈，只好跟在后面，顾盼之间，两人来在一处枝叶覆荫的土丘之后。

莫绮华面色一怔，道：“周相公，我问你方才入潭的结果如何了？”

周靖忙自腰间取出“辟水珠”，道：“原物奉还，在下就此谢过了！”

莫绮华并不伸手去接，神秘地一笑道：“你且放着，我们先谈正事！”

周靖不解地道：“这本是姑娘的东西，在下用过，理应奉还……”

“你且收起再说！”

周靖茫然地把“辟水珠”纳入怀中，道：“姑娘这是什么意思？”

“先别问，自有道理！”

“如果姑娘不说明白，恕在下……”

“周相公，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婆婆妈妈的干嘛？”

周靖倒拿她没有办法，皱了皱眉，道：“姑娘现在大概可以说明来意了？”

“当然！不过，你先回答我的问话，那奇书如何了？”

“已经侥幸得到了！”

“真的？”

“在下没有说谎的必要！”

“奇书何名？”

“共工残简！”

“好怪的名字，可否让我一开眼界？”

“这个……”

莫绮华粉腮微微一变道：“周相公，我不会抢你的！”

周靖急道：“在下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为了什么？”

“因为……”

周靖在考虑着是否该把“并工残简”暂时由黄衣女黄小芳代保管的经过告诉莫绮华，事到如今，他对这位绿衣女子，仍有莫测高深之感。

莫绮华紧迫着道：“因为什么？”

蓦然——

一个冰寒刺骨的女子声音代答道：“因为怕你存心不良！”

周靖与莫绮华同感一震，双双立起身来。

莫绮华陡喝一声道：“什么人？”

一个白衣蒙面女子，幽灵似地站在距两人不及三丈之处。

周靖喜滋滋地道：“姐姐，是你！”

莫绮华粉腮一变道：“她是谁？”

“血女！”

莫绮华惊退了一步，脱口道：“她就是‘血女’？”

“血女”甘小梅瞟了周靖一眼，转向绿衣女冷森森地道：“不错，是我，怎么样？”

莫绮华冷笑了一声道：“血女，看在周靖面上，我不想与你伤感情……”

“大可不必！”

“你来意为何？”

“这得先问你目的何在？”

莫绮华转向周靖道：“周相公，你称她姐姐？”

“是的！”

“她与你是……”

“血女”甘小梅打断了绿衣女的话头道：“这些你不必管，也无须问，现在请你离开！”

莫绮华粉腮大变，冷冷一哼道：“我为什么要离开？”

“你凭什么缠住他？”

“对不起，你不配问！”

“你如果想染指那奇书，那是自己找死！”

莫绮华杏目之中，倏地抖露一片恐怖杀机，厉声道：“血女，说话客气些……”

“不客气又待如何？”

“让你学习客气！”

“凭你还不配！”

“你无妨试试看！”

周靖急摇手道：“莫姑娘，有话……”

话声未落，绿衣少女莫绮华已出手抓向了“血女甘小梅”的蒙面纱中，这一抓之势快逾电光石火，而且诡异至极。

“血女甘小梅”电疾间侧闪开，反手拍出了两掌。

莫绮华一抓落空，对方掌力已当胸撞到，急切里横掌斜封。

“砰！砰！”两响，莫绮华退了三步。

“血女”甘小梅纤掌一圈，飞快的再度击出了五掌，五掌快得有如一掌，但却分击五个不同部位。

莫绮华一闪弹开数尺，娇躯陡然拔起丈余高下，凌空下击。

莫绮华这凌云搏击之势，凌厉得令人咋舌。

但“血女”身手，竟非等闲，以电光石火之势，斜刺里弹射而起，反而超在莫绮华之上，就空劈出一掌……

双方这两个动作，快逾电闪。

劲风呼啸声中，莫绮华直荡出两丈之外，方始落下地来，娇躯一连几晃。

“血女”也跟着下地。

周靖倒看得呆了，这种矫捷如鹰鹞的身手，的确是罕闻罕见。

他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他所认识和接近的女子中，差不多每一个的功力，都在他之上，如眼前的“血女”、莫绮华、还有易秀云、黄小芳……

“血女”甘小梅和绿衣女莫绮华双双落地之后，又面面对地站立，彼此都惊异对方的功力越出自己想象之外。

“天邪洪瑾”与“血女”照面之下，尚讨不了好，而绿衣女竟然有攻有守，应付了几个照面，她的身手，当在“妙手书生”斐庄之上。

“血女”甘小梅冷峻至极地道：“姓莫的，一句话，‘黑箱奇书’你休想存非份之想！”

莫绮华粉面铁青地道：“血女，你也别想染指！”

“染指，哈哈哈哈哈！”

“有什么好笑？”

“你问问周靖，是否说得上染指两个字！”

莫绮华瞟了周靖一眼道：“周相公，我希望知道你和她的关系？”

周靖脱口道：“义姐弟！”

“哼，好一个义姐弟，周相公，你小心着遗终生之恨！”

“此话……”

“人心难测！”

“可是……”

“血女”冷冷地打断了周靖的话，向绿衣女道：“姓莫的，如果你是看上了他的人，情有可原，如果别有居心，你就错了！”

莫绮华粉面一红，道：“血女，你自己呢？”

“我要你滚！”

“你办不到！”

“那你再试试看！”

话声中，“血女”娇躯一晃，“一招残身”“二招断魂”“三招碎尸”，三绝招倏然出手，她似乎有意毁去对方。

莫绮华粉腮大变，左闪右避，退了三丈之多，方才险极地避过，但已香汗涔涔了。

“血女”也自凛然，这三招竟然伤不了对方。

当下栗喝一声道：“姓莫的，你能再接我一招，‘血女’从此永绝江湖！”

周靖可弄得手足无措，看来“血女”是要施出绝招了，惶然道：“姐姐，有话好商量，何必一定要见生死……”

“血女”已向莫绮华身前欺了过去……

周靖在这刹那之间，心念一连数转，绿衣女提出的忠告是否有所指而发？她说人心难测是什么意思？难道“血女”甘小梅真的居心叵测？她自承是“玉面无敌甘祖年”之女，可是她是“血谷主人”之女是经自己证实的，而江湖传言，甘祖年夫妇已死于十八年前巫峡的钓鱼矶，她怎会是甘祖年之后呢？

另一方面，绿衣女莫绮华来历十分可疑，同时意向未明。

他陷入了迷惘之中……

一声暴喝传处，响起了一声惨叫。

周靖陡然一震，举目望去，只见绿衣女莫绮华口吐鲜血，踉跄后退。

“血女”不知用什么招式，在这刹那之间伤了莫绮华？

绿衣女莫绮华一抹口边血渍，怨毒地道：“血女，这笔帐你记下来！”

“血女”甘小梅鼻孔里嗤了一声道：“在我没有决定要杀你之前，你滚吧！”

“血女，你出不了这片树林……”

“嘿嘿，凭‘通天教’几个狗腿子？”

绿衣女莫绮华目注周靖道：“周相公，我们再见！”

娇躯一弹，眨眼而没。

“血女”甘小梅朝她的背影，重重地哼了一声，移步到周靖身前。

周靖首先开口道：“姐姐，你怎地悄然离开？”

“我有事！”

“你一直没有离开这枫林渡？”

“没有，姓莫的女子一再鼓励你入潭，必具深心，你竟然毫无戒心……”

“姐姐可知道她的来历？”

“一时猜不出来！”

“这片枫林有人守伺？”

“当然，这么多人流血伏尸，目的何在？他们当然不见你不休！”

周靖剑盾一横，道：“他们目的是要劫夺‘黑箱奇书’？”

“这还用说！”

“武林中尽多贪婪之徒，杀劫永无止境！”

“别管那些，你到底取到了‘黑箱奇书，没有？”

“取是取到了，不过……”

“怎么样？”

“现在不在身边！”

“为什么？”

周靖一迟疑之后，终于把潭中所遇和黄衣女黄小芳暂代保管的事，简单他说了一遍，未了补充说道：“我的打算是到手之后，转送给姐姐！”

“水府洞天相传是两百年前一位武林异人‘水秀才’隐居之所，想不到就在这‘回龙潭’中，只不知你所说的黄小芳师徒是何来历，与‘水秀才’，

是什么渊源？”

“无法想象！”

“她说随时会还给你？”

“是的！”

“你那未婚妻呢？”

周靖怆然一声苦笑道：“走了！”

夜幕已降，枫林中已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血女”甘小梅幽幽地道：“我们离开吧！”

蓦然——

一条黑影，了无声息地欺向两人……

“血女”首先警觉，低声喝道：“什么人？”

“逆旅怪客参见少主！”

周靖一喜道：“逆旅前辈，请近前来！”

一个灰衣蒙面人，幽灵般地来到周靖身前。

他，正是功高莫测的“逆旅怪客”。

周靖讶异地道：“前辈怎知我在林中？”

“妙手书生着人传讯，说少主身陷重围，所以小的星夜赶来！”

“那奇丐前辈和甄氏兄弟也……”

“他们在林外！”

“林外情况如何？”

“十分严重！”

“严重？”

“是的，四周遍布‘通天教’桩卡，‘通天教主’亲临坐镇，等候少主现身，另一方面，‘一统会’会长因手下亏折太大，可能亲自赶来，不过目前还无迹象！”

“通天教主功力如何？”

“小的可以挡他五招！”

周靖骇然道：“五招？”

“不错，如合以怪丐之力，可以勉强支持十招！”

“血女”甘小梅插口道：“我们硬闯！”

“逆旅怪客”冷冷地道：“如果硬闯，姑娘与少主恐难全身而退！”

周靖傲然道：“果如前辈所说的这般严重？”

“少主，也许更甚，‘通天教’四大护法，每一人的功力，都与小的在伯仲之间，实力悬殊太大，所以小的才偷偷入林，寻觅少主……”

“对方的目的在‘黑箱奇书’？”

“是的！”

“奇书不在我身边。”

“什么，少主没有得手？”

“另外有人代为保管！”

“谁？”

“一个叫黄小芳的女子！”

“逆旅怪客”以焦灼的口吻道：“少主，这本奇书岂可随便转入他人之手？”

“我看对方是一番诚意，想来不会出岔的！”

“但愿如此！”

“血女”甘小梅道，“阁下可知道靠江一面是否也设有埋伏？”

“逆旅怪客”道：“姑娘问这何意？”

“当然有道理！”

“靠江一面算是最弱的一环，但江面辽阔，纵使能踏波而过，也难免露了形藏，对方已有对付水面的安排！”

“血女”甘小梅点了点头道：“这不足为虑！”

又转向周靖道：“弟弟，目前之计，你身边现有一样至宝‘辟水珠’，你可以从水底潜渡……”

“逆旅怪客”不由“哦！”了一声，似乎很感意外。

周靖暗自心折“血女”的巧思，即道：“姐姐你呢？”

“我不是他们追逐的目的，突围而遁决无问题！”

“逆旅怪客”道：“少主，这是个好主意，我们立即行动，请少主过江之后，略事等候，小的有重要事情禀告！”

“好的！”

三人捷如狸鼠，向江滩踱去。

将近江滩，“逆旅怪客”示意两人暂时停止，鬼魅般地飘向前去，不多时，前面传来两声“唔！唔！”的闷哼、随着，“逆旅怪客”又回原地，道：“少主，伏哨已除，少主可以渡江了，不过行动宜快捷！”

周靖悄声向“血女”道：“姐姐，我的意思是此地事了，还是赶返……”

他一心惦记着“血心”被“林中人”取走的那件事，“血谷”两字即将脱口而出之际，“血女”甘小梅一岔道：“弟弟，我知道了，去吧，我会找你！”

周靖不再说话，一长身，像一缕轻烟般飘落江中。

“逆旅怪客”目送周靖没入江流之中，才回顾甘小梅道：“姑娘外号‘血女’？”

“不错！”

“师承？”

“这一点恕难奉告！”

“从称呼上看来，姑娘与少主交情匪浅？”

“可以这么说！”

“为了敝少主的安全，本人希望知道姑娘的来历？”

“这一点阁下大可放心，不会有如阁下顾虑的事发生。”

“好，本人相信姑娘的话，不过……”

“怎样？”

“如有万一，姑娘当知道后果！”

“血女”甘小梅沉声道：“如非看在周靖份上，我不会容忍阁下这种态度！”

“逆旅怪客”轻声一笑道：“姑娘很高傲？”

“谈不上！”

“我们该走了？”

“请便！”

两人分从不同方向逸去。

且说周靖借着“辟水珠”之助，轻而易举地潜行到了对岸。

隔江遥望“枫林渡”，果见幢幢人影，时隐时现，想来那些都是“通天教”守伺自己的高手。

他想“逆旅怪客”说过，以他的身手，可以接“通天教主”五招，那自己岂非连一招都接不下来，这种身手，的确令人不寒而栗。时间，在焦灼灼等待中，一点一点地消失。

星斗参横，寒露湿衣，已是子夜时分了，可是仍不见“逆旅怪客”和“血女”甘小梅的踪影。

他想，他们能平安地突围吗？以他和她的功力，应该能够，但何故迟迟不见来临呢，难道发生了什么意外不成？

百无聊奈之下，他信步缓缓行去，不知不觉之间，已走了百来丈远近。

眼前，是一个山环，转过山环，隐隐可见镇集中寥落的灯光。

突地——

数十条人影，如夜宵蝙蝠般疾飞而至，从身法上判断，来的俱是一等一的高手。

周靖立身之处，正是遥对“枫林渡”的山线尖端，此时此地，他当然不愿暴露行踪，恰好近旁有一株数人合抱的大树，枝浓叶密，他毫不考虑地一跃上树。

身形才隐好，那一群夜行高手，已来到近前。

这时，他看出来人全着白衣，暗忖道：“原来是‘一统会’的人马！”

“停下，派出警戒！”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发令。

所有的人，全部在树下停身，接着，是几声低语，近二十条人影，纷纷出动，在周近布哨。

一个高大肥壮的蒙面白袍老者，靠着树身一坐，其余的圈成了一个半月形，静悄悄地肃立。

蒙面白袍老者，就是方才的发令人，苍劲的语音道：“本会长经过详细考虑，决定对付‘通天教’只宜智取。不宜力敌，故此原来计划取消……”

周靖心里猛地一震，原来这白袍蒙面老者，就是使整座武林颤栗的“一统会”会长，“逆旅怪客”的话不错，他真的亲自出马对付“通天教主”了。

“黑旗堂！”

一个老者应声而出，躬身道：“属下在！”

“即率三香主过江传令本会负责监视弟子，密切注意‘通天教’动态，并看那叫周靖的后生是否已落人该教之手！”

“谨遵令谕！”

那“黑旗堂主”率同手下三香主，疾驰而去。

周靖恨得咬了咬牙。

“一统会长”又道：“刑堂！”

一条人影，排众而出，道：“弟子在！”

周靖一听声音极熟，运足目力从叶隙下视，一看之下，不由血脉贫张，杀机股股而冒，这“刑堂”堂主，赫然就是“天邪洪谨”之子洪一敏。

洪一敏迫使陈秋心行使诡计，几乎使周靖活埋在山洞之中。

如非目前情况不利，他真想下树一掌劈死了他。

“一统会长”顿了一顿之后，才道：“洪堂主，令尊之死，本会长与及会中弟兄，均极感悲悼……”

洪一敏低沉的应了一声：“是！”

周靖心中暗忖，“天邪洪谨”若非被毁于“通天教主”，“一统会长”也决不会放过他……

“一统会长”接着道：“为了替令尊报仇，同时铲除本会一统武林的顽强，洪堂主必须完成一件使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请会长谕示！”

第十二章 狼心再现

“一统会长”沉声道：“设法令‘无难先生’入盟本会！”

洪一敏面有难色地道：“稟会长……”

“你办不到？”

“属下唯一可行之途，是以他的女儿作为说客，说服他入盟，可是，他女儿似已觉察属下用心，抵死不从……”

“洪堂主，这是命令，三日之内必须办到，现在你立即起程。”

洪一敏恭应了一声：“遵令谕！”转身离众疾奔而去。

周靖恨得牙痒痒的，不知这狼子将以什么手段对付那善良的陈秋心，他想尾追下去，但，他此刻连大气都不能喘一口，如被发觉，那后果是相当可怕的。

就在此刻——

江岸之上，突地出现了幢幢人影，往来穿梭。

周靖暗忖，必是“通天教”方面发觉卡哨被杀，渡江搜索“一统会长”突在这时下令道：“散开备战，不到万不得已，尽量避免出手！”

人影闪晃之中，“一统会”的高手自会长以下，全部纷纷撤入山环之内。

周靖乘机下树，向洪一敏消失的方向，全力追去，一口气赶了十里之遥，连半个人影子都没有看到。

突地——

一阵凄凄切切的女子哭声，飘传入耳。

荒野，深宵，哪来的女子哭声？

周靖不期然地刹住了身形，侧耳凝神倾听，哭声时断时续，充满了绝望、哀怨、沉痛的意味，令人不忍卒听。

他循着哭声方向奔去。

一片疏林，在星光映照之下，可以看见林中一座小庵，一线灯光，从窗门漏出。

是座尼庵，出家人六根清净，五蕴皆空，怎的会有这种哭声？

周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悄悄掩至窗前，从小缝里向内一张，身形陡地一震，几乎怒哼出声。

室内，一男一女。

那女的正是“无难先生”的女儿陈秋心，哭声已止，但泪痕斑剥、双肩仍在抽动。

那男的，赫然是他要追赶的“一统会”刑堂堂主洪一敏。

只见洪一敏打躬作揖地道：“心妹，一统会替天行道，志在造福武林，对令尊并不见得屈辱……”

陈秋心愤然道：“我现在才了解你的为人，你……”

“心妹，这是你的偏见，我对你的爱，唯天可表！”

“用不着再对我花言巧语！”

“心妹，我可以发誓……”

“用不着！”

“心妹，如我对你虚情假意，必粉身碎骨而死，皇天可鉴！”

陈秋心凄然道：“敏哥，我只希望你不要逼我。”

洪一敏用手托住她的香腮，亲了亲，道：“心妹，我身为刑堂堂主，奉

会长之令，恭请令尊出山，如果你不帮忙，难道你忍心看我犯令而死？”

陈秋心毅然绝然地道：“家父遁迹林泉，与世无争……”

“以令尊的大才，应该兼善天下，岂可独善其身？”

“没有人能逼迫他老人家做他不愿意的事。”

“连亲如父女的心妹也一样？”

“不错！”

“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

“心妹，会长令我三天完成任务，否则以会规处治！”说着，一幅泫然欲泣之状，顿了一顿，又道：“心妹，你腹中的一块肉，是我俩爱情的结晶，难道你忍心让他生下来就没有父亲！”

陈秋心芳容一惨道：“我们可以走，天地如此之大，难道没有我俩容身之所？”

洪一敏摇了摇头，道：“一统会耳目遍天下，插翅难逃！”

“我们可以依靠家父，我家居处的布置，没有人能越雷池一步！”

“不，心妹，我还要为家父报仇。”

“不管怎么样，我办不到！”

“心妹……”

“上一次你逼我引诱周靖，几乎酿成巨祸，现在，我不能在接受你无理的要求。”

“心妹，我怀疑你是不是真心爱我？”

“怀疑的应当是我！”

“心妹，你好象变了？”

“是的，变了，变得不再柔荑可欺！”

“心妹，你一定不答应？”

“办不到！”

“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没有！”

洪一敏面色阴晴不定地一连数变，最后突地现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死死地盯陈秋心，好半晌才以一种感人的声调道：“心妹，你不为未来的孩子着想？”

陈秋心咬着下唇道：“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无论是避世、归隐，好歹总得让我完成这一次使命！”

“以家父作为牺牲品？”

“一统会长有彻底整顿武林的雄心，求贤若渴，怎能说是牺牲品呢？”

“对我用不着下说词，自古以来，野心勃勃的枭雄，能在武林称尊的有几人，有好下场的又有几人？”

“心妹，你真的绝情至此？”

“绝情，你……你……”

陈秋心在连说了两个你字之后，不再言语，但秀眸之中，却射出两股怨毒至极的光芒，接着，她粉腮大变，娇躯徐徐倒向洪一敏的怀中……

这情景看得窗外的周靖目眦欲裂，杀机大炽。

洪一敏俊秀的面上，露出了一丝狰狞的笑意，他把陈秋心放倒木榻之上。

周靖正待穿窗而入，但转念一想，又强忍住了，他要看看这生就一副金

玉的外表而却有着一颗豺狼之心的人，如何对付他的爱人。

洪一敏伸手摘下陈秋心发上的一支玉钗，纳入怀中，然后击了两下掌。

两个壮汉，应掌声而入，打了一揖道：“参见少院主！”

“应称呼堂主！”

“是！”

“她已被我点了阴椎六脉，自己不能冲解，你俩加意看守。

如果我二十个时辰之内不返，那就是发生了意外，你俩把她送往总会坛，请会长裁夺！”

“遵命！”

不言可喻，洪一敏取下陈秋心的发钗，目的是作为信物，要挟“无难先生”入盟“一统会”，万一发生意外，仍可以陈秋心的生命，换取他的平安。

周靖钢牙咬得格格作响，甘小梅的话不错，陈秋心是爱上了一只只有野心的狼。

陈秋心是当代奇人“无难先生”的独女，身手绝对不弱，若非是在毫无戒心之下，洪一敏岂能轻易得手。

洪一敏大踏步出房而去，对陈秋心根本没有半丝怜惜之情。

两壮汉各端了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就在洪一敏离开之后，一条人影，鬼魅似地掩入室中。

两壮汉似功力不弱，立时警觉，齐齐“哦！”了一声，站了起来。

其中之一喝问道：“什么人？”

另一个目光一扫来人背上的霸王鞭，面色大变道：“你是周靖？”

来的正是周靖，他背上背的“霸王鞭”是最好的标志。

周靖俊面罩着浓厚的杀机，半言不发，一闪身，向其中之一出手攻去，出手之势，快逾电光石火，而且用的是“血谷”

绝学之中的第二式“二招夺命”。

一声栗人的惨号过处，那壮汉倒卧血泊之中。

另一壮汉怔得一怔之后，疾扑而上。

周靖一闪身，避过来势，又是一招“二招夺命”。

惨号再传，又是一具死尸。

周靖连看都不看一眼，急欺榻前，伸指点开了陈秋心被制穴道。

陈秋心一跃而起，纵掌疾划，厉声道：“洪一敏，你不是人，是禽兽！”

陈秋心这猝然一击，出手之势，奇奥绝伦。

周靖可估不到对方有这一着，避无可避地当胸挨了一掌，踉跄退了五步，大声道：“陈姑娘、是我！”

陈秋心出手之后，募觉不对，但已收不住势，及自闻声之下，更加感到愧疚，急忙施礼道：“周相公，想不到会是你，适才……”

“陈姑娘，没有什么，不必放在心上！”

“那狼子呢？”

“走了，我们追！”

陈秋心宛如在伤心绝望的境况中遇到了亲人，泪水忍不住扑簌簌地直流，悲声道：“周相公，你第二次救了我，而我不久曾经……”

“陈姑娘，我明白，不能怪你，洪一敏已奔向隆中山。”

“什么，他去找家父？”

“不错！”

“我要亲手杀他！”

“我们走，迟恐发生意外！”

“好！”

陈秋心满怀悲愤，随着周靖离庵上道。

星光寥落，东方已然破晓，又是一天的开始。

奔行中，陈秋心若有所感地向周靖道：“周相公，一个人生平不能做错一件事，尤其是女人，我现在深深地体味到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句话的含意！”

周靖长长地喘了一口气道：“陈姑娘，你太善良了！”

“是的，与其说善良不如说懦弱还来得恰当些，我觉悟了，但，迟了！”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这是周相公随口安慰之词！”

“不，陈姑娘，你还年青，走错了路，可以从头再走起！”

“谢谢你的安慰，但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

“那姑娘的打算……”

“第一，我要亲手杀死那没有人性的狼子……”

“第二呢？”

“第二……唉！我已有妥善的打算！”

“在下可以知道吗？”

“这个，恕不便事先奉告！”

一条人影，呈现在两人的视线中。

陈秋心激动至极地道：“是他！”

“不错，是他，我们追上了！”

“周相公，望你不要插手，由我……”

“陈姑娘，我认为我们的速度应该缓下来，以免被他警觉！”

“我要立刻追上他！”

“不！”

“为什么？”

“我们尾随到‘隆中山’，看他如何对令尊行使诡计！”

“我好象半刻也不能忍耐……”

“陈姑娘，这样可以省了许多口舌向令尊解释。”

“好，依相公之见！”

隆中山，晓雾初开。

“无难先生”所居的双溪之前，卓立着一个俊美倜傥的少年，他，正是“一统会”刑堂堂主，也就是陈秋心的爱人——洪一敏。

洪一敏相度了一下地势，扬声隔溪高叫道：“无难前辈，在下洪一敏，受令媛之托，有要事求见！”

如此，一连叫了三遍。

不多时，一条人影，越溪而至，来的，正是遗世独处的“无难先生”。

洪一敏急施一礼，恭声道：“晚辈洪一敏，见过前辈！”

“无难先生”打量了洪一敏一阵之后，冷冰冰地道：“你方才说什么？”

“晚辈受令媛之命求见！”

“她现在何处？”

“一统会总坛！”

“什么，这丫头在‘一统会’总坛？”

“是的！”

“无难先生”目如电炬，再度一扫洪一敏，道：“她在那里做什么？”

洪一敏毫不思索地道：“令千金在会坛被奉为上宾！”

“无难先生”老脸勃然变色，气呼呼地道：“这丫头该死，她托你什么事？”

“请前辈加盟‘一统会’！”

“什么？”

“前辈胸罗万有，腹蕴玄机，敝会长钦仰至极，准备请前辈入盟敝会，共襄造福武林的盛举！”

“无难先生”倏地仰天一阵哈哈狂笑，道：“一统会长是什么东西？”

洪一敏面无温色，仍然一副恭谨之态，道：“武林之君！”

“谁封他的？”

“黑白两道备帮派代表所公推！”

“哼，现在你给老夫滚，叫那丫头回来！”

“这个……”

“怎么样？”

“令媛希望前辈答应……”

“放屁！”

“前辈不愿考虑了？”

“不值老夫一晒！”

“那对令媛恐将发生不利的影晌！”

“无难先生”暴怒道：“谁敢？”

“但令媛事实上是在‘一统会’作客，如果前辈拒绝的话“怎么样？”

“她恐怕不能再回到前辈身边！”

“小子，你敢要挟老夫？”

“其过不在晚辈，晚辈只是受令传话！”

“你找死……”

洪一敏从怀中取出玉钗，道：“这玉钗你想来不会陌生，晚辈斗胆放肆说一句；‘一统会’要毁令媛，有如晚辈折断这玉钗一样地不费吹灰之力！”

“无难先生”气得浑身直抖，栗声道：“老夫先毁了你，再上‘一统会’算帐……”

洪一敏从容不迫地道：“那前辈是有意加速令千金的毁灭了？”

“无难先生”已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伸手便朝洪一敏抓去。

洪一敏大惊失色，飞身弹退了两丈之多，栗声道：“前辈住手！”

“无难先生”气息咻咻地道：“你还有什么屁要放？”

“前辈杀了晚辈，也不能救令千金不死！”

“老夫先毙了你这小狗再说……”

“晚辈只是奉令传言，如果晚辈被杀，两个时辰之内，没有讯号传回去，令千金将遭猛犬噬尸之刑而死！”

“无难先生”者脸一阵抽搐，身躯晃了两晃，这一代奇人，虽然胸罗万有，但却救不了他的女儿。

洪一敏接着又道：“敝会长请求前辈加盟，并无奢求，只希望前辈一展所长，对敝会总坛所在之地，加以部署……”

就在此刻——

一个冰寒的声音：“洪一敏，你的誓言要应验了！”

洪一敏这一惊非同小可，转头望处，不禁亡魂皆冒，来的赫然是被他暗算而不死的死对头周靖。

周靖会在此时此刻突然现身，令他感到一种不祥的阴影在侵袭。

周靖朝“无难先生”一抱拳道：“前辈好！”

“无难先生”感到意外地一愣道：“是你？”

“不错，是晚辈！”

“又有何事？”

“请放心，这次晚辈是狗捉耗子管闲事，一无所求！”

洪一敏面色一连数变，狠狠地盯着周靖。

周靖目光扫向洪一敏，冰冷刺骨地道：“洪一敏，我本来是准备把你碎尸万段的，我现在不杀你了，报应是丝毫不爽的，你记得前晚的誓言吗？……”

洪一敏惊悸地退了两个大步，色厉内荏地道：“姓周的，你敢插手‘一统会’的事？”

“这有什么不敢，‘一统会’算什么？”

“你将死无葬身之地……”

“可能是你自己。”

“无难先生”倒怔住了，周靖横岔一枝，使他大感意外。

一条人影，幽然出现。

她，正是陈秋心，狠毒使她改变了原来端庄的脸容，秀眸之中，闪烁着恐怖的杀机，像一个幽灵，缓缓飘入场中。

周靖冷哼一声道：“洪一敏，你看谁来了！”

洪一敏骇然转过头去，登时惊魂出窍，他做梦也估不到陈秋心会脱困而来。

陈秋心粉面上的杀机，逼使他下意识地一连退了四五步之多。

“无难先生”惊喜地唤了一声：“心儿！”

陈秋心疾行数步，双膝一曲，哀声道：“爹，女儿不孝……”以下的话，她已无法说出来，代之的是滚滚而落的涌泪，这泪水，也代表着她无边的忏悔之情。

洪一敏已知事不可为，猛一弹身……

“哪里走！”

栗喝声中，周靖横跃两丈，恰好截住他的去路，一道狂飚卷处，洪一敏被迫得倒退丈余。

洪一敏狞笑一声，一抖手，一粒白色弹丸脱手掷出，“波”的一声轻响，冒起了一蓬白烟。

这是“天邪院”独门暗器“天邪弹”，剧毒无俦，当之者无不立毙。

周靖仗着“玄龟神功”可避百毒，根本不予理会。

洪一敏掷出“天邪弹”之后，身形再起……

“回去！”

周靖冷喝一声，电闪攻出两掌。

洪一敏再度被迫退到了原地。

“洪一敏，让我们结束这一场恶梦吧！”

陈秋心已欺身到了洪一敏身前一丈之处，语音冷厉，但仍带着颤栗的成

分。

是的，她爱他，她付出了全部感情，也献出了处女贞操，而且她已经受了孕，当她发觉自己是被骗时，芳心尽碎，柔肠寸折。

如果没有周靖出手相救，她不敢想象那后果，她自己毁了不说，还赔上父亲。

她想起那些绮丽的辰光、那些足令一个少女沉醉的甜言蜜语，那些……在回忆中突然变得丑恶了，因为那是出于一种邪恶的动机，那些，更加深了眼前的恨。

周靖缓缓地移步退向一侧，低声向“无难先生”道，“前辈，您就会明白的，让她自己去解决吧！”

“无难先生”愕然瞪视场中，不知所语。

洪一敏脸上勉强挂起了一丝笑容，显得情浓而惊诧地道：“心妹，怎么回事？”

陈秋心冷冷一哼道：“洪一敏，揭去你的假面具吧，你不能称为人，你没有人性……”

洪一敏俊面立呈紫酱之色，向后一挪步，道：“心妹，请听我解释……”

“住口，你敢再叫一声心妹，我先撕裂你的嘴！”

“你一点都不念往日的情……”

“呸！洪一敏，亏你有脸说这种话！”

洪一敏目光四扫，他想借机遁走，当他的目光接触到周靖森冷带杀的目光时，一颗心顿往下沉，他意识到逃生已然无望，周靖不会放过他，“无难先生”更不会让他走，陈秋心看样子是怨毒已极……

“心妹，请让我说一句话，只一句？”

“你说吧！”

“你腹中的那块肉……”

陈秋心像触电似的一震，突地歇斯底里地狂笑起来，那笑声、充满了怨毒，也带着无形的杀机……

洪一敏的面色苍白了，冷汗涔涔而下。

“无难先生”激情地叫了一声：“心儿，你……”

周靖一伸手道：“前辈，由她！”

笑声终止了，两滴豆大的泪珠，挂在了陈秋心僵冷了似的脸庞上。

洪一敏颤声道：“心妹，这误会一时解说不清，我们以后慢慢再谈！”

说着，猛然弹起身躯，疾逾流星划空……

“洪一敏，你还打算活下去？”

一道劲风迎头疾卷，洪一敏一个倒翻，落下地来，陈秋心站在他面前八尺之地，粉腮上的杀机，愈来愈浓了。

“洪一敏，你不会忘记昨天凌晨所发的誓言吧？”

洪一敏亡魂皆冒，栗声道：“心妹，你准备怎么样？”

陈秋心一字一顿地道：“我要让你应誓，粉身碎骨而死！”

洪一敏面如土色，骇极地退了三步，语不成声地道：“你……你……真的不顾……”

“我恨不能咬你的肉，饮你的血！”

“陈秋心，将来孩子长大了，他知道父亲死于母亲之手，他……”

“闭嘴！”

这句话有如一支利箭，直射陈秋心的心房，她的娇躯晃了两晃，几乎栽倒。

洪一敏当然不愿放过这唯一能打动对方的机会，接着道：“心妹，你何不理智一些，往昔已矣，让我们寻一个人迹不到之处。共渡余生……”

陈秋心秀目一瞪，咬牙道：“洪一敏，迟了，这些应当在你的邪恶面具未揭穿之前说！”

“无难先生”已从双方的对话中，听出了眉目，老脸之上，呈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异样神色，全身簌簌乱抖，暴喝一声道：“该死！”

举步便朝场中走去……

周靖横身一拦道：“前辈……”

“滚开！”

双掌一翻，把周靖迫得倒退了三步。

就在此刻——

一声刺耳的栗喝，传自场中，陈秋心与洪一敏已展开了生死之搏。

“无难先生”窒在当场，不进不退。

一个是为了发泄满腔的恨毒，一个是为了保命，双方打得惨烈无比。

闷哼传来，洪一敏口吐鲜血，踉跄而退。

陈秋心顿了一顿；举步欺了过去。

洪一敏脸色一紧，探手入怀……

“纳命来！”

陈秋心喝声未落，双掌已到了洪一敏前胸，这一击之势，可说快得比电光石火。

洪一敏本待掏取“天邪弹”，但终嫌慢了半着，陈秋心的双掌，已临胸前要穴，迫得他抽手招架，身形再度弹退。

陈秋心可不给他有取用“天邪弹”的机会，如影附形而进，双掌如瑞雪飘洒，罩头盖身地击向对方。

洪一敏身为“天邪院”少院主，功力自非等闲、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发动了忘命的反攻，招招俱是同归于尽的杀着，陈秋心被迫得步步后退。

空气在一时之间，紧张到无以复加。

但，洪一敏到底技逊一筹，数个照面之后，又被迫得毫无还手之力。一声凄厉的惨号之后，场面顿时死寂下来。

洪一敏五官溢血，倒毙当场。

陈秋心娇躯摇摇欲倒，螭首低垂，泪水悄悄滴落。

久久，谁也不发一言。

周靖慨然一叹道：“前辈，安慰安慰令媛吧，此刻她需要你！”

“无难先生”老脸一无表情，对周靖的话，也恍若未闻，他爱逾生命的女儿，想不到演出了这一场留人笑柄的丑剧，而且做了未出嫁的妈妈，这确实伤了他的心，也使他感到无法善其后。

起初，他真想毙了这不肖的女儿，然而陈秋心面上的表情。使他不忍下手。

女儿总是女儿，即使有天大的过错，做父母的岂能下得了绝情。

陈秋心倏地抬起头来，向周靖道，“周相公，两次大德，愧无以报，就此谢过了！”

周靖摇头一笑道：“姑娘言重了，这何足挂齿！”

“爹！”

这一声呼唤，使周靖的心弦为之一颤，那象是一种绝望的叫喊。

“无难先生”眼波一抬，没有说话。

陈秋心凄切无比地颤声道：“爹，女儿不求您原谅，只求你接受女儿的忏悔，女儿不孝……”

孝字尾音未落，右掌已拍向天灵。

这一着，的确出人意料之外。

谁也想不到陈秋心在掌毙负心人之后，会运掌自决。

“无难先生”狂呼一声：“秋心！”

疾逾电光石火地扑了过去。

周靖惊呼了一声，几乎与“无难先生”是同时，扑向了陈秋心。

但，迟了！

血光迸现，陈秋心的娇躯虚软地栽倒下去。

“无难先生”老泪纵横，失声悲呼道：“秋心，你为什么要这样，为父的一切都会原谅你的！”

这是至情的呼唤，人伦的悲歌。

周靖鼻头一酸，滴下了两粒同情之泪。

一个善良的少女，遇人不淑，悲惨地结束了生命。

她死了，如果世间真所谓有灵魂的话，她的恨将是无尽止的，同时，她的死，捣碎了另一个人的心——无难先生。

这一代异人，似乎在骤然之间苍老了。

虽然他怪僻绝伦，但却掩不了父女的天性。

周靖静静地停立一旁，他竟无言可劝慰这心碎的老人。

空气中弥漫着浓稠的悲哀的色调。

“无难先生”缩背弓腰，怪吼一声，一掌击向了洪一敏的尸体。

他施出了生平绝技“哈蟆功”，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发泄。

劲气暴卷之中，石飞土裂，洪一敏的尸体，被击成了碎片，狼藉一地。

洪一敏曾对陈秋心发过誓，他誓言如会有虚情假意，当粉身碎骨而死，皇天可鉴，他真的落得粉身碎骨。

是巧合，抑是……

周靖忍不住黯然叹了一声。

他想不到陈秋心早怀死志，照理，他应该想象得到，因为陈秋心已无路可走，她不能随一个豺狼其性的人以终，最主要的是她已怀了身孕，她对自己，对老父，对与情，以至于对无辜的小生命都无法交代。

恨，使她非毁了洪一敏不可。

当一个人，倾心付出了一切所能付出的，结果，发觉是受骗，所受的打击之大，刺激之深，是可想而知的。

在爱情的天秤上，爱与恨的比重是相等的，爱深恨亦深。

陈秋心是一个极端善良的女子，然而，恨，使她杀死她曾倾心相爱的人。

“无难先生”抱起他女儿的尸体，蹒跚地越溪而去。

周靖无言地望着他离开，心里似乎有一种沉重的压迫感，三条生命，结束了这一切爱情的悲剧，不由摇头一叹道：“她死得多么不值！”

背后一个声音道：“除了死，她无法解脱！”

周靖怦然心惊，回身一望。发话的竟是“血女”甘小梅，当即道：“你

早来了？”

“不多久！”

“你认为陈秋心该死？”

“不是该死，而是不能不死，这命运早经形成，不过，她能手毙负心狼子，虽死九泉，也可稍慰了！”

“你怎会到这儿来？”

“一统会已另外派人支援洪一敏，我想得到你不会放过他！”

“一统会支援的人呢？”

“躺在林外！”

“逆旅怪客他们……”

“可能仍在‘枫林渡’附近搜寻你的踪迹！”

“那边情况如何？”

“还没有人发现你已远走高飞！”

周靖心念一转，道：“姐姐，我们回‘血谷’如何？‘血心’之失，使我日夜难安！”

“那本奇书的下落呢？”

“黄小芳会送回的！”

“如果不呢？”

“这……想来不会！”

“好，你既有这自信，我们走吧！”

两条人影，驰离隆中山，奔向“血谷”。

血谷——

武林人仅闻其名的神秘处所。

这一天，一个白衣蒙面女子，和一个俊面少年，来在秘道入口的白色巨石之前。

他俩，正是周靖和“血女”甘小梅。

“血女甘小梅”扯落面巾，对周靖嫣然一笑道：“弟弟，到了！”

这一笑，有如百花齐放，使人有坐浴春风之感。

周靖点了点头，下意识地心里一荡，他发觉甘小梅的眼睛里，闪射着某一种异样的光辉，那光辉，足令一个铁石为心的人溶化。

她太美了，美得不像是凡人，美得使人不敢正视。

他意识到，某一种情况，正在滋生。

甘小梅慑人心志的眸光，并不曾从周靖的脸上移去。

周靖不由自主地垂下了头，一颗心跳荡得几乎奔出口腔。

甘小梅幽幽一叹道：“弟弟，你记得初入‘血谷’时，我自称为鬼？”

“是的，记得！”

“现在，我又有了做鬼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这是另一个世界，与所有的人隔绝的世界，在我的记忆中，除了无尽止的枯寂阴森，任什么也没有，还有，我母亲的叹息，我爱她，我同情她，但我无法忍受，那声音似乎会使我的心房收缩，血液凝固……”

周靖忆及自己初进“血谷”之时，所听到的那凄绝人寰的叹息声，的确如甘小梅所说，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

“据义兄甘江说，伯母是世间第一伤心人！”

“是的！”

突地——

“血女”甘小梅闪身巨石之前，骇然道：“有人过来了！”

周靖也不由紧张起来，道：“什么，有人进入‘血谷’？”

“不错，你看这足印……”

“赤足？”

“足印的方向相对，这证明有人来过又离开！”

“会是那‘林中人’吗？”

“可能是，‘林中人’何许人物？”

“这个……”

周靖面上一阵燥热，答不上话来，“林中人”从他身上取走“血心”，而他连对方的形貌都未看清，这确实是件非常难堪的事。

甘小梅惶急的察看了一遍现场，道：“我们进谷吧！”

周靖心念一转，道：“我能进谷吗？”

“可以，不过……”

“怎么样？”

“你不能离开我身旁三尺之外，否则‘血罡’将侵害及你！”

周靖无言地点了点头。

甘小梅推开那巨大的白石，两人间身入洞，巨石还原。

洞径走尽，眼前红光大炽，一片栗人的景色，骤现眼帘。

花、树、土丫石……没有一样不是红色，还有那些刺目的红骷髅。

周靖已是旧地重临，但仍不免有怵目惊心之感。

甘小梅面色凝重地道：“弟弟，记住，不能道及家兄之事……”

“这不须嘱咐，我知道！”

“还有，也不能提起‘玉面无敌甘祖年’的事！”

“令尊！”

“是的！”

周靖心中疑云重重，忍不住脱口道，“姐姐，武林传言甘前辈夫妇已死于十八年前，钓鱼矶上……”

甘小梅凄然道：“你怀疑我的身份，因为我是‘血谷主人’之女？”

“我确有这个想法！”

“有的人或许不限于只有一个妻子？”

“当然！”

“这就是唯一的解释！”

周靖不由轻轻地“哦！”了一声，他总算明白了一半，现在的“血谷主人”是“玉面无敌甘祖年”的妻子之一，当然，也可能是情人，只是“血谷主人”那凄怨欲绝的叹息，代表着她有非常不幸的事情在心中，而甘小梅要自己不提她父亲的事，那就是说她母亲还不知道丈夫的死讯，这其中的蹊跷，就非凭想象所能臆测的了。

就在此刻——

一声凄凉幽森的叹息，遥遥传来。

周靖全身起了一阵股栗，他象是重温一个可怕的梦。

那声音，象是深山古墓之中，午夜幽灵的怨叹，使人毛骨悚然。

他的心，似乎已随着这一声哀叹而往下沉落。

如果不是甘小梅站在身侧，如非他有上一次的经验，他真不敢相信这种叹息的声音是发自一个活人之口。

在这刹那之间，他感喟丛生——

人生，的确是一个谜，一个人，一个谜，以他自己来说，身世迷蒙，遭遇离奇，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大的谜！

“血谷主人”武功冠绝群伦，然而她却有着太多的哀怨——谜！

他也想到那些称他为少主的人，诸如“地灵夫人”，“逆旅怪客”，“虬须怪丐”……等，又是些猜不透的谜！

甘小梅悄悄地道：“我妈来了！”

接着，高声唤了一声：“妈！”

回答的，又是一声凄绝而悠长的叹息，但似近在咫尺之间。

周靖四顾不见人影，有上一次的经验，他是见怪不怪了，朝着谷内恭施个礼道：“见过伯母！”

“血谷主人”阴冷低沉的声音道：“梅儿，他……”

“是女儿的意思带他进谷！”

“为什么？”

甘小梅朝周靖羞涩地一笑，道：“没有什么！”

“孩子，为娘足可作你前车之鉴”

“妈……”

以下的话她没有说出来，但她的脸红了，目光又不期然的瞟向了周靖，这神态表现在一个美赛天仙的少女身上，确实惹人遐思。

周靖并非贤圣，虽然冷漠，但他一样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他的心猛烈地跳荡起来，他意识到甘小梅母女话中之意是什么！

他觉得没有勇气抗拒这即将面临的事实——甘小梅已然爱上了他。

这像是令人难以置信，又像是顺理成章。

“血谷主人”幽幽地道：“孩子，我相信你目光不错！”

甘小梅突有所悟地道：“妈，谷中有人来过？”

“不错！”

“是什么人？”

周靖精神一振，侧耳而听。

“血谷主人”平静地道：“故人！”

“谁？”

“鬼影子！”

“鬼影子是谁？”

“你父生前的侍童！”

甘小梅神色大变，激动地道：“妈，你说父亲生前是什么意思？”

又是一声粟人的叹息，随道：“孩子，你毋须隐瞒了，我已知道一切，孩子，这没有什么，我的泪早已流光了，情感，早已枯竭了，你怕我受不了，是吗？可是我默默地承受了，孩子，一个业已创痕累累的人，何在乎再加上一刀呢？”

这番话，听得周靖象置身冰窟之中，透心皆寒。

这是多么沉痛的话语。

甘小梅眼眶一红，哀声道：“妈，是那什么叫‘鬼影子’的人告诉你的？”

“不错！”

“他抢了周靖的‘血心’，就是为了搬弄这番口舌……”

“孩子，他是对的，这是他的苦心，你该感谢他！”

“他目的何在？”

“他求我帮他解开你父亲被害之谜！”

“谜？”

“不错，你父亲已练成‘金刚不坏神功’；照理无人能予以杀害，可是，他死了，武林中谁具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身手，能摧毁一个练有‘金刚不坏神功’的人，没有，可以武断地说不会有，然而，你父亲被害了，这便是谜！”

甘小梅含蕴在眼中的泪水，终于滚落粉腮，悲声道：“妈，您怎么说？”

“我一样无从想象！”

“妈，女儿誓必找出凶手，为父报仇……”

“孩子，你得先做完一件事！”

“什么事？”

“务必要寻回你的哥哥！”

甘小梅粉脸上的肌肉，急速地一阵抽动，她的心碎了，她的哥甘江早已不在人世了，然而，她怎么敢说出来呢？

周靖心头巨震，几乎站不稳身形，额角顿时现汗，目光朝甘小梅飘了过去，甘小梅微一挤眼，示意他镇静。

“孩子，怎么不说话？”

“妈，我已尽了最大的力量寻找，可是……”

“可是什么？”

“毫无端倪！”“血谷主人”的声音凄哽了：“孩子，你必须找到他，一个月之内，我必须见到他，一个月记住……”

“妈……”

“梅儿，妈妈为了两个希望而活到今天，我不能丧失后一个希望，否则死不瞑目！”

甘小梅连退了数步，泪水簌簌而下，她能说什么？她能为

这世间最不幸的女人——她的母亲做些什么？

周靖颤栗了，虽然他不能看到“血谷主人”的面目，但他想象得到她面上的表情一定使人不忍卒睹，这是人生的哀歌，也是绝望的呼唤。

他知道所谓两个希望，一个是丈夫——“玉面无敌甘祖年”，另一个是爱子甘江。

丈夫死了，第一个希望破灭。

于是，她盼望着第二个给她生之力量的希望。

她怎知道她的第二个希望已早落空了呢？

如果，当她知道甘江的死讯，她还能活下去吗？

甘小梅尽量把声音装成平和地道：“妈，我会尽力……”

“孩子，妈说一个月！”

甘小梅芳容一惨，道：“妈，为什么一定要限令一个月？”

一段可怕的沉默，“血谷主人”的声音才又响起：“孩子……妈度日如年，一个月的时间，在我来说太长了……”

甘小梅芳心尽碎，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哇地一声痛哭起来，她能说什么呢？她的哥哥甘江永远也寻不回来了，她知道母亲话中之意，暗示着生趣已绝，可能活不了一个月，这是断肠的声音啊！

周靖此刻无法说出心里的感受。

他觉得那些话不象是出自名倾武林的“血谷主人”之口，那不象是一个具有盖世功力的高手，而是象一个平凡的遭遇奇惨的女人，发出绝望的哀鸣。

但，他对“血谷主人”与“玉面无敌”之间的真正关系，以及如何演变成目前这种态势，有如雾里看花，模糊不清，他只看到了一个表面的影子，其余仍然是一个猜不透的谜。

甘小梅止住悲啼，颓然地道：“家母去了！”

带雨梨花之容，倍觉楚楚动人。

周靖戚然道：“姐姐，这件事……”

甘小梅刚止住泪水，又告簌簌滚落。

“弟弟……”

随着这一声悲唤，她象一个无助的女孩子，扑向周靖怀中，周靖本能地张臂迎住，他没有软玉温香的感觉，因为悲哀的气氛已统治了一切。

甘小梅抽咽了一阵之后，轻轻挣出周靖的怀抱，粉面上飞起了两朵红晕。

周靖也在刹那之间，似乎领略到了某一种意味，俊面一阵灼热，心也在此刻剧烈地跳荡起来，他甚至不敢对她直视。

“弟弟，我……”

“姐姐有话但说无妨！”

“你让我叫你弟弟，永远的？”

“当然，我与义兄……”

“你不会遗弃我？”

“遗弃，什么意思？”

比如说，有一天，你……你不再叫我姐姐，你远远地离开了……”

周靖若有所感地心头一震，道：“不会的！”

“你永远爱我？”

这句话低得几乎无法听清，螭首随着垂到胸前。

周靖冲口而出道：“我会的！”

话方出口，立感不安，他想到了未婚妻易秀云，虽然他俩因一场误会而决裂，但内心中那一份原始的情感与道义，并未消失，口头上，他不愿重修旧好，在潜意识中，一种愧疚的观念，使他常常不期然地想到她，也想到“圣剑飞虹易斌”临终的遗言。

于是——

他感到不安！

她觉得自己已陷入一种痛苦的矛盾情绪之中。

甘小梅抬起头来，眼中散发着万般情意，娇羞道：“弟弟，我们出谷吧！”

周靖愕然道：“什么，出谷？”

“是呀！”

“你不进去看看令堂大人？”

“不用！”

“为什么？”

“你不听见家母说的，一月之内，必须寻到家兄……”

说着，一副泫然欲泣之态。

周靖剑眉紧蹙，道：“这……”

“我们出去再谈！”

两人出了秘径，来到峰脚之下，周靖迫不及待地道：“姐姐，这件事的确棘手，如何向令堂交代呢？”

甘小梅凄然道：“我不知如何是好！”

“不如把实情向令堂禀陈？”家母……受不了这打击，她为了家兄而苟延生命……”

“我是否可以知道得稍多一点？”

甘小梅沉思了片刻，才点了点头道：“家母是个情海断肠人，遭遇奇惨，生趣早失，只是为了使‘血谷’一脉能延续下去，她苟延到了现在，她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家兄身上！”

“义兄甘江何以会离开‘血谷’？”

“这……我该怎么说才好，家丑不可外扬……”

“姐姐既有难言之隐，不说也罢！”

“不，我要告诉你，不过，我也是略知梗概，详情不甚了了，因为当时我尚在襁褓之中，只在事后隐约听到了一些。PGN0409.TXT/PGN>

“如此说来，姐姐没有见过令尊之面？”

甘小梅粉面一惨，道：“没有！”

“这确是可悲之事……”

“血谷近五代以来，都是一脉单传，到家祖这一代，只生一个独女，为了持续传统，家父‘玉面无敌甘祖年’入赘‘血谷’，也就是当然的继承人……”

甘小梅话锋一顿，似在尽量思索往事，接下去又道：“事情发生在我出世之后，本谷有一件传派之宝，就是‘血心’

“哦！”

“血心一共两枚，由家父母各保有一枚，家父的一枚，突然失踪，后来却发现佩在我师姑‘七巧圣女韩雯’的身上周靖聚精会神地倾听这一段既可谓之“血谷”家事，也可称为武林秘辛的故事。

甘小梅顿了一顿，又道：“家祖父认为家父与师姑有染。

盛怒之下，把师姑‘七巧圣女韩雯’逐出谷外，家父年轻气盛，竟然不辞而别……”

“令尊与‘七巧圣女韩雯’之间，是否真的有某种关系存在呢？”

“这是一个谜！”

“双方都没有分辨？”

“没有！”

“七巧圣女带走一枚‘血心’？”

“没有！已被家祖父追回，交与家母，家兄赠你的一枚，便是当年家父所有的那一枚……”

“令尊离谷之后，又与‘七巧圣女’结合……”

“令人不解的就是这点，‘七巧圣女’不知所终，而家父却与另外一个女人结了婚，也就是陪他同葬‘钓鱼矶’的那一个“令尊号称‘玉面无敌’，人才武功，必臻极致，与他结合的那女子必非常人，她是谁呢？”

“这……不知道！”

“谷中并未追求下落？”

“没有，那事之后，家祖父气愤而终，家祖母痛不欲生，迁怒所有的人，于是，所有门人，全被逐出谷外，家兄被视为家父的化身，不容于家祖母，家母只好把他送出谷外，他那时年未十二，谷中很多武功，都未习练，所

以功力平平……”

“哦！”

周靖恍然而悟，当日甘江被“盖世太保洪一民”毒害，他怀疑他身为“血谷”少主，何以如此不济，连自己所得的“玄龟神功”他都未曾具备，原来有这些原因在内，真是令人想象不到。

甘小梅泪痕满面地道：“弟弟，你可以想象得到这多年来，家母是在什么境况之下度过的了！”

“是的，伯母的确是世间的第一个伤心人！”

“家祖母归天之后，家母成了当然的‘血谷主人’，她唯一的希望是能再见家父一面，同时寻回家兄，继长‘血谷’，然而……造物主的安排的确太过残忍了！”

周靖黯然地点了点头，道：“有关‘黑箱’的事，又是如何……”

“黑箱是家父昔年闯荡江湖之时，随身所携的东西，本身并无特殊意义，只是家父曾获一部武林奇书，练就了盖世无敌的身手，他遭暗算之后，江湖中怀疑那本武林奇书必存放于‘黑箱’之中，是以才引起轩然巨波……”

“令尊据说已练就金刚不坏身法，竟然会遭暗算，的确不可思议？”

“这是我要尽我之力，必须要揭开的谜底，子不言父过。

不管当年家父的行为如何，做子女者，岂有对父仇置之不顾的道理！”

“是的！”

实地，一幕往事，浮现周靖的脑际。

他想起了“一统会”总坛密谷精舍之中那神秘的妇人，她因了“血心”之故而救自己脱出地牢，她称甘江为孩子，她保存了空的“黑箱”，她曾说那对她意义很大，而“妙手书生斐庄”似乎也与“血谷”有所关联，他指示自己向那妇人求救难道那妇人会是……

心念未已，蓦听甘小梅喝斥一声：“什么人？”

疾逾电闪地扑了过去。

周靖方自一怔，暴喝之声传自数十丈之外，显然甘小梅已和来人交上了手，心中不由暗骇甘小梅的功力，数十丈外来人，自己一无所觉，她已发现，只在转眼之间，便已和来人照面，身法之快，的确是惊世骇俗。

就在此刻——

一条人影，鬼魅般地出现在周靖身前，根本无法看出其所自来。

来的，赫然是一个头缠青布的红须老者。

周靖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头缠青布，说明了对对方是“通天教”所属，以对方现身的情形而论，功力似乎不在“血女”

甘小梅之下。

“通天教”众人包围枫林渡，想不到这么快就被他们发觉追踪而至。

当下故作不识道：“阁下何方高人？”

红须老者桀桀一声怪笑道：“老夫‘通天教’四大护法之一‘红须邱金’，你娃儿叫周靖不错吧？”

周靖不由一震，“逆旅怪客”曾说过“通天教”四大护法。

每一个的功力都与他在伯仲之间，如此看来，自己绝对不是对方敌手，心里想，口里漫应道：“不错，周靖就是在下！”

“那好极了，老夫不虚此行！”

“阁下有何见教？”

“娃儿，识相的话，乖乖随老夫走……”

“如果不呢？”

“老夫只好动手带你走！”

周靖不由气往上冲，冷哼了一声道：“阁下认为在下如此不济？”

“小子，你不信尽可试试！”

周靖刷地掣下背上的“霸王鞭”，这鞭是他义父“霸王鞭周公铎”的遗物，平时他极少使用，现在大敌当前，他想一试他自己领悟的“血谷三绝招”化在鞭上施展，其威力当大于用肉掌施展。

“红须客邱金”不屑地道：“小子，你真想要老夫费手脚？”

周靖一抖手中霸王鞭，道：“阁下大言不惭！”

远处，传来阵阵喝斥之声，夹以轰轰的掌风声，显然甘小梅已遇到旗鼓相当的对头，展开了全力的搏斗。

“红须客邱金”狞笑一声，伸手便抓，这一抓之势，看似缓慢，其实极快，一闪便已临身，而且中藏奇诡变化，令人防不胜防，接不胜接。

周靖猛一退身，手中鞭一抖，“一招残身”暴卷而出。

果然，这三绝招化在鞭上作用，威力奇强。

“红须客”邱金想不到对方会有这么凌厉狠辣的鞭招，忙不迭地收势弹退。

周靖冷冷地道：“如何？”

“红须客”邱金嘿的一声冷笑，双掌一划，一道撼山栗狱的劲气，排空猛卷而出，劲道之强，世无其匹。

劲风卷处，周靖飞栽一丈之外，口中忍不住闷哼一声，但他有“玄龟神功”护身，这一击并未使他受伤。

“红须客”邱金，一晃身欺近前来，伸手便……

周靖电弹而起，“二招夺命”，疾展而出。

这一着，的确出人意料之外。

“红须客”邱金不由惊魂出窍，但他的身手确实不同凡响，在这变生突兀的千钧一发之际，身形电疾倒向侧方，似弩箭般斜射出去，粟米之差，险些丧命鞭下。

周靖年感到寒气攻心，这猝然一击，竟被对方让过，证明对方身手相当骇人。

“红须客”邱金两逢险招，凶性大发，栗喝声中，连挥三掌。

周靖可领教了对方的浑猛，身形一弹……

第一道掌力被他避过，第二三道掌力，却罩身而至，心头一紧，被震得凌空飞泻两丈之外。“砰”的一声，不偏不倚，怕巧撞在一方棱石之上。

这一撞之势，何等猛烈，只撞得他气翻血涌，眼冒金星，全身骨痛如折，如非“玄龟神功”护体，不死也得重伤。

“红须客”邱金在尝了周靖两招鞭法之后，已一扫轻视之心，不容对方再有施展机会，电光石火般扑了上去，反剪周靖双臂，并点了他数处重穴，朝肩上一扛，展身狂奔而去。

不久——

一条白影，电飘而至，她，正是“血女”甘小梅。

“弟弟！”

没有回音。

她一眼瞥见地上的“霸王鞭”还有那块棱石上的斑斑血迹，脱口道了一声：“不好！”拣起“霸王鞭”，展身疾追。

周靖被人挟持，一路昏昏沉沉，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

一阵剧痛，使他神志复苏过来，睁眼一看，自己被摔在青石阶沿之上。

入目满是蓬蒿，亭树残存，赫然是一个破败的废园。“红须客”站在身旁丈外之处，一面孔阴残的笑意。一阵脚步杂踏之声，十几个头缠青布的壮汉，一字式排列阶沿之下。

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如枯枝也似的老者。

“红须客”邱金向那枯瘦老者道：“张兄，那妞儿怎么样？”

“厉害，老夫几乎吃了亏，勉强大个平手！”

周靖心中暗忖，所说的妞儿，必是指：“血女”甘小梅无疑。

“这小子也很棘手，现在如何处置？”

“主既然授令我我弟兄全权处置，就开始讯问吧！”

周靖咬了咬牙，站起身来，全身关节，宛如全拆散了似的。

“红须客”邱金噫了一声道：“怪！”

枯瘦老者目芒朝周靖一扫，道：“什么怪？”

“我分明已点了他数处穴道，这小子有点邪门！”

“何怪之有，运功解穴，并非难事！”

“他是被石头撞伤，并非伤在我掌下？”

“管他，难道他还能从你我弟兄手中飞走不成！”

说着，目光如利电，照定在周靖面上，阴声道：“周靖，爽快点回答老夫几句话……”

周靖双睛一瞪，道：“你算什么东西？”

枯瘦老者嘿嘿一阵冷笑道：“小子，老夫‘通天教’四护法之首‘枯竹客张之武’……”

“准备把在下怎样？”

“不怎么样，你放光棍一点，回答老夫几句话，小命大约可保无虞！”

周靖目眦欲裂地道：“如果我不死，当心你的老命！”

“小子，你死与不死，尚在未定之天，狠话少说，现在听着，‘黑箱奇书’在你身边，还是藏于他处？”

“你认为我会告诉你？”

“那可由不得你？”

“你在做梦？”

“小子，反抗对于你没有好处？”

“哼！”

“你不说？”

周靖不答，试图运功疗伤，所幸穴脉仍然畅通……

“枯竹客张之武”阴恻恻地一笑道：“小子，你想弄鬼那可是自找苦吃！”一闪身扣住了周靖的左腕脉门，伸指疾点“乳中”大穴，手指甫一触穴道，突地重重“嘿！”了一声，道：“老夫自有破你护身神功之法！”

周靖拼聚残存内力，猛地一挣，这一挣，并没有挣脱，“枯竹客”的手

指，已戮上“气海穴”，一股炙热的劲流，从指尖透入“气海穴”，但觉全身一震，真气随之而泄，暗道一声：

“完了！”

“枯竹客”张之武得意至极地松开了手，退回原处，道：

“小子，老夫手段如何，你说是不是说？”

周靖切齿道，“老匹夫，有一天我会把你碎尸万段！”

“嘿嘿嘿嘿，周靖，如果你有那一天，老夫会欣然承受，可是，现在，你必须回答老夫的问话！”

“你休想！”

“如此别怪老夫以残酷手段对付你这后生晚辈了！”

举手虚空一拂，周靖虚弱地栽落地面。

“绑起来！”

“遵法谕！”

两个壮汉应声而出，把周靖反缚阶沿廊柱之上，然后退了回去。

“枯竹客”张之武厉声道，“说，‘黑箱奇书’在什么地方？”

周靖全身酸软，但口还能开，恨极地道：“老匹夫，你何不下手杀了我？”

“没有这样便宜的事！”

“红须客”邱金半言不发，上前在周靖身上戮了几指。

周靖顿感气血逆行，刹那之间，全身如虫蚁钻，又如利刃穿刺，痛苦不堪名状，但他咬紧牙关，不哼出声。

汗水，滚滚而落。

俊面，扭曲成了一副怪形。

额上青筋股股蜂起，像是要爆裂开来。

“你说是不是说！”

“不说！”

周靖嘶应了一声，人跟着昏死过去，“天殷穴”上一麻，他又醒了转来，极度的痛苦，并未离开他，他仍然咬紧牙并不使哼声出口。

“玄龟神功”的确不同凡响，虽然被“枯竹客”张之武以特殊指功震散，但那只是暂时的现象，现在，真气复聚，被点各穴又产生了抗力，痛苦逐渐减轻。

“红须客”邱金暴喝道：“周靖，你愿意死？”

周靖双目喷火，厉声道：“死算得了什么？”

“你宁死不说‘黑箱奇书’的下落？”

“不说！”

“哼，老夫却不让你死，来人！”

阶沿下为首的一名壮汉，应声上了阶沿，躬身道：“弟子候令！”

“脱下他的鞋袜！”

“遵令！”

那壮汉一拉一扯，褪了周靖的鞋袜，自膝以下，完全裸露。

“红须客”邱金狰狞地一笑道：“小子，老夫要割断你的脚筋，切去你的脚掌，使你终生残废！”

周靖不由魂飞天外，那可比死更加残酷，目眦欲裂地狂吼道：“你敢，老匹夫！”

“小子，你说是不是说？”

“不说！”

“红须客”邱金峻的抽出一柄匕首，寒光耀目，看来不是普通兵刃。

“小子，你当真不肯说？”

“办不到！”

“算你有种！”

一抖手，匕首刺进了周靖的膝弯，鲜血洋洋而冒，痛得周靖全身一顿，但他仍没有哼出声音。

“黑箱奇书”若非由“水府洞天”之中的黄小芳替代保管，此刻必落“通天教”之手无疑。

“红须客”邱金阴恻恻地道：“周靖，放明白些，老夫只一挑，你的脚筋便断，终生残废，你纵保有‘黑箱奇书’，又有何用，如果你说出奇书藏处，老夫保证你不伤不死，你将来仍有翻本的机会，怎么样？”

周靖怒吼一声：“办不到！”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就在此刻——

废园之外，突地传来一声冷笑，笑声刺耳已极。

所有的人，全被这笑声惊得一怔。

“枯竹客”张之武朝那些壮汉一挥手道：“搜！”

众壮汉轰应一声，纷纷亮出兵刃，弹身越墙而去……

栗人惨号声——

一声，

二声，

三声，

“枯竹客”张之武老脸大变，大声向“红须客”道：“你看住这小子，我去看看什么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话落人杳，身法之奇快，令人咋舌。

“红须客”邱金面带惊容，怔怔地望着天空……

周靖暗忖，莫非是“血女”甘小梅追踪而至，但她也不是这两个老匹夫的敌手呀，一对一，成为平手，以一对二，必败无疑。

一条纤纤人影，电泻入园。

“红须客”暴喝一声：“谁？”

“邱护法，是我！”

“噫，莫姑娘，我……”

第十三章 一指飞魔

周靖转目一看，不由心头巨震，赫然是那绿衣女子莫绮华，想不到她会是“通天教”属下，她力促自己入“回龙潭”

寻“黑箱奇书”，并借“辟水珠”给自己用，原来别有居心莫绮华的目光，朝周靖一扫，这一眼含有幽怨、爱慕、惊惶……总之非常复杂，周靖的推想，忽起动摇。

“红须客”邱金色迷迷地瞪着绿衣女道：“莫姑娘，你来这里做什么？”

“有事？”

“什么事？”

莫绮华的目光，再度扫向了周靖，由头到脚……

“红须客”邱金架梁一笑道：“莫姑娘，这小子挺帅的，是吗？”

“邱护法说话客气一点！”

“哈哈哈哈哈，老夫随口说笑而已，莫姑娘由外而来，可发现什么情况？”

“情况？”

“首席护法率弟兄们追踪，这久未见回来……”

“我一无所见！”

“那就奇怪了？……”

也许我来的路线与张护法他们追踪的路线相左？”

“可能，莫姑娘来到底何事？”

“教主有口头密令传给你！”

“红须客”邱金老脸一肃道：“真的？”

“邱护法说话未免有欠思量，难道还有假的？”

“啊！是！请讲？”

“言传四耳，事关机密，请附耳过来！”

“红须客”邱金脸上绽开了一朵带邪意的笑容，连身子都贴了过去……

周靖在心中暗骂，原来你是这么一种女人！

突地——

“红须客”邱金老脸骤变，栗喝一声：“你敢！”

双掌猛然劈出，一声凄厉的惨号，划空而起，莫绮华的娇躯飞栽三丈之外。

“红须客”邱金晃了两晃，“砰！”然栽倒，胸前血泉狂喷，一段刀柄，露在外面，死状厥惨。

周靖心头狂震，摸不清是怎么回事。

绿衣女莫绮华分明是“通天教”的人，她何以要杀死护法“红须客”邱金？

他尽力别转头去，只见绿衣女莫绮华粉面煞白，樱口鲜血长挂，摇摇欲倒地向着自己被缚的廊柱行来，每行一步，便是一个踉跄。

她杀死“红须客”的目的何在？

看来，她的伤势相当严重？

“周……相公！”

那声音凄厉嘶哑，令人闻之股栗。

她终于走到了周靖身前，虚弱地倚在廊柱上，急遵地喘息，

周靖心中忽有所悟，颤声道：“莫姑娘，你……”他不知该说什么好。

莫绮华脸上现出了一丝苦笑，那笑，仅只是嘴角微微牵动而已，如果不留神专注，很难分辨她是笑还是哭。

周靖全身起了一阵痉挛。

莫绮华经过一番挣扎之后，终于不支倒地，无力地道：

“周相……公，你能……自己解开……束缚……我已无能为力……”

周靖这才明白她之所以豁出性命，乃是为了救自己，心中立时涌起一种莫名的激动，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莫绮华与他仅有一面之识，而且相识得非常突兀，她竟不顾性命地救他，的确是令人费解的事。

她为什么要如此做？

周靖奋力一挣，绳索尽折，“砰！”的一声，他跌下地来，随即站直了身形。

“莫姑娘，你这是为了什么！”

“不为……什，么……你……快离开，如果‘枯竹客’一行回头，你将无法……脱身……快！快！”

“莫姑娘，你是‘通天教’属下？”

“是……的！”

“你为什么要救在下？”

“没有……时间告诉你了……将来你……会明白……”

周靖更是疑云飞涌，一摇头道：“不，在下要现在知道！”

“周……相公……”

“在下如下明白此中端倪，将终生痛苦。”

莫绮华合了合眼，无可奈何般地道：“周相公……那是奉……师令要查……你的身世……”

“查在下的身世！”

“不……错！”

“结果呢？”

“正如……师父所料……”

“在下是谁？”

“师父……才知道……我……”

“莫姑娘，你为了这而舍命救在下……”

“也是……也不……”

“也不？”

“因为……我……我……”

声音愈来愈弱，终至不可闻。

周靖急声道，“因为什么？莫姑娘，因为什么？说呀！”

莫绮华眼皮一抬，失神的眼闪动了一下，声细如蚊纳地道：“因为……我在见你面之后……就……爱上了你！”

说完，疲乏地合上了眼帘。

周靖在刹那之间，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凝结住了，他做梦也估不到莫绮华会对自己一见倾心，而且这么痴情。

她说，奉师命查自己的身世，她师父是谁？为什么要查自己的身世？

心念之中，急道：“莫姑娘，令师是谁？”

他一连唤了十多遍，没有半点反应，一个不祥的阴影，倏上心头，使他连打了两个寒战，莫非她……

伸手一探脉息，他的手僵直了，缩不回来。

莫绮华已然玉殒香消。

两滴清泪，滚下了周靖的面庞，再滴落在莫绮华苍白冰凉的粉腮上。

她死了！

为了一个念头——爱！

然而，这存在她心中的意念，到临死才说出来。

为了爱，她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甚至对方的一句话，而她献上了自己的生命。

当然，她的初衷，只是要刺杀“红须客”邱金以救周靖，想不到“红须客”在猝然被袭之下，还来这么一记反击，她料不到这后果，可是，她毕竟是死了。

周靖顿时呆若木鸡。

他想起“桃花宫”的小婢春桃，那是第一个闯进他心扉，也是第一个博得他情感的女子，她为他死了！

现在，莫绮华，第二个为他而奉献生命的女子。

李春桃虽死，但生前曾获得他的初吻，也听他吐露爱意。

莫绮华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连他口中的一个字都没有。

这确实是人世间最最凄惨的悲剧。

蓦地——

周靖发觉莫绮华的一只手，紧紧抓在自己少了一个大脚趾的右脚上。

他震惊了，这决非无因，也不是巧合，因为“虬须怪丐”

奉“地灵夫人”之命追询自己的身世时，就曾说出了这不为人知的隐秘。

莫绮华首先提到自己的身世，又把手抓住自己的缺趾足掌，这不是偶然。

但，这说明了什么呢？

他无从想起，也无从测起。

身世之谜是一回事，莫绮华的死又是一回事。

他情不自禁地喃喃道：“莫姑娘，我爱你，你听见吗？你听不见了！我将终生负疚！”

他寻回鞋袜，穿了起来，心中盘算着如何把莫绮华埋葬。

破风之声，倏告传来。

十几条人影，相继泻落，响起了一片惊呼之声。

那为首的，赫然是“枯竹客”张之武。

周靖骇然退了数个大步。

他被“枯竹客”以一种怪异指风透入“气海”，使真气涣散，此刻，功力尚未回复，他无法反抗，眼看仍脱不出对方的掌握。

而最令他悬心的还是“红须客”和莫绮华两具尸体，如果“枯竹客”知悉两人的死因，势将对莫绮华的师父相当不利。

虽然，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莫绮华的师父是谁，但无疑的与自己必有渊源，莫绮华受令援助自己下潭取“黑箱奇书”，临死手握自己少了一趾的右脚，这与“地灵夫人”所据以认定自己的身份同出一辙。

“地灵夫人”为什么讳莫如深，不肯告诉自己身世呢？

莫绮华的师父又是谁呢？

心念未已，只见“枯竹客”张之武目注莫绮华的尸体道：“奇怪，她怎会在这里？”

说着，目光移向周靖，断喝道：“小子，下手杀害两人的是谁？”

显然，“枯竹客”以为下手的另有其人，这使周靖放心不少，当下冷冷地道：“不知道！”

“哼，好一个不知道！”接着又自言自语地道：“来人既能搏杀邱护法与莫姑娘，功力自非泛泛，何以不能救走这小子呢？莫非来人也同样身负重伤，见老夫等返回，以致仓惶而遁？嗯……”

突地目光一扫手下十余高手道：“搜查十里范围之内，如本座判断不差，来人当逃不出五里之外！”

“遵法谕！”

轰应声中，十余高手纷纷弹身往外纵去。

“枯竹客”张之武面露凶残之色，向周靖逼近了两步，道。“小子，说来者是谁？”

“哼！”

事实上周靖也无话可说，“红须客”是死于莫绮华之手呀！

“枯竹客”阴森森地道：“小子，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老夫不相信你不肯说！”

出手扣向周靖的脉门。

周靖虽说功力未复，但应变的本能是存在的，一旋身，避了开去……

就在此刻——

一个阴冷刺耳的声音道：“张之武，人在这儿！”

周靖不由心中一震，不知来的又是何许人？

“枯竹客”张之武老脸乍变，以他的功力，竟然不曾发现敌人仍隐身近旁，当下冷哼了一声道：“朋友，何必藏头露尾？”

那阴冷的声音道：“张之武，亏你是‘通天教’堂堂首座护法，竟然耳塞目滞……”

“住口！”

人随声起，扑向发声之处，身法之奇快，令人咋舌。

就在“枯竹客”身形扑出的电光石火之间，周靖只感眼前一花，腰间一紧，已被人挟起电闪而遁。

“枯竹客”身手煞是惊人，身形扑出，已然惊觉，猛地划身回扑，断喝一声：“那里走！”

分秒之差，竟然失去了敌踪。

以他的身分功力，竟让人当面把人救走，这跟头确实栽得不小，气得他双目尽赤，须发皆竖，但却徒唤奈何。

这废园面积不小，亭榭楼阁，纵横皆是，不论来人是离开或是隐匿，以个人之力，实在无法搜查。

但，他岂能就此罢休，为了周靖，“通天教”，倾巢而出，志在必得，现在得而复失，还损兵折将。

一溜旗花，冲天而起，显然手下已发现了敌踪。

“枯竹客”身形电射而起，以骇人的速度，向旗花信号所示方向扑去。

可煞作怪，竟然毫无声息。

两具头缠青布的尸体，横陈距废园不及百丈的林中的。

“枯竹客”疾刹身形，走近两具尸体，一看，不由骇然怔住。

这两具尸体，正是他派出去的十多个手下之二，论身手，他率领的这批护法坛弟子，在当今武林中可列一流高手之林，而竟在转眼之间被毁。

而最令他震惊的，乃是两具尸体眉心之间的那个血洞。

这种残酷的杀人法，江湖中独一无二，当然“枯竹客”没有不识之理。

于是，他发信号召回了手下。

且说，周靖被挟，风驰电掣而奔。

等他回过神来，才看清挟自己而行的，赫然是一个身躯伟岸，身着皂衫的中年人，从奔行的身法而论，功力当在“枯竹客”之上。

他不明白这皂衫中年人是救自己，还是别有企图。

正行之间，突有两个“通天教”高手，阻住去路。

两个“通天教”高手看清来人之后，骇然变色，忙不迭地放起旗花信号。

那中年人怪笑一声，不知如何出手，两高手惨嗥半声，同时栽倒，血涌如泉，眉心之间，各现一个血洞。

怪老者出手毁了两人，展身再奔。

周靖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脱口道：“前辈尊讳是否‘一指飞魔’？”

“嗯，本人正是！”

周靖不由心里发毛，想不到对方真是遁隐已久的盖代魔王“一指飞魔”，看来绝非什么好路道，忍不住又道：“前辈救助‘一指飞魔’嘿的一声怪笑道：“小子，我可没有菩萨心肠救人！”

“前辈挟持在下的目的何在？”

“少废话，停会你自然明白！”

周靖咬了咬牙，不再开旧，默默提聚真气。

盏茶工夫之后，“玄龟神功”已回复了七成之谱。

眼前，是一座插天高峰。

“一指飞魔”风驰电掣地登上峰顶，身手之高、的确不愧飞魔两字。

峰顶，虬松之下的一方巨石之上，端坐着一个人影，那人影背向而坐，无法看出形貌，但从纤小的身材看来，必然是个女人。

“一指飞魔”径趋那巨石之前。

果然不出所料，那端坐于巨石上的，是个女人。

只听一声娇软的话音道：“事情办好了？”

“一指飞魔”没好气地道：“办好了！”

周靖心中的骇异莫可言宣，这女子是谁，竟然能役使这盖世魔头替她办事，她要“一指飞魔”挟持自己的目的又何在？

那女子冷冷地道：“把他放下！”

“一指飞魔”道：“这小子功力仍在，沿途运功，看来相当不弱！”

周靖心里又是一震，自己默聚真气的举动，竟然瞒不过这魔头。

只听那女子不耐烦地道：“把他放下！”

“要不要先封住他的功力？”

“你说得太多了！”

“一指飞魔”愤然道：“蓝玉环，你真的……”

“怎么样？”

“想想你的年纪！”

“西门锦，你说这句话的意思何在？”

“你不能做得太绝！”

“什么太绝？”

“你心里明白！”

“明白什么？”

“你原来是看上了这只嫩鸡，早知如此，我该毁了……”

那女子霍地回过身来，眼射寒芒，厉声道：“西门锦，你在放屁！”

周靖为之一亮，对方，是一个风韵迷人的中年女子，看上去年纪在三十到四十之间，如容光倒流，这女子必是一代尤物。

“一指飞魔”像斗败了的公鸡，颓然道：“玉环，你对我西门锦确实不屑一顾？”

中年女子粉面罩霜，声色俱厉地道：“我要你离开！”

“一指飞魔”面上肌肉颤动了几下，凶光熠熠地瞪了周靖一眼，转身飞逝。

中年女子容色稍雾，双眸闪射出一种极具复杂的光芒，凝望着周靖，略不稍瞬，口中喃喃地道：“二十年黄粱一梦，一切都过去了！”

说完，一声幽凄的长叹。

周靖困惑地道：“尊驾……”

中年女子立即截断了周靖的话道：“你叫周靖？”

“是的！”

“你得到了‘黑箱奇书’？”

周靖心头一震，暗忖，原来对方的目的是如此，当即冷冷地道：“不错，物归原主而已！”

“可是‘黑箱’本非姓周之物，而且据传言你也不是‘霸王鞭周公铎’之子？”

“尊驾何所据而云然？”

“黑箱是‘玉面无故甘祖年’之物，人所共知！”

“就算是吧！”

“如此，我希望你把它交出来！”

“为什么？”

中年女子蓝玉环粉面一变，道：“你没有资格保有它！”

“难道尊驾有资格？”

“可以这么说！”

“哼，尊驾凭什么说这句话？”

“这你不必问！”

周靖冷笑出声道：“尊驾把在下当三岁孩童看待？”

“周靖，你交不交出来？”

“办不到！”

“我‘绝魂女’还不相信会有办不到的事！”

周靖下意识地退了一个大步，想不到这叫蓝玉环的中年女子，会是领袖关外武林的“绝魂女”，怪不得连“一指飞魔”

肯乖乖地听她支使。

但，傲骨天生的他，并不为“绝魂女”的名头所慑，一怔之后傲然道：

“想不到尊驾就是领袖关外武林的‘绝魂女’，在下倒失敬了！”

“绝魂女”蓝玉环秀眉微微一挑，道：“周靖，希望你能交出来！”

“尊驾千里迢迢，来到中原，就是为了图谋‘黑箱奇书’“胡说，何谓图谋？”

“那该如何说呢？”

“我说过我有资格！”

“资格？嘿嘿，在下见识了不少有资格的人物，‘一统会’，‘通天教’……”

“周靖，凭你决无法维护它，而且……”

“这是在下自己的事！”

“绝魂女”蓝玉环一闪下了巨石，目射精光，迫视着周靖道：“周靖，坦白告诉你，甘祖年之物，不容落入别人之手！”

“难道尊驾不是别人？”

“当然！”

“在下倒希望听听尊驾与甘祖年是什么关系？”

“周靖，你再饶舌别怪我出手无情！”

周靖一咬牙道：“在下不在乎！”

“好！”

纤手如玉，闪电般扣向周靖脉门。

这一扣之势，玄奇诡辣到了家，周靖竟然无可避地一下被扣个结实。

周靖左腕脉门被扣，但功力并未受制，因为他本身所具的“玄龟神功”，差不多已完全恢复，右掌飞快地劈向对方脉门。

这一着大出“绝魂女”意料之外，但，她的身手确非等闲，反应之快，令人咋舌，素掌一扬，疾截而出，正好迎上周靖的手掌。

“砰！”的一声脆响，双掌接实。

周靖腕痛如折，俊面为之大变。

“绝魂女”冷笑一声道：“原来你有神功护穴！”

扣住周靖左腕的手，食中无名三指的指尖，逼射出三缕劲气，直朝穴内逼入……

这一相逼，反应立生，护穴神功猛然外撞，以抵制那透穴而入的劲气、毕竟，“绝魂女”功高数筹，周靖但感全身一震，劲道全失，真元退护心脉。

“绝魂女”寒声道：“如何？”

周靖额上的汗珠滚滚而落，几乎无法支持站立的姿势，栗声道：“绝魂女，有一天我会杀你！”

“绝魂女”不经意地一笑道：“就算你仍有那么一天吧，现在先说‘黑箱奇书’藏在什么地方？”

“你认为我会告诉你？”

“我想你会的！”

“作梦！”

“周靖，你的生命与‘黑箱奇书’何者重要？”

“在下不在乎生死！”

“如你丧失生命，‘黑箱奇书’对你有何意义？”

“那无劳挂齿！”

“你是宁死不说？”

“共工残简”是由黄小芳替他保管，而他在知道“血女甘小梅”是“玉面无敌甘祖年”的遗孤之后，他已决定物归原主，虽然“共工残简”的诱惑力非常之大，但耿介的他丝毫也没有动心。

闻言之下，目眦欲裂地道：“绝魂女，凭你这等武林 魅，也想染指‘黑箱奇书’……”

“绝魂女”粉面陡沉，厉声道：“你当真想死？”

“你何不下手？”

“哼！”

冷哼声中，虚空连点周靖数处大穴。

周靖惨叫一声，虚脱得瘫了下去，只觉气血运转，周身如虫行蚁咬，似刀扎锥刺，痛得他几乎咬碎钢牙。

“你不说？”

“女魔，你……做梦！”

“我不相信你是铜浇铁铸的！”

出手又点了两点。

周靖全身一阵抽搐，眼睛一黑，晕死过去。

不久，又悠悠醒转。那痛苦，简直不是血肉之躯所能承受的。

“绝魂女”冷森森得道：“周靖，你再不说，我活劈了你！”

周靖力竭声嘶得进出了两个字道：“不……就……”

“有种！”

玉掌一扬，照定周靖当头拍落。

这一掌拍实，周靖势非头碎额裂不可。

就在掌锋将及周靖头顶不及三寸之际，“绝魂女”一声长叹，收口了手掌，道：“周靖，我不忍心杀你……”顺手解了周靖被制的阴穴。

“用不着假慈悲，你‘绝魂女’杀人如草，岂在乎我一个！”

“周靖，我老实告诉你，我并非想练成无故身手，而觊觎这部‘黑箱奇书’，我的本意是……唉！”

“怎么样？”

“不想它落入别人之手？”

“这倒是奇闻，难道该落入你手？”

“我……”

“绝魂女”似有难言之隐，欲言又止。

周靖不屑地一哼道：“绝魂女，老实告诉你，我周靖虽然功力不济，但也不想据为已有！”

“绝魂女”一愕道：“你愿说？”

周靖淡淡地道：“物各有主，知道吗？”

“谁是主？”

“甘祖年虽死，他并未绝后！”

“绝魂女”粉面大变，激动地道：“他有后？”

“当然！”

“他夫妻双双葬身‘钓鱼矶’，你这话……”

显然，“玉面无敌”甘祖年招赘“血谷”一节，江湖中知者恐怕少之又少，他很后悔不该透露出来，但话已出口，无法收回，一窒之后，道，“她还有一个女儿！”

“真的？”

“我没有骗你的必要，反正‘黑箱奇书’不在我身上，即使你毁了我，那奇书仍然能物归原主！”

“绝魂女”像是自语般喃喃道：“他有女儿？不可能，他哪来的女儿？”接着，大声道：“周靖，你信口胡扯？”

“信不信由你！”

“他女儿现在何处？”

“我不会告诉你，不过，也许有一天你会碰到她！”

“她叫什么名字？”

“对不起，这是别人的秘密，在下无法奉告！”

“秘密？哼，这分明是你信口乱道，甘祖年根本无后！”

“尊驾何以这样肯定？”

“他与‘赛桓娥戚慧’结合仅仅一载时光，便即遇害，那来的女儿？”

周靖这才知道甘祖年一怒离开“血谷”之后，与“赛桓娥戚慧”结婚，也就是与他一起遭害的第二个妻子。

甘祖年之死，会不会是“血谷主人”下的手呢？

这极有可能，据甘小梅说，她父亲因被指为与师妹“六巧圣女韩雯”有暧昧行为而一怒离谷，“七巧圣女”也同时被逐之后，杳无下落，以“血谷主人”的名望地位，当然不会放过准此而论，这将是一幕同门之间的惨剧。

心念之中，不由打了一个冷颤。

他不由自主地又想到现任的“血谷主人”甘小梅的母亲，他没有见到她的真面目，但那凄绝人寰的叹息声，却使他永远难忘。

难道她是内疚于心？

“绝魂女”见周靖沉吟不语，以为自己所料不差，冷笑一声：“周靖，你何以自圆其说？”

周靖漠然道：“尊驾认定‘玉面无故甘祖年’在与‘赛桓娥戚慧’结合之前，没有和旁的女子结过婚？”

“绝魂女”惊怔地退了数步，颤声道：“难道他真的已和旁的女子结过婚？”

“不错！”

“谁？”

周靖当然不能把“血谷”这一档子事抖露出来，摇了摇头道：“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揭人隐私，非大丈夫所为！”

“他真的有一个女儿？”

“岂止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子，可惜英年夭逝，尊驾认为谁应当得到那部‘黑箱奇书’？”

“绝魂女”粉面一连数变，大声道：“我不相信！”

“信不信是尊驾的事！”

“周靖，‘黑箱奇书’所载武学玄奇莫测，甘祖年仅参悟数成，就已号称无敌，你……你……竟毫不动心，而要把它物归原主，谁能相信？”

“尊驾别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全是贪婪卑鄙之徒！”

“那你是众人皆浊我独清了？”

“在下有这自负！”

“周靖，长言短叙，如你不肯说出‘黑箱奇书’的下落。就别想活着离开！”

周靖傲气十足地道：“在下不受威胁！”

“这不是威胁，要毁你不过举手之劳！”

“你何不立即下手？”

“绝魂女”闭目沉思了一会，突地厉声道：“周靖，我要废去你的功力，然后把你终生监禁，直到我死！”

周靖不由心头巨震，那岂不比死还要残酷，不知这女魔到底存的什么心思，监禁自己于她又有何益？

牙关一咬，道：“绝魂女，你干脆杀了我！”

“不，我改变了主意！”

“你别妄想有一天我会说出来？”

“我不想，我放弃了！”

这句话令人莫测高深。

周靖一愕道：“放弃，什么意思？”

“绝魂女”幽幽地道：“我要你陪我一辈子！”

周靖功力又回复了数成，挺身站了起来，愤然地道：“绝魂女，你真的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你说什么？”

“我说你不要脸！”

“绝魂女”粉面一寒，道：“周靖，我‘绝魂女’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当面辱骂……”

“怎么样？”

“应该碎尸万段！”

“哼！”

“周靖，明白告诉你，我并非是爱上你，我准备把你废去功力终生监禁的目的，是为了我有生之年，能每天看到你！”

这种超越情理的怪论，使周靖啼笑皆非，惑然道：“这算什么……”

“因为你象一个人！”

“谁？”

“玉面无敌甘祖年！”

“我象他？”

“很象！”

周靖顿悟“绝魂女”远来中原，目的是为了甘祖年，要谋“黑箱奇书”，人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事实非常明显，她曾经是甘祖年的爱人，如此说来，这关外女魔，倒是个痴心女子。

心念动处，脱口道：“你爱甘祖年？”

“绝魂女”似乎一震，继之一声音笑道：“你说对了！”

“可是他已死了？”

“你将作他的替身！”

周靖有些头皮发炸，不屑地一哼道：“绝魂女，你心神正常吧？”

“很正常，周靖，‘一指飞魔’苦追我二十年，我不稍假以词色，三年前，他对我立下誓约，终生听候指使，不言及爱“哦！”

“这事实，将出现在你身上，我不会爱上你，但要你永伴我身边！”

“办不到！”

“这可是由不得你的事！”

暮在此刻——

一条人影鬼魅也似地飘落峰头。

“绝魂女”目光一扫来人，冷声道：“来人报名！”

“老夫‘通天教’四护法之首‘枯竹客张之武’！”

紧接着，又有数条人影上峰头，半言不发地散开站立，成半包围之势。

周靖冷眼一扫来人，暗忖，这一阵狗咬狗大约要一时半刻，我何不乘机运功恢复功力，心念之中，就站立之势，疾运神功。

“绝魂女”粉腮骤涌恐怖杀机，栗声道：“枯竹老儿，来意为何？”

“枯竹客”目光一瞟周靖道：“寻这小子！”

“为了‘黑箱奇书’？”

“彼此！彼此！”

“阁下乘早上路吧！”

“恐怕没有这么容易？”

“你准备怎么样？”

“除了带人之外，还有件事请教！”

“说说看？”

“本教护法‘红须客邱金’，与一名着绿衣的女弟子，在一座废园之内被杀……”

“怎么样？”

“尊驾身为关外武林盟主，当会对敝教有所交代！”

“阁下怎知是毁于本盟主之手？”

“另有两名弟子是伤在‘一指飞魔’手下……”

“这笔帐本盟主承认，至于你阁下所说的什么废园之内的案子，阁下不妨再调查一下，是否本盟所为？”

“这……”

“枯竹客”踌躇了，他相信“绝魂女”的话不会假。

其实真相，只周靖一人明白，但为了莫绩华师父的关系，他当然不会说，更何况，莫绮华杀人又被杀，乃是为了救他。

“绝魂女”话锋一顿之后，接着又道：“阁下如果没事，就请便吧！”

“枯竹客”嘿嘿一笑道：“老夫乃是奉令带人！”

“带谁？”

“周靖！”

“周靖现在已受本人保护！”

“枯竹客”脸色微微一变道：“盟主当知道此地是中原，并非关外！”

“绝魂女”纵声一阵大笑道：“张之武，凭你还不配在本盟主面前混充地头蛇，中原又怎么样，你以为几句大话就可以吓退我？”

“本教不希望与关外同道伤了和气。”

“冠冕堂皇，既不愿伤和气，何不撒手？”

“请盟主三思！”

“用不着，周靖此刻已受本人保护，谁也别希望动他一毫一发！”

“枯竹客”变色道，“盟主远涉中原，问津‘黑箱奇书’实属不智之举！”

“何谓不智？”

“中原武林还不致保不住一部奇书！”

“阁下又焉知本人是为了‘黑箱奇书’而来呢？”

“劫掠周靖，不已说明了一切？”

蓦地——。

一个沉猛阴鸷的声音道：“张之武，说话客气一点！”

“朋友何方高人？”

“区区在下‘一指飞魔’！”

话落，一个身躯伟岸，身着皂衫的中年人，缓缓步入场中。

他，正是十五年前，蜚声关内的一代魔王“一指飞魔西门锦”。

“枯竹客”怔了怔，道：“西门锦，老夫两个手下是你所杀？”

“不错！”

“这笔帐……”

“你想讨回？”

“当然！”

“出手吧？”

“老夫今天乃是办理正事，以后哪里遇上哪里算！”

“哈哈，本人即将回转关外，恐怕很难遇上了！”

“枯竹客”老脸为之一红，显然他衡量敌我形势之后，不愿轻率动手，所以用话搪塞。

“绝魂女”冷冰冰地道：“枯竹老儿，你不是在等帮手吧？”

任他“枯竹客”老奸巨滑，被一下道中心事，也红着脸答不上话来。

周靖一心一意地行功运气，对身外之事，置若罔闻。

“一指飞魔”朝周靖扫了一眼，道：“这小子功力恢复得好快！”

显然他知道周靖在运功凝气，但自持身手，根本不放在意下。

“枯竹客”可有些心里发毛，以他的身手，勉可挡住“一指飞魔”，但手下人却非“绝魂女”之敌，如果周靖功力全复，乘机脱身并非难事，

“绝魂女”可得知恶龙难斗地头蛇的道理，“通天教”再现江湖，其势力当然不能低估，若待对方援手赶到，必是件麻烦事，当下一瞄“一指飞魔”道：“我们该动身了！”

“这小子……”

“由我处理！”

说着，转向周靖道：“周靖、走吧！”

周靖功力已告完全恢复，豪气大起，冷冷地道：“走，到哪里去？”

“噫，你不是答应本盟主同赴关外吗？”

“尊驾说话该有个分寸，在下什么时候答应的？”

“绝魂女”冷笑一笑道：“周靖，你放明白些！”

“枯竹客”立即接话道：“周靖，敝教主希望和他和平谈判！”

周靖连眼都不转地道：“在下没有这份兴趣！”

“绝魂女”脚步一挪，欺向周靖……

“枯竹客”以目内手下示意，也同时欺向周靖。

“一指飞魔”狞笑一声，道，“张之武，你再向前一步，本人就要出手了！”

“枯竹客”不期然地一窒。

场中空气骤呈无比的紧张。

暴喝声起，“枯竹客”所率高手，四人扑向“一指飞魔”，五人攻向“绝魂女”，而“枯竹客”本身，却以闪电之势，抓向周靖。

周靖早经蓄势，眼前人影才晃，最凌厉的“三招碎尸”，倏告出手。

“枯竹客”功力再高，也不敢轻樱其锋，迫得收势暴退，若非是他这等超级身手，如换了一般高手，根本没有闪避的余地。

同一时间，数声惨呼，撕空而起。

扑向“一指飞魔”的四人，已有两人眉心洞穿，横尸当场。

攻向“绝魂女”的五人，两人吐血而退，三人头骨尽碎，飞栽三丈之外。

“枯竹客”忘魂皆冒，一时之间，手足无措。

周靖对“绝魂女”和“一指飞魔”的身手，暗地咋舌，他知道自己只要一动手，双方面都将出手阻截，而他，不是场中三魔任何一魔之敌，是以仍静立不动。

破风之声，倏告传来。

数十条人影，先后飞泻入场。

当先，是两个相貌装束完全一样的狩猛老者，差别的是一个失去了右眼，另一个只有一条右臂。

两老者身后是一个锦衣中年。

再后面，是数约五十的壮汉。

从来人的标志，一望而知是“通天教”瞩目。

“枯竹客”登时精神大振。

“绝魂女”与“一指飞魔”互望一眼，“绝魂女”毫不为意地道：“来的是‘通天教’朋友？”

“枯竹客”用手朝两老者一指，道：“敝教四大护法之二，‘黑水双残’，‘独眼天尊梁度’，‘只手撑天何凡’！”又指向那锦衣中年道：“敝教师爷‘锦衣客魏无忌’！”

言下，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绝魂女”淡淡地一笑道：“都是中原道上知名之士，失敬了！”

“枯竹客”嘿嘿一笑道：“盟主，青莲白藕是一家，是愿意放手的了？”

“绝魂女”道：“阁下一再声言不愿伤了和气，是愿意放手的了？”

“这个……”

“一指飞魔”冷冷一哼，插口道：“枯竹老儿，这和气恐怕伤定了！”

“通天教”、师爷“锦衣客”魏无忌徐徐地向前走了两步，“阴声道：“西门朋友，何不为自己留点后路？”

“一指飞魔”一瞪眼道：“你算什么东西？”

“锦衣客”魏无忌面不改色地道：“当然少不得会让朋友见识一下本人是什么东西！”

周靖走既不能，拼更谈不上，只好静以观变，眼前这些人物，每一人的功力，都比自己高出甚多。

“绝魂女”粉面一连数变之后，突地出手扣向周靖。事出猝然，引起数声惊“哦！”

周靖意念未转，手腕已被扣住，但他仗着“玄龟神功”护脉，一时之间，功力无虞受制，另一只手已迅速地劈出。

“绝魂女”立即出手相迎……

几乎是同一时间，“枯竹客”与“锦衣客”双双出手攻向“绝魂女”侧背。

“绝魂女”功力再高，也不敢视这两个超级高手的一击如无睹，迫得放开了周靖，回身应敌。

“砰”然巨响声中，“绝魂女”仓促应变，使不出全力，当堂被震退了数步。

另一边，“黑水双残”已与“一指飞魔”动上了手。

“通天教”数十高手之中，已有七人同时出手攻向周靖。

周靖这半日来恨怨满胸，对那几个魔头，力有未逮，但应付这些高手，可就游刃有余了，这等于是找到了发泄的对象。

“血谷”所获的三绝招，回环出手。

刹那之间，惨号震空，血雨飞洒，肢体横抛……

“黑水双残”双战“一指飞魔”，成了平手。

“枯竹客”与“锦衣客”联攻“绝魂女”也是不相上下。

只苦了一般高手，被周靖杀个落花流水。

“枯竹客”向“锦衣客”打了一个暗号，退出战圈，疾扑周靖。

这一来，主客易形，十个照面之后，周靖已还手无力，险象环生。

“砰！”夹以一声闷哼。

周靖口血飞进，踉跄倒退丈外。

“枯竹客”狞笑一声，腾身再进，曲指如钩，电闪抓出周靖猛一咬牙，横闪八尺。

“枯竹客”如影附形，抓出之势不变，跟踪而至。

蓦在此刻——

一道如山劲气，逆卷而来，“枯竹客”被震得向后一个倒翻。

这不速而至的，是一个反穿皮袄的老者。

“枯竹客”见多识广，骇然道：“大漠怪叟！”

反穿皮袄的老者，震天一声狂笑道：“老小子，算你还有眼力！”

话声中，又有七个高矮不等的老者现身场中。

“枯竹客”老脸大变，脱口道：“关外八叟全到了！”“关外八叟”各代表关外一个宗派，共尊“绝魂女”为盟主，此次竟然全部入关，在此现身，的确大出人意料之外，同时也想见“绝魂女”对“黑箱奇书”谋求之切。

八叟之中，立即有两个矮小的老者，上前接下了“绝魂女”。

“枯竹客”与八叟之一的“大漠怪叟”默然相对，谁也不曾出手。

“绝魂女”弹身奔近周靖，道：“乖乖地跟我走！”

周靖栗声道：“办不到！”

“那可由不得你了！”

话声中，出手抓住周靖一条右臂……

就在此刻——

又有数条人影现身，其中一人道：“蓝盟主，久违了！”

周靖举目一看，不禁喜出望外，发话的竟然是“逆旅怪客”，他身后跟着“怪丐”聂飞、甄氏兄弟。

“绝魂女”目光一扫“逆旅怪客”道：“阁下是谁？”

“逆旅怪客！”

“不曾听说过？”

“无名之辈，盟主当然不识！”

“关外八叟”之中的五叟，纷纷围了上来。

场中各对，正打得难解难分，彼此俱是不可一世的高手。战况之惨烈，令人动魄惊心，目眩神夺。

那些“通天教”所属高手，却怔在一旁。

“逆旅怪客”悄声向“绝魂女”道：“蓝盟主，在下有几句话想与尊驾谈谈？”

“绝魂女”蛾眉一竖，道：“说吧！”

“逆旅怪客”目注“绝魂女”不动。

“绝魂女”粉腮不停地变幻，时而樱唇微微吸动，目光不经意地连连瞟向周靖，显然她与“逆旅怪客”以“传音入密”之法交谈，所谈内容，旁人无法知悉。

甄氏兄弟却在这时走近周靖，极为关切地道：“周兄伤势如何？”

周靖感激地一笑道：“不妨事！”

甄名隐立即自怀中掏出三粒丹丸，挨近周靖，道：“周兄请服下，这是小弟祖传伤丸，十分灵效！”

周靖接过服下，道：“小兄就此道谢！”

“周兄过谦了，自己弟兄，何必言谢！”

场中——

“关外八叟”之二，已迫得“锦衣客”魏无忌守多攻少，先机尽失。

“一指飞魔”独斗“黑水双残”，仍是功力悉敌。

“逆旅怪客”走近周靖道：“少主，我们走！”

周靖大是困惑，不知“逆旅怪客”用什么言语说服了“绝魂女”，竟然让自己走路，当下也不逞相询，只把头一点道：“好！”

“绝魂女”向周靖一扬手道：“周靖，我们不久再见！”

周靖更加茫然，糊里糊涂地应了一声：“再见！”

“枯竹客”见周靖要离开，纵身就待拦阻，身形才动，“大漠怪叟”已横身截住在头里，冷冷地道：“别动！”

“枯竹客”暴喝一声，道：“截住他！”

“通天教”所属的高手，纷纷扑出……

“绝魂女”向“关外八望”静立一旁的六史道：“请六位挡住这些小丑！”

六叟刷地散开，各挥出一掌，如山劲气匝地狂卷，那些“通天教”高手，被震得纷纷倒退不迭。

那边——

周靖与“逆旅怪客”，“怪丐聂飞”，甄氏兄弟等五人，已展身驰下峰头。

奔行中，周靖忍不住向“逆旅怪客”道：“前辈如何说服‘绝魂女’撒手的？”

“逆旅怪客”恭谨地道：“少主，我只向她说出了你的身份！”

“身份？”

“不错！”

“我不懂。”

“少主，恕我不便明告，将来少主会明白的！”

周靖喘了一口大气，不再追问，他不明白“地灵夫人”等为什么对自己

的身世，讳莫如深，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蹊跷？

顾盼之间，已下了峰头，转出一道山环。

突地——

一样光闪闪的东西，电射而至，落在众人身前三丈之地。

“逆旅怪客”一扬手，道：“停身！”

四人间时刹住身形。

落在前面地上的，赫然是一个碗大的银牌，牌正中有一颗红焰焰的星形。

周靖脱口道：“赤星令！”

“逆旅怪客”无言地点了点头，他是蒙了面的，表情看不出来，但甄氏兄弟却面露惊怖之色。

周靖又道：“这枚‘赤星令’较之以前所见，似乎大出一倍……”

“逆旅怪客”悄声道：“这是‘通天教主’本身所用信物！”

调靖心头一震道：“通天教主阻路？”“逆旅怪客”低头沉思片刻，突地沉重地道：“少主，我拼出全力，大概可以挡对方五招，对方现身之后，少主急速从相反方向全速离开！”

接着，又目注甄氏兄弟道：“你俩护持少主！”

“遵命！”

“逆旅怪客”对甄氏兄弟说话的口吻，使周靖大感不解，但，目前已无暇深思。

跟着，“逆旅怪客”又向“怪丐”聂飞道：“要饭的，五招之后，你加入战线，我们合力再挡他十招！”

“怪丐”聂飞凝重地应了一声：“好！”

周靖暗忖，“通天教主”竟然厉害到这种程度，合“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之力，竟然只能挡他十招，那十招之后呢，他们能全身而退吗？

心念之中，做然道：“前辈要我逃走？”

“逆旅怪客”道：“少主，能逃得脱就算是相当不错了！”

“两位呢？”

“拼力挡上十五招，当然，也许不到十五招，也许更多！”

“之后呢？”

“少主的意思……”

“我不希望两位为我冒生命之险！”

“少主千万不能固执，我与要饭的全身而退当无问题！”

话声中，两条人影，泻落当前，赫然是两个青衣少年。

青衣少年目光犀利地一扫这边，其中之一道：“谁是周靖？”

周靖一挺身道：“区区在下便是！”

“敝教主有请！”

“逆旅怪客”立即接话道：“歉难从命！”

青衣少年冷笑一声，拾起地上“赤星令”，在乎中一扬道：“谁敢抗命？”

“请你们教主亲自答话。”

“你阁下还不配！”

“逆旅怪客”回顾周靖等人道：“我们走！”

两青衣少年双双大喝一声：“找死！”

青影一晃，阻住后退之路。

周靖傲性大发，暴喝一声：“你两个才真的找死！”

一欺身，一掌劈向两少年之一、挟怒发掌，已用上了毕生劲力，势道惊人。

青衣少年冷哼一声，举掌硬封。

“砰！”的一声巨震，青衣少年屹立如故，周靖却连退了五步之多。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想不到这看来比自己还年青的少年，竟然有这么深厚的内力，难怪口出狂言。

但这念头仅一闪即逝，冷哼声中，弹身再进……

“逆旅怪客”适时一阻，道：“少主，不可造次，现在闯！”

话声中，飞扑两青衣少年，双掌挟雷霆万钧之势，狂攻而出。

两青衣少年，被迫得忙不迭地弹了开去。

甄氏兄弟齐喊了一声：“走！”

各拉住周靖一双手臂，向来路奔去……

“嘿嘿嘿嘿……”

慑人心魄的怪笑声中！

一个头戴金冠，身披紫袍的高大自发老者蓦然现身，挥手之间劲颶狂卷，甄氏兄弟和周靖被震得倒翻而回。

“逆旅怪客”一弹身扑了过去……

“敢尔！”

随着喝声，一条人影，旋飞而至，凌空迎向“逆旅怪客”的身形。

隆然暴响声中，双双坠地。

来人，是一个面黑如漆的白发青袍老者。

接着，另一个面如实血的白发青袍老者，跟着现身，站在“通天教主”身后。

“怪丐”聂飞神色惊惶地道：“想不到‘通天教’昔日的‘钢铁二金刚’还在人世！”

“通天教主”沉声发活道：“胆敢抗拒‘赤星令’，除那小子外，杀无赦！”

小子，当然指的是周靖。

“遵法旨！”

轰应声中，黑面老者出手攻向“逆旅怪客”，赤面老者扑向周靖，却被“怪丐”聂飞中途截住。

两对立时展开了骇人的搏击。

两个青衣少年，身形一动，甄氏兄弟立即迎了上去。

周靖眼看脱身无望，心一横，扑向“通天教主”。

这真是名符其实的飞蛾扑火。

“嘿嘿”怪笑声中，“通天教主”未见作势，出手便把周靖抓个结实。

场中八人四对，打得难解难分。

“通天教主”老脸倏变，可能他见“逆旅怪客”等人，竟然能和他手下的“钢铁二金刚”和两侍童秋色平分而大感意外。

周靖奋力一挣，宛若蜻蜓撼石柱，竟然动都动不了。

“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等人，瞥见周靖被擒，肝胆皆炸，但却无法分身救援，纵使能击败对手，又岂奈“通天教主”何！

“怪丐聂飞”凭着一股锐气，勉可与“钢铁二金刚”之一的“钢金刚”交个平手，由于这一分心，立被对方所乘，数招下来，主动尽失，迫采守势。

“逆旅怪客”衡情度势，立施绝招。

一招“金刚伏魔”陡然施出。

“铁金刚”被迫得连退了三步。

紧接着又施出了一招，但见掌影千重，劲气丝丝……

“铁金刚”惊呼一声，“韦陀护法！”

“逆旅怪客”得理不让人，招势再变。

“通天教主”栗声大叫道：“佛光普照！”

喝声才止，场中传出一声闷哼，“铁金刚”口喷鲜血，踉踉跄跄地退了一丈之多，“砰！”然跌坐地上。

“逆旅怪客”身躯微颤，胸部起伏，蒙面巾飘晃不停，显然这三招他损耗真力不少，可说是搏命之举。周靖被制，但耳目仍灵，对“逆旅怪客”这位鬼位神惊的三招，咋舌不已，他清楚地记得，“逆旅怪客”曾以一招“金刚伏魔”，使“一统会”师爷“妙手书生”斐庄知难而退，而三招才能击败“铁金刚”，这证明二金刚的功力在“妙手书生”斐庄之上，武学一道，确实是山外有山。

“通天教主”嘿嘿一阵狂笑道：“蒙面人，你功力不差！”

“逆旅怪客”不理所问，弹身扑向“钢金刚”……

“住手！”

声如旱地霹雳，震得人耳膜欲裂。

在“通天教主”喝停之下，场中人不期然地全部收势停手。

“逆旅怪客”向“通天教主”身前跨近数步，大声道：“教主掳劫周靖的目的何在？”

“通天教主”哼了一声道：“明知故问！”

“为了‘黑箱奇书’？”

“不错！”

“可是他并没有得手。”

“你等与他是什么关系？”

“这……”

“这什么？”

“关系谈不上，只是……”

“哈哈哈哈哈，你们明明称他为少主，若以‘霸王鞭周公铎’的地位而言，他的儿子决不配被你等尊为少主，这其中的蹊跷，不言可喻！”

“怪丐”聂飞抗声道：“不错，他是我等少主，怎么样？”

“所以你们甘为他效死？”

“哼！”

“通天教主”目光又移向“逆旅怪客”，阴森森地道：“你们主人定非常人，他是谁？”

“逆旅怪客”似乎一震，道，“这不劳动问！”

“通天教主”沉声道：“这小子本教主带走，但他的安全可以得到保障，‘黑箱奇书’既不在他身上，你等必然知道底细，以书易人，一月为限，你们可以走了！”

“怪丐”聂飞暴喝一声，就想扑出，但为“逆旅怪客”阻住。

甄氏兄弟自知功力不足以与对方抗衡，站在旁边发愣。

“逆旅怪客”愤然道：“教主此举，是否有欠光明？”

“通天教主”老脸一变道：“本教主一生行事只有我负人，不许人负我！”

“如果一月之期，交不出‘黑箱奇书’呢？”

“你们可以领周靖的尸体回去！”

周靖目眦欲裂地大吼道：“通天教主，有一天我会劈了你！”

“通天教主”狂妄地一笑道：“娃儿，闭上你的嘴，乱吠些什么！”

一指向周靖的“气海”戳去，这一指潜劲之锐利，世无其匹，周靖的“玄龟神功”竟然抵挡不住，全身一倾，昏了过去甄氏兄弟，脱口发出一声惊呼。

“逆旅怪客”厉声道：“你敢伤……”

“通天教主”冷冷地道，“放心、死不了！”

“怪丐”聂飞目中几乎滴出血来，乱发蓬立，切齿道：“如敢伤我少主，‘通天教’将瓦解冰消！”

“哈哈哈哈哈，大言不惭，话说到这里为止，一月之期，以‘黑箱奇书’换人，地点仍是这里好了，本教随时有人守候！”

说完，一摆手道：“走！”

“钢铁二金刚”与两个青年恭诺一声，随在“通天教主”之后……

就在此刻——

一个娇冷的声音道：“慢着！”

随着这声娇喝，一条纤细人影，泻落场中。

来人，赫然是一个黑衣奇丑的女子。

她，正是“恨世魔姬”。

“恨世魔姬”的功力，较之“逆旅怪客”还逊一筹。竟然胆敢喝止“通天教主”，的确出入意料之外。

“通天教主”一行，不期然地转回了身形。

“恨世魔姬”目光一扫众人之后，落在被“通天教主”挟持的周靖身上。

“通天教主”嘿嘿一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你，黄紫芳，你想做什么？”

“恨世魔姬”冷冷地道：“教主阁下挟持周靖，意在何为？”

“黄紫芳，你趁早滚吧，少管闲事！”

“如果我要管呢？”

“你说这后太不自量了！”

说着，把周靖朝“钢金钢”一抛，道：“带走！”

“钢金钢”伸手接住，打了一躬，转身……

“恨世魔姬”尖叫一声道：“慢着！”

“通天教主”示意“钢金钢”停住，不屑地道：“怎么样？”

“我有话说！”

“有话就快说吧！”

“恨世魔姬”目光先瞟了“逆旅怪客”等人一眼，才沉声道：“教主阁下的目的不是要人吧？”

“嗯，你很聪明！”

“目的是‘黑箱奇书’？”

“不错！”

“教主此举可能错了！”

“什么意思？”

“周靖身上迫不出‘黑箱奇书’！”

“通天教主”哈哈一笑，手指‘逆旅怪客’等人道：“他们会为他们的少主效力！”

“恨世魔姬”一瞟“逆旅怪客”等人道：“这几位朋友无能为力！”

这种肯定的口吻，不但使“通天教主”动容，连“逆旅怪客”等人也怦然心惊，“恨世魔姬”言出必有因，难道她知道其中底蕴！

“通天教主”老脸现出一片困惑之色，凝重地道：“黄紫芳，你这话有何根据？”

“当然有！”

“你知道信口开河的后果吗？”

“恨世魔姬”纵声大笑道：“教主阁下，这口吻不嫌太过分吗？”

“那你知道‘黑箱奇书’，下落的了？”

“可以这么说！”

“通天教主”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阴惊之色。冷声道：

“黄紫芳，无妨说说你现身插脚的目的？”

“恨世魔姬”淡淡地道：“适逢其会而已！”

“怕不是这么简单吧？”

“随教主如何去想？”

“就算是吧，你坦白承认知道‘黑箱奇书’的下落，不能说没有用吧？”

“当然！”

“黑箱奇书，武林瑰宝，任何习武之人，莫不垂涎三尺，不借拼命流血以赴，你‘恨世魔姬’既知道下落，自己不设法谋取，反而公开出来，一则不近情理，二则等于引人烧身。

“恨世魔姬”轻声一笑道：“教主所言十分正确，但忽略了一样！”

所有在场的人，都以惊异的目光看着“恨世魔姬”。

“通天教主”诧异地道：“忽略了什么？”

“天下奇珍异宝，同属无价，但有更甚于此者！”

“是什么？”

“感情！”

这句话大大出人意料之外。

“逆旅怪客”已知道下文将是什么，不由冷哼出声。

“恨世魔姬”偏头瞥了“逆旅怪客”一眼，道：“阁下认为不当！”

“逆旅怪客”寒声道：“黄紫芳，希望你不要逆天行事！”

“何谓逆天行事？”

“你自己明白！”

“我不明白！”

“你别打周靖的主意，否则你知道后果！”

“哼！阁下未免欺人太甚，周靖此刻生命悬于人手，你阁下难道能救他不成？”

“这不用你管！”

“除了我恐怕别人管不了。”

“呸！你真的是不要脸！”

“通天教主”似乎对“恨世魔姬”的话大感兴趣，接口道：“黄紫芳，说你的来意吧！”

“很简单，请教主放了周靖！”

“凭你一句话？”

“教主目的是‘黑箱奇书’，挟持周靖，于事无济！”

“未见得！”

“难道……”

“这几位朋友会替他们少主效命，寻到‘黑箱奇书’……”“恐怕教会失望！”

“为什么？”没有人能知道‘黑箱奇书’的下落！”

“通天教主”眼光一亮，道：“除了你？”

“可以这么说！”

“你的意思是……”

“教主先放周靖，再谈其他！”

“你准备以这作为交换周靖的条件？”

“不错！”

“何妨先谈条件？”

“不行！”

“周靖与你是什么关系？”

“朋友！”

“朋友？”

“嗯！”

“通天教主”哈哈一笑道：“忘年之交？”

这句话够份量，暗示“恨世魔姬”与周靖年龄悬殊。

“恨世魔姬”不以为然地道：“教主阁下是否有这兴趣？”

“有，先谈妥条件，本教主把人还你！”

“可是我希望先放人再谈条件？”

“办不到！”

“周靖本身，对教主的目的是失去了价值，同时，以教主的功力和贵教主的威望，恐怕不会有人敢对教主失言，但反过来说……”

“你怕本教主食言？”

“这顾虑非有不可！”

“通天教主”沉思片刻，冷声道：“恨世魔姬，如果你是信口雌黄……”

“恨世魔姬”不待对方说完，立即接上去道：“当然逃不出你阁下的手掌！”

“你知道很好，放人！”

“逆旅怪客”等人，既惊且喜，想不到“恨世魔姬”能说服了“通天教主”释放周靖，看样子她确实知道“黑箱奇书”的下落，如果任由“黑箱奇书”落入“通天教主”之手，后果岂堪设想，但，事实上他们又无力能救周靖脱离魔掌。

“钢金刚”目注“通天教主”，意思是该否解开周靖穴道。

“通天教主”冷冰冰地道：“黄紫芳，周靖被本教主以‘玄天寒煞’制住穴道、这种手法，天下还找不出人来解……”

“恨世魔姬”下意识地退了一个大步，栗声道：“玄天寒煞？”

“不错，一月之内不会死，一月之后就很难说了！”

“逆旅怪客”等人，齐为之心头巨震。

“恨世魔姬”激动地道，“教主阁下何必多此一举！”

“黄紫芳，一月之内，‘黑箱奇书’到手，本教主会替他解穴！”

说着，以目向“钢金刚”示意。

“钢金刚”一抖手把周靖扔出。

“恨世魔姬”接在手中，双目显露无限怜惜之色，随即转身交与“逆旅怪客”道：“各位可以走了！”

“逆旅怪客”激动至极地道：“黄紫芳，对此，本人代表少主及诸同门深致谢意！”

“不必！”

“黑箱奇书……”

“人更要紧，走吧？”

“逆旅怪客”无言以对，捧着昏迷不醒的周靖，向“怪丐聂飞”等人一挥手，四人弹身疾掠而去。

“通天教主”目射骇人凌光，沉声道：“黄紫芳，说吧！”

“恨世魔姬”冷冷地道：“我只说出下落，得手与否，是教主自己的事了？”

“好，你说吧！”

“阁下听说过武林中有‘水府洞天’这个地方没有？”

“通天教主”一愣道：“二百年前一代奇人，‘水秀才’的居处？”

“一点不错！”

“怎么样？”

“黑箱奇书正落在‘水府洞天’之中！”

“通天教主”面色一变，道：“有这样的事？”

“信不信在于阁下！”

“黄紫芳，别忘了这是交换条件，不是信不信的问题！”

“我知道！”

“你怎知道‘黑箱奇书’，落在‘水府洞天’之内？”

“事实如此，教主何必追问来源！”

“这……‘水秀才’一脉尚有传人？”

“不错！”

“水府洞天座落何处？”

“天邪洪谨所获白纸秘图所指之处！”

“回龙潭？”

“不错！”

“在潭底？”

“水府洞天，顾名思义当然是在水中。”

“本教主曾派水路高手潜入潭底，为何一无所见？”

“想是不得其门而入！”

“你知道？”

“很抱歉，本人不识水性！”

“水府洞天中有人是否行走江湖？”

“恨世魔姬”脆生生地一笑道：“如果没有，这消息从何而来？”

“哦！”

“通天教主”老脸突现阴沉之色，这是个难题，在地面上即使功力通玄，不识水性的话，一无用处，“水府洞天”中人，当然无疑是精通水性，要想

取得“黑箱奇书”，的确是件几乎不可能的事。

沉思有顷之后，突地自语道：“水府洞天虽设水底，但必有门户无疑，其地必然高于水面，否则人无法生存，准此而论，潭外必另有出入暗道！”

“恨世魔姬”以面具遮掩本来面目，表情根本看不出来，但目光已露出骇然之色，“通天教主”一番自语，确实超人之见。

“通天教主”目注“铁金刚”，道：“你伤势如何？”

“铁金刚”躬身道：“卑属已然无碍！”

“好！侍童听令！”

两青衣少年，齐应一声：“弟子在！”

“传令下去，人力集中‘回龙潭’。五里范围之内划为本教禁区，发现任何可疑的人，一律擒下！”

“谨遵上谕！”

两青衣少年、疾驰而去。

“恨世魔姬”目注“通天教主”道：“没有事了？”

“通天教主”桀桀一声怪笑道，“黄紫芳，委曲你随本教主一段时间！”

“为什么？”

“让事实证明你的后是真抑假！”

“条件言明我只说出下落，能否得手，那是教主的事。”

“话虽如此，你所说的下落是否属实，仍须证明！”

“恨世魔姬”狠狠地瞪了“通天教主”一眼道：“周靖中了阁下的‘玄天寒煞’，生死仍操在阁下之手，阁下以我作质，不但是多此一举，而且是失策！”

“为什么？”

“我要救周靖的心，较之阁下要获得‘黑箱奇书’更切。而且‘水府洞天’中人，我‘恨世魔姬’略有认识，如让我去寻觅彼辈踪迹，恐怕比阁下封锁‘回龙潭’更为有效……”

“嗯！谅你也逃不出本教掌握，依你！”

“我还有点要求！”

“什么要求？”

“加龙潭禁区之内，我希望能自由出入！”

“可以！”

“如此告辞了！”

声落，人已在数丈之外，她似乎生怕“通天教主”变卦。

“通天教主”一挥手，率“钢铁二金刚”离开当地。

就在“通天教主”一行三人离开之后，一个白袍蒙面人，幽灵般地出现。蒙面人冷笑数声，认了认方向，又如幽灵般消失。

且说，“恨世魔姬”一路疾奔。时而官道，时而荒僻小径。不时的变换方向，显然她怕有人暗地追踪。

半个时辰之后，她已离开出事的原地五十里外。

夜翼，覆盖了整个大地。

鬼眨眼的小星，竞相出现。

眼前，是一间土地祠，她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在土地祠前停下身形。

蓦地——

她瞥见距离自己五丈之外，静悄悄地站着一条白影。

运足目力一看，赫然是一个白袍蒙面怪人。

她这一惊非同小可，所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从来人的悄没声的掩近身前这一份身手而论，证明这白袍蒙面怪人功力极深。

蒙面怪人，不言不动，两只眼睛在暗夜中如两颗寒星。

“恨世魔姬”不由心里发毛，任她见多识广，一时也猜不出这怪人的来路，终于，她按捺不住发话道：“阁下何方高人？”

白袍怪人反问道：“你是‘恨世魔姬黄紫芳’？”

“不错，阁下是……”

“老夫有后问你。”

“请示尊号？”

白袍蒙面怪人未见作势，身形已前移两丈，冰寒澈骨地道：“你看不出老夫是谁？”

就在此刻——

蒙面怪人身后，又出现了一条人影，赫然是一个白衫中年文士。

“恨世魔姬”对这中年文士可不陌生，他正是“一统会”师爷“妙手书生斐庄”，她已约略知道对方是谁了，试探着道。“尊驾是‘一统会长’，没有错吧？”

“嘿嘿嘿嘿，算你猜对！”

“会长有何见教？”

“你知道‘黑箱奇书，的下落？’”

“恨世魔姬”怔了一怔，道：“有这回事？”

“你对‘通天教主，所说的全是实话？”

“恨世魔姬”暗吃一惊，想不到“一统会长”会在暗中窥视，看来自己与“通天教主”所谈一切，对方完全入耳，当下颌了颌首道：“不假！”

“一统会长”一阵震天狂笑之后，道：“本会长并非‘通天教主’者流！”

“恨世魔姬”冷声道：“会长此言何意？”

“所谓‘水府洞天’，仅系武林传言之词，而‘水秀才’是两百多年前的人物，江湖中根本没有出现过他的传人，如果你所言非虚，那你定可指出水府中的人是谁，以及水府的出入暗道，如果你只是为了救周靖情急而出此下策，后果你可以想象得到！”

“以会长之见呢？”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会长有意问津！”

“当然，本会为此已付出了相当代价！”

“如此顶祝成功，告辞了！”

“慢着！”

“会长还有话说？”

“通天教既将‘回龙潭’划为禁区，意图必得，而你，与该教有默契，可以自由通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希望你能与本会合作？”

“我没有这份兴趣！”

“你会有这份兴趣的！”

“何以见得？”

“因为你最重感情！”

“什么意思？”

“一统会长”朝后一招手，两个白衣劲装壮汉架着一个人疾奔近前。

“恨世魔姬”不由惊呼出声：“周靖！”

周靖已由“逆旅怪客”一行带走，而今竟然落入“一统会”之手，这是她做梦也估不到的事。

“一统会长”阴恻恻地道：“如何，有兴趣吗？”

“恨世魔姬”栗声道：“阁下意欲何为？”

“彼此合作，各取所需！”

“办不到！”

“那你会后悔！”。

“阁下准备怎么样？”

“你带走周靖的尸体！”“恨世魔姬”怒哼一声，扑向架持周靖的两白衣劲装汉子。

“回去！”

“一统会长”挥手之间，把“恨世魔姬”迫退原地。

“恨世魔姬”目眦欲裂，浑身簌簌而抖，周靖中了“通天教主”的“玄天寒煞”，如不设法消解，一月期满，势非丧命不可。

周靖人已清醒，只是身中“玄天寒煞”，孱弱得有如婴孩，眼中充满恨毒，这是仅能的表示。

“恨世魔姬”的作为，他已从“逆旅怪客”口中得悉，望着那奇丑的面孔，在心里暗叫道：“我欠你的太多了！”

“一统会长”得意地道：“黄紫芳，时间不多，从速决定！”

“恨世魔姬”咬牙切齿地道：“像阁下这种宵小作风，也妄想君临天下，一统武林！”

“题外的话少说，你究竟是答应合作，还是要替他收尸？”

周靖有气无力地嘶吼道：“武林一君，有一天你会后悔！”

“什么？”

“一统会长”下意识地退了一个大步，显然周靖一口道出他本来面目而使他震惊了。

“恨世魔姬”骇然道：“原来阁下就是‘武林一君’？”

“一统会长”向“妙手书生”一抬手道：“师爷，毁了那小子！”

“遵谕！”

“一统会长”本身则举步欺向了“恨世魔姬”。

场中顿时呈现一片恐怖杀机……

就在此刻——

一声厉笑，倏告破空传至。

“一统会长”不期然地止步停身。

“恨世魔姬”飞快地闪退三丈之外。

“妙手书生”把扬起的手掌，放了下来。

厉笑声歇，一个充满了怨毒地声音道：“武林一君，十多年来，被你狡猾地活下去，今天，是你还债的时辰了！”

“一统会长”阴恻恻地道：“你是谁？”

那声音道：“当你伏尸时，会告诉你？”

“配吗？”

“配与不配，刹时便见分晓！”

随着喝声，一顶八宝软轿从林中冉冉出现，抬轿的是四名青衣少女，轿子左右，各有四名宫妆少女随护，轿后，紧跟着不下二十的男女高手。

“一统会长”哈哈一阵狂笑道：“原来是‘地灵夫人’玉驾，本会长倒是失敬了！”

周靖在刹那之间，激动非凡，想不到“地灵夫人”会在此时现身，而且听口气似与“一统会长”有深仇大恨。

更令他震惊的是“逆旅怪客”、“怪丐聂飞”，甄氏兄弟，竟然也在行列之中。

软轿在五丈之处停下，轿帘一掀，二十名高手绕翠的盛装中年妇人，闪出轿来。

周靖眼睛一亮，来的果然是“地灵夫人吴绮云。”

“地灵夫人”目光先扫向周靖，然后扫向“一统会长”的身上。

夜幕深垂，土地祠前人影幢幢。

但在场的人，都有一身不平凡的功力，黑夜并不能影响他们的视力，十丈之内，虽落叶不止，彼此间的神态表情，皆能入目。

“地灵夫人”目中所含的怨毒，使“一统会长”为之心头泛寒。

同一时间，“妙手书生”身后，涌现了数十白衣人，不问可知是“一统会长”预伏的高手。

场面在一时之间聚呈紧张。

“逆旅怪客”和“怪丐聂飞”已移身到周靖被挟持的位置不及三丈之处，目的不问可知！

“地灵宫”的高手，作扇形散开，像一道屏风，围在“地灵夫人”身后。

“一统会”的高手，重点似乎放在周靖身上，以“妙手书生”为主，备占了一个方位，控制了周靖的左右后三方。

“一统会长”目如熠熠寒星，直射在“地灵夫人”面上，沉缓地道：“夫人是向本会长寻仇而来，抑是为了周靖？”

“地灵夫人”冷厉的道：“两者均有！”

“这个本会长就不明白了，敝会与贵宫之间，河井不相犯。何为仇怨？”

“这是我私人的事，不涉及‘地灵宫’！”

“既是夫人私事，本会长更加不明白！”

“到时你会明白的！”

“到什么时候？”

“你授首伏尸之时！”

“一统会长”狂妄地一阵大笑道：“这时候恐怕永远不会到来！”

“地灵夫人”栗声道：“你就试试看！”

声落，欺身上步，纤掌斜划，向“一统会长”攻了过去。

“一统会长”冷笑一声，举掌还击。

两个不世高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

同一时间，暴喝震空而起，“地灵宫”的高手，纷纷弹身扑向“一统会”所属高手，混战于焉展开。

“恨世魔姬”一言不发的扑向了架持周靖的两名壮汉。

“逆旅怪客”猛扑“妙手书生。”

两声惨号，划空而起，挟持周靖的两名壮汉，双双横尸“恨世魔姬”掌下。

一个灰髯白袍老者，栗喝一声，斜里截向“恨世魔姬”，这老者功力的确不凡，出手之下，把“恨世魔姬”迫退了一个大步。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怪丐聂飞”挟起周靖，突围疾奔。

三条白衣人影，发一声喊，有尾疾追。

“妙手书生”一连三绝招，迫退了“逆旅怪客”，如流星过渡般的向三条白衣人影身后退去。

“逆旅怪客”反身接住四个使剑的白衣人。

那边——

“一统会长”已把“地灵夫人”迫得险象环生，毫无还手之力。

“地灵夫人”芳容失色，香汗淋漓，仍在尽力苦撑，目的当然是缠住“统会长”，希望周靖能安然被救。

“恨世魔姬”见周靖已被人救离，不愿恋战，突围而去。

实力相较，“地灵夫人”的高手，似乎比“一统会”属下逊色，是以伤亡较重。

“逆旅怪客”大展神威，掌劈四剑手之后，东游西闪，专拣那功力高的拼斗，但独木难支大厦，“地灵宫”方面，败象毕露。

一声娇哼过处，“地灵夫人”口吐鲜血，身形摇摇欲倒。

八个宫妆少女齐齐出手攻向“一统会长”。

“一统会长”怪笑一声，掌若奔雷，劲气排山，只两个照面，把八名宫妆少女震得七零八落。

第十四章 一波三折

“一统会长”陡地暴喝一声：“住手！”

这一喝大有地动山摇之势，全场登时静止下来。

一个白衣老者，疾趋近前，单膝一曲，道：“稟会长，周靖被人救走，‘飞龙堂’三香主已追了下去，还有师爷……”

“知道了，退下！”

“是！”

“逆旅怪客”浑身血迹斑斑，闪身到了“地灵夫人”身前，激动地道：“夫人伤得如何？”

“地灵夫人”怦然一笑道：“不要紧，少主……”

“逆旅怪客”抑低了声音道：“夫人放心，定可脱险！”

“这就好！”

“一统会长”阴恻恻地向“地灵夫人”道：“夫人，贵宫既然公开与本会为敌，本会长只有采取断然措施……”

“地灵夫人”恨声道：“怎么样？”

“逆我者亡，血洗‘地灵宫’！”

这充满血腥的话，出自武林第一大帮“一统会长”之口，令人不寒而栗。

“地灵夫人”芳容为之一变。

“一统会长”一顿之后，接着道：“不过……”

不过两字出口，又倏然止住，双目厉芒似电，紧紧照定“地灵夫人”。

“地灵夫人”咬牙道：“不过怎么样？”

“如果‘地灵宫’加盟本会，事情又当别论！”

“那除非是日出西山。”

“本会长言出必践，七日之内，‘地灵宫’将在江湖除名！”

“大言不惭！”

“同时，夫人今天将随本会长同返敝总坛……”

蓦在此刻——

一阵破风之声，震耳传至。

数十人影，电泻当场。

为首的，是一个风韵动人的中年女子。

她，正是关外武林盟主“绝魂女蓝玉环”，她身后紧随着“一指飞魔西门锦”，“一锦衣客魏无忌”，再后就是“关外八叟”和其余手下。

“逆旅怪客”立即以“传音入密”之法，向“绝魂女”寥寥数语，“绝魂女”螭首微点，目光电扫全场一周，然后落在“一统会长”身上。

“绝魂女”一行现身，大出“一统会”在场高手意料之外。

“一统会长”沉声道：“来的敢是蓝盟主？”

“绝魂女”冷哼了一声：“不错！”

“蓝盟主不是有意要与中原武林为敌吧？”

“会长能代表整个中原武林说话？”

“也许！”

“通天教是否也在其内？”

“一统会长”登时语塞，“通天教”死灰复燃，成了“一统会”的劲敌，使“一统会”君临中原武林的计划发生了动摇，这一问，的确触正了“一统

会长”的要害。

但，“一统会长”并非易与之辈，一怔之后，嘿嘿一笑道：“那是中原武林的家内事，与关外朋友的事不能混为一谈！”

“绝魂女”冷嗤了一声道：“本盟入中原乃是为了办一件私事，无意争雄斗长！”

“好极，本会长忠告盟主不要介入中原武林是非之中！”

“可惜今晚的事刚好与本人要办的私事有关，于此，本人也请贵会长适可而止，彼此不要伤了和气！”

“一统会长”阴森森地道：“不巧得很，这一来贵盟主的私事与敝会的事发生了抵触！”

“阁下准备怎样？”

“奉劝盟主还是退出是非圈外为上！”

“如果不呢？”

“那你会后悔！”

“恐怕不见得？”

“一统会长”一代枭雄，默衡眼前态势，若以“地灵宫”的实力，加上关外这些豪雄，自己纵使无视于对方，但属下数十高手，势非付了绝大的牺牲不可。

心念之中，冷笑一声道：“那只好待事实证明了！”

说完，一挥拳道：“撤退！”

一声令下，所有“一统会”高手，负死扶伤，纷纷驰离。

“一统会长”也告闪身飞逝。

眨眼间，全部消逝于沉沉夜幕之中。

“地灵夫人”先与“绝魂女”见了一礼，然后才下令清理伤亡。

且说，“恨世魔姬”朝“怪丐聂飞”消失的方向，一路追了下去。

足足一个更次，奔行了不下五十里之遥，竟然一无所见，不由心中气馁起来：

突地——

一阵喝斥之声，飘传入耳，登时心中一动，循声奔去。

远远只见三岔道口，数条人影，兔起鹘落，打得难分难解。

奔近一看，赫然是三个白衣人围着“怪丐聂飞”，猛攻猛扑。

“怪丐聂飞”肋下挟着功力全无的周靖，只能以单掌应敌，而围攻的三人，是“一统会”“飞龙堂”属下的三名香主，功力相当不弱。

虽然“怪丐聂飞”身手超凡，但因顾及怕误伤了周靖，是以守多于攻，在三香主蓄意立功，忘命狂扑之下，倒缠得不易脱身，但三香主要想得手，也是不可能的事。

双方打得激烈非凡。“恨世魔姬”正待弹身出手……

一个白影，恰在此时幽然现身。这白影，正是“一统会”师爷“妙手书生斐庄”。

由于“妙手书生”出现，“飞龙堂”三香主精神大振，其中之一，高唤了一声：“师爷！”

“妙手书生”一飘近前，双掌疾划而出……

两声栗人的惨嚎，破空而起。

“恨世魔姬”芳心巨震，惊叫了一声，扑身入场。

“师爷！你……你……”

又是一声凄厉的惨嚎，划破夜空。

“恨世魔姬”疾刹身形，怔在当场。

死的竟是三个“一统会”的香主。

“妙手书生”身为“一统会”师爷，竟然出手搏杀了会中的三个香主，的确是匪夷所思的怪事。

“怪丐聂飞”哈哈一笑道：“干得好，可是，你如何回去交代呢？”

“妙手书生”不经意地道：“我追踪的结果，只见三具尸体，不见敌踪，算是件无头公案吧！”

“一统会长不会起疑？”

“目前已无庸顾虑这多，这老匹夫的末日已不远了！”

说着，回过身来，向“恨世魔姬”道：“黄紫芳，我们正好谈谈！”

“恨世魔姬”口里“嗯”了一声，趋近“怪丐”身前，关切地向周靖道：“弟弟，你受苦了！”

“怪丐聂飞”一翻眼道：“黄紫芳，改了这种称呼吧！”

“为什么？”

“你不能打他的主意！”

“什么意思？”

“你不能爱他！”

“不能？”

“怪丐聂飞”截钉斩铁地道：“不能！”

“恨世魔姬”轻笑了一声道：“可是你们少主却爱我呢，不信问问他！”

“怪丐聂飞”目中几乎喷火……

“妙手书生”沉声道：“聂兄还是速带少主离开为上，以防追兵再至！”

“怪丐聂飞”狠狠瞪了“恨世魔姬”一眼，转身……

“恨世魔姬”横身一阻，道：“且慢！”

“怪丐聂飞”没好气地道：“怎么样？”

“他身中‘通天教主’的‘玄天寒煞’，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可活……”

“这个我知道！”

“你有把握能解除他这致命的暗伤？”

“这……难道你能？”

“事关生死，必须从长计议！”

“原来是这么一句话，失陪了！”

周靖心中大是过意不去，不管怎样，“恨世魔姬”对他有过数次救命之恩，忍不住脱口道：“姐姐，大恩容图后报！”

“怪丐聂飞”弹身再起。

“恨世魔姬”，欲待阻止，“妙手书生”已伸手拦住，道：

“官道眼杂，我们到那边林中一谈！”

只在眨眼工夫，“怪丐聂飞”已消失在沉沉夜幕之中。

“恨世魔姬”无可奈何地一点头，道：“好吧！”

两人弹身入林，在十丈之处停下身来。

“妙手书生”，显然很激动地道：“你把‘黑箱奇书’的下落，告诉了‘通天教主’……”

“恨世魔姬”，不等他说完，接口道：“为了救周靖一命，不得不如此！”

“你怎会知道奇书的下落呢？”

“这个可未便相告了！”

“如让奇书落入‘通天教主’之手……”

“奇书与人命哪一样重要？”

“妙手书生”不由一窒，答不上话来。

“恨世魔姬”又道：“但奇书将不会落入‘通天教主’之手！”

“为什么？”

“他得不到！”

“如果‘水府洞天’中人被他擒住的话，岂不……”

“他永远也不会碰上‘水府’中人！”

“难道你是虚言搪塞对方？”

“一半！”

“一半，什么意思？”

“一半是事实，一半是虚构！”

“通天教主岂能干休？”

“我只是指出地点，并不保证他能得手！”

“可是少主……周靖只有一个月的生命……”

“阁下也称周靖少主？”

“妙手书生”自知失言，道：“是的！”

“难怪阁下出手毁了贵会三香主！”

“这件事不希望再有第三者知道！”

“当然！”

“在下有个不情之请！”

“什么？”

“希望你不要把感情用在周靖身上！”

“恨世魔姬”冷冰冰地道：“阁下的意思是不许我爱他，也不让他爱我？”

“可以这么说！”

“阁下是何居心？”

“恐怕你会后悔！……”

“后悔？那是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

“妙手书生”沉重地道：“这是一种罪恶！”

“罪恶？爱人和被爱是罪恶，阁下真是妙论惊人！”

“在下说的可是实话！”

“阁下的意思是我和他年龄不配？我太丑？”

“年龄不配，无关宏旨，至于容貌，人皮面具之后的脸孔并不丑……”

“这就令人费解了！”

“一点也不，在下坦白地讲，如果周靖将来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他不会爱你，而且，他可能恨你！”

“恨世魔姬”注视了“妙手书生”片刻，惊奇莫释地道：“他的身世是什么？”

“这个，恕在下目前无法相告！”

“好，我们暂且不谈这些，先谈谈周靖的生死问题！”

“难道你有办法能解除他身中的‘玄天寒煞’？”

“也许有！”

“妙手书生”显得异常激动地道：“真的？”

“恨世魔姬”吁了一口气道：“这办法须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说说看？”

“牺牲‘黑箱奇书’！”

“妙手书生”一震，道：“这……”

“当然，这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下下之策，不到万不得已不用！”

“尊驾可否说明白些？”

“如何才算明白？”

“比如说，‘黑箱奇书’落在‘水府’，从何牺牲起……”

“这么说，其中自有道理，不过，事前不便奉告！”

“妙手书生”呆了一呆，道：“尊驾言之凿凿，不由在下不信，一月之期不长，但也不短，希望在下几位朋友能觅得其他途径，解周靖之厄，再见了！”

说完，飘身而逝。

“恨世魔姬”轻轻叹息一声，也告消失于夜暗之中。

回笔叙及“怪丐聂飞”挟着周靖，全力疾驰。

不久之后，天色放明。

周靖忍不住道：“前辈，我们是奔向何方？”

“地灵宫！”

“地灵宫？”

“是的，少主身中‘通天教主’的‘玄天寒煞’，目前之计，只有暂赴‘地灵宫’休养，极速设法解制。”

“听说‘玄天寒煞’除‘通天教主，本人之外，无人能解？”

“这也未必，天下之大，不乏奇才异能之士！”

“可是时间上来得及吗？”

“我等当为少主尽其绵薄！”

周靖不由黯然一叹。

“怪丐聂飞”怆然道：“如果主人在此，‘玄天寒煞’又何足惧！”

“先父能解？”

“是的，主人功力通玄，只不过举手之劳！”

“先父到底是谁？”

“少主，时机未至，恕我未便奉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前辈对我的身世，判断正确吗？”

“百分之百！”

“其中不会有误会，或是……”

“决不！”

“如此说来，前辈你和‘逆旅怪客’等，都非本来面目？”

“是的，少主，请原谅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周靖知道再问也是枉然，只好把这闷葫芦吞在肚里，他无法想象父母是何等样的人物，但以这些以少主相称自己的人物看来，当年父母必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自己又何以会变成成了“霸王鞭周公铎”的儿子，就难以想象了。

不过，在观念上，他仍然抱着三分怀疑，并不全信“怪丐”等的认定。

顾盼之间，朝阳吐辉，金光遍洒，已是辰时光景。

“怪丐聂飞”道：“少主，目前危机处处，白日奔走不便，我们寻个僻静之处憩上一憩，入晚再行赶路，希望‘逆旅怪客’他们能寻了来！”

“会吗？”

“我已沿途做了暗记！”

“哦！”

“怪丐聂飞”舍了正道，向荒僻之处奔去，不久，来在一片密林之中，放下了周靖，道：“少主，我去弄些吃喝的来！”

周靖无言地点了点头。

“怪丐聂飞”以关切的口吻道：“少主，千万不可离开，我将很快的赶回！”

“好的！”

“怪丐聂飞”弹身出林而走。

就在“怪丐聂飞”离开之后不久，一个幽灵般的人物，倏然出现。

周靖目光一扫之下，浑身汗毛竖立，骇然倒退了几个大步，栗声道：“莫姑娘，你……你……”

来的，赫然是那与“红须客邱金”同归于尽的莫绮华。

他清楚的记得莫绮华已当场殒命。

难道死人还会复活？

难道世间真的有所谓鬼魂？

心念及此，不由又退了一个大步。

那女子冷冷地道：“阁下就是周靖？”

周靖定了定神道：“你不是莫绮华？”

“她是我姐姐，我叫莫绮萍。”

“啊！”

周靖拭了拭额角的冷汗，又道：“令姐的事……”

莫绮萍容色凝沉地道：“我姐姐是如何死的？”

周靖黯然道：“在下实在愧对令姐！”

莫绮萍柳眉一竖，厉声道：“你杀了她？”

周靖怆然一笑道：“等于是下杀了她！”

“此话怎讲？”

“她为了救在下而刺杀‘红须客邱金’，但‘红须客邱金’临死反噪，毁了令姐，在下……”

莫绮萍芳容惨变，骇然道：“她为了救你而刺杀本护法？”

“是的！”

“这真是令人想不到的事！”

说着，流下泪来。

周靖内心也感到无比的酸楚，莫绮华毕竟是为他而死的，临死之时，她吐出一个“爱”字，但她当初赠“辟水珠”，全力协助他取得“共工残简”，到底是为了什么，至今仍是一个谜。

对方既是她的妹妹，也许能揭开这个谜底。

当下道：“姑娘也是‘通天教’所属！”

“不错！”

“不知此来有何指教？”

“家师要见你！”

周靖不由心头一震，莫绮华当初也曾说是奉师令行事，不知她姐妹两的师父是何许人物？为什么要令她援手自己，而且莫绮华在临死之时，握住自己缺了一趾的右脚，这绝非无因，也许是……

心念之中，脱口道：“令师尊讳？”

莫绮萍道：“阁下见面自知！”

“令师现在何处”

“离此不远！”

“如此，姑娘请带路。”

就在此刻——

一个娇冷的声音道：“周靖，江湖人心鬼域，你倒是大方得很，你知道多少人要得你而甘心！”

周靖与莫绮萍同感一怔。

一条人影，飘然现身。

周靖激动地叫了一声：“梅姐！”

莫绮萍则惊呼一声：“血女！”

来的，正是“血女甘小梅”。

甘小梅幽怨地瞪了周靖一眼，道：“跟我走！”

周靖一愕道：“跟你走？”甘小梅小嘴一噘：“难道你真的想死在‘玄天寒煞’之下？”

“梅姐已经知道……”

“嗯，你遗鞭谷外，我还以为你已遭了不幸！”

“谢梅姐关怀！”

“那些见外话不要说了，现在我带你走！”

“可是这位姑娘的师父……”

甘小梅冷冷地道：“你知道人家安的是什么心？人家的师父为什么要见你？‘通大教主’对你的照应难道还不够？”

周靖呆了一呆，道：“莫姑娘的姐姐是为了我而……”

甘小梅粉腮一沉道：“你到底走是不走？”

周靖不由大感为难，他实在极想见见莫绮华姐妹的师父，以揭开心中的疑团，但甘小梅的话，又不无道理，也许这又是一个陷阱，而听甘小梅话中之意，似乎有办法能替自己解除身中的“玄天寒煞”……

心念未已，只见莫绮萍面色一沉，道：“此行对阁下的关系甚大，盼勿自误！”

甘小梅大刺刺地向莫绮萍道：“你还是乘早请吧！”

莫绮萍冷哼了一声道：“血女，你未免太目中无人了！”

“怎么样？想打，是不是？”

“姓莫的不在乎！”

“好嘛！”

话声中，纤掌倏划……

周靖横身一阻，道：“梅姐……”

他忘了自己此刻功力全无，刚只说了“梅姐”两个字，被甘小梅划起的掌劲，震得栽落一丈之外，口中哼出了声。

甘小梅急忙伸手把他扶了起来，满面怜惜地道：“伤了哪里没有？”

周靖一声苦笑道：“没有！”

莫绮萍冷哼了一声道：“周靖，你爽快地说一句，愿不愿见家师？”

周靖向甘小梅道：“梅姐，我不得不见一见那位前辈，因为……”

甘小梅愤愤地道：“因为什么？”

“因能关系到我的身世！”

“真的？”

“我判断是如此！”

“那好，我跟你一道去！”

莫绮萍冷声道：“家师只命我请周靖一人。”

甘小梅粉腮一寒道：“对我不表欢迎？”

蓦地——

一个细如蚊纳，但却字字清晰的话声，遥遥传至：“萍儿，时间不多了！”

显然对方是以“千里传音”之术发话。

莫绮萍略一思索之后，道：“两位请，家师已等得不耐了！”

甘小梅一把挟起周靖，道：“请带路！”

莫绮萍以异样的眼色，瞥了甘小梅一眼，当先纵身奔去。

甘小梅紧蹊其后而行。

周靖心里可大不是意思，一个大男人，被一个少女抱着走，的确是不象话，但他功力全失，只好默然听任摆布。

忽然，周靖想起了“怪起聂飞”前去寻找食物，如果回到原处不见人，岂不要急煞，正想开口说话……

莫绮萍已刹住身形，道：“到了，两位稍待！”

甘小梅应声止住奔势，把周靖放落地面。

眼前，藤蔓丛生，附壁攀岩，隐约露出一个洞穴，当然，如不是莫绮萍拨蔓而入，是不容易看得出来的。

工夫不大，莫绮萍在洞口传声道：“两位请进！”

周靖的心，不由一阵怦怦急跳，因为极可能一个久悬心中的谜，将要解开。

甘小梅向周靖一摆手，道：“靖弟，走！”

周靖在前，甘小梅在后，拨开藤蔓，进入洞中。

洞径不大，约在两丈之间，纵深不及十丈，一眼即可见底。

一个年近不惑的黑衣女人，儿坐在一块石头上，莫绮萍站在她身后。

周靖大步走向前去，拱手为礼道：“在下周靖，尊驾如何称呼？”

那黑衣中年女人，陡地站起身来，目射奇芒，一不稍瞬地紧盯在周靖脸上，久久才开口道：“你叫周靖？”

“是的！”

“莫绮华因何而亡？”

“在下视此为终生憾事！”

中年女人叹了一口气道：“是我害了她！”

周靖闻言之下，为之一怔。

中年女人目光移向甘小梅道：“姑娘就是新近轰传武林的‘血女’？”

甘小梅臻首微点道：“过奖了！”

中年女人感慨地道：“姑娘，你很美！”

甘小梅淡淡一笑道：“谬赞！”

中年女人目光又移回周靖面上，沉声道：“拙徒莫绮华临终之时，可曾

对你说过什么话？”

“这个……”

周靖心念疾转，莫绮华临终之时，似乎有话要说，但死神已不给她时间，她仅只表达了爱意，这一点，他当然说出口，另外，她说了半句话……

“莫姑娘约略透露了一些！”

“她说了什么？”

“说是奉尊驾之命，证明在下的身世！”

“以后呢？”

“她伤重而死，没有说出下文！”

中年女人欲言又止，有意无意地把目光瞥向甘小梅。

周靖立即觉察，道：“这位是在下义姐，尊驾有话但说无妨！”

中年女人，显得异常的激动，声音微带颤抖地道：“周靖，你愿竟脱下右脚鞋袜让我看一看！”

周靖骇然退了一个大步，事实居然与他自己想象差不多，当初“怪丐聂飞”凭此而认出了他的身世，但连“地灵夫人”在内，对他的身世都讳莫如深，其中蹊跷，无从想象，现在，这属于“通天教”的中年女人，竟然也提到了这不为人知的特征，当下，反问道：“尊驾此举是有用意？”

“当然！”

“在下可否先行请问？”

“这……不能！”

“尊驾认为在下的右脚有问题？”

“如我没有说错……”

“怎么样？”

“你右脚少一大趾！”

周靖全身一震，再退了一个大步，骇然而又惊奇地望着这中年女人。

中年女人激动地道：“没有说错吧？”

周靖点了点头，道：“说对了！”

“如不嫌唐突，我想亲自过目！”

“这……”

周靖略一犹豫之后，终于脱了右脚鞋袜。

中年女人惊叫一声，跪了下去，失声而呼道：“果然是少主！”

周靖顿时手足无措，又是一个叫他少主的人。

甘小梅与莫绮萍，惊愕得如泥塑木雕。

在莫绮萍而言，她师父竟然向周靖下跪而称之为少主，简直是不可思议。

在甘小梅来讲，她觉得这位既是义弟，又是芳心默许的心上人，身世相当不简单。

周靖好半晌才激情地道：“尊驾请起！”

中年女人缓缓站起身来，眼中满含泪水，喃喃地道：“主人主母，当可瞑目九泉了！”

周靖全身起一阵可怕的痉挛，如果身世获得证明，随之的，可能是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他咬牙忍住即将滚落的痛泪，颤声道：“尊驾到底是谁？”

中年女人想了一想之后，道：“少主，目前暂难相告，请恕妾身有不得已的苦衷！”

周靖宛如当头被淋了一瓢冷水，看来，这中年女子仍然不会告诉自己

关身世之谜，但，他仍不死心地道：“在下的身

“少主，你已获得‘黑箱奇书’？”

“是的！”

“谢天谢地！”

周靖本想说出“黑箱奇书”应该是甘小梅之物，自己不想非分占有，然而他想了一想之后，又把要到口边的话吞了回去，因为他见甘小梅在向自己使眼色。

中年女人又道：“少主，当你练成奇书所载的武功之后，妾身当将一切过往禀陈！”

周靖含混地应了一声：“好的！”

“少主身中‘玄天寒煞’……”

周靖咬了咬牙，道：“有这回事！”

中年女人向前一移身道：“妾身当为少主效劳！”

这话大出周靖意料之外，“通天教主”自诩这种独门阴功，天下无人能解，而这中年女人竟然能解，这证明了她在“通天教”内，身份不低，同时与“通天教主”必有极深关系。

该否接受她的好意呢？

是否会影响以后自己向“通天教主”索讨这笔账呢？

心念数转之后，毅然道：“好意心领了！”

中年女人粉面为之一变，道：“少主，‘玄天寒煞’天下恐怕找不到第三者能解？”

“这个我知道！”

“而且中了这阴功之后，至多能维持一个月的生命！”

“听说过了！”

“那少主力何要拒绝妾身之请呢？”

“这笔账我誓必要向贵教教主索还！”

中年女人蹬地退了一步，道：“少主为了这点而不接受？”

周靖冷静的道：“是的，一点不错！”

中年女人凝思了片刻，终于以沉重的声说道：“少主，这不相干，是两回事！”

周靖一摇头道：“我必须先清楚尊驾与‘通天教主’之间的关系！”

中年女人面有难色，道：“少主是否可以不问这个？”

“不！”

“我替少主解除阴功所封穴脉，乃是凭我与少主之间的关系！”

“可是尊驾没有说出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一点少主务请鉴谅，情非得已！”

“至少我得知道尊驾在‘通天教’中的地位 and 身份？”

“少主，绮华绮萍是一对孪生姐妹，自幼由我抚养长大，绮华已因少主的事而牺牲，难道这一点尚不足以邀少主对妾身苦心的明鉴？”

莫绮萍满面悲凄之色，低下头去。

周靖黯然一叹道：“这将是终生之憾！”

中年女人道：“少主，妾身说这话的目的，并非是痛惜绮华的死，也不是表功，只是借此以明妾身对少主的一份迫切冀望！”

“我体会得到！”

“那就请少主答应妾身的要求！”

甘小梅突然此时插口道：“靖弟，你应该答应，话都已说明了，不答应是矫情！”

周靖默然。

中年女人双手各骄食中二指，猝然向周靖“黑虎”、“气海”二穴点去。

甘小梅粉腮突呈一片紧张。

周靖但觉两股阳和之气，透穴而入。

接着，“六坎”重穴之上，又是一震，真元立有流转的迹象。

中年女人双手一收，右手伸中指，再度点出，戳向“中堂”死穴。

周靖惨哼一声，栽了下去。

甘小梅栗喝一声：“你敢！”

出手似电，劈向中年女人的脑门。

“血女，住手！”

栗喝声中，莫绮萍举掌朝甘小梅截去。

“砰！”的一声脆响，双掌接实，莫绮萍连退三步，但却阻止了甘小梅对她师父的闪电的一击。

中年女人这时已跌坐周靖身边，用手贴附在他乳上“雁窗”“灵虚”两穴，粉腮微呈苍白，足见她内力消耗不少。

这种手法，的确是别树一格。

甘小梅暗喊了一声惭愧。

莫绮萍愤然道，“血女，你几乎误了大事！”

甘小梅倒是爽快，歉然道，“是我的不是！”

半盏茶的工夫，周靖俊目虎张，神光湛然，一跃而起。

中年女人仍跌坐如故，香汗淋漓，粉腮益形苍白。

甘小梅美艳如仙的面庞上，绽开了两朵笑靥，欢然道：“靖弟，你没事了！”

周靖点了点头，感激无比地望着中年女人。

又过了半盏茶工夫，中年女人才疲惫地站起身来。

周靖赶紧施礼道：“援手之德，就此谢过！”

中年女人还礼不迭地道：“少主，这是妾身份所当为，岂敢当谢字，妾身乘疗伤之便，已将部份真元，输入少主体内周靖骇然，怪不得她显得如此疲累，原来她把功力输了一部分给自己。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为什么和“地灵夫人”一样，对往事保守机密？

心念之中，激动不已地道：“我不知该怎么说才好，尊驾此举……”

“少主，这值得挂齿！”

“我受之有愧！”

“少主言重了，妾身份所当为，昔日主母待妾身如同已出，殊恩难报万一……”

周靖心中忽有所动，他想起“地灵夫人”对他说过的话，参以现在对方说话的口吻，莫非对方就是……

心念刚动，一阵人语之声，倏告传来。

不但打断了中年女人的话声，也打断了周靖的思潮。

“你忒也粗心大意，少主力全失，你放心把他撇在林中！”

“这是意外，谁也想象不到！”

“如果有什么失闪，你这假要饭的问心何安？”

“两位叔叔不用争论了，寻人要紧！”

“要是不被‘通天教’所掳，便是落人‘一统会’之手！”

周靖一听，是“怪丐聂飞”等人在寻找自己，当下急道：“我得告诉他们一声！”

中年女人道：“少主，他们在找你？”

“是的！”

“是些什么人？”

“逆旅怪客、怪丐聂飞、甄氏兄……”

“这个妾身知道，妾身问的是他们的真实姓名？”

“真实姓名？”

“不错！”

“难道他们用的全是化名？”

“妾身认为是这样！”

周靖茫然摇了摇头道：“这个我就知道了！”

人声渐去渐远。

中年女人面容一肃，道：“少主，后会有期，你先请便！”

周靖本想再说什么，但怕错过了“逆旅怪客”等人，让他们着急，只好作罢，目光转向莫绮萍道：“莫姑娘，令姐之死，在下疚憾至极，不过，在下会在心里永远纪念她！”

莫绮萍因师父在侧，而师父称对方为少主，还能说些什么，当下黯声道：“相公不必自责，家姐乃奉师命行事，这只能说是天意如此吧！”

周靖辞别了她师徒，和甘小梅走出荒洞之外，周靖忽然想到自己初闯“血谷”之时，甘小梅装神扮鬼地能测出自己的心中所念，不由脱口道：“梅姐，我有句话问你？”

甘小梅嫣然一笑道：“什么事？”

软语轻笑，使周靖为之心神一荡。

“记得我初进‘血谷’之时，你曾测出我心中所念，丝毫不爽！”

“怎么样？”

“太以玄奇！”

“那叫‘天心通玄’，与‘天眼通’、‘天耳通’，殊途同归！”

“哦！那么……”

“怎样？”

“刚对”洞内的中年妇人，你当能知道她心中所思想的是什么？”

“不！”

“这就奇了！”

“此种‘天心通玄功’，我只练到了五成，家母可能到八成火候，非到十成，不足以窥测旁人的心念！”

“那梅姐当初……”

“你记得我曾要你默想心事五遍？”

“有这回事！”

“那不就说明白了，若非你全神专注，默念心事五遍，我一样无法测出！”

“如此说来，梅姐无法知晓对方心事？”

“不错，我功力火候，仅此而已！”

“但这已足惊世骇俗了！”

“靖弟，你想不出对方是谁？”

“如能想得到，岂非我已自知身世？”

“目前行止如何？”

“好歹得追上他们！”

“逆旅怪客等人？”

“是的！”

“那我们疾赶一程！”

“好！”

两条人影，并肩而驰，捷逾星飞丸射，远看直若两缕轻烟。

顾盼之间，追出了数十里地，却一无所见。

甘小梅道：“靖弟，算了，无法追得了！”两人同时刹住身形。周靖惑然道：“为什么？”“你知道他们准由这个方向走？”

“这……倒是未曾注意！”

“也许我们走的是相反方向？”

“我们该如何呢？”

“再说吧，总会碰上的，有个问题使我不解！”

“什么问题？”

“你真的爱上比你年纪大一倍还多的‘恨世魔姬’黄紫芳？”

周靖俊面一红，道：“梅姐，你认为这样吗？”

“问你呀？”

周靖心念急转，他到如今还不知道“恨世魔姬”的真正面目，但“恨世魔姬”对他一面再的恩情，确实令他感激至深，有两次在情急之下，他承认爱她，他很难分析心中的感受。

“逆旅怪客”等一再地阻止“恨世魔姬”和他交往，为什么？他不知道。

他明白，自己不可能爱她，这是畸恋！

但，心的深处，似乎又不忍对她的爱峻拒。

这思想是很矛盾的。

甘小梅见周靖沉吟不语，如花粉靛，立时罩上了一层秋霜，冷冷地道：

“靖弟，希望你不要做糊涂事！”

周靖尴尬地道：“我受她的好处太多。”

“这是两回事，爱与感恩岂能混为一谈。”

“现在不谈这个好吗？”

“不，你必须明白地表示！”

“这……”

“你承认爱她了，是吧？”

“没有，可是……”

甘小梅冷冷一笑道：“恨世魔姬何以会知道‘黑箱奇书’的下落？”

周靖惑然道：“我也感到十分奇怪！”

“不是你告诉她的？”

“没有！”

“那就真是怪事了！”

周靖默然了片刻，道：“这事我要弄清楚！”

甘小梅意犹未尽地道：“当然，我没有资格干涉你的行为。”

“梅姐，你这话……”

“我凭什么呢？”

“凭义姐的关系难道还不够？”

甘小梅面上飘过一抹幽怨之色，低垂臻首，半晌才娇羞无限地道，“靖弟，你……你……”

“怎么样？”

“你……爱我吗？”

一双深邃的眸子，散发着无比的柔情蜜意，间杂着几分羞涩，注视着周靖。

这一种神色，表现在美赛天仙的甘小梅面上。的确有一种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魅力，令人沉醉，令人魂销。

周靖一颗心顿时狂跳起来。

甘小梅在不久前，曾表示过爱意，现在是第二次，而且很露骨。

除了爱或不爱，他别无选择。

女如解语之花，男似生香之玉。

荒郊！

野林！

更增加了神秘而感人的气氛。

尤其，那一双使人沉迷，充满了期待之色的眸子，确实令人不能自克。

周靖终于颤声说出了一句：“是的，梅姐！”

甘小梅娇羞不胜地笑了，那笑容，像温馨的春天花朵，像仲夏夜的绮梦。

周靖只觉全身血液加速地奔流，一颗心似要脱口而出，呼吸，也随之沉重起来，他挪动着步子，徐徐地，向甘小梅身前欺去。

甘小梅樱唇微见翕动，美目射出了少女特有的情焰。

腮边，出现了两朵红晕。

周靖两臂箕张，突地向甘小梅扑去……

甘小梅但觉腰间一紧，她闭上了眼，一副火热的嘴唇，覆盖了樱桃小口。

大地像是沉沦了。

大地也似乎突然缩小，小得仅只能容得下他和她。

泛滥的春潮！

人类与生以俱来的原始冲动！

燃烧！

理智被淹没了。

两个身形，滚落地面，像是疯狂了般的，搅扭着翻向草丛。

蓦地——一阵破空狂笑，震耳传至，听声音，约在五丈左右。

这一双将要被欲焰焚毁的少年男女，蓦然惊觉，双双站起身来，面上的春潮，在刹那之间消失无踪。

周靖与甘小梅互相望了一眼，彼此不自然地一笑。

这怪笑之声，不迟不早，恰当鸳梦将偕之时传来，若非有意，确属大煞风景。

周靖冷声喝道：“那位朋友，何妨请出一见？”

连问三遍，竟然没有应声。

甘小梅冷哼了一声，如一缕淡烟般飘掠过去，绕林一周，又回到原地。

周靖道：“如何？”

甘小梅愤然道：“溜了，连个影子都没有！”

“这人身手不弱！”

“哼！”

以甘小梅与周靖的功力而论，十丈之内可辨飞花落叶，那发怪笑声的人，悄没声地掩近五丈之内，算是她与周靖均在意乱情迷之中，没有觉察，但，来人竟然又悄没声地离去，而不为二人所觉，这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周靖想起刚才的一幕，不由出了一身冷汗，若非被那神秘的笑声所阻，他与甘小梅已做下了不可告人之事，虽然是两情爱悦，但终究是不应该的，古语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何况，他还有个未婚妻易秀云。

虽然，两人因误会而决裂，但下意识，他仍然是爱她的，毕竟，易秀云是承长者之命所聘的未婚妻子，更何况“圣剑飞虹易彬”临死的愿望，加深了他的责任感。

于情于理，他不能在与易秀云结合之前，和别的女子发生关系。

当然，他与易秀云是否能结合，尚在未定之天，不过，人总是求其心之所安。

甘小梅面色一缓，微笑上颊，款款情深地唤了一声：“靖弟！”

周靖心里为之一荡，他几乎不敢对她正视，因为她太美了，美得出尘，的确可以用“天上少有，人间无双”这八个字来形容她。

“梅姐！”

“靖弟，你愿与我长相厮守？”

“这……当然，不过……”

“不过怎么样？”

“你知道我还有个责任！”

“什么责任？”

“易秀云！”

“你不是已和她解除了婚约？”

“那只是一时误会，其曲在我，她父亲可以说因我而死，而她，是我养父生前作主订的婚……”

甘小梅粉腮一变，接着幽幽地道：“你心中容不下我？”

周靖呐呐地道：“梅姐，话……不是这么说，你了解我的苦衷！”

甘小梅秀眸一闭，随又睁开，激动的红着粉脸道：“弟弟，我心中只有一个你，如果……”

“梅姐！”

“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你不爱我，我……”

“你……怎么样？”

“我只有死！”

周靖全身一震，道：“死？”

“是的！”

“梅姐，我值得你这样吗？”

甘小梅眼圈一红道：“靖弟，盼你能记住我今天这句话！”

幽痴情语，令人荡气回肠。

周靖不愿这场面继续下去，他怕自己抗拒不了那诱惑而故事重演，换转话题道：“梅姐，令堂曾要你在一月之内寻回义兄甘江……”

甘小梅芳容一惨，叹了口气道：“我一直为此烦恼，自上次‘鬼影子’借你的‘血心’入谷，透露了先父死讯，家母本已如槁木死灰的心，更加消沉，她不愿做‘血谷’罪人，她为了家兄甘江而苟活下去，家兄是‘血谷’唯一的继承了……”

说到这里，豆大的泪珠，已纷滚而下，宛似一朵带雨梨花，硬咽着又道：“如果她知道家兄已然物故，那后果太可怕了，我……简直不敢想！”

周靖鼻孔一酸道：纸包不住火，事情总有戳穿的一天！”

“好在家母足不出谷，而且谷中的弟子，早在先父发生事情之时，被先祖父逐出谷外，所以外面事，无由传入家母之耳！”

“但一月之限已经快到了呀？”

甘小梅仰天发出了一声叹息。

幽怨！

凄凉！

周靖全身起了一阵悚然的感觉，这叹息声，多像她的母亲“血谷主人”，在“血谷”之中，所听到的叹息声，他是永远也忘不了的，那声音似乎包含了世间所有的不幸，不象是发自生人的口，而是午夜幽灵的怨叹。

甘小梅似锦芳华，竟然发出这种令人不忍卒听的叹息之虽然，她承袭了部分家门的不幸，但应不至此呀！

接着这一声叹息之后，甘小梅凄声道：“为什么所有的不幸，都集中在这一个家庭之内！”

周靖吐了一口长气，道：“梅姐，怨天尤人，于事无补，目前如何安住伯母的心……”

“目前……以后呢？能瞒她一辈子吗？”

“怎么办呢，除了瞒过一时算一时？”

甘小梅黯然神伤的点了点头道：“靖弟，我得返‘血谷’一趟，向家母复命，你……”

周靖道：“梅姐，我们再见！”

“你不陪我去？”

“我还有事要办！”

“什么事？”

千头万绪，周靖不知从何说起，目前，他的确无事可为，但事实上他身世不明，许多恩怨未了，但又不知从何着手。

当下苦笑一声道，“我首先想证明我的身世！”

“如何证明呢？”

“这，我也不知道……”

“逆旅怪客等人既称你为少主，他们当然有所本，为什么？”

“我不想低声下气求他们，也许，他们有不得已的苦衷！”

“你不陪我回谷？”

“不了，梅姐，‘黑箱奇书’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

“共工残简！”

“共工残简？这名子好怪。”

“我取回之后就交给你！”

“给我，为什么？”

“我说过那应该是属于你的，因为是令先尊的遗物！”

“靖弟，我禀明家母，送你参研？”

周靖心中一动，但随即摇头道：“盛情心领了！”

“靖弟，你几番出生入死，应该保有它，所谓奇珍异宝，本无定主，唯有德者居之，何况，这是我……我的一点心意！”

“梅姐，以后再说吧！”

“好，你自己珍重，我很快地就来找你！”

“梅姐珍重！”

“对了，你的那根‘霸王鞭’，我存放谷中，如果你需要“暂时存着好了，我本来极少使用它！”

“那再见了！”

“再见！”

“你……”

甘小梅欲语还休，但粉腮已先红了起来，秀眸闪射异样的光采。

周靖心中一荡，道：“什么？”

“你不吻我？”

周靖似触电般地一颤，他能拒绝那似水柔情吗？

于是，四片唇瓣，再一次接合在一起。

甘小梅整个娇躯完全投入了周靖怀中，丁香暗吐，贪婪地吮吸着，她像是要从这吻中，融化了情郎。

周靖有力的胳膊，紧紧地环着她的纤腰，腾出一只手，轻轻抚弄着她鬓边的散发，滑如凝脂的粉颈……

前车之鉴，他怕不能从沉迷中自拔，而做出越轨的事。

他轻轻地推开了她……

甘小梅秀眸半闭，像是梦呓般地道：“靖弟，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你的爱，我能否活下去？”

袅袅痴情语，令人心荡神驰。

周靖红着脸道：“梅姐，我对你的爱，将随着我的生命同始共终！”

“真的，靖弟！”

“梅姐，难道是假的？”

“靖弟，爱是自私的，但我不想独自占有你，这样我已满足了！”

周靖当然明白她话中所指，只好报以歉然一笑。

两人依依而别。

周靖望着甘小梅的身影，从视线中消失，心头似沉重，又似轻松。

最难消受美人恩，他不禁有些迷惘。

他想到与义兄甘江神奇的结交！

初入“血谷”时的感受！

而现在，神秘莫测的“血谷”少主，竟然成了自己的爱人！

这变化，委时也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他也想到一个“血谷夫人”——一个最不幸的女人。

结果将是什么？不可避免的悲剧。

正在沉思入神之际，忽感异声入耳。

立即神思一清，冷冷地道：“林中是那位朋友？”

“是我，弟弟！”

人影晃处，一个奇丑绝伦的女子，已来到了身前。

周靖意外地一惊道：“是你？”

来的，正是“恨世魔姬”，黄紫芳。

“恨世魔姬”娇声软语地道：“弟弟，我们改了称呼吧，以免你变得委屈！”

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使周靖大感怔愕，茫然道：“改称呼？”

“是呀！”

周靖心里暗忖，对方的年纪可以做自己的母亲而有余，姐弟相称，的确不雅，改称呼也是对的。

心念之中，急道：“改什么称呼？”

“恨世魔姬”扑嗤一笑道：“我叫你靖哥哥，你叫我芳妹，如何？”

周靖一张俊面登时涨得绯红，啼笑皆非，对方的话，太出他意料之外，若非他感于对方对他的恩德重重，真会拂袖而去，姐弟相称，已属不当，要改为兄妹相称，确实要使人笑掉大牙。

“你不是说笑吧？”

“说笑，谁跟你说笑，这称呼再妥也没有了！”

“这……这……”

“靖哥哥，就这么定份了，谈正事吧，我正在找你！”

周靖苦着脸道：“找我？”

“是呀，想不到会在此地碰上你！”

“有事吗？”

“极端重要！”

“什么事？”

“你记得黄小芳其人吗？”

周靖心里一阵怦怦乱跳，黄小芳，他岂能不记得，“水府洞天”之中，曾不惜生命救他不毁于乃师“水府主人”之手。也曾剖心示爱，而“共工残简”正是由她暂代保管，如今“恨世魔姬”提起她来，再参以不久前，“恨世魔姬”以“黑箱奇书”为条件，使自己脱出“通天教主”之手，事情决不简单。

心念忖处，惶惑地道：“你见过黄小芳了？”

“不错！”

“怎么样？”

“她要我代她转交给你一件东西，你当知道那是什么？”

周靖骇然大震道：“她把那东西交给你了！”

“恨世魔姬”平静地道：“我不是说过了吗，你这一问岂非多余？”

“怎么可能呢？”

“为什么不可能？”

“她为什么不亲自还给我？”

“她无暇离开水府！”

“你……”

“你该称我芳妹！”

周靖眉峰一蹙，面红筋张，说不出话来，心想，真是得寸进尺，这种厚颜，确实是天下少有。

“恨世魔姬”若无其事地道：“你不愿意？”

“这未免……”

“靖哥，我记得你说过爱我的！”

“可是……”

“这样好了，在人前那怕你称我老前辈，但你我独对之时，你得如此称呼！”

周靖再次现出了一丝苦笑，心中急于要知道下文，无可奈何地道，“好，芳妹，说下去吧！”

芳妹两字称呼出口，心中的那份尴尬，就无法形容了。

“恨世魔姬”轻声一笑，道：“你刚才要问什么？”

“你与黄小芳的关系？”

“交情极深的朋友！”

周靖一怔声道：“朋友？”

“你认为不是？”

“你们的年龄悬殊一倍有奇，如何……”

“交友可不限于年龄，比如你和我！”

周靖不由语塞，虽然心里疑云重重，但又说不出口，以“恨世魔姬”对自己的态度而论，她当然不会行使什么诡计，但太不近情理了，令人难以置信。

当下想到另两个问题，道：“你指出‘黑箱奇书’的下落，岂非使黄小芳师徒蒙祸？”

“未见得！”

“什么理由？”

“第一，当然是为了救你，第二，‘水府洞天’的构设，有神鬼莫测之机，‘通天教主’功力通玄也是白费，倒是你身中的‘玄天寒煞’竟然会被那黑衣妇人解开，确实是件意想不到的事。”

周靖一震道：“你怎知道？”

“我见你与‘血女’从山洞中出来，随后又见那黑衣女人和一个少女离开，是猜想出来的！”

“你早来了？”

“早的！”

“为何不现身？”

“我不愿与‘血女’正面冲突！”

“那……”

周靖不由心如鹿撞，他想到自己和甘小梅的一幕，岂非尽入“恨世魔姬”眼底，但当千钧一发之际，那发狂笑声的神秘人又是谁？那声音粗豪苍劲，当然不会是“恨世魔姬”，这就耐人寻味了。

当下试探着又道：“你一直尾随在我们之后？”

“没有，我为了注意那黑衣女人，把你们错过了，直到现在！”

“哦！”

周靖松了一口气，暗道一声侥幸，接着又道：“我还是有个极大的疑问，存在心里已经很久了！”

“你说说看？”

“逆旅怪客何以力阻我和你交往？”

“这个我也不明白！”

“你应该知道的？”

“以后再说，怎样，我们还谈正事？”周靖无可奈何点了点头道：“那东西你带在身边？”

“当然！”

“那就……”

“慢着，黄小芳还有话要我转告！”

“她说了什么？”

“她问你是否真的爱她？”

“这……”

周靖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不知如何作答，这话从“恨世魔姬”的口中问出来，的确令他大感为难。

“恨世魔姬”似已窥破周靖的心意，淡淡地道：“靖哥，你凭良心说句真话吧，她与我是两个人，命是一条，你不必顾虑我，也许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结束这畸恋吧，我们事实上不相配啊！”

周靖莫测高深地紧盯了“恨世魔姬”一眼，鼓起勇气道：“我承认，我爱她！”

“像她爱你一样的深？”

“是的！”

“好，我满足了……”

周靖心里又起了一个疙瘩，自己说爱黄小芳，她满足何来？

“恨世魔姬”话锋一顿，接着道：“这东西仍由我保管，现在不能交给你！”

周靖一震道：“为什么？”

“你目前是众矢之的，‘通天教’，‘一统会’，还有其他不少贪婪之徒，都不会轻易放过你……”

周靖面上倏涌杀机，恨声道：“这些帐我会一笔笔收回来的！”

“恨世魔姬”道：“但不是现在，你的功力对付一般高手有余，但对几个少数的魔头则嫌不足，如果这东西不幸被夺，后果不堪设想！”

“依你之见？”

“你与‘地灵宫’必有渊源？”

“这……是的！”

“地灵宫是个极好藏身之处，你可以在那里潜心参修，我们分道而行，在到达安全地带之后，我再交给你，这样万无一失！”

周靖本待取回奇书，立赴“血谷”，把它交还甘小梅，但一想不妥，“恨世魔姬”顾虑的不无道理，当下点了点头道：“好，就这么办！”

“恨世魔姬”向周靖身前一靠，道：“靖哥哥，别忘了小芳的寄语！”

周靖不自然地一笑道：“我记得的！”

突在此刻——

一声洪喝，倏告传来：“黄紫芳，你的确不要脸！”

“恨世魔姬”丑脸一无表情，但眼中已闪杀光。

周靖已从声音，认出来者是谁，扬声道：“逆旅前辈吗？”

话声中，一个蒙面人已泻落身前，不错，他正是“逆旅怪客”。

紧接着，“怪丐聂飞”，甄氏兄弟，次第现身。

“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齐齐施礼道：“恭喜少主得脱危难！”

“什么，两位知道了？”

“途遇‘血女’，蒙她告诉了少主获救的经过！”

“哦！”

甄氏兄弟也上前一揖道：“周兄，幸喜无恙！”

周靖还了一礼，但对甄氏兄弟始终随定“逆旅怪客”的行动，心中感到十分纳闷，又不便问出口，只好存在心里，但，对方的友情是值得心感的。

“逆旅怪客”一侧身形，面对“恨世魔姬”寒声道：“黄紫芳，今天在下要得罪了！”

“恨世魔姬”冷哼了一声道：“阁下准备怎样？”

“你既不听忠告，在下只好毁了你！”

“哈哈哈哈哈，你办得到吗？”

“你就试试看！”

空气在刹那之间骤呈紧张。

周靖急声道：“前辈，不可……”

“逆旅怪客”激动地道：“少主，我杀了她再向你请罪！”

话声中，一掌劈向了“恨世魔姬”面门，另一手在一掌劈出的同时，屈指如钩，抓向对方“肩井”，一招两式，快逾电闪，诡辣绝伦。

“恨世魔姬”娇躯一晃，巧极地移开上盘，双掌斜斜削出。

两人顿时打得难分难解。

周靖一时之间，没了主意。

十招之后，“恨世魔姬”已无还手之力，险象环生。

“逆旅怪客”陡喝一声道：“黄紫芳，给你最后机会！”

“恨世魔姬”厉声道：“办不到！”

“逆旅怪客”怒哼了一声，一招“金刚伏魔”脱手攻出。

这一招，连“妙手书生”也硬接不下，“恨世魔姬”自是又差半筹。

周靖情急之下，大喝一声：“住手！”

几乎是同一时间，闷哼传处，“恨世魔姬”踉跄退了三步，口角沁出了两缕鲜血，加上那丑陋的面容，的确惨厉如鬼。

“逆旅怪客”略不稍停，双掌猛挥，一道排山掌力，奔向了“恨世魔姬”，他有心在这一击之中，毁去这个他认为不要脸的女人。

周靖可料不到“逆旅怪客”竟然不听他的喝阻而再度出手一声栗人的惨号起处，“恨世魔姬”飞出三丈之外。

“你真敢！”

周靖肝胆皆炸，盛怒之下，一掌劈向了“逆旅怪客人。”

“怪丐聂飞”与甄氏兄弟不约而同地惊呼一声：“少主不可！”

“砰”的一声巨响，“逆旅怪客”身躯晃了两晃，栽了下去。

他竟然不闪不避，硬承周靖盛怒之下的一击。

周靖出手之后，才觉不该，但已收势不及了，登时窒在当场。

“逆旅怪客”功力深厚，立即又从地上站了起来，口血已染红了半幅蒙面中，嘶哑着声音道：“少主，小的违命，听候处置！”

周靖颤声道：“前辈，恕我失手，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少主，这是不得已！”

周靖一闪身到了“恨世魔姬”身前，只见“恨世魔姬”双目紧闭，胸部微见起伏，暗道一声，“还好，没有死！”

突地——

一眼瞥目“恨世魔姬”所戴面具，掀离了一个角，露出雪白的肌肤，在好奇心的驱迫下，他毫不考虑地伸手掀去了面具。

“呀！”

周靖失口惊呼了一声，连连倒退，眼前金星乱冒，身形摇摇欲倒。

另外的几声惊呼，也跟着响起。

周靖象是自语般地迸出了一句话道：“怎么会是她？”

“逆旅怪客”目注甄氏兄弟，栗声道：“她是谁？”

甄氏兄弟摇了摇头，满面困惑之色。

“怪丐聂飞”目瞪如铃地道：“她为何要以‘恨世魔姬’黄紫芳的面目出现江湖？实在令人费解。”说着，抢前两步，问周靖道：“少主，你认识她？”

周靖黯然颌首，道：“她叫黄小芳！”

“黄小芳？”

“不错，‘水府主人’的弟子！”

“恨世魔姬”竟然会是黄小芳的化身，的确是周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逆旅怪客”朝周靖一跪，道：“少主，我错了……”

周靖扶起“逆旅怪客”道：“前辈，错不在你，你的动机是好的，刚才的一掌，你……”

“没有什么，少主，我只怕已促成了无法弥补的大错。”

“目前先救人要紧！”

“怪丐聂飞”突地大叫一声道：“莫非如此？”

众人间时一震。

周靖道：“前辈想到了什么。”

“黄紫芳……黄小芳……莫非……”

“怎么样？”

“水府主人恐怕才真的是‘恨世魔姬’黄紫芳！”

“逆旅怪客”惊“哦”了一声道：“极有可能！”

“怪丐聂飞”凝重地向周靖道，“少主，在‘水府洞天’之中，这位姑娘与水府主人是什么称呼？”

“师徒！”

“这很奇怪，师徒姓名只差了一个字。”

“恨世魔姬应该是多大年纪？”

“四十之间！”

“那不对！”

“不对？”

“水府主人，鬓发如霜，年纪相去太远！”

“逆旅怪客”目光闪闪地道：“她为什么一口承认自己是‘恨世魔姬’，至死不表露身份呢，否则的话，也不会造成这一场悲剧。”

周靖黯然地走近前去，蹲下了身子，伸手探查黄小芳的经脉穴道，颤声道：“只剩下心脉未断，恐怕……”

他不忍心说出下面的字眼，伤心之泪，骤然滚落腮边，黄小芳对他可以说是情深似海，义重如山，而今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当然，这不能全怪“逆旅怪客”，他定然也有相当的道理才动手。

“逆旅怪客”用充满了愧疚地声音道：“少主，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了，‘恨世魔姬’黄紫芳曾经是主人昔日的爱人，所以我不得不全力阻止这件事的发展，想不到……”

周靖一震道：“家父到底是谁？”

“这……”

周靖废然一叹，没有追问下去。

“逆旅怪客”转换话题道：“我这里有丹药八粒，可以救她不死，但……”

“怎么样？”

“功力将保不住了！”

周靖一拭泪痕，沉声道：“有生之年，我誓必使之恢复功力，现在，先救人吧！”

“逆旅怪客”掏出了一个绿色小瓶，道：“少主，全部八粒，一次服下，再以真元助药力发散，半个时辰见效！”

周靖接了过来，托开黄小芳的颞骨，把丹丸倒入喉间，甄名隐不待吩咐，已极快的用手在附近溪泉中捧了一捧清水来，徐徐灌入黄小芳的口里，周靖复以手指轻点她的“云门”“灵泉”“喉结”三穴，丹丸顺喉而下。

随即拨转娇躯，双掌一附“命门”一附“泥丸”，把真气缓缓迫入。

盏茶工夫之后，黄小芳呼吸开始粗重，面色也转红润。

周靖汗珠滚滚而落，俊面由红转白。

又是盏茶工夫过去，黄小芳嚤的一声，睁开眼来。

众人的心弦为之一松。

周靖收回手掌，悲切地唤了一声：“芳妹！”

黄小芳虚弱地道，“靖哥哥，这不是梦里？”

“芳妹，是真实的！”

“我没有死？”

“没有！”

周靖想到她将功力全失，忍不住一阵酸楚。

“逆旅怪客”颤抖着声音道：“黄姑娘，在下确实罪该万死！”

黄小芳下意识地摸了摸被揭去了面具的粉腮，怆然道：“阁下，不知者不罪，你是无心的。”

周靖柔声道：“芳妹，你觉得怎样？”

“我……没有什么，只是觉得乏力！”

“芳妹，你不要难过，你的……”

“我的什么？”

“你的功力……”

黄小芳粉腮惨变，闭上秀眸，瞬又睁开，栗声道：“我失去了功力？”

周靖伤感地道：“芳妹，我发誓有生之年必须使你恢复功力！”

黄小芳慰然一笑道：“靖哥哥，这就够了，失去了功力又算什么，没有失去你呀！”短短一句话，把一颗痴情的少女芳心，赤裸裸地表露无余，胜过了千言万语。

周靖用手紧握她的柔荑，默然不语，这一握，传递了彼此的心声。

甄名隐、甄名南两兄弟面上现出一丝异色，别转头去。

黄小芳伸手入怀，掏出一个薄薄的纸包，道：“靖哥哥，我只好现在交

给你了！”

众人眼睛一亮。

“怪丐聂飞”忍不住轻轻地叫了一声：“黑箱奇书！”

周靖接了过来，贴身藏好，道：“芳妹，我送你到‘地灵宫’暂住……”

“不！”

“不？”

“我要回水府！”

“芳妹，你功力已经全失了呀？”

“不要紧，家师也许能够为力！”

“我是说‘回龙潭’已被‘通天教’封锁，而‘一统会’可能也插足其间，你功力全无，怎能安然返回水府……”

“通天教主与我有默契，我可以自由通行！”

“但如你入‘水府’岂不自败身份……”

“不会，我另有秘径可循！”

“对方难道不会盯踪，尤其你功力全无，行动上已受了限制？”

“不要紧，我自有道理！”

“不能，我不许你冒险！”

“我非回去不可，外间情况家师全不了解，恐生意外！”

“那我送你去？”

“羊投虎口？”

“逆旅怪客”道：“我送黄姑娘回去？”

黄小芳无力地一笑道：“谁也不能伴我而行，否则将弄巧成拙！”

周靖断然地道：“芳妹，不行！”

“靖哥哥，不行也得行，我非回去不可！”

周靖痛苦地哼了一声道：“芳妹，我现在就带你走！”

黄小芳猛地站起身来，厉声道：“你不要逼我！”

周靖跟着站定，怆然道：“芳妹，你这是何苦？”

黄小芳面色一缓，道：“靖哥，我有把握保持自己的安全，你尽可放心！”

“你执意要这样？”

“请你原谅我不得不如此！”

“那我暗中保护你！”

“不用，你现在身带奇宝，岂可冒这不必要的险，倒是我要求你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安全处所，你务必答应我这要求！”

周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显得进退两难。

黄小芳从地上拾起被掀落的面具，重新戴上，恢复了“恨世魔姬”的形貌，道：“靖哥，我这一现身赶往‘回龙潭’，所有的注意力将全部集中在我身上，你和各位朋友，可以放心地上道。”

周靖知道已无法改变她的意向，颓然道：“芳妹，我答应你，但如果我重临‘水府’，如何才能……”

“你那粒‘辟水珠’仍在身边？”

“是的”

“那好极了，记得入潭之后，在潭底壁脚‘水府洞天’四个大字的天字上笔划交叉之点，连击三掌，门户自开！”

“芳妹，我记下了，你失去的功力，我即使豁出生命，也要使你恢复！”

“靖哥，我很感激你这番情意，也许我们再见时，我已恢复了功力！”

“芳妹有这自信？”

“水府主人承袭先代奇学，或许有此可能！”

“但愿如此！”

“我该走了！”

周靖不顾众人在侧，突地抱住黄小芳深深一吻。

黄小芳羞得连粉颈都红了起来。

“芳妹，让我送你一程？”

“不！”

“你非答应不可！”

说着，一把抱起黄小芳，扭头向“逆旅怪客”等人道：“我将回转‘地灵宫’，各位先行一步，我自会赶上。”

话落，人已在十丈之外。

“逆旅怪客”一挥手，四人悄悄地从后跟了下去。

周靖挟着黄小芳，一口气奔出十来里。

眼前，是负山面水的官道。

黄小芳娇躯一扭，道：“放下我！”

“再送你一程！”

“不，你别忘了我此刻在别人眼中仍是‘恨世魔姬’如果让人发觉我丧失了功力，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周靖无奈，只好把她放下。

“靖哥，你可以回头了！”

“我……实在不放心让你独自行动！”

“凭我在江湖上闯荡的经验，大概还不至吃亏，你尽可放心！”

“芳妹，有句话该问吗？”

“什么事？”

“你为什么要以‘恨世魔姬’的姿态出现？”

“这……请恕师命难违，我不能告诉你。”

“那就罢了！”

突地——

黄小芳一指官道尽头，道：“有人来了！”

周靖放眼一望，果见数条白色人影，电旋而至。

白影，使他不期然地想到对方可能是“一统会”属下的高手。

来人速度奇快，刹眼之间，已临切近，惊“噫”声中，数条人影齐刹住身形，当先是一名白衫老者，后随五个白衣劲装汉子。

不问可知，来的果然是“一统会”属下。

周靖兀立道中，面寒如冰，冷冷地注定来人。

六个白衣人面现惊怔之色，紧靠在一起。

当先的白衫老者向身后一名壮汉使了使眼色，那壮汉突地向空抖手，两股流星火箭，冲空而起。。

周靖俊面一变，杀机上脸，冷森森地向那白衫老者道：“阁下是‘一统会’的人？”

白衫老者稍一迟疑，道：“不错！”

“阁下有个名姓的吧？”

“飞龙堂主李秋农！”

“阁下放出讯号，不用说是要召援手对付在下？”

“就算是吧！”

周靖心念疾转，黄小芳功力全无，如果对方援手赶到，难免顾此失彼，不如先解决了当面的人，要黄小芳上路。

心念之中，身形向前一欺，道：“在下本来不想杀人，各位既是冲着在下而来，那就说不得了！”

了字出口，一掌向“飞龙堂主”劈了过去。

“飞龙堂主李秋农”一晃身，横飘八尺，并不还手、显然，他自知不是周靖的敌手，何况还有一代女魔“恨世魔姬”虎视在旁，同时，他希望延期待援。

周靖当然明白对方心理，为了黄小芳的安全他必须速战速决。

低吼一声，身形闪电般旋时，“一招残身”，断然出手。

这一招“血谷”绝学，玄诡厉辣，一般高手，根本没有招架躲闪的余地。

“飞龙堂主”神色大变，双掌疾抡，封住门户。

砰的一声巨响，挟以一声闷哼，“飞龙堂主”口吐鲜血，连连后退。

周靖可不容对方有喘息的机会，第二招“二招夺命”又告施出。

暴喝声中，五个白衣劲装汉子，齐齐发掌抢攻，这五个壮汉，竟无一庸手，五道掌力，势可排山，从不同角度卷出。

周靖身形一窒，招式竟然够不上部位；“飞龙堂主”已在这间不容发之际，暴退一丈。

周靖冷哼一声，扑向了五名壮汉，“三招碎尸”电疾出手。

惨嚎破空而起，五壮汉之中的三个，肢残体断，血肉横飞，肝肠五腑拖了一地，厥壮之惨，令人不忍目睹。

另两个壮汉，这时已呆若木鸡，寸步难移。

“飞龙堂主”亡魂尽冒，但他身为堂主，岂能坐视属下惨死，何况对方也不会放过他，顿生拼命之心，厉吼一声，弹身猛扑，出手连攻一十八掌。

周靖不由被这一轮亡命猛攻，迫退了数步。

两名壮汉，回过头来，长剑出鞘，从左右夹击而上。

周靖乘“飞龙堂主”攻势一松之际，全力推出了一掌。

惨号曳空，“飞龙堂主”如断线风筝似地飞泻向宫道外的江流之中。

就在“飞龙堂主”刚被震得飞起的同时，两只闪闪长剑，已挟滋滋剑气，猛烈袭至，周靖身形微退，两剑登时落空，一退再进，双手左右抓出。

这一抓之式，诡辣得到了家，一下被攫住了两只剑尖，振腕之间，如山潜劲，从剑身迫向了两壮汉。两壮汉各惊呼一声，兵刃脱手，人跟着踉跄后退。

周靖双臂互交，两只长剑剑尖方向，激射而出。

又是两声凄绝人寰的惨嚎，嘶空而起，两壮汉同时被长剑穿胸，仰天钉在地面之上，剑没及柄。

黄小芳似乎不忍地道：“靖哥，你还是快些离开吧，我绕道而行！”

周靖未及答话，身侧已响起一个森寒的话音道：“周靖，你出手的确够辣！”

周靖大吃一惊，电疾地一侧身，不由心头泛起了一股寒意。

三丈之外，并排站着四个白袍老者，各人胸前分别绣着“风”“火”“雷”

“电”四个碗大的黑字。

这四人，他并不陌生，正是“一统会”的四大金刚。

“风金刚”桀桀一声怪笑，道：“妙极了、‘恨世魔姬’也在此处，看来‘飞龙堂主’和五个手下，死得不冤，有代价！”

“雷金刚”接着沉声道：“周靖，放光棍一点，要不要老夫等动手？”

周靖不禁有些心慌意乱，一对一，四金刚谁也不是他的敌手，合乎的话，他至多只能接战两金刚，但黄小芳岂非成了对方釜中游鱼？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当下冷笑了一声道：“四位的来意只是为了‘黑箱奇书’？”

“风金刚”是囚金刚之首，立即接话道：“不错，但同时也要人！”

“要人？”

“嗯！”

“在下做事一向独来独往，在下的事，不愿沾染别人，‘恨世魔姬’是局外之人，希望她离开之后，我们再谈……”

“哈哈哈哈哈，周靖，你少来这一套，‘恨世魔姬’把‘黑箱奇书’的下落，出卖给‘通天教主’，换取你的性命，她怎会是局外人！”

“恨世魔姬”冷冷地道：“四位乃是奉令行事，如果想达成任务的话，我们可以谈谈条件的！”

“风金刚”目中精光一闪，道，“什么条件？”

“我随各位到贵会总坛，提供取得‘黑箱奇书’的线索“条件呢？”

“放过周靖！”

显然，她要牺牲自己，以换取周靖的安全。

周靖大声道：“恨世魔姬，在下的事勿庸你操心！”

“雷金刚”宏笑一声道，“老大，别浪费时间了，全带走吧！”

周靖冷哼了一声道：“带走，这话未免太轻松了！”

“火金刚”冷冷地道：“你无妨等着瞧！”

周靖狠狠地瞪了黄小芳一眼，意思是怪她不顾生死，如果黄小芳安全离开，凭他的功力，虽非四金刚之敌，但未始不能全身而退。

“恨世魔姬”恍若未觉地道：“阁下，方才谈的条件如何？”

“风金刚”不屑地道，“恨世魔姬，少玩花样了，谁与你谈条件，难道你还想飞上天去不成？”

周靖心念几转之后，突地下了决心，目前以使黄小芳安全离开为原则，当下探手怀中，取出‘共工残简’，一扬道：“‘黑箱奇书’在此！”

黄小芳惊叫一声：“周靖你想做什么？”

四金刚目光一亮，不约而同地向周靖迫近了数步……

周靖冷喝一声道，“四位最好等在下把话说清楚，到妄想

动武；在下还不致脓包到接不了你们的三招两式，在下只须手指用力，这本奇书将成粉末！”

四金刚果然应声不动。

“风金刚”目光连闪，显然有些沉不住气地道：“周靖，如何证实你所持的是‘黑箱奇书，？”

周靖冷哼了一声道：“在下还不是行险使诈之徒，信不信由你！”

“你……愿意自动交出来？”

“现在暂且不谈这问题，老话一句，让‘恨世魔姬’先离开！”

“你这是何居心？”

“她没有因我的事受累的理由！”

黄小芳厉声道：“周靖，你将后悔莫及，你认为我会离开吗？”

四金刚同时面现困惑之色，不知周靖和“恨世魔姬”到底在捣什么鬼。

周靖栗声回语道：“恨世魔姬，你想同归于尽？”

黄小芳喃喃地道：“随你吧，你将会后悔终生的！”

说着缓缓移步走向临江的道边。

周靖忽有所觉，颤声道：“你想做什么？”

黄小芳幽幽地道：“周靖别了！”

涌身一跃，投入滚滚的江流之中。

黄小芳竟然投水轻生，的确是周靖意想不到的事。

心寒胆颤之下，大喝一声：“芳妹不可！”

弹身扑了过去。

“慢来！”

一道排山劲气，把周靖弹起的身形迫落地面，出手的是离道旁最近的“火金刚”。

黄小芳的身躯一沉一现，瞬即无踪。

周靖眼前一黑，几乎栽倒当场。

四金刚刷的散开，各占一个方位。

周靖望着那滔滔江水，豆大的泪珠，滚了下来，一个痴情的少女，就这样结束了她的生命。

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黄小芳是他的爱人，也是他的恩人，她数次救他不死，而最后她却为他而死。

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眼看着心爱的人去死，而无法加以援手。

他悲伤地喃喃道：“多情自古空遗恨，看来绵绵此恨将永无了期的了，芳妹，你何苦轻生啊！”

这刹那之间，他像是一个被人遗弃了的人，被投掷在另一个世界中。

脑内，是一片空白，心房，急遽的收缩。

他真想涌身一跃，永伴伊人。

一缕劲风，袭上身来……

他本能地挥掌猛切。

“砰！”

双掌接实，备退了一个大步。他从极度的悲痛中，回到了现实，这出手袭击他的，是“电金刚”。

悲愤，化成了怨毒，哀伤，变做了杀机。

一双俊目，倏然射出骇人煞芒，牙根紧咬，使面孔变了形，直瞪着五步之外的“电金刚”。。

“电金刚”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杀！”

这一声狂吼，像猛虎在中了猎人镖箭时那一刹那的嚎叫。栗人心魄。

随着这一声栗人的狂吼，身形似闪电般扑出，双掌挟以毕生劲力，加工满腹的怨毒，劈向了“电金刚”。

这舍身忘命的一击，势如骇电轰雷……

一声震耳惨嚎传处，“电金刚”口血飞射，栽了下去。

其余三金刚如大梦初醒般个个怒嚎一声，击出一掌。

三道排山狂飘卷处，周靖连退了七个大步，牙龈咬出了血水，但他没有哼出声，“玄电神功”使他夷然无损。

他能在一招之间，劈死了四金刚之一的“电金刚”，的确出人意料之外，主要的原因是大多怨毒悲愤，使他发出了这搏命的一击。

这一击之威。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

三金刚一个个目赤似火，满脸杀机，那神情似要把周靖生吞活剥。

“风金刚”厉声道：“周靖，老夫要把你碎尸万段！”

周靖目张欲裂地道，“这笔账要以‘一统会’全体会众的血来偿还！”

“小子，你临死还在做梦！”

“上呀，老狗！”

蓦地——

数条人影，飞泻而至。

三金刚一见来人，骇然变色。

来的，正是“逆旅怪客”、“怪丐聂飞”、与甄名隐甄名南兄弟。

“逆旅怪客”急声道：“少主，黄姑娘呢？”

周靖颤声道：“被迫投江了！”

“啊！”

四人间时发出一声惊呼。

“逆旅怪客”暴吼一声道：“斩了这三条狗！”

吼声中，已扑向了“风金刚”。

甄氏兄弟双双扑向“火金刚”。

“怪丐聂飞”身形才动，已被周靖抢先扑向了“雷金刚”。

一幕惊世骇俗的恶门，叠了出来。

“逆旅怪客”一上手就使出轻易不用的三绝招，一招“金刚伏魔”，迫得“风金刚”闪退不迭，第二招“韦陀护法”，“风金刚”闷哼一声，身形一连几个踉跄，第三招“佛光普照”才施出一半……

“风金刚”狂嚎一声，横栽两丈之外。

“逆旅怪客”一个纵步，抓起半死的“风金刚”双手握腿，一分，半声闷嚎，挟着一片红光，“风金刚”被活生生撕成了两片，肝肠五脏，狼藉一地。

一莛——

周靖出手如狂，迫得“雷金刚”毫无还手之力，险象环生。

“火金刚”在甄氏兄弟联攻之下，虽然忘命狠挡，但也成了强弩之末。

就在此刻——

一声暴喝，倏告传来：“住手！”

这一声突如其来的乍喝，震得所有在场的人心神皆颤，不期然地全住了手。

“逆旅怪客”一看来人，闪电移身周靖身前，惶急地道：“少主，你立即离开，我等全力挡住这魔头！”

来人，身着白袍，白眉倒吊，白发与白须虬结在一起，满面坑坑凹凹的斑痕，单那形貌，就足以令人不寒而栗。

“雷”“火”二金刚，战战兢兢地躬下身去，齐齐唤了一声：“参见宗

祖！”

怪老人只哼了一声，二金刚俯首退到了他的身后。

周靖寒声道：“这老怪是谁？”

“逆旅怪客”声音都变了调，悄悄地道：“疤面老祖，功力在‘通天教主’之上！”

周靖心头猛地一震。

“逆旅怪客”接着栗声道：“少主，请即离开，若再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第十五章 疤面老祖

“疤面老祖”现身，“逆旅怪客”促周靖立即离开。

周靖冷冷地道：“要我逃？”

“逆旅怪客”急道：“少主，这不是用意气逞豪强的时候，你当计及将来，还有你身带之物……”

周靖剑眉一整道：“对方功力既是高过‘通天教主’，你们几位决然挡不住，我也走不了的！”

这是实话，“疤面老祖”的功力既然超过“通天教主”，以“逆旅怪客”等人的身手，当然无法阻止他，而周靖又岂能从他眼下脱身。

“怪丐聂飞”与甄氏兄弟，虽不说面无人色，但也惊怖溢于言表。

“逆旅怪客”沉声道：“少主，我等将拼死力阻，少主或能脱身！”

周靖毅然道：“不，我不愿任何人为我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就在此刻——

“雷金刚”趋近“疤面老祖”身侧，低语数声，“疤面老祖”如银白鬃一阵飘拂，目中射出两股电炬似的厉芒，迫视在周靖面上。

那目光，锐利如箭，令人不敢逼视，周靖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颤。

“疤面老祖”斑剥的面皮抽动了几下，以震人心魄的声调道：“娃儿，你就是周靖？”

“不错！”

“‘共工残简’在你身上？”

周靖闻言之下，不由心头巨震，一般武林人只知有“黑箱奇书”，而不知所谓“奇书”是什么东西，对方竟能一口道出奇书的名称，的确相当惊人。

事到如今，他已没有隐瞒的余地，同时他也不屑如此，当下栗声道：“有这回事！”

“拿来！”

“拿什么来？”

“难道还要我老人家出手不成？”

周靖咬牙道：“阁下必须先取去在下的性命，否则休想！”

“哈哈哈哈哈！好狂妄的娃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老人家要毁你不过是举手投足之劳而已！”

周靖重重地“哼”了一声。

“逆旅怪客”、“怪丐聂飞”、甄氏兄弟等四人，不约而同地向周靖身侧集中。

“疤面老祖”冷森森地道：“娃儿，别不知死活！”

周靖目喷怒火，厉声道：“我周靖不会向你乞命的！”

“好，有种，我老人家当破格成全你！”

周靖运集毕生功力于双掌，准备全力一拼，虽然他自知功力比对方差得太远，但一股傲然之气，使他宁为玉碎。

“疤面老祖”目光扫向“逆旅怪客”等四人，大刺刺地道：“你们四个自决吧，我老人家不屑于下手！”

“逆旅怪客”以中蒙面，表情看不出来，怪丐聂飞等三人，却已面目失色，但四人仍凝立原地不动分毫。

“疤面老祖”见四人均无屈服之意，登时心火大发，口发一声冷哼，道：

“看来势非我老人家出手不可了！”

了字声落，一掌平平推出。

这一掌看来平淡无奇，但暗劲如山，掌至中途，如涛潜劲，已逼得五人身形不稳；沉哼声中，周靖等五人已不约而同地各以全力击出一掌。

四人的功力，虽有差别，但俱可算是一等一的高手，这联手合拒之力，的确不可小觑。

狂飙骤卷，劲波如飞瀑怒涛。

一阵栗人的巨响过后，“疤面老祖”面色一变，而周靖等五人却马步浮动，蹬蹬蹬各退了三五步不等。

“疤面老祖”出手一击，四人夷然无损，感到老大的不是意思，更不打话，白袍一阵鼓荡，双掌交叉挥出。

“逆旅怪客”大叫一声：“少主快走！”

双掌挟以毕生功力，和身扑上。

“怪丐聂飞”与甄氏兄弟，也暴喝出手。

周靖想都不想，双掌迎着劲锋，全力撞去。

劲气互撞，声震九霄，砂石灰尘，冲天狂涌而起，五丈之内，伸手不见五指，闷哼传处，人影乱飞。

“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退了一丈之多，身形连晃不止。

甄名隐甄名南两兄弟斜里倒栽出两丈之外，跌坐地上。

周靖首当其冲，身形笔直朝后飞泻……

蓦听的疤面老祖”怒喝一声：“什么人敢与老夫作对！”

人如白鹤冲霄，一拔十来丈高下，半空变势，向靠山的一面投去，拔身投射，仅是眨眼间的事。

砂散尘息。

场中，已不见周靖和“疤面老祖”的行踪。

一个细如蚊纳的声音，破空传至：“四位立即回‘地灵官’，少主无恙！”

“逆旅怪客”饶是阅历深博，也猜不出这传音的人是谁，连周靖如何失踪，也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来人既敢当着“疤面老祖”之前，把人救走，这份身手，可以说是惊世骇俗。

“怪丐聂飞”骇然道了一声：“怪！”

甄氏兄弟从地上站起身形，神情上透着些怔愕，膛目结舌且说周靖被“疤面老祖”重逾山狱的劲道正锋，卷得凌空飞射，突感腰间一紧，似被人凌空挟起，射向山林之内，那速度，令人乍舌。

待到听见“疤面老祖”的喝声，他已被置入一蓬浓密的矮树丛中。

前后，他连转意念的余地都没有。

一条白影，从数丈之外似闪电般掠过，他知道那是“疤面老祖”。

定了定神，身旁静悄悄的，他连挟持他脱险的人身形面目，都不曾看到。天下会有这等身手高超的人，的确使他叹为观止。

官道上，“逆旅怪客”经过一阵思索之后，道：“走，我们离开！”

四条人影，风驰电掣的离去。

“雷”、“火”二金刚，怔在当场，做声不得。

周靖谛听了半刻，毫无动静，忍不住开口道：“哪位高人援手在下？”

只听身后不远一个声音道：“请勿出声，‘疤面老祖’可能去而复返！”

周靖只好按捺住满腹疑云。

心里忍不住在想，这救自己的人是谁？看身手，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

自从义兄甘江输以功力，又蒙“血谷主人”授以“玄龟神功”以及三招绝学，原谓可以直走江湖，大放豪情，想不到江湖中尽多高手，在想象中，一谷二院三宫主人的身手，当可睥睨武林，至今才知道除了“血谷主人”功力如谜之外，“通天教主”与“疤面老祖”的功力，似乎尚凌驾二院三宫主人之而除了这两个盖代人物之外，其他尚有多少如此，或更高的高手，尚不可知，武学深如瀚海，的确不是欺人之谈。

由此而观，当初甘小梅的父亲，号称“玉面无敌”，“玉面”当然是指他本人的容貌风采，固不必论，“无敌”两字，得来决不简单，不知他的功力究竟有多高，而当得起“玉面无敌”之称。

可是，“玉面无敌”死了，死因成谜，这“无敌”两字，岂非又被否定了？

武林中，波诡云谲，一切都显得那样的莫测、玄迷。

当初，在“残人院”中，“残人院主三残尊者”对天下高手，曾列册分级记载，据说，天下特流不超过三人，“血谷主人”不列流，功力无法估计，不知“玉面无敌”是否可列“特流”？“疤面老祖”与“通天教主”，“一统会长”，是“超一流”呢？还是“特流”？

“残人院”册载高手，是否已包罗无遗，抑或仅是部分？

当然，岁月流转，人事擅变，当初的一二流，又何当不能变为“特流”，甚或还有人晋入不列流之等！

而自命正统门派的六大门派，似乎已没无闻，象已被摒弃于武林权力范围之外，这是一个可悲的现象，想不到名门正派，式微一至于斯。

心念之甲，眼前白影一闪而没，不问可知是“疤面老祖”无功而返。

又过了片刻，身后的声音，突告响起：“少主，请恕目前不便叩见！”

周靖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又是一个称他为少主的人！

自己的父母，竟系何等样的人物，竟然有这多功力超绝的手下？

他不唯震惊，而且迷惘。

他们——包括所有称他为少主的人，为什么都隐名埋号，故作神秘，这其中，存在着什么蹊跷？

他走出藏身的树丛，目光游盼，一无所见。

他好奇而激动地问：“阁下是谁？”

那声音道：“少主觉得我的声音很陌生吗？”

经这一提，他感觉到这声音确曾听过，但想不起来，在对方发话之下，他只能约略辨出对方隐身的方位，但仍不见人影，当然，对方既称他为少主，他已没有强迫对方现形的必要。

“少主想不起来？”

“想不起了！”

“记得‘林中人’吧？”

“哦！”

周靖心头又是一震，他记起了，“林中人”，那曾从自己手中强借“血心”，而终不亮相的神秘人，同时，他也想起“血谷主人”与甘小梅的对话……

“阁下是‘鬼影子’？”

“哦！”

这回轮到对方震惊了，周靖何以会道出他的真正名号？

随着惊“哦”之声后，激动地道：“少主何由得知我的贱号？”

“阁下到过‘血谷’？”

“是的！”

“阁下已被‘血谷主人’认出来历？”

“是的！”

“那就对了，我从‘血谷主人’之口得知！”

“少主，贱号请少主今后不要提及！”

“为什么？”

“事关主人的血仇。”

“哦！”

周靖下意识地退了数步，“血仇”两字象一柄铁锤，重重地敲击在他的心上，全身似触电似地一颤。

如果身世无误，自己是一身负血海深仇的人。

“少主，这谜底即将要揭晓了！”

那声音，充满了凄怆悲愤。

周靖有点近乎木然地道：“谜底？”

“是的，少主，小老儿还有件事要向少主陈明……”

“请讲！”

“前此，向少主借用‘血心’之时，不知少主身份，致多有冒犯！”

“这值不得重提，小事而已！”

“还有，少主与‘血女甘小梅’分手之际……”

周靖忽地想起自己与甘小梅，正在两情似火之际，突被一声怪笑惊醒，而不致做出非礼的事来，不由得脸一红道：“那在暗中发怪笑声的是你？”

“少主鉴谅！”

“我得感谢你适时惊醒我的荒唐行为！”

“少主，小老儿诚恳地希望少主今后对于甘小梅只可限于友情往来！”

“这……又为了什么？”

“其中自有重大原因，恕不便相告！”

周靖心头一沉，他想起甘小梅的誓言：“有一天，你不爱我，我就死……”他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颤。

这句痴情的话，会变讷语吗？

不会！他自己在心里大叫了一声，我不会辜负她的爱，不管情势如何演变。

“少主……”

“嗯！”

“奇书收我暂时保管；少主请即驰往‘地灵宫’，奇书将与少主同时到达！”

周靖骇然，一摸怀中，“共工残简”果然已不在身上，只好颌首道：“这样也好！”

“鬼影子”的声音又道：“少主可以上路了，小老儿暗中追随，‘逆旅怪客’一行，业已上道！”

“他们平安？”

“只甄氏兄弟略带轻伤，但不碍事！”

提起甄氏兄弟，周靖直觉地感到迷惘莫测，甄氏兄弟与自己相交可谓非常突然，而他兄弟两不知不觉中与“逆旅怪客”等成了一路，处处为自己卖命效力，确实是件不可思议的怪事。

黄小芳的情影，又浮升脑海，他感到欲哭无泪，一个是恩人也是爱人的少女，为他而死了，永作波臣，这创伤在他心灵上将永远不能平复。

他的思想，陷入了杂乱无章。

身世！

恩仇！

数不清的谜！

爱的创伤！

一个意念，从他孤傲的性格中升起，此次赴“地灵宫”如不能澄清身世，他将永不理睬那些称他为少主的人，他要凭自己之力，澄清这个谜。

于是，他语音凝重地道：“阁下，照成例我称阁下一声前辈！”

“小老儿不敢当前辈之称！”

“这是照例，请不必推辞，事实上前辈也该当此称呼，请问，在下身世之谜，何时揭晓？”

“这……这……少主，不远了！”

“目前有何顾虑？”

“怕打草惊蛇，使十多年来的努力毁一旦！”

“我想知道前辈的身份，包括‘逆旅怪客’等人，不过，前辈有困难，可以不必答复，我只此一问，以后永不再问。我会自己去揭开这个谜！”

“少主……你……误会了，保密原出于不得已，并非有意故作神秘……”

“这个在下知道！”

“少主，我……我只能奉告一部分往事！”

“在下不勉强！”

“小老儿与‘逆旅怪客’、‘怪丐聂飞’和另一个是主人昔日的四侍童！”

“另一个是谁？”

“少主一定要知道？”

“随前辈之便！”

“好，我说，他叫‘三指追魂马鸣川’！”

“三指追魂马鸣川？”

“是的！”

“他人呢？”

“少主，我等十余年来追寻的便是他！”

周靖精神一振。道：“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关系着主人的惨遇！”

“能说出其中原因吗？”

“鬼影子”痛苦地叹息了一声道：“少主，主人昔日已练成了‘金刚不坏神功’，普天之下，没有什么人可以制他死命，而主人竟然遭了暗算而亡，这是一个极大的谜……”

周靖全身起了一阵痉挛，忍不住低哼了一声，道：“以后呢？”

“主人遭害之时，四侍童中，仅有‘三指追魂马鸣川’随侍在侧……”

“他是凶手？”

“目前无法断言，他在主人遭害的同时失了踪，十余年来，我和另两位侍童，搜遍天涯海角，目的是要揭开这个谜！”

“有端倪没有？”

“有，三年前，我无意中在三峡上游发现了一具尸体，是伤在‘金刚指功’之下，而这‘金刚指功’是昔年主人量才施教传给‘三指追魂马鸣川’的独门功夫，武林中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会这种指功……”

“可以如此论断吗？”

“是的！”

“以后呢？”

“三年来，我搜遍了三峡上游百里之地……”

“如何？”

“我已经改弦易敌，请丐帮协助！”

“前辈此举，在下认为是缘木求鱼，安知那死者不是‘三指追魂马鸣川’路过长江而无意出手，同时，死者的身份地位，陈尸地点等也都是重要关键！”

“我已作过详细调查，死者是长江黑道枭雄‘小神龙赵泗’，如何浮尸江中，与及真正出事地点，无从查考！”

周靖沉思了片刻道：“我会全力探查他的下落！”

“我所能奉告少主的，到此为止！”

“好，请便吧！”

“少主，小老儿主张你易容而行，因目前你已成了众矢之的！”

“我不愿作那宵小之行！”

“少主，礼有经权，人有达变，为了顾全大局，这岂能算是宵小之行。”

“有这必要吗？”

“有，少主必须及早赶赴‘地灵宫’，小老儿好将物事交奉！”

周靖心念疾转，目前情况的确险恶，为了保全那部“共工残简”，同时也为了最后一次，要求“地灵主人”澄清身世，只好这样做了。

当下道：“如何易容？”

“我这有面具假发，少主接住了！”

声落，一样东西，从身后飘来，周靖伸手接住，暗忖：“鬼影子”显然不愿露面，抛物时，改变了发话时的方位，但这份轻功，实在也足够当“鬼影”二字而无愧了。

接到手的，是一个布包，打开来，是一张薄如蝉翼的人皮面具，和一副假发网，外加一袭葛布长衫，一根腰带，当即穿戴起来。

白发银髯，葛布长衫，半曳腰间，俨然一个道貌岸然的长者。

顺手在近身处折了一枝藜木，用掌劈削干净，作为拄杖。

耳旁传来“鬼影子”欢然的叫声：“少主，可以上路了！”

周靖出林下峰，重新踏上官道。

“一统会”众高手以及二金刚的尸体，已然不见，看来是被移走了。

突地——

周靖想起“一统会长”曾向“地灵夫人”扬言，要血洗“地灵宫”，以“一统会长”的功力，加上该会如云高手，这并非是做不到的事，何况还有个被称为“宗祖”的“疤面老祖”，“地灵宫”岂是其敌，祸由己起，总得要尽己所能，想到这里，不由大感焦的，脚下不期然地加快起来。

周靖这一改容易貌，一路之上，果然平静无事。

这一天，估计行程，距“地灵宫”已在不远。

连日兼程，虽说他功力超人，也颇感疲乏，顺道折入一座镇甸之中，想藉打尖略事喘息。

检了一间叫“迎朋居”的酒店，叫了一壶酒，几样可口菜肴，自酌自饮。几杯闷酒下肚，勾动愁肠，缅怀身世，不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老丈何事发愁？”

声音传自邻座。

周靖一怔神，见这发话的是一个二十许书生模样的少年。

一身穿打扮，显得十分寒怆，当下向对方一颌首道：“兄台。”

那书生脸色一变……

周靖立时警觉自己乃是易了容的白发者者，干咳了一声，改口道：“劳小哥动问，没有什么！唉！人老了，言语颠三倒四、小哥莫见笑！”

那书生疑惑地端详周靖几眼，道：“老丈莫非有难言之隐？”

“没有什么，偶尔有感而已！”

“哦，那是小可多言了！”

说完，别过头去。

周靖心想，这书生倒是个善良的人。

蓦地——2个阴阳怪气的声音道：“小穷酸，自己泥菩萨过河，还管别人闲事！”

周靖循声一看，距自己三副座头的地方，一个黝黑枯瘦的老者，据案大嚼，发话的正是他。

那书生充耳不闻，自顾自地吃着。

黑瘦老者用衣袖一抹油嘴，目光朝那书生一扫，喃喃自语道：“进了锅的鸽子，还会飞走那才是笑话！”

那书生日如冷电，扫了黑瘦老者一眼，口中发出一声冷哼。

周靖心中微微一动，他看出这书生功力相当不弱。

就在此刻——

在堂馆哟喝声中，五个白衣人迳自入座。

周靖不由得骇然了，来的五人，全是“一统会”属下，为首的赫然是“妙手书生斐庄”，他认得对方，对方却不认得他，因他已易了容。

莫非“妙手书生”一行，也是冲着这褴褛书生而来。

那书生忽地侧头对周靖一笑，道：“老丈仙乡何处？”

周靖随口道：“江左！”

“哦！巧极了，小可也是江左人氏，如此说来，老丈应是小可乡邻长者，不知可否容小可移樽就教？”

周靖暗忖，如你要想在我身上玩花巧，那可找错了对象，当下倚老卖老地哈哈一笑，道：“好说！好说，老夫正感独酌无聊，请过来？”

那书生搬过了酒菜，和周靖相对而坐。

“小可敬老丈一杯！”

“哈哈哈哈哈，彼此，彼此！”

黑瘦老者在这时突发了一声冷笑。

周靖的目光，不期然的扫向“妙手书生”，而“妙手书生”的目光也恰在这时瞥了过来，四目交投，周靖心中怦然而震，对方的目光，竟有些异样，心想，莫非“妙手书生”已看出了自己的行藏！

心念之中，只见两个头缠青布的壮汉，匆匆而入，目光一扫全座之后，迳自趋向书生座前，其中之一沉声道：“朋友，本主人请你到镇外柳林一会！”

书生吃惊道：“我？在下？”

“不错！”

“在下一个寒儒，不知贵主人是谁，竟蒙宠召……”

那壮汉以一阵清豪的笑声打断了书生的话，道：“酸秀才，用不着装蒜了，话已传到，去不去由你，反正……嘿嘿……”

说完转身离去。

周靖看出这两名壮汉是“通天教”属下，不知何以也找上了这书生？

看来事情相当不简单，当下故作不解地道：“小哥，他们是谁？”

“小可也不知道！”

“你去吗？”

“看来是不去不成，唉！这是从何说起！”

“小哥你叫什么名字呀？”

“小可自幼读诗书，寒窗十载，怎奈时乖运衰，迄今仍是一名白丁，老丈，小可叫王中执，别人戏呼酸秀才！”

“哈哈哈哈哈，小哥，老夫看你是武林中人？”

“这……不瞒老丈，学书不成，转而学剑，学剑又不成，变成了不文不武！”

“哈哈哈哈哈，小哥妙人妙语。”

“转请教？”

“老夫姓周！”

“哦，周老丈！”

黑瘦老者，陡地站起身来，大步走向周靖和“酸秀才王中执”座前，阴阳地道：“小子，四面楚歌，你插翅难飞，不如把那东西交给老夫，老夫只用一次，用后原物奉还，如何？”

“酸秀才”不屑地一哼道：“阁下在说些什么？”

“嘿嘿嘿嘿，小子，老夫这是为你好，年纪青青，何必与那不祥之物同归于尽？”

周靖心中一动，暗忖：“酸秀才”身上必怀有什么宝物，才会引起武林人覬覦，连“一统会”、“通天教”也介入其中，这物件必是连城之宝。

“酸秀才”冷冰冰地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好意心领了。阁下既知其为不祥之物，又何苦因一念之贪而引人焚身呢？”

黑瘦老者阴恻恻地一笑道，“小子，不识抬举，莫怪老夫话未完，一双枯瘦如鸟爪的手，已疾抓而出，快逾电闪。

“酸秀才”一个踉跄，离开座位，巧极地避开了这电光石火的一抓，把手连摇道：“君子动口不动手！”

此际，座中酒客不多，只十来人，一见发生事故，纷纷结账离开，只剩下“妙手书生”一行五人，和另一个伏桌打盹的老者。

黑瘦老者狞笑一声，双爪再度抓起，玄奇诡辣，世无其匹。

“酸秀才”啊呀一声，撞向了周靖，周靖将计就计地连椅子栽了下去。

“酸秀才”急忙一把扶起，歉然道：“周老丈受惊了，小可该死！”

周靖装模作样地道：“好端端的怎么打起了？”

“酸秀才”苦着脸道：“老丈，这可是人善被人欺了！”

周靖目光一扫黑瘦老者；气呼呼地道：“小哥，恶人自有恶人魔，你等着瞧吧！”

说完，仰首干了一杯酒。

黑瘦老者两抓不中，讪讪地满不是意思，身形一一晃，快得令人肉眼难辨，一下子便刁住了“酸秀才”的右腕脉穴。

周靖欲待发作，念头一转，又按捺下来。

“妙手书生斐庄”冷冷地开口道：“乌骨魔，这位姓王的朋友受本会保护！”

原来这黑瘦老者正是以心狠手辣出名的“乌骨魔”。

“乌骨魔”一声冷笑道：“炒手书生，”一统会，要想独吞‘鱼龙珠’，恐怕办不到！”

周靖恍然，“酸秀才”身怀“鱼龙珠”，是以引起武林人争夺，但不知道这“鱼龙珠”竟系何物？

坐在“妙手书生”身旁的四个白衣人，霍然变色而起。

“妙手书生”示意四人坐下，徐徐地道：“乌骨魔，凭你阁下要想得手之后平安离开，那岂非做梦？”

“一统会”势倾中原武林，若非“通天教”东山再起，该会已稳占领袖武林之势，“乌骨魔”竟然公然与抗，的确是利令智昏。

“乌骨魔”不理“妙手书生”，伸手便朝“酸秀才”的怀中抓去。……

“放手！”

“乌骨魔”应声放开了“酸秀才”，一连倒退了三副座头之遥。

出手的，赫然是那伏桌打盹的老者，他究竟为何神不知鬼不觉地欺近出手，座中没有一个人看得出来。

这老者两撇鼠须，已呈花白，秃顶削腮，双目如豆，一看即知并非善良之辈。

“乌骨魔”显然十分震惊，叫下一声：“双绝老人！”

“一统会”五高手齐齐面上失色。

周靖也是怦然心惊，想不到这秃头老者，就是雄据天南，以“毒”与“掌”称绝的“双绝老人”。

“双绝老人”鼠眼一翻、射出两缕绿光，皮笑肉不笑地道：“乌骨老弟，你可以离开了！”

气势汹汹的“乌骨老魔”，果然半声不响地转身便走。

“酸秀才”松动了一下身骨，向周靖露出一丝苦笑道：“周老丈，小可告别。前途再见！”

声落人杳，身法之快，惊世骇俗。

周靖不由看得呆了。

“双绝老人”冷哼一声，以同样快的速度，追了出去。

“妙手书生”等五人也相继站起身来，其中一个白衣人道：“师爷，行止如何？”

“召集高手，全力与‘通天教’周旋，此番如果失手，本会的威望将遭受严重的损害，‘通天教’的主力，全放在‘回龙潭’一面，本会或可操胜算！”

“属下顾虑的乃是那‘双绝老人’……”

“由‘通天教’去挡他，我们伺机而动！”

“那‘酸秀才’不知是什么来路？看他方才的身法，功力令人莫测！”

“我们走！”

“妙手书生”深深地注视了周靖几眼，扔下一块银子，率众离去。

周靖唤过酒保，连“酸秀才”的账一并会了，拿起藜杖，步出店门。

街面上静悄悄的，似没有什么事故发生，行人安详地往来。

周靖出了镇集，极目四望，果见数里之外，一片绿油油的柳林，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身不由己地向那片柳林奔去。

“通天教”派人传话，约“酸秀才”柳林相见，武林人自视甚高，尤重名头，“酸秀才”看来身手并非等闲之辈，他是不会不去的，只不知那“双绝老人”是追了下去，还是已得手远扬？

顾盼之间，柳林在望，隐约传出阵阵人语之声。

周靖绕了一个大圈子，从后侧方欺身入林，借着垂柳浓荫，掩蔽身形，捷若鬼魅地穿插闪晃而入……

林中——

数十条人影，围成了一个半圆，“枯竹客”竟然也在其中，显然这些高手，全属“通大教”下。

居中，“酸秀才”与“双绝老人”相对。

“酸秀才”一身穷酸相，但却掩不住那超凡的风标，巍然卓立，面无惧色。

“双绝老人”闪烁着绿色光焰的如豆双目，那样子令人心悸，这怪物掌法虽称一绝。但未见得便无敌手，只是那“毒”，就不可等闲视之了。

周靖仁身五丈外的一株老柳之上，密叶遮身，对场中一目了然。

“双绝老人”阴森森地发话道：“‘通天教’的朋友一定不肯放手？”

“枯竹客”隐为此行之首，冷冷地道：“不错！”

“双绝老人”如豆鼠眼一翻、道：“各位最好三思而行！”

“枯竹客”狂笑一声道：“阁下胆敢与本教为敌，当知道后果？”

“双绝老人”不屑地一哼道：“老夫没有时间空磨，不要命的只管出手！”说着，目光转向当面的“酸秀才”，沉声道：“小穷酸，爽快点交出来！”

“酸秀才”剑眉一挑道：“阁下何不动手？”

“老夫若出手，冤枉了你这条小命！”

“未见得！”

“如此你就试试看！”

“砰！砰！”

人影一合而分，在这令人眼花的一瞬之间，双方已互换了一招。

场中尽多高手，只有极少数的几个能看出双方攻拒的招式。

暗中的周靖，咋舌不已，“酸秀才”的身手，要在自己之上。人影乍分倏合，眨眼之间、双方已互换了三招，半斤八两，轩轻不分。

“双绝老人”以“毒”称绝，而“掌”这一绝，四个照面下来，竟然动不了对方分毫，恼羞之余，歹心陡起，冷冷地道：“小子，你如果不交出‘鱼龙珠’，老夫要不客气了！”

“酸秀才”面色一沉道：“阁下准备用毒？”

“不错！”

“阁下为什么要说明呢，先下毒，再取珠，岂不省事？”

“老夫生来有一个缺点，不愿平白毁去年少英才！”

“在下在阁下眼中是英才？”

“质秉超人，年青有此成就，可以这么说！”

“酸秀才”略一沉吟之后，面色一整，嘴唇一阵翕动，显然他是以“传音入密”之法，向“双绝老人”谈话。

“双绝老人”面色一连数变，瘦削的腮帮随着一阵抽动，突地出声道：“小子，你这话当真？”

“信不信在于阁下！”

“如果你玩花招……”

“阁下何不当面证实一下？”

“好，我相信你，如果老夫事后发觉有诈，你将身化劫灰！”

说完，弹身而逝。

“双绝老人”被“酸秀才”几句话打发走，的确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到底他以“传音入密”之法，向“双绝老人”说了些什么，别人无法知晓。

“酸秀才”目光一扫“通天教”在场数十高手，然后目注“枯竹客”道：“在下应约而至，阁下有何教言？”

“枯竹客”冷冷地道：“老夫说话一向开门见山，把‘鱼龙珠’留下走路！”

“如果在下说不呢？”

“那是你自己找死！”

“阁下自信能留得住在下？”

“你无妨走走看？”

就在此刻——

围着的人圈，波分浪裂地闪开一道缺口，一先一后两个苗条人影姗姗入场。

所有“通天教”高手，齐齐俯首躬身为礼。

“枯竹客”身形微侧，抱拳躬身道：“见过副教主！”

“护法免礼！”

暗中的周靖，不由心头狂震，来的正是在石洞中为他解去“玄天寒煞”的黑衣中年女人，她身后是莫绮萍，也就是为自己而与该教护法“红须客”同归于尽的绿衣女莫绮华的姐姐。

想不到这中年女人在“通天教”中，身份竟如此之高，居副教主之尊。

中年女人眸光闪动，一瞥“酸秀才”，寒声道：“张护法！”

“枯竹客张之武”急应道：“副教主有何谕示？”

“事情如何？”

“这酸了不肯自动交出来！”

“拿下他！”

“遵令谕！”

“枯竹客”一转身，电闪扑向“酸秀才”，左掌右爪，一招两式，罩身袭向了“酸秀才”。

“酸秀才”一晃身，横移八尺，身法之奇快，令人咋舌。

“枯竹客”一招落空，如影附形而进，一口气攻出了九掌。

场中顿时狂飘乱卷，一阵断枝折树之声。

“酸秀才”人如幽灵鬼魅、飘忽晃荡，轻易地避过了九掌，反劈三掌。

三掌出手，“枯竹客”被迫得退了一个大步。

“酸秀才”一弹身，向外划去……

“哪里走！”

暴喝声中，十余道如山掌力，涌向“酸秀才”弹起的身形，“酸秀才”身形一窒。

“枯竹客”身躯暴起，一掌劈向了“酸秀才”后心，这一击快逾电光石火，正配合上那十几道发自人圈的掌力。

“酸秀才”眼看避无可避，右手反出，迎向劈来掌势……

一声凄哼，震撼全场，“枯竹客”落回地面，右掌血涌如泉。

“酸秀才”也在同一时间着地，但身形一沾地，又暴射而起，如一缕轻烟般飘越人圈，没入林中。

中年女人窒得一窒，趋向“枯竹客”身前，一看，脱口惊呼道：“这是‘金刚指’神功！”

娇躯倏起，投射向“酸秀才”消失的方向。

“金刚指”三字，如晴天焦雷，震得周靖身心皆颤，他记起“鬼影子”说过的话，这种指法是“三指追魂马鸣川”的绝技，而马鸣川极可能是杀父凶手，或者是唯一目击血案的人、“鬼影子”穷三年岁月而苦寻不得，自己岂可失之交臂。

这“酸秀才”无疑的必是“三指追魂马鸣川”的传人……

心念之中，不顾惊动旁人，从柳荫中冲起，认定方向全力飞驰。

“什么人？”

“追！”

是“通天教”护法“枯竹客”的声音，接着是一连串的衣袂破风声。

周靖知道“通天教”高手已追了下来，但他毫不在意，运足功力狂驰，片刻工夫，已抛却了后面追来的高手。

当然，如果“枯竹客”没有受伤的话，他可能走不了。

一阵狂奔，驰了约莫三十里远近，可是“酸秀才”与那“通天教副教主”的踪影，竟丝毫未见。

可能追丢了，也可能对方身法太快，追之不及？

心念动处，身形不期然地一缓。

蓦地——

一个极其耳熟的声音道：“老丈请留步！”

周靖闻声刹住去势，举目望去，不由心头狂震，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

面前，站定了一个亭亭玉影，赫然是自己的未婚妻易秀云。

她较上次分手时清减了，眉目之间，锁着一缕薄愁。

易秀云会出手阻止，实在出乎意料之外。

他本想道出自己的真面目，但心念一转，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这一对欢喜冤家，一场误会下来，谁也不肯向对方低头，但彼此的心里都是痛苦的，正应了“见面不如不见”这句话了。

易秀云错愕地道：“老丈姓周？”

“不错！”

“想不到老丈会是此中高手！”

“这话怎……”

“小女子易秀云，受人之托向老丈取一件东西！”

“哦，要向老夫取一样东西？”

“是的！”

“什么东西？”

易秀云神秘地一笑道：“这东西是敝……敝友情急之时，偷偷放在老丈身边的，尚请见谅！”

周靖不由大吃一惊，难道自己身上真是被人做了手脚而不自知？心念之中，不期然地探手入怀，心头又是一震，不错，怀中多了一个软软的荷包形之物，荷包鼓突突的，像是装着一颗大珠子。

这是什么东西。

是何人在何时放入自己怀中？

他缓缓地抽出了手，不动声色地道：“贵友是谁？”

易秀云压低了声音道：“酸秀才王中执！”

“哦！”

周靖恍然而悟，必是在酒店中时，“酸秀才”未打斗之际，偷偷放入自己的怀中，不言可喻，这东西必是那所谓“鱼龙珠”无疑了，“酸秀才”这一着的确高明，真是人不知鬼不觉。

但易秀云何时结交上“酸秀才”呢？

人品、武功，“酸秀才”堪称第一流的人物，这其中……

莫非易秀云坚持与自己决绝，是为了他？

他直觉得感到一种被羞辱的愤怒，起自胸中。

易秀云抿嘴一笑道：“如何？”

周靖干咳了一声，漫应道：“哦，有这回事！”

“如此请老丈赐还！”

“慢着！”

易秀云粉腮一变，道：“老丈还有话说？”

周靖慢吞吞地道：“如老夫所猜不错，这东西是不久前群豪流血以争的‘鱼龙珠’？”

易秀云面色倏地一沉，瞬又恢复原状，不自然地一笑道：“老丈说对了！”

“老夫与那位叫‘酸秀才’的小哥，一见投缘，这东西既是无价之宝。老大认为有代他护持的义务……”

“老丈的意思是……”

“面交他本人！”

易秀云急道：“老丈，他目前行迹败露，已成众矢之的，是以托小女子代他取回，送到地头，这东西对他关系太大！”

周靖冷冷地道：“江湖人心难测，老夫行年已逾古稀，莫要做不义之人！”

易秀云蹙眉道：“老丈不相信小女子？”

“并非不信，而是慎重！”

“老丈这想法是应该的，但事实上恐不能由敝友亲自来讨取！”

周靖别有用心地道：“贵友人中之龙，堪称才貌双绝！”

易秀云莞尔道：“老丈过奖了！”

周靖心头一紧，又道：“姑娘与他真是一对？”

易秀云噗嗤轻笑出声：“老丈取笑了！”

“姑娘承认老夫的活吧？”

“好，就算如此，请老丈赐还那东西吧！”

周靖一颗心顿往下沉，果然不出所料，易秀云已另结新欢，想不到她竟

是个杨花水性的女子，一股怒火，猛冲而起转念一想，这样也好，对义父“霸王鞭周公锋”和岳父“圣剑飞虹易斌”在天之灵，总算有了交代。

怒火顿息，代之的是一股幻灭的悲哀。

易秀云似已不耐，催促道：“老丈，尊意如何？”

因“酸秀才”露了一手“金刚指”，极可能他就是四侍童之一“三指追魂马鸣川”，的传人，要揭开身世之谜与“鬼影子”等人口中所指的血案内幕，他必须找到他，当下沉声道：“易姑娘，贵友师承是谁？”

易秀云面有难色，道：“老丈因何有此一问？”

有夫认为有彻底了解的必要，否则听姑娘一面之辞，把这武林奇珍交付，将来出错，要老夫如何对那小哥儿？”

“可是，这不便奉告！”

“姑娘说出他的住址也行？”

“这……也难奉告！”

“为什么？”

“敝友不愿意任何人知道他的师承来历，因为其中牵连太大，希望老丈谅解！”

“如此，老夫只好坚持本意，暂代贵友保管，江湖之中，遇到他本人时，立即交付，以免旁生枝节！”

易秀云惶急地道：“老丈，耽误了时间，后果相当严重“老夫说过随时可以壁还，只要‘酸秀才’亲自来取，如果时间宝贵，姑娘何不马上去找他，老夫可以在指定地点伫候！”

易秀云粉腮一沉道：“老丈定要如此？”

周靖冷冷地道：“老夫之意已决。”

“老丈莫非要想吞没这东西？”

“笑话，如果老夫想据为已有，早已远走高飞，潜踪匿迹了！”

“那何以不肯见还呢？”

“物还原主！”

“小女子受原主重托……”

“事非小可，片面之词难信！”

“若非受托，小女何由得知此物在老丈身边，连老丈自己事前亦未觉察？”

周靖不由语塞，略略一顿，大摇其头道：“老夫主意已定，姑娘不必多说了！”

“老丈非若要……”

“怎么样？”

易秀云秀眸之中，杀光骤现，栗声道：“非若要逼小女子出手？”

周靖心头一震，易秀云不知如何竟然会拜在“玄玄老人”门下，如论动手，自己决非其敌，但难道就此屈服，放弃追查“三指追魂马鸣川”这一线索？

不！

他在心里作了决定。

“姑娘要动强。”

“事逼如此，不得不然！”

“老夫虽然老朽，但非可欺之辈？”

“小女子不得已而为！”

周靖咬了咬牙，道：“看姑娘志在必得的神情，使老夫更加动疑！”

“动什么疑？”

“并非受托，而是想巧取豪夺！”

“老丈，小女子再次请求赐还，日后对您老人家当有明白交代？”

“老夫仍然信不过！”

“那是非逼小女子出手不可了？”

“姑娘出手吧，如果老夫不敌失手，也可免得愧对那小哥儿！”

“老丈一定不肯见谅？”

话声中，人已逼近数步。

周靖功集双臂，手中拐杖轻轻一顿，道：“出手吧，否则老夫要上路了？”

易秀云银牙一咬，玉掌扑劈而出，这一击之势，玄诡到了家。

周靖一晃手中拐杖，封住门户。

易秀云掌势中途一变，幻成千百掌影，拂向上中两盘要害大穴。

周靖弹身疾退五尺，把“血谷”三绝招化在杖上，“一招残身”陡然施出。

易秀云娇躯一划，脱出杖影之外，娇叱声中，劈出一掌，如山劲气涌处，挟着震耳的雷鸣之声。

“天雷法掌”，周靖心头一凛，举杖全力封去。

“轰！”然暴震声中，周靖踉跄连退八步之多，手中杖几乎脱手飞去。

易秀云得理不让人，第二掌跟着劈出，劲力已用到十成。

周靖身形未稳，排山倒海的掌力，已撞了过来，劲波广波三丈，使他避无可避。

震耳霹雳声中，挟着一声闷哼，周靖跌跌撞撞的退出三丈之外，一股鲜血从口里流了出来，染红了颌下如银的假发须。

若非有“玄龟神功”护体，这一掌势非重伤倒地不可。

易秀云粉面一片铁青，厉声道：“你交不交出来？”

周靖道：“不！”

“你当真不见棺材不流泪？”

“哼！”

易秀云芳心老大不忍，但势成骑虎，她非如此做不可。

纤掌，再度扬了起来……

当然，她做梦也想不到当面的无名老人，会是她的未婚夫周靖。

周靖双目喷火，募集全身功力于双掌，准备背城一战……

场面充满了浓重的杀机。

眼看一场悲剧已无法避免。

就在此刻——

一缕细如蚊纳的声音，钻入周靖的耳鼓：“少主、准备立即离开，由我来挡她一挡！”

周靖矍然而震，这发话的竟然是“鬼影子”，可能“鬼影子”尚未发现施用“金刚指”的，便是那“酸秀才”、否则他必已追了前去，不会再现身此处了……

心念未已，易秀云的掌劲已告涌来。

掌挟雷鸣，令人动魄惊心。

周靖但觉身形一震，横里被人推出三丈之外，堪堪到了柳荫深处，记起“鬼影子”的话，毫不怠慢，就势弹身飞逝。

易秀云掌劲方吐，眼前一花，顿失老人形影，她这一惊非同小可，她看出横里掠过一条人影，捷逾鬼魅，刚好从掌劲锋缘掠过，救走老人。

一时之间，她给怔住了，这种迅速，几乎不像是出自人的身上。

可能，她出道以来，第一次见识这种恍若幽灵鬼魅的身法。

等她回过意来，空林寂寂，哪有半丝人影。

她恨恨地一顿脚，穿林追了出去。

且说周靖入林之后，展足身法，反绕林后面驰，顾盼间，已离了这一片绵延数里的柳林，取道奔向“地灵宫”。

日色平西，他来到了“地灵宫”的秘密入口的破庙之前。

四周静荡荡的不见有丝毫异样，他放下了一颗虚悬的心，“一统会”还未对“地灵宫”下手，随即除下化装，脱下布袍，顺手挽成一个小包。

奇怪的是“鬼影子”自柳林传语之后，一直不曾现身或发话。

他说过要把“共工残简”还给自己，难道他……

心念之中，下意识地探手怀中，不由骇然，除了那盛有“鱼龙珠”的荷包之外，还多了一样东西，那正是“共工残简”。

想不到“鬼影子”已乘把自己带离易秀云圈时，将东西放入自己怀中。

到这时，他才有暇取出那“鱼龙珠”。

果然，装着珠的是一个精工刺绣的荷包，还隐隐露出脂粉幽香，“酸秀才”是一个男人，那有这女人佩挂的东西，八成是易秀云那贱人所送。

他恨恨地咬了咬牙，自语道：“罢了，从此一刀两段，倒是这珠子必须还给那‘酸秀才’，同时也要探出他‘金刚指’的来路。”

“相公，小婢恭候多时了！…

周靖一惊抬头，若梅若兰两个宫妆侍婢，已俏生生地站在破庙门里，粉腮之上带着迷人的笑容，使人有如浴春风之感。

“哦，两位……”

“相公请，夫人专候！”

说着，姗姗转身带路。

周靖只好默默地跟着走。

走完秘道，眼前又呈现依稀相识的宫院，“地灵夫人”果然候在二门之前，“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也在场，三人齐称了一声：“少主！”

周靖漫应了一声：“三位前辈太多礼了！”

心中，可不是滋味，被人恭为少主，却又不知身世，这闷气不好受。

三人朝旁一侧身，“地灵夫人”摆手道：“少主请！”

“前辈请！”

“还是少主请先行，梅儿兰儿带路！”

二婢恭应一声，朝周靖一笑，趋前走去。

周靖当下不再谦让，举步便往里行，一路穿门越户，不少宫中弟子恭谨执礼。

工夫不大，来到了大厅之中。

周靖被坚请上坐，“地灵夫人”等在两侧坐下。

若梅若兰献过茶之后，并立于“地灵夫人”身后。

“地灵夫人”喜滋滋地道：“恭喜少主得了‘黑箱奇书’。”

周靖淡淡地一笑道：“何喜之有？”

“得了奇书，将可练成盖世身手，重振主人昔日雄风，焉能不喜？”

“物各有主，我不想要它！”

“怪丐聂飞”与“逆旅怪客”同时惊“哦”了一声。

“地灵夫人”粉腮一变道：“少主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周靖不疾不徐地道：“黑箱奇书，本为‘玉面无敌甘祖年’之物，他现有女儿在江湖之中，而且与我相识，我岂能据为已有！”

“地灵夫人”离座而起，激动地道：“少主，你说的是谁？”

“血女甘小梅！”

“少主，你可以参修这部奇书，于理无亏，待少主修完之后，当奉告……”

“不，我已答应还给她！”

“这……这书本是少主之物……”

“不错，‘黑箱’是我义父‘霸王鞭周公铎’所获，但事实上不是他老人家份内的东西！”

“少主……”

周靖站起身来，满面肃容地道：“前辈，我想知道身世！”

“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跟着起立。

“地灵夫人”面容一惨，两串泪珠骤然滚落粉腮，哽咽着道：“少主，是的，该是告诉你的时候了！”

周靖登时血行加速，心跳怦怦，他多么渴望这一刻的来临，从“地灵夫人”的神情里，他直觉的感到自己的身世将是一个充满了血泪的凄惨故事。

他颤抖了，不自觉的，下意识的。

“地灵夫人”一抹泪痕，道：“少主，你请坐下！”

周靖依言落座。

“逆旅怪客”和“怪丐聂飞”也相继坐下。

“地灵夫人”轻咬下唇，眼望厅中的琉璃灯盏，似乎在竭力平定激动的情绪。

厅中顿时沉寂下来。

一种令人难耐的沉默。

久久，“地灵夫人”才以一种怨抑的声音道：“少主，主人的功力，十八年前，堪称盖世无双，而主母也是罕见的高手。”

周靖目瞪口呆，似乎呼吸也停止了。

“地灵夫人”一顿之后，又道：“尤其主人已练就了‘金刚不坏神功’，可以说天下已无人能以功力伤他……”

“哦！”

“然而在一天的夜里，他死了，离奇地死了，七孔喷血……”周靖全身一震，几乎晕了过去。脱口道：“七孔流血而死？”

“地灵夫人”泪光又现，点头道：“是的，周身无任何伤痕，也没有中毒现象……”

“以后呢？”

“主母恰在这天临盆，生下一个男孩，少主，就是你！”

“哦！”

周靖眼前一黑，身形晃了几晃。

“怪丐聂飞”与“逆旅怪客”目中射出骇人的杀光，挟着无比悲愤之色，

若梅若兰二婢，螭首几乎垂到胸际。

厅中弥漫着悲惨迫人的气氛，令人有窒息之感。

“地灵夫人”珠泪双垂，又道：“主人遇害是在静室之中，当时随侍在侧的是四侍童之首‘三指追魂马鸣川’，而马鸣川却离奇的失了踪，直到现在！”

这一点，周靖已听“鬼影子”说过，他脑中迅即映上了“酸秀才王中执”的面影，要找到“三指追魂马鸣川”，他是唯一的线索，他同时也想到未婚妻易秀云，她竟然不顾婚约，不顾乃父遗命，爱上了“酸秀才”……

但这意念，仅如电光一闪，他仍全神专注在自己的身世与家门惨变上。

“地灵夫人”强抑悲愤，又续道：“主人共有四侍童，四门人，四侍童为首的是‘三指追魂马鸣川’，擅长于‘金刚指’。第二位是最近才露面的‘鬼影子西门烈’，轻功出神入化，第三位是‘修罗何凡’……”

说至此，目注“逆旅怪客”。

“逆旅怪客”用手一抹，面中应手而落，赫然是一个貌相威严的中年人。

“第四位‘铁掌聂飞’……”

“怪丐聂飞”抓下面具，竟然是个清罢俊逸的中年人。

周靖扫了二人一眼，心中一阵激荡。

“地灵夫人”又道：“四侍童之中，仅马鸣川随侍主人，其余三位游侠在外，妾身与另一位黄尚香，是跟随主母的，另四位门人年事最轻，入门也迟，全已牺牲在出殡落葬之日……”

周靖肝胆皆寒，粟声道：“家母……”

“地灵夫人”立即接话道：“请少主耐心听贱妾陈述，主人死后第三天，移枢巫峡钓鱼矶安葬，黑白两道贪婪之辈，闻声而去，目的在抢夺主人所有的这一部所谓‘黑箱奇书’……”

周靖愤怒地喊出了一声：“该杀！”

“地灵夫人”咬了咬香唇，又道：“所谓‘黑箱奇书’是事后江湖人说法，因为‘黑箱’是主人经常随身携带之物，可以说是独门标志，至于奇书究系何名，江湖中可能没有人知道！”

“哦！”

周靖点了点头，“共工残简”不就在自己身边……

忽地，他陡然站起身来，粟声道：“先父就是‘玉面无敌甘祖年’？”

“不错！”

“家母叫‘赛妲娥戚慧’？”

“少主何以得知？”

周靖猛可里一坐，一张紫槽木雕花太师椅，哗啦一声变成了一堆木屑。

若梅立即换上了另一把椅子。

周靖但觉血液奔涌，似乎要破血管而出，心房急迫地收缩，俊面肌肉扭曲，成了一副骇人的怪像，怔坐在椅上，簌簌直抖。

这一刻，在他而言，不啻是宇宙的末日来临，恐怖、绝望、悲惨……

“少主，请……冷静……”

“继续往下讲！”

“钓鱼矶上，展开了一场搏杀，主人遗体几乎被击成碎片“讲！”

“四门人也在此时死难，可怜主母临盆才三朝，元气未复，无力与那批肖小恶魔对抗，尚好事前有备，少主连同奇书，同被密置‘黑箱’之内，少

主右脚拇趾是主母咬断的，为了今后能辨认骨肉……”

周靖狂叫一声，眼角渗出了血水。

“地灵夫人”已语不成声，停了半刻，才接下去道：“主母把‘黑箱’，抛落江中，同时也把贱妾与另一位黄尚香劈落江中，目的当然想留下两个活口，用心极苦……”

又一层疑云打开，他意识到自己何以会成了“霸王鞭周公铎”的儿子，不言可知周公铎无意中获得“黑箱”，也救了自己，抚养自己成人，而对“共工残简”，却无觊觎之心，另一个参与其事的，当然是岳丈“圣剑飞虹易斌”，这两位恩同再造的典型侠义人物，先后为自己而死。

“地灵夫人”咬着牙道：“事后方悉主母最后自决当场！”

周靖哀号一声，晕死过去。

久久之后，又悠悠醒转。

这种椎心沥血的惨事，的确是难以忍受的。

“请……往下讲！”

“当日‘钓鱼矶’上，煽动群凶毁尸，迫死主母，祸首是‘武林一君’……”周靖一跃而起，粟声道：“武林一君？”

“是的！”

“一统会长？”

“一点不错！”

“他将千百倍偿还这血债！”

“少主，贱妾侥幸被‘地灵殿’上任主人所救，得以苟活。另一位黄尚香，可能已葬身鱼腹，贱妾等虽明知‘武林一君’是当日元凶之一，但为了不使打草惊蛇，全力想揭开主人惨死之谜，所以一直隐忍未发，没有采取行动，而贱妾等人，也改容换貌，不以真面目现于江湖，十余年来，竟毫无端倪……”

“鬼影子前辈已发现有人死于‘金刚指’，证明马鸣川尚在人世……”

“这一点他日前才传过消息！”

“嗯，我会追查出来的！”

他心中已握有“酸秀才”这根有力线索，而“酸秀才”的“鱼龙珠”现在自己身上，只要现身，他非找自己不可，所以才极有把握的说出这句话。

突地——

他眼前现出甘小梅美绝天人的采姿。

他全身像触电似的一阵抽搐，倒坐回椅中。

他做梦也估不到甘江与甘小梅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弟，“玉面无敌甘祖年”竟然是自己的父亲。

耳际，想起甘小梅临别时的切切痴情语：“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我会死……”

造化弄人，他竟然爱上自己的姐姐。

手足！

爱人！

多可怕的安排！

他想起了荒林之中，与甘小梅如火如荼的那一幕，登时冷汗如沉，若非“鬼影子”适时示警，他与甘小梅已做出逆伦丑事。

太可怕了，一失足成千古恨，永为世间罪人，万死莫赎。

他愈想愈觉得可怕。

甘小梅如果知道事实真相，又当如何？

他不敢想象，但又不能不想。

她仍然要死吗？

厅中，一片难堪的死寂。

周靖陷入极度悲伤和迷惘之中，脑海里一片混沌。

“地灵夫人”幽幽的声音打破了沉寂，道：“少主，在主人死因未明，元凶未获之前，一切仍请照旧，依贱妾等人之见。主人身怀无上神功，竟然惨遭杀害，这下手之人的功力，简直近于不可思议……”周靖咬牙切齿地道：“此仇不报，枉为人子！”

“少主，当今急务是请少主积极参修那部奇书宝籍，然后再谈报仇，主人昔日所得不过书中六成，已称无敌，如果少主参悟到十成的话，何事不可为？”

身世已明，周靖当然不会再坚持把“共工残简”还给甘小梅，当下沉重地道，“谢过三位前辈的殊恩！”

三人齐道：“少主言重了！”

“地灵夫人”向若梅若兰一挥手道：“为少主准备静室，并传令摆宴！”
“是！”

第十六章 天人合一

“地灵夫人”传令为周靖准备际室练功，并摆上接风酒宴。由于每个人的心灵，压积了太多的悲愤与怨仇，食不甘味，酒席草草而终。

周靖被安置在一间纤尘不染的功室之中，饮食起居，由“地灵夫人”的两名贴身侍婢照顾。

悲惨的身世，血淋淋的回忆，使他的心一直翻腾在仇与恨的狂涛之中，他无法定下心来参研“共工残简”。

父亲，堪称一代武圣，却谜样地死亡，死后还被毁尸。

母亲，生下自己刚三朝便遭迫害，他似乎已看到了钓鱼矶上血淋淋的一幕。

仇与恨炽成一股无比的杀机。

三天三夜，他目不交睫，把自己沉浸在仇恨的海里。

他冥想着由“地灵夫人”口中述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

这的确是一个惨绝人寰的血的故事，而他，是故事中不幸的主角。

静室的门轻轻开启，呈现出“地灵夫人”焦灼关怀的面孔。

“少主！”

“前辈有何见论？”

“少主，请抑悲怀，往者已矣，目前要做的是如何报仇，使主人主母得能瞑目于九泉之下，悲伤足以损元……”

“谢谢前辈提示！”

“望少主即日开始参修神功！”

“是的！”

“贱妾告退！”

静室的门，悠然而合。

是的，一切都成为过去了，当前应该做的是如何去报仇，追凶，使父母瞑目。

周靖摒除那些足以使他不安的激动的意念，翻开了“共工残简”。

刚一打开扉页，两个面孔立即呈现脑海。

一个是为他而死的绿衣女莫绮华。

另一个是美绝尘寰的异母姐姐甘小梅。

莫绮华赠“辟水珠”，助他入“水府洞天”取得“共工残简”，而今“辟水珠”尚在自己怀中，伊人已玉殒香消，若非莫绮华与“红须客邱金”以死相拼，他不会有今日，而最令他摧心断肠的是莫绮华临死才吐露埋藏在心底的一份爱！

第一个为他而死的是“桃花宫”中的婢女春桃，但春桃虽死，生前曾得到他的爱，也得到他的初吻，死后，他亲手把她埋葬。

莫绮华，她什么也没有得到。

从而，他联想到化身“恨世魔姬”的黄小芳。

黄小芳被“逆旅怪客”误伤而失去功力，被四金刚迫得投江而死，黄小芳对他可说是恩至义尽，大恩至爱，欲报无门，使他在心灵上抹了永远拭不去的痛苦。

先后，三个少女为他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受而不予，在一个孤高自负的人而言，是相当痛苦的事。

与他同一悲惨命运的异母姐姐甘小梅，他每一念及，内心就是一阵痉挛。为什么苍天会作这样近于恶毒的安排！

他们相爱！

他吻了她！

甘小梅一旦知道真实情况，她受得了这打击吗？

她母亲“血谷主人”，是父亲的弃妇，伴着一颗残破的心灵而活。为了她还有一个儿子甘江，可是，当她知道这一线赖以生存的希望也归于幻灭时，该当如何？

他不能再往下想……

仿佛，他已看到自己的心在滴着鲜血。

四周包围着他的，是恐怖而无边无际的阴箔。

这痛苦，比死还深！

死，一切得到解脱，只要渡过那一刹那，可是他不能死，须要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否则，他将成了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

第四天，又在惨痛的思念中过去，“共工残简”他一个字也没有看，案上摆着换了数次，而仍原封不动的食物。

“少主！”

“地灵夫人”再次出现门边，那神情、那语音，像是发自一个慈祥的母亲，充满了关切，挚爱，微带着一丝薄薄的责备。

周靖赧然站起身来，讪讪地道，“前辈，我又虚耗了一天！”

“地灵夫人”黯然道：“少主，贱妾等十余年来，为主人主母的仇而奔走，天幸少主尚在人间，可说是主人主母威灵有感，如果少主一味沉缅在悲痛之中，耗气损元，贱妾等心何能安，同时贱妾斗胆说一句冒读的话，这不是大丈夫男子汉应有的行径！”

暮鼓晨钟，警人迷梦。

周靖悚然而震。

不错，这不是男儿本色，他不但愧对父母在天之灵，也愧对这些昔日父母的手下。

“前辈，我知错了！”

“少主言重了，贱妾放肆，请少主……”

“前辈金玉之言，周靖永铭五中！”

“少主，你不改过姓氏……”

周靖怆然道：“我蒙义父‘霸王鞭周公铎’恩养成人，最后为我而死，他老人家不娶无后，我不忍抹去这姓氏，至于本姓，我打算在恩仇了了之日，冠在周靖两字之上！”

“地灵夫人”不断点头道：“少主宅心仁厚，天必佑之，贱妾告退！”

周靖重振心神，摊开“共工残简”，首页之上，楷书着：“共工残简，原为祖师所创神功玄法，历代均以口头相传，致多有漏失，至一百零五传先师段端木，始录之成书，然已残缺不全，故名之为‘共工简残’，余限于资质，未能大成，寄望后代传者，能竟全功，而使本门光大，永垂武林。第一百零六传弟子甘祖年谨志。”

周靖不由泪光莹然，这正是他父亲所遗的手笔。

由于他出生三日，就遭逢惨祸，父母的音容，对他完全陌生，在想象中也无法描述出来，他测想，父亲生前，必是一个世无其匹的人物。

“血谷”，选中了他当赘婿。

母亲，也爱上了他。

还有，“恨世魔姬”，“一统会”总坛之中那神秘的中年美妇，关外武林盟主蓝玉环，“水府洞天”之主……这些都是不可一世的尤物，似乎有一个隐约的事实，她们都曾爱过父亲，而且爱得很深。

这说明了父亲在世之时，除了神功无敌之外，风标也必盖代。

心念之中，目光移向第二页，那是目录：

培元大法。

练气大法。

运气大法。

神功初步。

六合還元。

天地交泰。

金刚不坏。

天人合一。

下面是附注：余当日练至“金刚不坏”之阶段，限于质秉，谨悟其半，致“天突”一穴，无法封固，终不能竟其全功，达“天人合一”之境。

甘祖年

再下面是附录，分别列述拳掌指及轻功身法。

拳掌指身被列为附录，显然这一门神功的主旨，在修炼“金刚不坏”之体，而并非讲究掌指招式。

于是——

周靖废寝忘食，全心全意专研“共工残简”。

他武功本已有根底，再加上异母长兄甘江，输给他近一甲子的功力，而前母“血谷主人”授予的“玄龟神功”，与“共工残简”的运气之法，不谋而合。

先天秉赋奇佳，颖悟力超逾常人。

仇与恨在不时地鼓舞他及早完成神功。

基于以上几种原因，进境之速，相当惊人，几乎超越常人所能的极限。

一个月过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

他遭遇到与他父亲相同的阻碍，练到“金刚不坏”这一阶段，全身穴道经脉，皆已封固，独独“天突”一穴无法拟封。

他发誓，非要达到“天人合一”之境不可。

面对那艰深玄奥的口诀，他忘了饥渴，忘了疲乏，不眠、不休、不饮、不食，好象本身也已不复存在，脑海里除了口诀，已容不下任何东西。

焦思！

冥想！

时光在不知不觉之中流逝……

又是半个月过去了。

这一天，他正凝神苦思之际，无意中看着那专一指示昼夜之分的“天光洞”，脑中灵机一触，倏有所悟。

“地灵宫”建筑在地下，全赖灯火与珠光照明，昼夜不分，为了弥补这一缺点，当初建造这地下宫殿的人，匠心独运，设计了许多“分光洞”，这

洞直通地面，用无数面铜镜把天光转折送入每一间宫室之中，光线的明灭，显示出昼夜之分。

由于这“分光洞”的原理，使他领悟了“天突穴”不能封固的原因。

一时之间，他惊喜欲狂。

费解的口诀，也在刹那之间豁然贯通。

于是——

他收敛心神，跌坐垂帘，进入忘我之境。

逐渐，天人合一，由虚生明……

此刻——

“地灵宫”中，血海尸山，鬼哭神号。

“一统会”百余高手，由加盟“一统会”的“桃花宫”主人“桃花姥姥”率领，血洗“地灵宫”。

由于静室的构造特殊，声音不透，是以周靖丝毫未受干扰。

“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守在静室门外，全力阻截来犯的高手。

“地灵夫人”独斗“桃花姥姥”，显然不支，险象环生。

好几次“桃花姥姥”放弃了斗杀“地灵夫人”的机会，一味游斗，显然她别有用心，本来“桃花姥姥”的功力，较“地灵夫人”逊色，但她自残害五百壮男，练成“返老还童”邪功之后，功力遽增，“地灵夫人”已远非其敌。

“地灵宫”不乏好手，鏖战之下，双方互有死伤。

由于“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双双扼守静室之门，是以“一统会”的一流高手，全部集中环攻静室。

“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为了维护周靖的安全，就拼死守住室门前的甬道，不敢越雷池半步。

如果让一个人欺近静室之门，后果何堪设想。

甬道中，尸体层层铺盖。血肉横飞，但扑击之势，有增无减。

“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功力再高，终是血肉之躯，怎经得起对方轮番猛扑，何况，来者俱非庸手。

随着时间的延长，二人已呈强弩之末，口鼻之中，鲜血阵阵溢出。

惨烈之状，令人不忍卒睹。

当然，两人已下定决心，至死方休。

宫庭之中，“地灵夫人”钗横发乱，凄厉如鬼，娇躯摇摇欲倒。

“桃花姥姥”一直不下杀手，边打边道：“吴绮云，你想好了没有，加盟本会，还是使‘地灵宫’化为劫灰？”

“地灵夫人”嘶声道：“妖妇，办不到！”

“如此休怪我了！”

了字声落，手出如电，一把扣住“地灵夫人”脉门。

就在此刻——

一个面容诡橘的白衣中年人，幽然出现，望着“地灵夫人”，邪意地一笑，道：“嫂嫂，久违了！”

“地灵夫人”芳心大震，骇然道：“你……你……加入了‘一统会’……”

“嫂嫂；此地不容人，自有容人处！”

“原来……是你出卖了本宫的秘密，使敌人长驱直入，机关失效……”

“嫂嫂，这不是出卖，兄弟我应该是‘地灵宫’之主，哥哥已死，我是

回来接收的。嫂嫂；数年不见，风采如昔，哈哈哈哈哈，你将仍然是夫人之尊……”

“地灵夫人”目眦欲裂地道：“住口，郑强，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

白衣中年面不改色地道：“夫人，骂得好！”

“郑强，你哥哥泉下有知，他不会放过你！”

“夫人，那是另一回事！”

说着，转向“桃花姥姥”道：“副座，请下令休战，否则‘地灵宫’将成为一座无人的死宫了！”

“桃花姥姥”一扬手，高喝了一声：“住手，控制出入甬道！”

搏战之声戛然而止。

若梅若兰二婢浑身浴血，奔了过来，见主母被制，双双惊叫了一声，扑了过去。

“找死！”

暴喝声中，白衣中年男子掌出如电，把二婢挡了回去，阴阴地道：“识相的规规矩矩站在一旁！”

若梅若兰看清眼前三人，骇然退了两步，栗声道，“二门主，是你……”

“不错，是我，我回来接掌‘地灵分坛’……”

“什么，‘地灵分坛’？”

“嗯，从今起，改为‘一统会’分坛！”

二婢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但目中已流露出恨毒之色。

“桃花姥姥”把“地灵夫人”一推，道：“交给你！”

二门主郑强笑嘻嘻地接住“地灵夫人”，仍扣住腕脉。

“地灵夫人”脉穴被制，反抗无力，一双秀眸，几乎瞪出血来。

“桃花姥姥”举步向静室方向奔去。

“地灵宫”残存的弟子，纷纷向庭院集中，“一统会”属下则分布四周。那些受伤未死的，发出一阵刺耳的哀鸣，令人心悸神摇。

梅、兰二婢双双叫了一声：“少主……”

扑向“桃花姥姥”身后。

冷哼声中，“桃花姥姥”蓦地回身，劈出两掌。

劲道卷处若梅若兰二婢被震得倒栽回去。

静室前，搏斗已近尾声，“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咬牙支持不倒，但出手之间，已失去了章法，所恃者，一股忠义之气而已。

“住手！”

喝声传来，“一统会”的高手，纷纷退向两侧。

出声喝止的，是“桃花姥姥”。

压力一解，“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再也支持不住。双双坐下地去。

“桃花姥姥”目光一扫甬道中数十具尸体，皱了皱眉，前欺数步，一掌遥遥击向静室之门。

“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双双怪叫一声，口血连喷，竟然站不起身来，显然两人已是真元耗竭了。

“砰！”然巨响声中，静室之门向内倒了下去。

静室中，兀坐着一个面如冠玉的少年，如老僧入定。

他，正是周靖。

“桃花姥姥”冷笑一声，飘身而入。

“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眼睁睁地看着少主遇险，却无力维护，张口又吐了几口鲜血。

“桃花姥姥”痴痴地望着浑然不觉的周靖，喃喃自语道：“毁了未免可惜！奇怪，他怎么会在这里？”

蓦地——

周靖双目一张，两道森冷的厉光，如电炬般逼射而出。

“桃花姥姥”被目光所逼，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周靖缓缓站起身来，由室门外望，俊面陡然变色。

可能，他恰在此刻功成返元，还不明白身外发生的祸变。

“桃花姥姥”之所以退了一步，只是一种下意识的举动，她根本不把周靖放在眼下，周靖的绝世风标，的确使这老妖妇不克自制。

“周靖，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碰头？”

“桃花宫”的遭遇，以后春桃的惨死，闪上心头，杀机从心的深处升起，身形微微一挪。冷森森地道：“不错，真是巧极了！”

“周靖，听说你得到了‘黑箱奇书’……”一点不假，就在这里！”

说着，朝身后的桌上一指。

“桃花姥姥”眼中立时爆出贪婪的火花，脸上浮出一抹异样的笑容道：“是真的？”

“如假包换！”

“周靖，你想不想做‘桃花宫’之主？”

“怎么样？”

“我们合力同参奇书，‘桃花宫’交你执掌！”

“可惜……”

“可惜什么？”

“在下曾经有过誓言要血洗‘桃花宫！’

缓缓道来，不带丝毫火气，但却令人闻之股栗。

“桃花姥姥”面色一变，道：“你办得到？”

“当然！”

“你还不忘情于春桃那贱婢，比她强十倍的‘桃花宫’中有的是，你……”

“住口，‘桃花姥姥’，春桃在引颈而望……”

“什么，她没有死？”

“死了，但她尚未瞑目，她等待着今天这样的时刻！”

“桃花姥姥”嘿的一声冷笑道：“周靖，你想怎么样？”

“先杀你以慰春桃在天之灵，然后血洗‘桃花宫’魔窟，为武林除害！”

“哈哈哈哈哈，周靖，你在做梦，本座原意不想杀你，现在凭你这句话，非杀你不可了，到地下伴着‘地灵宫’的一批冤魂吧！”

周靖心头巨震，难道“地灵夫人”以下全已遭了毒手不成！对呀，未闻打斗之声，也不见半个“地灵宫”的人……

心念之中，脸上立笼恐怖杀机。

“桃花姥姥”再贪婪地注视了一眼周靖身后桌子上的那本小册子，阴阴一笑，一掌向周靖当胸按了过去……

周靖不动，恍若未觉，只是目中的杀机更浓了。

“砰！”

“桃花姥姥”惊呼一声，连退数步，手腕疼痛欲折，她这一掌，切切实

实地按在周靖的心坎上，但却如击在生铁上似的。

她不相信周靖会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力，她想，他也许是穿了能避掌指刀剑一类的甲衣，一怔之后，腾身再进，双掌闪电般抓出，一拿腕脉，一扣“肩井”。

周靖不闪不避，让对方扣个正着。

“桃花姥姥”指端用劲，立觉一种极强的暗流，从指尖倒逼而回，登时气翻血涌，不由亡魂尽冒，猛然松手……

可煞作怪，手是松了，但身形却无法挪动，一道奇强的吸力，把她钉在当场。

她真正的感到事态的严重了，全身股栗，肝胆皆寒，面呈死灰。

汗珠，从额头，鼻尖渗出，再滚滚而落。

眼球，由于过分惊恐而几乎突出眶外。

面上的肌肉，扭曲、颤动。

断续而变了音的话声，从她口里吐了出来：你……已……练成了……奇书……武……功……”

周靖面无表情地道：“不错！”

门外，“一统会”的高手，一个个惊魂出窍，面色如土，靛棘不已。

两条人影，踉跄奔入室中，齐声叫了一声“少主！”

他两，正是拼死拒敌护主而重伤的“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

周靖一看两人狼狈之状，不由钢牙猛咬，右掌徐徐上扬。

“桃花姥姥”全身一震，目中露出死亡前那一刻应有的恐怖，像屠刀下的羔羊。

栗喝声起，“一统会”高手群中，暴出两条身影，扑向室门。

周靖上扬的手掌向外一翻，一道狂飚陡然涌出。

两条身影，被凌空震回，倒地而亡。

其余的高手，面色更加灰败，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在场之人。

周靖上扬的手，向下拍落……

一声凄绝人寰的惨号，起自室中，“桃花姥姥”脑血飞迸，死于就地。

堂堂一谷二院三宫之中的“桃花宫”主人，就这样结束了她邪恶的生命，“返老还童”邪功，加速了她的死亡。

“一统会”的高手，发一声喊，豕突狂奔，冲出甬道。

周靖拾起桌上的“共工残简”，转向“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道：“两位伤势不轻？”

“逆旅怪客”激动地道：“少主，天幸你能平安完成神功，我们的伤算不了什么！”

“两位暂且歇息，我先打发敌人上路！”

声落，人已似幽灵般的飘出室外，消失于甬道之中。

宫庭之中，人声鼎沸。

“桃花姥姥”一死，“一统会”高手，成了群龙无首。

二门主郑强手中尚扶持着“地灵夫人”，他可梦也想不到周靖会在“地灵宫”中，而且练成了无故神功，粉碎了这次十拿十稳的行动。

从静室撤出的高手，已向他讲述了前后经过。

“噤声！”

郑强陡喝一声，骚动立时静止了下来。

“副座罹难，现在听本坛命令！”

所有“一统会”高手，纷纷向前集中。

郑强目光一扫全场之后，道：“赵香主！”

一个驼背老者，应声而出。

“弟子在！”

“传令把守通过的弟子们严守岗位。”

“遵谕！”

驼背老者领命而去。

“地灵宫”残存门下，这时已自动的集中在另一边，双方壁垒分明。

郑强阴狠地向“地灵夫人”一笑道，“嫂嫂，这回要借重你了！”

“地灵夫人”脉穴被制，反抗无从，怒愤欲狂，厉声道：“畜生，你将死无葬身之地！”

“未见得！”

人群起了一阵骚动，挟着一片低沉的惊呼。

一条人影，幽然出现。

他，正是神功初成的周靖。

周靖目光一扫现场，已略明梗概，缓辍步入场中。

“地灵宫”所有门人，齐齐面现惊喜之色。

“地灵夫人”面上浮出一丝慰然的微笑。

若梅若兰二婢，抢着上前唤了一声：“相公！”

周靖冷电般的目芒，投射在郑强的身上，面上的杀机令人不寒而栗。

郑强若有所恃地朝周靖阴阴一笑道：“阁下就是周靖？”

“不错！”

“那倒是幸会了！”

“嗯！”

“阁下掌劈本会副会长，功力实在惊人，但本会会索回这笔账的！”

“一统会末日不远了！”

“周靖，现在请你离开地灵宫？”

周靖冷冰冰地道：“凭你一句话吗？”

“阁下知道本人是谁吗？”

“一统会爪牙！”

郑强面色一变，道：“周靖，本人郑强，‘地灵宫’上届门主的胞弟，今天回来清理门户，阁下不会有意干预别人门派中的家务事吧？”

周靖大是骇然，一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若兰厉声道：“郑强干犯禁律，已被上届门主逐出门墙，今日借‘一统会’……”

“住口，贱人找死！”

郑强狂声喝止了若兰。

周靖已从若兰的话中，察出了真相，冷哼了一声道：“郑强，放下门主！”

“阁下认为办得到吗？”

“你准备怎么样？”

“请阁下离开，否则……”

“否则怎样？”

“为‘地灵夫人’收尸！”

“你敢？”

“阁下无防试试？”

空气在一时之间，大呈紧张。

“地灵夫人”栗声道：“少主，勿以贱妾生死为念！”

周靖徐徐向前再移数步，双方距离不到两丈。

郑强扬掌对“地灵夫人”的顶门，狠声道：“周靖，你再上前一步，我就毙了她！”

周靖兀立如山，神色不动。

郑强根本不明白他嫂嫂“地灵夫人”与周靖是什么关系，初时，他以为周靖是“地灵夫人”的情人，现在，那一声“少主”的称谓使他迷惘了，但他有一个信念，认定“地灵夫人”

的生死，可以控制周靖。

“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双双从内奔出，他两个内功深厚，刚才不过久战脱力，这一缓势，业已恢复了不少。

二人一扫现场，也呆住了。

投鼠忌器，场面相当棘手。

周靖森冷地发话道：“郑强，卖身投靠，借外力以残同门，你死有余辜。”

郑强嘿的一声干哼道：“周靖，你可以离开了，本人不耐久候。”

“你以为在下会受你威胁吗？”

“如果阁下愿意看着她死的话！……”

“你在做梦，今天闯入‘地灵宫’的人，不会有活口离开！”

郑强看周靖那一份神态，不由心内微感发慌，如果周靖真的不计“地灵夫人”的生死，以他掌劈“桃花姥姥”的功力，来对付现存的高手，后果的确不堪设想。

心念数转之后，沉声发令道：“本会弟子立即撤退！”

“一统会”高手纷纷转身……

“地灵宫”所有门人，一个个目眦欲裂，但门主在对方手中，莫可奈何。

周靖舌绽春雷，大喝一声道：“不许动！”

这一喝，所有“一统会”高手心神皆颤，纷纷停住身形。

郑强阴恻恻地道：“周靖，你准备牺牲这贱妇了？”

周靖不屑地嗤之以鼻道：“郑强，你想左了！”

说话之间，全身丝纹未动，下垂的双手指尖微翘，两缕指风，悄然射出。

不须作势而能随意逼出指风，这种功力，的确是匪夷所思。

这动作，谁也看不出来，事实上也想象不到。因为这太超出武学常轨。

蓦地——

郑强闷哼一声，双手一松，蹬蹬蹬退了七八步，面如土色，目露骇极光芒。

这一着全场皆震。

谁也看不出郑强何以会突然受伤而退，这令人难以置信。

若梅若兰两婢惊呼一声，双双上前扶过“地灵夫人。”

周靖转面向“地灵夫人”道：“郑强是否该按贵门之规处置？”

“地灵夫人”错愕了半晌，才道：“他被先夫逐出宫门，已非本门之人！”

好！”

郑强被指风射中穴道，全身酸软，寸步难移。

“一统会”的高手，从极度震惊中清醒过来，不约而同地向外奔道。
周靖身形似魅，一闪身越过众高手，截住宫庭向外的甬道。
双掌扬飞，一道撼山栗岳的劲气，猛卷向逃遁的“一统会”高手。
惨号之声盈耳，当前的栽下了不下二十人之众，其余的胆裂魂飞，纷纷倒回原地，一个个面呈死灰。

就在此刻——

周靖身后突地传来一个声音道：“少主，幸喜无恙，小老儿来迟了一步！”
周靖骇然回顾，丈外的门边，站着一个瘦小的灰衣蒙面人。

“阁下是……”

“鬼影子西门烈！”

“哦！西门前辈！”

“我获悉‘一统会’血洗‘地灵宫’的消息，星夜赶来！”

“此间里外的警戒，已被小老儿扫清了！”

“好极了！”

“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双双奔了过来。

周靖向三人道：“请三位扼守此路，不许放走一人！”

“遵少主之命！”

周靖弹身回到庭院之中。

“一统会”百余高手，现在所剩下不满五十，尽成了瓮中之鳖。

周靖弹指解开了郑强的穴道，以冷得骇人的声音道：“郑强，你自决吧？”

郑强全身一颤，退了一个大步，突地暴吼一声，扑向旁侧尚未复元的“地灵夫人”他这是临死前的挣扎，其势如电。

“找死！”

周靖单掌横里挥出。

惨号空以去，郑强的身躯被震得飞投向五丈外的宫庭廊柱，疾如脱驾之箭。

“砰！”然一声暴响，血花飞溅，撞死当场。

周靖带杀的目芒，一扫“一统会”的残余高手，大喝一声：“杀！”

“地灵宫”高手，巴不得这一刻来临，纷纷扑出。

恐怖的屠杀场面，再度展开。

血光！

剑影！

残肢！

断体！

挟以震耳欲聋的喊声与惨嚎声，令人怵目惊心。

场面恐怖而疯狂。

血腥！

威酷！

武林中罕见的：大屠杀。

但，这血的画面，并没有维持太久的时间。

一切又趋于静止，入目的是殷殷的鲜血，和枕藉的尸体，在灯晕珠光的映照下，华丽的宫殿，变成了地狱屠场。

“一统会”所有来犯的高手，没有半个生离，全军尽没。

“地灵夫人”传令清理现场，埋死救伤，然后肃容请周靖、“鬼影子”、

“逆旅怪客”、“怪丐聂飞”等人到后院敞轩中落坐，远离血腥。

“逆旅怪客”向“鬼影子”道：“二哥，让少主一瞻风采！”

“鬼影子”一把扯下蒙面中，向周靖恭施一礼。

周靖看这神出鬼没的人物，年在五十上下，短小精干，貌虽不扬，但却另有威棱。

周靖目注众人道：“诸位前辈……”

“怪丐聂飞”插口道：“少主称呼不当！”

周靖道：“何以不当？”

“我等身为主人侍童……”

周靖不待怪丐说完，摇手止住对方的话头道：“论年龄，论阅历，与及各位的忠肝义胆，这称呼无有不当！”

“少主说过身世明白之后，即改变称谓？”

“我认为如此甚好！”

“不，至多是平辈，岂能以前辈称呼！”

“鬼影子西门烈”接口道：“在四侍童中，我名列第二，但年纪最大，比主人只小一岁，但论辈份，我等均师事主人，所以愚见以为……”

周靖微微的一笑道：“怎么样？”

“师兄相称！”

“逆旅怪客”摇手道：“礼不可废，这断乎不可！”

周靖起立肃容道：“西门师兄的意见最为允当，各位不必多言了，我有你们几位师兄为荣，依次西门二师兄，何三师兄！”然后目注“地灵夫人”道：“门主该是五师姐，至于另一位生死未卜的大师兄马鸣川，还有黄尚香六师姐，希望能得重聚。”

“地灵夫人”展颜一笑道：“我比黄尚香师姐小一岁，该排第六，倒是少主排在最末……”

“以后请称我师弟，万勿再以少主相呼！”

“鬼影子西门烈”沉声道：“我等应向先师及师母灵前一拜！”

周靖立即道：“有理！”

“地灵夫人”起身道：“各位随我来！”

说着姗姗向一间侧室走去。

众位互望了一眼，跟着走去，顾盼间，到了一间纤尘不染的小小静室之中，迎面桌上，香烟缭绕，烛影摇红，一个三尺高的灵牌，供在当中。

周靖悲号一声，跪了下去，放声痛哭起来。

众人相继跪倒，哀泣出声。

供的正是“玉面无敌甘祖年”夫妇的灵位。

悲哀的气氛，充满了这间斗室。

久久之后，“地灵夫人”首先止悲起立，其余的也慢慢站起身来，只有周靖，泪竭声嘶，仍在抽咽不已。

是的，世间还有谁比他遭遇更惨，出生三日，父母先后惨死。

“鬼影子西门烈”太息了一声，扶起周靖道：“师弟，你应该节哀才是，有子如此，恩师英灵有知，也当含笑了！”

周靖木然地点了点头。

“怪丐聂飞”向“地灵夫人”道：“师妹，恩师灵位何时所设，我怎的不知情？”

“ 师弟来此之后，还不到三个月！ ”

“ 哦，难怪我不知情！ ”

“ 逆旅怪客 ” 道：“ 那郑强怎回事？ ”

“ 地灵夫人 ” 神情一黯，随即愤然道：“ 我自 ‘ 钓鱼矶 ’ 遇难之后，巧被先夫郑刚所救，感恩图报，与他结为夫妇，先翁归天之后，先夫接掌 ‘ 地灵宫 ’，夫弟郑强曾数次对我无礼，先夫一怒之下，按门规把他逐出富外…… ”

“ 于是，他投靠了 ‘ 一统会 ’？ ”

“ 是的，若非是他， ‘ 地灵宫 ’ 地处幽密，机关重重。外敌怎能进入！ ”

周靖冷冷地道：“ 死有余辜。 ”

“ 地灵夫人 ” 道：“ 若非师弟神功正好圆满，后果不堪设想了！ ”

周靖慨然道：“ 这全是三师兄和四师兄的功劳，若非两位师兄拼死力阻来犯高手，静室之门早一分攻破，我不会活到此刻了！ ”

“ 鬼影子西门烈 ” 道：“ 话归正传，师弟神功已成，下一步棋如何走法？ ” 周靖激动地道：“ 二师兄，我碰上了那施用 ‘ 金刚指 ’ 的人 ” 众人同时一震。

“ 鬼影子 ” 道：“ 什么形象？ ”

“ 他不是大师兄 ‘ 三指追魂马鸣川 ’！ ”

“ 谁？ ”

“ 酸秀才王中执！ ”

“ 那既穷且酸的书生？ ”

“ 是的！ ”

“ 嘿，我竟然把他错过了…… ”

“ 他会来找我！ ”

“ 为什么？ ”

周靖把易容为老人之后， “ 酸秀才 ” 寄珠的经过说了一遍，但他隐起了易秀云索珠一简不谈，这毕竟是一件伤心事，未婚妻毁约另投别人怀抱，怎能说得出口。

说着，把 “ 鱼龙珠 ” 取了出来，让师兄姐们过目。

“ 地灵夫人 ” 轻笑一声道：“ 好精致的荷包，看样子这 ‘ 酸秀才 ’ 必是个风流才子！ ”

周靖心头一紧，面上有一种热辣辣的感觉，他认定这荷包是易秀云送与 “ 酸秀才 ” 定情之物，不然一个大男人，那来的脂粉味！

珠有龙眼大小，光莹洁白。

“ 逆旅怪客 ” 点了点头，赞叹地道：“ 今天也算开了眼界，据说这 ‘ 鱼龙珠 ’ 乃稀世之珍，有活死人而肉白骨之效，无论新伤旧残，甚至五体不全。经穴十毁其九，只要心脉不断，有一口气在，吞下此珠，无不立愈！ ”

“ 啊！ ”

“ 三师兄见多识广…… ”

“ 道听途说而已，是否如此还不知道！ ”

“ 地灵夫人 ” 道：“ 师弟准备如何处置此珠？ ”

“ 当物归原主！ ”

“ 师弟居心正大，可敬可佩！ ”

师姐谬赞了！ ”

“ 鬼影子 ” 凝重地道：“ 师弟，你怎知他会施 ‘ 金刚指 ’？ ”

“ 群雄夺珠， ‘ 秀才 ’ 出手伤了 ‘ 通天教，四大护法之首的 ‘ 枯竹客 ’， ”

被该教副教主喝破是‘金刚指’，我急起而追，可惜没有追上！”

“那目前还不能断定他便是大师兄传人？”

“是的，有待查察，哦，我想起一件事了……”

“什么事？”

“通天教副教主是个女的，她曾派门下暗中助我，更为我解‘玄天寒煞’，她竟也知道我右脚少一趾的秘密！”

“地灵夫人”颤声道：“真的？”

“是如此！”

“年纪？”

“与师姐不相上下，很美！”

“那定是师姐黄尚香无疑，她没有说出来么？”

“没有！她说时机未至！”

“定是她，奇怪，她会成了‘通天教’副教主？”

“这和师姐做了‘地灵夫人’，一样的玄奇？”

“哦，师弟取笑了，这我们必须证实！”

“鬼影子”道：“各位请听愚兄一言……”

四人异口同声地道：“师兄请讲！”

“鬼影子”十分庄重地道：“师父的死因，据判断可能与大师兄‘三指追魂马鸣风’失踪之谜有关，但也许不是，目前第一步当然是全力追出大师兄的生死下落……”

一顿之后，又道：“师父既已练就‘金刚不坏神功’，而凶手竟能声息毫无地杀死师父，这下手的人，功力之高显然已到不可思议之境，下手的动机，当然更无法推测，为了不打草惊蛇，我等的真面目仍不宜在江湖显露，各位以为然否？”

“怪丐聂飞”抢着道：“二师兄之言甚是！”

周靖也道：“这样做是对的！”

“鬼影子”又道：“一统会‘武林一君’，唆使群豪毁尸，迫杀师母，死不足以偿其罪，但此仇须待另一元凶伏诛之后再报，以免增加追凶的困难。”

四人点了点头，表示赞成。

“逆旅怪客”目注周靖道：“师弟还是扮那周老丈吧，一则可以引出‘酸秀才’，再则也免群魔因‘黑箱奇书’而注目！”

周靖心念几转，道：“就这样办吧，另外我有点申明，所谓‘黑箱奇书’就是‘共工残简’，各位谊属同门，理应共同参研，可惜此神功限于男性，而且必须是童贞之体！”

说着，掏了出来，向“鬼影子”一递道：“请各位传观过目。”

“这……不必……”

“看看无妨，不知那位师兄合于参修的条件？”

众皆默然，“地灵夫人”不说，其余的均已届中年，谁还保持童贞之体。传观一遍之后，仍交还周靖收藏。

周靖忽又想起一桩久悬的心事，向“逆旅怪客”道：“三师兄，‘妙手书生斐庄’与本门究竟是什么关系？”

“他是‘血谷’被逐出来的门人！”

“哦，怪不得……还有，‘妙手书生’可曾提及另一个女人？”

“这倒没有！”

周靖心想，这有关“血谷”一门秘密，也就不再开口。

“逆旅怪客”却不愿放过，追问道：“什么样的女人？”

“一个中年女人，住在‘一统会’中一具隐秘的地方，曾因‘血心’之故而救我出险，她还收藏了空的‘黑箱’，所以我猜想，可能……”

“可能与‘血谷’有关？”

“是的！”

“事关别派的秘密，不好查问！”

“我会揭开这个谜的！”

“鬼影子”从怀中取出一物道：“师弟，这是借自你的‘血心’，原物奉回！”

周靖双手接了过来，睹物见人，想起异母手足甘江，不由一阵黯然，他也联想到甘江的未婚妻子“鬼女石兰花”，自上次伤心一别，就没有了下落……

“地灵夫人”起身道：“各位折腾了一天，可以休息了！”

周靖环视了众人一眼，道：“各位师兄弟姐妹，我想立即告辞！”

“鬼影子”道：“什么，你现在就走？”

“是的，仇怨未了，小弟我如芒刺在背！”

“也不必急在一时，倒是‘一统会’损兵折将，难保不卷土重来……”

“地灵夫人”道：“郑强已死，宫内机关暗道仍可恢复旧观，没有内应，外人体想涉足了！”

周靖点头道：“这样可免了后顾之忧，小弟还是告辞！”

众人面面相觑，良久，“逆旅怪客”才道：“师弟既不肯久留，我们江湖道上再见了！”

周靖回到原先练功的静室，重行易容为老者模样，辞别众师兄弟姐妹：离开“地灵宫”，扑上莽莽江湖。

神功已成，心中的感受，又是一番光景。

为了引出“酸秀才”，一路之上晓行夜宿，按站而行。

这一天，正投逆旅，只见店小二笑嘻嘻地趋近前来道：“您老姓周？”

周靖大感愣愣，惑然道：“不错，小二哥……”

“您老请进，上房有客相候！”

周靖心中一动，暗付，莫非是“酸秀才”不成，跟着小二，来到里完上房，只见两个少年迎了出来，长揖道：“周老丈，愚兄弟敬候多时了！”

周靖几乎笑出声来，对方赫然是甄名隐、甄名南昆仲，奇怪的是他俩怎会事先迎候呢？难道自己的乔装，已被他俩识破，当下不动声色地道：“两位小哥认识老夫吗？”

“哦，老丈，请进屋再谈！”

周靖毫不客气地跨了进去。

甄名隐嘻嘻一笑道：“周兄，我们又相见了！”

“两位怎知……”

“周兄别忘了我兄弟俩与‘逆旅怪客’前辈并不生份呢！”

“啊，原来如此！”

“周兄欲将何往？”

“这个……在找一个人！”

“谁？”

“酸秀才！”

蓦地——

一个婀娜身影，疾奔后院而来。

周靖一见来人，顿时心如鹿撞，以目光向甄氏兄弟示意。

这女子竟然是朝这间上房走来，大声道：“周老丈，山不转路转，幸会了！”

来的，正是周靖的未婚妻易秀云。

周靖哈哈一笑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了，是易姑娘！”

易秀云脸罩寒霜，一脚跨入房间，目光一扫甄氏兄弟道：“两位是谁？”

周靖急道：“老朽的两位忘年交，姓甄！”

甄氏兄弟，双双作了一揖，道：“姑娘请坐！”

易秀云冷冰冰地点了点头，目光狠狠地盯住周靖道，“周老丈今天有所交代吧？”

周靖哈哈一笑道：“老话一句，老夫必须面交那位小哥！”

“非这样不可！”

“不错！”

“如此，二更天关帝庙见！”

“关帝庙？”

“不错，镇外十里！”

“这是姑娘订的约还是那位小哥？”

“两人都是！”

“他一准到？”

“当然！”

“好，老夫按时赴约！”

易秀云再度瞥了甄氏兄弟一眼，道：“老丈，只您一人！”

“当然，难道老朽还有随从不成！”

“一言为定，晚上见！”

易秀云转身姗姗而去。

周靖望着她的背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甄名南讶然道：“周兄，易姑娘怎么回事？”

周靖苦在心里，淡淡地道：“她代‘酸秀才’索讨一件东西！”

“周兄何时与易姑娘共赋关雎，小弟想讨杯喜酒喝？”

“这……这……恐怕会让两位贤弟失望！”

“为什么？”

周靖当然说不出口，未婚妻移情别恋，当初，一时误会而提出解除婚约，这对一个无辜少女而言，打击是不轻的，所以他一直为此而感到歉疚，尤其他每一想到“圣剑飞虹易斌”为自己而死，恩比天高，欲报无门，敌对于易秀云他毫无怨怼之心，闻言之下，苦笑一声道：“世事沧海桑田，谁也无法逆料！”

甄名隐眉头一皱道：“周兄这话必非无因而发？”

“以后再谈吧！”

“周兄今晚单独赴约？”

“是的！”

“周兄神功无敌，当然不须我弟兄担心。不过，仍请小心为是。”

“谢谢关怀！”

“周兄可肯容我弟兄追随左右？”

“这……岂敢以愚兄私事劳两位跋涉……”

“周兄这话不见外了！”

甄氏兄弟与他结识之后，数度为他的事出生入死，这种友情，可说世间少有，他是永怀有一伤感激的，当然无法峻拒，但想及自己是为了父仇母恨而奔走，凶险在所不免，既不能让别人涉险，更不愿假手别人来了断恩仇……

心念之中，歉然道：“盛情心领，请恕愚兄自誓以一己之力了断私事！”

甄氏兄弟互望了一眼之后，甄名南微微一笑道：“如此说来，周兄是决不会答应了的？”

“请恕愚兄不得已的私衷！”

“我弟兄反正无事，东飘西荡，追随左右既然不蒙接纳，随时见面谅来是不会拒绝的了？”

“当然！当然！不过愚兄对两位确实是内疚于心！”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周兄言重了，今晚共渡一宵，把酒清谈，明天再言分手如何？”

“愚兄今夜有约！”

“那不碍事，时辰尚早，叫店家摆上酒菜吧！”

说着，叫小二摆来酒菜，三人对坐而酌，周靖心事重重，虽然强言欢笑，内心是沉重的，甄氏兄弟却谈笑风生，天南地北，无所不谈。

烛光摇曳之中，远远传来两声梆声。

周靖起身别了甄氏兄弟，出店直扑“关帝庙”。

十里距离，转眼即到。

月黑风高。

几株撑天巨树，簇拥着一幢黑黝黝的建筑物。

荒野岑寂，万籁无声，只有风拂草木，发出断断续续的“沙！沙！”之声。

单调！

凄厉！

飞萤走磷，衬托出一幅鬼气森森的画面。

蓦地——

一阵劲气激撞的“呼轰！”之声，挟着隐隐雷鸣，随风飘传而来。

显然有人在搏斗。

周靖心头一震，身形加紧，捷逾鬼魅地飘入关帝庙。

庙内阴森死寂，连灯火都没有，细察声音来源，似在庙后。

周靖纵身上屋，扑向庙后……

三条人影、在庙后的草坪上兔起鹘落，打得难解难分。

周靖停身后墙之上，神目如电，突破夜幕，只见易秀云与“酸秀才”双战一个头戴金冠，身着紫袍的老者。

这老者，赫然就是东山复起的一代魔王“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会在此地现身，的确大出周靖意料之外。

他想起被“玄天寒煞”所制，险些丧命的一幕，不由怒从心起，杀念横生。

“通天教主”出手之间，轻描淡写，但“酸秀才”与易秀云显然也各出

全力，仍被迫得如走马灯般乱转。

奇怪的是“通天教主”一直不下杀手，像是师徒在喂招似的。

周靖目光再向场外扫掠，果见暗影中人影幢幢，来的不止“通天教主”一人。

“通天教主”被假扮“恨世魔姬”的黄小芳，骗往“回龙潭”取“黑箱奇书”，时隔数月，想是无功而退了。

蓦地——

“通天教主”怪吼一声，连劈数掌，势道之强，骇人听闻。

易秀云与“酸秀才”各各闷哼了一声，双双踉跄而退。

“通天教主”狞声道：“本教主看在‘玄玄老人’份上，不取你两人性命，识相的快献上‘鱼龙珠’！”

易秀云怒斥道，“办不到！”周靖恍然。“通天教主”为了“鱼龙珠”竟不惜亲自出手，而他之所以不下杀手的原因是看出易秀云所使的“天雷法掌”，认为两人都是“玄玄老人”门下，他不敢结这个强仇。

想不到这不可一世的魔头，还有使他惧怕的人。

“通天教主”大声道：“丫头，若再强嘴本教主先废了你俩人的功力！”

“你何不下手？”

“你认为本教主不敢，‘玄玄老人’并不在本教主眼下！”

“大言不惭！”场中三人同时一震。随着这一句冷喝之声，场中多了一个黄葛布长衫的白发者 587

以“通天教主”的功力，竟不能发觉有人隐身在侧，而且对方如何入场，都不曾看得出来。

“酸秀才”与易秀云双双惊叫了一声，目光的瞪视着白发者人。

“通天教主”下意识地退了数步。

来的，正是易了容的周靖。

两条人影，从暗影中弹射而出，扑向周靖。

“通天教主”大叫一声：“不可！”

但，迟了。

两声惨叫传处，扑出的两人，踉踉跄跄直退了十多步，方始摇摇不稳地站住，“哇！”的各喷出一口鲜血。

这两人，正是“通天教主”随身护卫“钢铁二金刚”。

周靖举手投足之间，伤了不可一世的“钢铁二金刚”，这种功力，不但在场的人震惊，他本人也感到意外。

“酸秀才”与易秀云连眼都直了，他和她记忆中的周老丈功力并不出奇，数月功夫，就变了另一个人。

两人同样心思，对方是个深藏不露的奇人，但，他会是谁呢？

“通天教主”栗声道：“阁下是‘玄玄老人’……”

周靖嘿嘿一声冷笑道：“阁下认为是吗？”

“阁下何方高人？”

“你识得老夫？”

“通天教主”不由一怔，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武林道中还有谁具备这种身手，举手之间，把“钢铁二金刚”打得口吐鲜血，他自问决办不到。

以身手而论，对方当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出这不起眼的老人是何来路，当下尴尬地道：“恕本教主眼拙！”

“堂堂‘通天教主’，连老夫都不认识，就妄想称尊武林，哼！”

“通天教主”老脸一红，强忍怒气，道：“请教尊号？”

周靖有意调侃对方，冷冷地道：“老夫向不对人通名道号，想不出就拉倒！”

一旁的易秀云和“酸秀才”何尝不怦然心惊，两人你望我，我望你，谁也想不出这老者的来路。

“通天教主”一代枭雄，转眼之间，心神已告平定，沉声道：“朋友此来必有指教？”

周靖大刺刺地道：“当然！”

“请道来意？”

“阁下为难这两位小友，是为了区区一粒‘鱼龙珠’？”

“鱼龙珠”武林奇珍，稀世难求，他却谓之区区一粒，口气实在大得惊人。

“通天教主”一怔神道：“不错！”

“岂不有失身份？”

“奇珍异宝本无主，谈不到什么身份！”

“得者为主，怎能说是无主？”

“朋友用不着拐弯说话，是否也为此珠而来？”

“老夫还不放在眼下！”

“那就请便吧！”

“老夫说过有为而来？”

“本教主愿听！”

“阁下找‘鱼龙珠’找错了对象！”

“朋友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小哥身上根本没有什么‘鱼龙珠’！”

“通天教主”迷惑地重新打量了周靖一眼，道：“朋友知道！”

“当然！”

“为谁人所得？”

“就是老夫！”

“酸秀才”正想开口。却为易秀云所阻。

“通天教主”竟似不信地道：“此话当真？”

周靖哈哈一笑道：“信不信由你！”

话声中，取出荷包，把“鱼龙珠”掏出来在手中一亮，又道：“看清楚了！”

一蓬蒙蒙白光，破空而起。

不远处传来惊“噫！”

周靖随即收起，道：“阁下，听见没有，另外还有朋友在等着呢！”

“通天教主”目中贪婪之色陡盛，连声音都变了调，道：“朋友，这算是什么意思？”

周靖狂妄至极地道，“老夫想以‘鱼龙珠’作为彩头……”

“通天教主”诧然道：“彩头？”

“不错！”

“此话怎讲？”

“老夫生平极少出江湖走动，然而每现身江湖，从未遇到三招以上的对

手，是以想用这珠作为彩头，如有人能与老夫对上三掌而不倒，即以此珠奉赠！”

“哦！”

“酸秀才”忍不住脱口道：“老丈使不得！”

周靖冷冷地道：“老夫的事还用你娃儿插嘴？”

“可是……”

“可是什麼？”

易秀云心思慧敏，看出这怪老人似乎别有用心，忙止住“酸秀才”不使开口。

“通天教主”心念疾转，凭你老头功力通玄，难道真的三掌都接不下你的？

心念之中，一副跃跃欲试之态，道：“朋友这话是真的？”

周靖一翻眼道：“老夫如不自己说出来，谁知道老夫持有此珠，老夫又不是发了疯，平空里赶了来找乐子？”

这话中“赶了来”三个字大有文章，但“通天教主”全神在那珠上，已无暇注意及对方话中的语病，兴冲冲地道：“交换三掌？”

“不错！”

“如何交换法？”

“老夫先接三掌，然后奉回三掌！”

“如果朋友在接掌之时落败呢？”

“双手把珠奉上！”

“本教主接受挑战！”

“阁下自认接得了？”

“朋友未免小觑人了！”

“话得说明，生死伤残不论！”

“这何用说！”

“朋友须言而有信？”

“笑话，你以老夫为何许人？”

“好，请准备了！…

“好吧！”

“通天教主”功力非比等闲，当今武林中，已难找出一二对手，这老者竟然要先接对方三掌，无疑的，志在必得之下，“通天教主”这三掌将挟毕生功劲而发，易秀云与“酸秀才”各捏了一把冷汗，但自知阻止不了，只好听天由命了。

场面在无言之中，透着无比的紧张。

暗中，已有无数双夜星般的眼睛在注视着这一场百年难逢的赌斗。

“通天教主”既为一派之尊，当然也有过人之处，他全神贯注对方的神情，有没有变化，他要从对方表情中判断对方真正的功力竟有多高。

然而，他失望了，对方面部毫无表情，连眼神都收敛了。

这给人一种莫测高深之感。

但“鱼龙珠”的诱惑毕竟太大，谁能放弃这利多于害的赌斗。

暮在此刻——

一个声音，倏告传来：“且慢！”

话声中，一条人影，飞泻而落，赫然是一个形貌猥琐的秃顶老者，一双

绿豆眼，在暗夜中发出眉焰碧光，令人不寒而栗。

来人，正是称尊天南的“双绝老人”。

“双绝老人”朝“通天教主”一拱手道：“教主请了！”

“通天教主”心虽不适，但仍还了一礼道：“请了！”

“双绝老人”再转向周靖道：“阁下如何称呼？”

周靖冷冷地道：“免了，说你的来意吧？”

“双绝老人”莫测高深地望了周靖一眼，可能，他是生平第一次被人以这种态度相对，但他毕竟忍住了。

“通天教主”目光一瞟“双绝老人”道：“盟主难道也有心参与这个赌约？”

“难道不可以？”

“哈哈哈哈哈，当然，本教主焉能说不呢，只是……”

说完，目注周靖。

“通天教主”此时心口已迅速的作了另一打算，“双绝老人”以掌与毒称绝，说到掌，并非自己之敌，但毒这一门却真是无人敢沾，如果让“双绝老人”与这怪老人先拼一场，再相机行事，或可稳操胜算。

周靖连想都不曾恩，便道：“多多益善，老夫来者不拒！”

一旁却急坏了“酸秀才”，那“鱼龙珠”是他的，对于他的关系太大，万一“双绝老人”施出“毒”来，后果岂敢设想，当下惶急地唤了一声，“周老丈！”

第十七章 惊世骇俗

周靖接受“双绝老人”参与赌约，“酸秀才”惶急地唤了一声：“周老丈！”

“通天教主”与“双绝老人”同时心中一动，原来这怪老者姓周。

周靖气呼呼地道：“小哥儿，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老丈，请别忘了晚辈对这……”

“废话，你知道老夫准输，是不是？”

“不是这意思……”

“那你与我老人家闭上嘴，乖乖的在一旁瞧热闹！”

“酸秀才”啼笑皆非，瞪着眼说不出话来。

“双绝老人”一捻鼠须，皮笑肉不笑地道：“阁下年纪当在八十以上，看来该当称您一声前辈？”

周靖几乎失声而笑，连连点头道：“这还像活，该当！该当，凭这句话，稍时老夫在掌上留点分寸就是！”

口气之大，的确难找第二人。

“双绝老人”干咳一声，掩饰了尴尬之情，道：“前辈请示尊号？”

周靖暗忖，原来你是为了这个，当下微一摇头道：“老夫向例不向任何人道号称名！”

“可是今夜的赌斗事非寻常，可能互见生死，前辈岂能不示尊号？”

“嗯，这个……”

周靖沉吟了一声，脑际忽生奇念，暗忖：何不如此，以纪念亡父，接着道：“有这必要吗？”

“通天教主”是巴不得揭开这怪老人的底，立即接口道：“决对有此必要！”

“老夫号称‘玉面无敌’……”

此语一出，场内场外同时传出惊“噫”之声。

“通天教主”脸色大变，蹬蹬蹬连退数步，栗声道：“你会是‘玉面无敌甘祖年’？”

“双绝老人”也骇然退步道：“玉面无敌？”

易秀云与“酸秀才”更是惊异莫名。

周靖心中感慨丛生，想不到父亲名头竟如此的惊人。

定了定神，道：“你们紧张什么，老夫话只说了一半！”

“通天教主”颤声道：“请讲！”

“老夫、‘玉面无敌第二’！”

“通天教主”，与“双绝老人”异口同声地道：“什么？‘玉面无敌第二’？”

“不错！”

“这……”

“怎么样？”

“前所未闻！”

“现在你们听到了，还不是一样！”

“双绝老人”鼠眼连翻道：“前辈在说笑话！”

“怎么是笑话？”

“想那‘玉面无敌甘祖年’连生带死全部年龄也不会超过五十岁，而前辈至少也在八十以上，如称为第二，岂非……同时甘祖年之称玉面，是因他本人英俊秀逸，倜傥不群……”

周靖大声道：“你焉知老夫年青时不是貌赛潘安？同时，老夫之所以号称‘玉面无敌第二’，旨在取其‘无敌’二字，既有第一在先，老夫只好委曲称第二了！”

似是前非，却使人无法驳辩。

“这名号是前辈自己取的？”

“有什么不可？”

“就算如此吧！”

“你是天南盟主‘双绝老人’？”

“不敢，在下是！”

“掌、毒双绝？”

“这……是的！”

“你参加赌赛想来是凭‘毒’不凭‘掌’？”

“双绝老人”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颤，这话直说进他的心坎里去了。

周靖接着又道：“听说你有个规矩，对于年青资质奇佳的人，从不施毒手，对吗？”

“双绝老人”奇怪对方知道得这么清楚，他现在对这自称“玉面无敌第二”的怪老人不单感到神秘，而是有些恐怖了，只好颌首道：“有这回事？”

其实周靖是在群豪夺珠之时，暗中听到“双绝老人”对“酸秀才”说的。

“凭这点善念，今天你有惊无险！”

这句话乍听狂傲，却令“双绝老人”心寒不已，“玉面无敌第二”已完全摸清他的底细，仍极有自信地说这话，他焉能不惊，但一种侥幸的心，仍使他硬着头皮干下去，“鱼龙珠”总是稀世之珍呀！

周靖目光一扫二人道：“你们谁先？”

“通天教主”阴狡地一笑道：“还是盟主先请吧！”

“双绝老人”呆了一呆，毅然道：“如此，在下僭先了！”

周靖冷冷地道：“不用客气，先后都是一样，在动者终是难逃！”

这话听在两个各踞一方的盖代人物耳中，的确不是滋味。

此刻，“钢铁二金刚”已悄悄退离场中，没入暗影里。

“双绝老人”缓缓移步到周靖正面一丈之处，拱手道：“前辈，在下要出手了！”

周靖“嗯！”了一声，道：“出手吧！”

场中空气又告紧张起来。

“酸秀才”一把捉低易秀云的手，紧靠在一起，显然他十分紧张。

这情景看在周靖眼中，的确不是滋味。

“双绝老人”双掌平胸，十分凝重地缓缓推出，一道排山劲气，撞向周靖当脸，势若万钧雷霆。

劲锋在距周靖三尺之处，像是被一种无形之物所阻，分从两侧滑了过去，周靖连袍角都不曾拂动一下。

“双绝老人”不由寒气直冒，他觉察出对方功力深不可测。

“酸秀才”与易秀云相视一笑。

“通天教主”却倒抽一口凉气。

周靖淡淡地叫了一声，“第一掌！”

“双绝老人”身形猛退三步，吐气开声，这一掌，挟毕生功力而发，劲道之强，令人咋舌，相信武林中能硬接这一掌的，恐怕没有几人。

“轰！”然巨响声中，砂飞石舞，尘沙如幕，激气成漩。

周靖衣袍猎猎而飘，但人却如石像般兀立当地。

“双绝老人”被反震的劲流，撞得踉跄倒退，八尺之外，方才稳住身形。

周靖若无其事的道：“第二掌，还剩最后一掌便轮到老夫了！”

“双绝老人”自知今夜之局，后果难以想象，但他身为天南武林盟主，有头有面，可不能半途抽身，徒留笑柄，就是刀山剑林，也得硬起头皮往下跳。

“前辈，不才要用毒了！”

“毒”字出自“双绝老人”之口，的确令人胆寒。

“酸秀才”与易秀云面色同时一变。

“通天教主”却露出一丝诡橘的笑意，他所希望的正是这样。

周靖徐徐地道：“这表示你是个毒而不毒的人，出手吧！”

“双绝老人”双掌暴扬，猛圈而出，掌风之中，带着丝丝黑雾，这说明了掌风之中含着无比的剧毒。

周靖已练就“金刚不坏神功”，较之他父亲“玉面无敌甘祖年”还精进数成，毒焉能伤害得了他，他故意不以护身神罡反震，实接一掌。

掌风过后，他像狂澜冲击中的砥柱，纹丝未动。

“双绝老人”面色泛白，连退数步，骇然瞪视着周靖，半晌无言。

“通天教主”也随之神色大变，他简直不敢相信世间还有这高武功的人。

周靖前迫数步，道：“这回轮到老夫我了，如你能承受三掌不倒，‘鱼龙珠’便是你的！”

“双绝老人”瘦削的脸上流露出一丝苦笑，他明白，决承

受不了对方的三掌，但骑虎难下，只好硬起头皮道：“前辈请出手！”

周靖对“双绝老人”的观感还不太坏，哈哈一笑道，“盟主，你如果要退出赌斗还来得及！”

“这……”

“人为名累，你想清楚，不过，如你存心要得珠的话又当别论！”

“双绝老人”心念疾转，与其不支受伤，不如乘机下台，如果“通天教主”同样不敌的话，自己即算丢了人也不太大，心念之中，抱拳道：“在下退出赌斗！”

“嗯，还不失为理智者！”

“通天教主”顿时忐忑不安起来，有些进退维谷、的确，他对这自称“玉面无敌第二”的怪老人感到胆寒，但“鱼龙珠”的诱惑，与及震撼中原武林的威名，使他不得不冒险一搏。

周靖转向“通天教主”道：“阁下是否也想退出赌斗？”

“不！”

“那好极了，否则老夫将大大的失望，来吧！”

“通天教主”身形微挫，功聚十成……

场面在一松之后，又是无比的紧张。

“通天教主”的功力，在当世武林之中，可谓罕见有其匹，不言可喻，这三掌将是泣鬼惊神的三击。

“酸秀才”与易秀云又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

暗影中潜伺的高手，也大告紧张。

周靖当然也不敢过份小觑对方，凝神而待。

“通天教主”双掌倏然劈出，狂涛匝地，其势足可撼山栗岳。

周靖以六成功劲，反震回去……

“轰！”然一声巨响，撕云裂帛，周靖衣袍猎猎飘舞，砂草碎石，旋飞激射。

周靖兀立如山，而“通天教主”却退了两个大步。“第一周靖掌字未曾离口，“通天教主”第二掌挟以雷霆万钧之势。猛地撞来，这一掌较之第一掌更见强劲。

暗影中不期然地传出数声低沉的惊呼。

周靖念头一转，在排山倒海的劲气之中、蹬蹬退了两步。

“酸秀才”与易秀云心弦同时一紧。

“通天教主”栗喝一声，第三掌挟以毕生功劲，紧跟着劈出、他蓄意要在这闪电两击之中、击倒对方。

劲气狂卷暴涌，激起一片郁雷之声，有如山崩海啸，其势足可夷平一座小丘。

周靖也不由暗地心惊，对方的功力的确已到了难逢敌手之境，但他别有用心，应势踉跄倒退……

易秀云忍不住“啊呀！”了一声。

周靖足足退了一丈之多，方才稳住势予，身形呈摇摇欲倒之势。

“通天教主”见击不倒对方，心头已凉了一半，这种硬接硬挡，不能与动手过招相比。因为没有封挡闪让拆卸的余地，全凭真功实力。

这最后一击，他自信武林中已无人能不闪不避地承受，然而，这自称“玉面无敌第二”的怪老人，接下来了，这是他生平未见的怪事。

但他私心判断，对方可能已受了内伤，是以仍存三分侥幸之心。

场外暗影中的高手，一个个惊魂出窍，他们算是开了眼界。

周靖停了片刻，重新走向原来位置，冷冷地道：“教主阁下，这回轮到我老人家了！”

“通天教主”一摇手道：“且慢！”

“还有话说？”

“如果老儿三掌击不倒本座，算是扯平，抑是……”

“如果你阁下能承受三掌而下沾地，仍算老夫输，珠子是你的，如何？”

“本教主却不想捡这便宜！”

“哈哈哈哈哈，阁下，这是老夫自己愿意的！”

“酸秀才”虽已看出这怪老人功力高得不可测，但以方才接对方三掌险些不支的情形看来，胜负很难逆料，如果“通天教主”真的三掌不倒，这“鱼龙珠”岂非……

心念之中、脱口叫道：“老丈这不公平！”

“什么不公平？”

“两不受损，该是和局！”

“没有你小子说话的余地！”

“老丈，那珠子……”

“怎么样，难道你还想过问？”

“酸秀才”全身一颤，说不出话来。

周靖目光一扫“通天教主”道：“接掌！”

声落掌出、但奇怪，竟然毫无劲道。

“通天教主”方自一愣，一股如山潜劲，已涌上身来，猛感心头一震，蹬蹬蹬连退了五个大步，气血略见翻涌。

周靖单掌一收，道：“现在接第二掌！”

依然单掌挥出，但较之前一掌大不相同，一道罡风，似要撕裂夜空似的，挟着刺耳椎心的怪啸，汹涌排荡而出。

“隆！”然一声巨响，挟着一声闷哼，“通天教主”身形一连几个踉跄，张口射出一股血箭，头上的金冠，飞出两丈之外，落地锵然有声。

场内场外，同时传出了骇极的惊呼之声。

稳坐中原武林第一把交椅的“通天教主”，竟然被打得口喷血箭，若非目睹，的确令人难以置信，这种身手，真可谓之惊世骇俗。

奇怪的是这怪老人的名头，武林中根本前未之闻。

“通天教主”满头白发，”披了下来，目中射出骇然而又怨毒之色。

此刻，他想的不是“鱼龙珠”，而是他东山再起之后的美梦——君临天下。

难道这梦想要毁在这老人之手？

周靖眼中隐隐泛起一抹杀机，但一瞬即逝，数月之前、他几乎丧生在“通天教主”的“玄天寒煞”之下，他今天的目的，意在报仇。

“酸秀才”与易秀云连眼都直了。

周靖上前三步，依然冷冰冰地道：“教主阁下，接最后一掌！”

“通天教主”身躯微微颤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就在此刻——

一条纤纤人影，如夜宵蝙蝠般旋泻当场。

周靖一看来人，不由心头一震，她，正是“通天教”副教主，莫绮华的师父，那神秘的中年黑衣妇人。

这女人的出现，使他大感意外。

根据以往所发生的事实判断，她极可能是母亲二婢之一的黄尚香。

他心中顿时不安起来，渴望要揭穿这个谜底。

她派弟子莫绮华助自己入潭取“共工残简”，莫绮华因救自己而与该教护法“红须客邱金”同归于尽，她为自己解“玄天寒煞”，她指出自己右脚少一趾的特征，这些，足以证明她是黄尚香无疑。

当然，他现在的容貌，对方是认不出他来的。

“通天教主”似感意外地道：“你来做什么？”

黑衣妇人微见激动地道：“教主，退出这赌斗吧！”

“通天教主”气呼呼地道：“什么，要本教主认败服输？”

“教主，希望你三思而行。以教务为重！”

“不，我要接最后一掌，你下去！”

周靖忍不住道：“尊驾是副教主？”

黑衣妇人沉声道：“不错！”

“老夫可以请教如何称呼？”

“前辈因何有此一问？”

“堂堂‘通天教’副教主，绝非等闲之辈，老夫应当一问！”

“王凝碧！”

“什么，你叫王凝碧？”

“难道有何不妥？”

周靖默然无以应。如此说来，她不是黄尚香，但她以往的行为作何解释呢？又是一个不可解的谜！

副教主王凝碧反问道：“前辈是‘玉面无敌第二’？”

“嗯、不错！”

“前辈这尊号似乎不曾听说过？”

“这不相干，老夫愿意用这外号，这外号就代表老夫，如此而已！”

“前辈用这外号必有相当理由？”

“就算有吧。”

“请问？”

“老夫不准备答复这问题！”

“通天教主”一挥手道：“退下去！”

黑衣妇人轻身移步，在三丈之外停了下来。

周靖单掌微微上提，功聚八成，寒声道：“这是最后一掌，阁下接得了，‘鱼龙珠’就是你的，接不了的话，嗯……生死伤残，各安天命了！”

掌一扬，罡劲猛吐……

黑衣妇人忍不住“哦！”了一声。

周靖心念一动，把吐出去的道，收回一成。

一声栗人的惨哼起处，“通天教主”鲜血狂喷，栽了下去。

数条人影，飞扑入场，扶起“通天教主”。

黑衣妇人深深地注视了周靖一眼，然后走向“通天教主”一探脉息，道：“抬走！”

“钢金刚”双手抱起“通天教主”，疾步离场，其余众高手簇拥着离开，眨眼消失在暗影之中。

副教主却不离开，移近周靖道：“前辈，你手下留情了？”

周靖淡淡地道：“赌约而已，并非有深仇大恨，老夫何必要他的命！”

其实，若非这黑衣妇人那一声“哦！”使周靖临时改变主意，收回一成劲道，“通天教主”势非当场殒命不可。

黑衣妇人，欲言又止，最后，若有深意地道：“前辈，我得去照料教主伤势，希望能再见到前辈！”

周靖正是求之不得，他必须要弄清楚这谜般的女人底细，颌首道：“老夫也希望能有机会与尊驾一谈！”

黑衣妇人困惑地望了周靖一眼，道：“后辈当在近日内端谒！”

说完，弹身逝去。

原来潜伏在暗中的高手，也悄然离开，谁还敢存染指“鱼龙珠”的非分之想，功力盖世无俦的“通天教主”，尚不堪一击，遑论其余。

“酸秀才”与易秀云双双奔了过来，恭谨的施了一礼道：“见过老前辈！”

“不必多礼！”

易秀云汕汕地道：“上次对老前辈无礼，请包涵！”

“好说，小事一件！”

周靖此刻，心中似倒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是昔还是辣，眼看着自己的未婚妻与别人双双对对，这味道的确不好受。

若依他的性格，很可能出手毁了对方。

但由于当初一时不察，误会她的父亲是杀害义父的凶手，愤而提出解除婚约，这对她的自尊心打击大大，曲在自己，他意识中有一缕抹不掉的歉疚。

而更重要的是明白了身世之后，念及“圣剑飞虹易斌”对自己天高地厚之恩，欲报无门，所以对她生出了强烈的容忍之心。

“圣剑飞虹易斌”临死曾遗命他俩必须结合，然而，男女之爱是丝毫也不能勉强的，心去难留，情断难续，她愿意这样，自己对易叔叔在天之灵也算有了交代了。

是以尽管心中不是滋味，倒引不起激愤之情。

当下别具深心地道：“易姑娘，你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易秀云毫无羞涩之容，侧顾“酸秀才”脆生生地一笑，才转向周靖道：“老前辈，我们真的相配吗？”

周靖咬了咬牙，维持着平静的音调，道：“男才女貌，真早一对！”

“酸秀才”心里却急着那粒“鱼龙珠”，重新施了一礼道：“老前辈，不才有眼不识泰山，班门弄斧，祈老前辈勿罪！”

周靖心中暗笑，若非自己在短短三个月内，习成了“共工残简”所载神功，根本就不是他和她的对手，闻言之下哈哈一笑道，“老夫也存逢场作戏之心，何罪之有！”

“那粒‘鱼龙珠’，是否请者前辈赐还？”

“这……当然要还给你，不过……”

“老前辈有什么指教？”

“这珠如何得来的？”

“晚辈为了此珠，曾在天南蛮荒‘黑水池’苦守了三年。才取到它！”

“这珠对你很重要？”

“是的，太重要了，重于生命！”

“嗯，你会使‘金刚指’？”

“酸秀才”全身一震，下意识的退了两步，好半天才道：“是的！”

周靖紧迫着道：“是你师傅绝学？”

“这……”

“说话何以吞吞吐吐？”

“是的！”

“令师是谁？”

“这一点请恕晚辈无法奉告！”

“为什么？”

“师命难违！”

周靖目光如电，暗夜中特别显得熠熠逼人，一不稍瞬地迫视着“酸秀才”道：“据老朽所知，这‘金刚指’乃是‘玉面无敌甘祖年’绝学的一部份，令师是否‘三指追魂马鸣川’？”

“酸秀才”像触电似地一震，好半晌才栗声道：“歉难奉”

“你不说？”

“师命不可违！”

“鱼龙珠你还想不想要？”

“酸秀才”身躯一晃，颤声道：“老前辈要以‘鱼龙珠’作为要挟？”

周靖本心并不愿做这种不光明的事，但，为了要揭开父亲被害之谜，除

此别无他途，父亲遇害之前，四侍童之首“三指追魂马鸣川”随侍在身边，遇害之后，马鸣川随着神秘地失踪，至今生死不明，他不能放弃这唯一的线索，当下冷冷地道：“就算是这样吧！”

易秀云插口道：“者前辈未免逼人太甚！”

“为什么？”

“敝友身为人徒，当然以师命力重，老前辈武林长者，难道要逼人叛师欺祖？”

义正词严，周靖不由语塞。

易秀云接着又道：“以老前辈的功力而论，晚辈不敢妄测老前辈的辈份，但无可讳言，必然相当崇高，奈何对一个后生晚辈出之以要挟的手段……”

“姑娘口才不错！”

“晚辈直言，老前辈勿罪，听口气老前辈要我的是‘三指追魂马鸣川’？”

“不错！”

“老前辈安知敝友的师尊就是马鸣川呢？”

“金刚指是马鸣川绝技！”

“天下武功同源，指上功力相类似的很多……”

“他刚才已经承认了，这一点无须你辩驳！”

“酸秀才”沉凝地道：“老前辈，如果晚辈不说出师承，老前辈就不还那粒珠子？”

“有此可能！”

“如果是晚辈师承，不是老前辈要找的人，而晚辈说出之后，已蒙上了忤逆之罪，这一点老前辈又何以教我？”

“问题在于‘金刚指’，老夫只问这指功传自何人！”

易秀云接口道：“老前辈是否又肯示知要苦苦追寻马鸣川其人的动机呢？”

周靖被反问得一窒；尴尬地道：“老夫为你俩保全‘鱼龙珠’，不能有此一问？”

“武林人各有不得已的隐衷，老前辈何必强人所难，背师逆命、武林大忌……”

“酸秀才”突地打断易秀云的话，道：“老前辈，这粒珠子，要救活一条命，因为这人不能死，请求老前辈把珠赐还，交给易姑娘，晚辈既不敢违背师命，也无法答前辈之间，决一死以谢！”

易秀云惊叫一声：“你……”

“酸秀才”惨然一笑道：“云妹，这珠子的使命，重于我的生命啊！如能完成使命，死何足惜！”

周靖可作了难了，他现在所使的手段，与他的性格背道而驰，为了父仇，他不得不如此，心中可万分不情愿，看“酸秀才”语意坚决、当然不是故作姿态，难道他真的要对方性命不成，对自己的目的丝毫无补呀！

下意识地道：“你认为老夫会答应这么办？”

“酸秀才”一怔神，道：“老前辈功力无边，晚辈虽无他法，但这粒珠子实在重逾晚辈生命，不得已而出此下策……”

“你的意思如老夫功力稍差，你会用强？”

“是的，晚辈不择手段，务要得回！”

易秀云双目睁得大大的，周靖看得出她目光由敬畏而变成愤怒。

暮在此刻——

一阵细如蚊纳的声音，飘传入周靖的耳鼓，“少主，我是‘鬼影子’，把珠还给他，我追踪！”

周靖心头一喜，故意沉思了片刻，才道：“小哥儿，你死与老夫何益，罢了，拿去吧！”

说着，把那荷包掏了出来。

这话，大大出乎两人意料之外。

“酸秀才”激动至极地道：“老前辈，这……这是真的？”

周靖抖手扔了过去，道：“难道老夫与你作耍不成！”

“酸秀才”接珠在手，实地双膝一曲，道：“老前辈，晚辈永记大德！”

周靖岂肯受对方大礼，看年纪“酸秀才”还在他之上，同时，明里还珠，暗里却由“鬼影子”追踪对方，这也未见得是光明立大的行为，一抬手，逼出一股罡劲，托住“酸秀才”的身躯，口里道：“免了，这本是你的东西，谈不上德！”

“酸秀才”尚未跪落，一股大力把他托起，运足全力，就是跪不下去，心中的骇异莫可言宣。只好站直身形，万分诚挚地道：“若非晚辈错有错着，冒渎者前辈代为收藏，在群魔虎视之下，此珠必已不保，这一点难道不值晚辈终生铭感！”

这倒是句实话，周靖也不得不承认。

“好吧，就算如此。”

“晚辈心急如焚，请准予拜辞！”

周靖心念一转，道：“且慢！”

“老前辈还有指示？”

“老夫有几句话问问易姑娘！”

易秀云愕然道：“晚辈？”

“嗯！”“请进！”“你认识周靖其人吗？”易秀云骇然惊退了三个大步，颤抖着声音道：“老前辈认识他？”

“不错，老夫与他是忘年之交，老夫非常激赏他那一股傲性！”

易秀云粉面一连数变，道：“老前辈为何会突然对晚辈提起他？”

“因为他曾向老夫提过你！”

“我，他……”

“不错！”

“他说了什么？”

“他说你是他未婚妻！”

易秀云脸上现出一抹似恨非恨之色，道，“婚约已解除了，是他亲口提出的！”

“他告诉老夫那是误会？”“可是晚辈却认为是奇耻大辱！”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姑娘不能原谅他？”

易秀云咬了咬牙道：“不能！”

周靖心头一紧，又道：“还有令尊的遗命也不顾吗？”

易秀云面容惨淡，凄然道：“先父不知内情！”

“可是周靖对令尊施于他的恩德，矢志终生难忘！”

“那是他自己的事！”

“姑娘已无谅解他的余地？”

“这……”

“他只求姑娘原谅，别无其他目的……”

“什么，他……”

“姑娘既已另有所属，他诚心祝福姑娘终生幸福！”

易秀云睁大了眼睛道：“他对老前辈这样说？”

周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顿了一顿，才道：“他曾如此说过！”

“他知道我另结新欢？”

“可能！”

“他认为我是这样的女子？”

周靖心中暗道：事实俱在，你男朋友就在身旁，还假惺惺作什么态？当然，他不能说破使她太难堪，顾左右而言他，道：“老夫话已说完，两位可以走了！”

“酸秀才”一躬到地，道：“者前辈，晚辈告辞，德意永铭肺腑！”

易秀云也福了一福道：“晚辈告辞！”

两人联袂并肩飞逝。

周靖对着蒙蒙夜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他奇怪，自己何以忽然会有这么大的容忍之性？

易秀云走了，永远的，那一根始终紧缚着两颗远隔的心的丝线，一下子断了。

空虚！

幻灭！

他为这可悲的离合而叹息。

远处，传来了数声鸡啼。

天，快要亮了。

周靖像一尊塑像，木立在晓风宿露之中。

温煦的阳光，无法驱除他心内的阴霾。

第一个叩开他心扉的女子，春桃，死了！

未婚妻易秀云，走了！

绿衣女莫绮华，在临死才吐露爱意，抱着孤寂的爱以终！

黄小芳这亦恩人亦爱人的奇女子，也作了波臣！

血女甘小梅，却是同父异母的姐姐……

这些，像跌碎了的梦片。

他迷惘，沮丧，一种幻灭的悲哀、在侵蚀着他的心。

蓦地——

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从身后传至：“前辈，您还没有离开？”

周靖被从极度的迷惘中唤醒了，徐徐转身，面对的是那“通天教”副教主王凝碧，谜一样的黑衣中年妇人。

他精神为之一振，道：“是你！”

黑衣妇人凝重地道：“前辈，您不叫‘玉面无敌第二’”

周靖微感一震，道：“为什么？”

“第一，论年纪辈份，‘玉面无敌甘祖年’是后辈，前辈焉有从他名号之理，第二，前辈的武功，胜过当年的‘玉面无敌’甚多，更不能称为第二……”

“何以见得老夫功力高过‘玉面无敌’？”

“四十年前，敝教主败于‘血谷主人’，之后二十年，又败于‘玉面无

敌’，但双方交手，在百招以上！”

“哦，你知道得不少！”

“是以晚辈判断前辈用这外号必有原因。”

“也许是这样！”

“晚辈想知道？”

“为了什么，难道你与‘玉面无敌甘祖年’有什么渊源不成？”

黑衣妇人粉腮一变，道：“晚辈承认！”

击靖心中一动，脱口道：“那你不叫王凝碧……”

黑衣妇人娇躯一震，目中尽是骇然之色，颤声道：“晚辈该叫什么？”

“黄尚香！”

黑衣妇人粉腮骤变，花容失色，退了一个大步道：“前辈何以知道？”

周靖心中大喜若狂，激动的道：“你承认了？”

“不错，我就是黄尚香，甘夫人的侍婢……”

“你……真的……”

黄尚香脸上突现杀机，厉声道：“阁下究系何人？”

“老夫？”

“玉面无敌甘祖年是如何死的？”

周靖知道对方已起了误会，但却不说破，冷冷地道：“什么意思？”

黄尚香声色俱厉地道：“家主人已练就‘金刚不坏神功’，普天之下，无人能伤得了他，除非阁下这等身手，而阁下用这名号，显然不打自招！”

“你准备把老夫怎样？”

黄尚香凄厉地一笑道：“阁下，你看这是什么？”

说着，素手一扬，左右手各握了一个碗大的球形之物。

“这是什么？”

“震天雷！”

“震天雷！”

“不错，脱手便炸，十丈之内裂石开山！”

“你呢？”

“本人已拼一死！”

“你知道准能伤得了老夫？”

“阁下何不四下看个清楚！”

调靖游目一扫，只见二十丈外，每一个方向，站着一个少女，手中均握有“震天雷”，不由下意识地心头一寒，如果所有的人，同时扔出的话，方圆五十丈之内，将无人能幸免。

心中登时激动万分，几乎流下泪来，看来黄尚香是个有心人，处心积虑要为主报仇，她定是猜想仇人既能毁得了“玉面无敌”，功力定必无边，所以才筹划了这一着棋，不惜与仇人同归于尽……

黄尚香冷森森地道：“如何？”

“果然毒辣，但岂奈何老大！”

“阁下承不承认是杀害‘玉面无敌’的凶手？”

“老夫说不呢？”

“那阁下自称‘玉面无敌第二’，请提出完满的答复！”

周靖徐徐摘落假发面具……

“少主，你……”

黄尚香惊叫一声，蹬蹬蹬一连退了数个大步，激动，惊异，溢于言表。

周靖含着两泡痛泪，道：“前辈，忠肝义胆，甘门存歿均感！”

黄尚香收起“震天雷”，上前数步，激动万分地道：“少主，你这身神功……”

周靖把修习“共工残简”的经过和“地灵夫人”等的情况，简略的从头到尾，述了一遍。

黄尚香泪落如雨，咽声道：“少主，这像是在梦里，主人主母虽死亦瞑目了！”

“前辈……”

“这称呼……”

“哦，我该称你为五师姐！”

黄尚香含泪一笑，道：“师弟，这确实像是梦境，太离奇了，太出人意料了！”

“师姐，一切都是真实的，虽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接着问道：“师姐怎的做起‘通天教’副教主？”

黄尚香神色一惨，举首向天，像是在回忆中搜索往事，久久才道：“十八年前，钓鱼矶遭逢惨祸，我与师妹吴绮云同一命运，被主母推落江中，却被‘通天教’少教主所救，我顾及血案非比寻常，所以改名玉凝碧……”

“哦！”

“之后，我与少教主结为夫妇！”

“哦！”

“三年前，外子突告离奇死亡，死亡的地点是在距巫峡二十里的江边，经寻获尸体之后，证明是死于‘金刚指’……”

周靖心头一震，道：“金刚指？”

“不错，大师兄‘三指追魂马鸣川’的独门手法！”

“死于大师兄之手？”

“直到现在仍是一个谜！”

“这谜很快就会揭晓了？”

“揭晓？”

“二师兄‘鬼影子’在跟踪一个会使‘金刚指’的人……”

“酸秀才？”

“是的，就是那天伤贵教护法‘枯竹客’，被师姐喝破追赶的那人。”

“可惜，那天被他免脱了，而昨夜又于师弟你在场，同时家翁重伤，不得已放过他……”

周靖点了点头，道，“师姐，如果我知道‘通天教主’是师姐的公公，我不会……”

“不，师弟，你已留了情了，再说，你就曾伤在家翁之手！”

“师姐何时当了副教主？”

“一年前！”

周靖心念一转，道：“师姐，如果万一姐夫真的是毁于大帅兄‘三指追魂’，或是他传人之手，师姐是否要为丈夫报仇？”

黄尚香不虞有此一问，芳容一惨，却答不上话来，夫妇为五伦之一，她不能说舍夫仇而不报，但万一对方真的是大师兄或他的传人，这仇又如何报呢？

周靖剑眉一整，道：“师姐，我们暂不谈这个吧！”

“师弟，我们暂分手，有事由你师侄莫绮萍联络！”

周靖想起为自己而牺牲的莫绮华，心目中，他当她是爱人，而照现在的辈份，她成了自己的师侄，真是造化弄人……

心念之中，凄然道：“师姐，我对莫绮华愧疚终生！”

黄尚香凄婉地一摇头道：“师弟，她对‘红须客’的功力估计过低，唉，算是命运吧！”

“如果这事揭穿……”

“不会，已成过去了！”

远处，传来一声轻啸。

黄尚香急道：“师弟，我走了，目前我们的身份仍须保密，不宜落入人眼，否则将增加访凶的困难……还有‘一统会长’

“我已知道他就是‘钓鱼矶’上唆众毁尸，迫杀家母的凶手‘武林一君’……”

说至此，目光中抖露一片骇人的杀芒。

黄尚香点头道：“师弟，他已无所遁形，目前暂放过他，待迫出杀害主人的正凶之后再下下索仇，我走了！”

说完，飞身疾逝。

四外埋伏的少女，也相继隐去身形。

又是一个谜底揭晓，周靖感到心头一轻。

一夜折腾，已经有些饥火中烧，于足，他重又戴上面具假发，奔回原来所住的镇店之中，方一进门，店小二已笑嘻嘻地迎上米道，“老爷子，两位相公算准老老回来过午，已备好酒菜在后院等着哩！”

周靖口里“噢！”了一声，心想，甄氏兄弟还没有离开。

后院客房之中，果然摆了一桌酒菜，甄氏兄弟笑咪咪地迎了出来。

周靖讶然道：“两位还没有离开？”

甄名隐道，“没有，周兄想是既饥且渴了，一夜折腾……”

“噢，两位……”

“武林罕见的盛会，兄弟岂能错过，周兄神功真可说是盖世无敌了！”

“武学深如瀚海，怎可奢言无敌，老弟谬赞了！”

说着，进入房中，老实不容气的据案大嚼起来。

三人正自谈笑生风，忽见小二匆匆而入道：“老爷子，有女客到访！”

周靖愣得一愣，道：“什么样的女客？”

店小二痴痴一笑道：“一尊瓷观音！”

“什么意思？”

“美得像观音大士，冷得像瓷做的！”

“请她进来……”

话声未落，一条白影，已飘然来到院中。

周靖一看来人，全身陡地起了一阵寒粟，一颗心也怦怦乱跳起来。

她，正是同父异母的姐姐“血女甘小梅”。

甄氏兄弟齐齐低呼了一声，“血女！”

甘小梅向店小二挥手道：“出去！”

小二伸了伸舌头，转身离开。

周靖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以真面目相见？还是装糊涂见机行事把

身世问题向她解释清楚？

甘小梅举步进入房中，顺手将门一关。

甄氏兄弟起身道：“姑娘请坐！”

甘小梅向两人略一点头，目光的灼地逼视着周靖道：“老丈就是所谓的‘玉面无敌第二’？”

周靖冷冷地道：“老夫正是！”

甘小梅噗嗤一笑道：“弟弟，你别给我装样了，省省吧！”

周靖心内不由巨震，难道甘小梅昨晚也是暗中在场者之一，也许自己与五师姐黄尚香的一番对话已被她听去了，不然那会有这么巧，自己前脚进，她后脚来，而且一口就道破自己的化装，“鬼影子”给自己的这副面具，制作之精巧，天下无双，连“通天教主”那等人都会被瞒过，她怎能看得出来。

也好，省得自己一番唇舌解释。

心念之中，勉强装出一声笑声道：“姐姐，你的眼光这样犀利？”

甘小梅绽出春花也似的一抹笑意，道：“弟弟，你错了，我是早晨听人说关帝庙昨晚发生的一件武林大事，急急赶来，正巧看见你在套面具，所以才跟了来……”

周靖心头一凉，他目前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开口向甘小梅解释？

他俩曾剖心示爱！

他俩曾互相拥吻！

结果，造化弄人，他和她是真正的姐弟。

他又不期然地想起了甘小梅说过的那句话：……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我只有死……心念及此，猛地打了一个寒颤。

这些，能在身世澄清之下而自动消失吗？

当甘小梅知道事实的真相时，将有如何反应？

甘小梅小嘴一撇，道：“弟弟，你发什么呆？”

“哦！”

周靖如梦初醒般地“哦！”了一声，尴尬地道：“姐姐，你请坐！”

甄氏兄弟被甘小梅的绝世姿容，摄去了全部心神，却是真的发了呆。

甘小梅并不坐下，一双使人意乱情迷的眸子，转向了甄氏兄弟，突地，口里发出了一声冷哼，羞花赛玉的粉靥上，忽然罩起了一层寒霜，冷冷地道：“弟弟，他俩是谁？”

周靖忙道：“哦，姐姐，我忘了介绍，两位是弟弟的好友，谊比手足……”

“哼，够了，你们同起共宿，是吗？”

甄氏兄弟骇然离开座位，怔望着甘小梅。

周靖惑然不解地道：“姐姐，你问这干吗？”

“你只回答我是不是？”

“有何不妥？”

甘小梅声色俱厉地道：“周靖，想不到你会是这种人，我甘小梅算是瞎了眼！”

周靖如坠五里雾中，茫然道，“姐姐，到底是什么回事？”

“问你！”

“我？我不知道呀！”

“哼！”

冷哼声中，转向甄氏兄弟道：“你俩竟然也懂得‘开工易容’之术。无

耻贱人，还不与我现形！”

周靖骇然大震，莫非甄氏兄弟……

甄氏兄弟互望了一眼之后，双双除去头巾，如云秀发，纷披而落，面容也在瞬息之间起了变化……

周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脱口惊呼道：“怎么，是你们两个？”

甄氏兄弟，赫然就是“地灵夫人”的贴身侍婢若梅若兰。

周靖可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怪不得他老感觉他兄弟俩的行动有些突兀，原来是这么回事。

若梅若兰讪仙地向周靖福了一福，若梅开口道：“请少主恕罪！”

周靖既是感动，又是生气的道：“称我七师叔吧，到底怎么回事？”

这回，轮到“血女甘小梅”愕然了……

若梅苦着脸道：“七师叔，我俩奉命侍候你，却为你所峻拒，不得已改容易装！”

周靖哑然失笑道：“其实我早该想到了，你初次出现冒然与我结交，数次为我拼生斗死，同时与三师兄四师兄来往如此密切，还有名字，嗯！有意思，‘甄名隐’，‘真名隐’，‘甄名南’，‘真名兰’，这不是分明说一个真名字被隐去，一个的真

名叫兰吗？……”

甘小梅错愕地道：“她俩是……”

周靖向着梅若兰一抬手，道，“你俩也称我姐姐一声师叔吧！”

若梅若兰双双施礼，恭谨地向甘小梅唤了一声“师叔！”

甘小梅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周靖心念一连数转之后，已有了一个决定，泰然道：“姐姐，一切详情，我会告诉你，现在请你陪我回‘血谷’！”

“什么，你要去‘血谷’？”

“是的！”

“做什么？”

“我必须见伯母一面，有极端重要的事情禀告。”

甘小梅困惑地道：“可否先告诉我，什么事？”

“不！”

“真的有这么要紧？”

“当然！”

“何时动身？”

“现在！”

“好，走吧！”

周靖起身向若梅若兰道：“你俩回宫去吧！”

“遵命！”

周靖仍是那身怪老人装束，与甘小梅离店双双扑奔“血谷”。

一路上，甘小梅不断要周靖说出事实真相，周靖一味支吾以应，说见了她母亲之后，一切自然明白，倒是把武功来源，说了一遍。

甘小梅蜜意柔情，言语之间，表露出万种痴情，只苦了周靖，哑子吃黄连，尽量用不相干的话岔开。

这一天、日正当中，两人来到“血谷”之前。

周靖忽地想起一件事道：“姐姐，我忘了问你，上次分手你回谷中，江

哥的事如何向伯母交代？”

甘小梅神情一黯，泫然欲泣地道：“她……她老人家已经知道了！”

“什么，伯母已经知道江哥不幸的消息？”

“是的！”

“你告诉伯母的？”

“家母心细如发，我无法再隐瞒！”

“哦！她老人家……”

“她没有哭，没有流泪，整整两个月把自己关在房里，不说一句话，靖弟，那种日子太可怕了，你可以想象得到我的心境，我像是活在炼狱之中……”

泪水，终于滚落粉腮。

周靖鼻尖一酸，泪光莹然。

无声之音最悲哀，“血谷主人”的表现，是心死的征象啊！

是的，她集世间所有的不幸于一身，任何人都会为之一掬同情之泪。

甘小梅一拭泪痕，凄婉欲绝地道：“靖弟，家母已完全失去了生的意义，她被先父遗弃，在悲伤凄苦之中打发了二十年岁月，接着，是先父的死讯，这使她痛上加痛，把自己当着一个遗世的幽魂，她最后赖以活下去的一点牵挂，是家兄甘江……”

说到这里，泪水涌了出来，咬了咬牙，又道：“上天的安排的确太残忍了，剥夺了她唯一赖以活下去的一丝生趣……靖弟，我简直不敢面对她，她的神情使我心悸，那似乎比死更可怕！”

周靖再也忍不住那盈眶的泪水，簌簌顺腮而下，哽咽着道：“她太不幸了！”

甘小梅按捺了片刻情绪，默默含情地注视着周靖道：“靖弟，数日前，家母忽然令我出江湖……”

“做什么？”

“她老人家为了维护‘血谷’一脉不断……”

“怎么样？…

甘小梅粉腮一红道：“要我找你！”

周靖心头猛地一震，道：“找我？”

“是的！”

“为什么？”

甘小梅期期艾艾地道：“她要我俩立刻成婚！”

“什么？立刻……成婚……”

“是呀，靖弟，难道你不愿意？”

周靖蹬蹬蹬连退了数步，心房一阵收缩，身躯摇摇欲倒。

这简直太可怕了，如果他说出身世之后，又将会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

甘小梅骇然道：“靖弟，怎么回事？”

“没……没有什么！”

“你不愿意？”

“不，姐姐，我会向伯母交代！”

“交代，什么意思？”

“我……我……”

甘小梅疑云大炽，一把抓住周靖的手臂道：“你怎么样？”周靖像虚脱

了似地道：“我不能……”

“你什么不能？”

周靖咬紧牙关，栗声道：“我是你弟弟呀！”

甘小梅秀眉一整一舒，道：“不错呀，你与我哥是结义兄弟，我比你大，你当然是弟弟，这有什么……”

周靖痛苦的道，“姐姐，就是说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我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我也姓甘……”

甘小梅陡的一震，芳容惨变，栗声道：“你在说谎？”

“不，是真的，三月前我们分手之后我才明白自己的身世，今天我来此的目的，便是要向母亲禀明这件事！”

“你……你……天啊！”

甘小梅双手掩面，连连后退。

她的绮梦，在刹那之间，被残酷地粉碎了！

她全心全意地爱上周靖，她为自己编织了一幅美丽的远景。

周靖占有了她感情的全部！

她吻过他，她几乎想把身体奉献给他，那绮丽醉人的一幕，顿时变做了可怕的回忆，永远也无法洗刷的生命污点。

她绝望！

她痛苦！

她也感到无比的羞愤！

想不到誓托终身的爱人，竟是同父异母的弟弟。

造物者的安排，何其酷毒啊！

自幼，她承袭了她母亲的悲剧性格，她在母亲的叹息声中长大，母亲的遭遇、在她的心灵中投下不可磨灭的阴影。

先天的悲剧性格，使她在猝然之间无法接受这突然的变化。

她笑了！

疯狂的笑。

笑声，似巫峡猿啼，嫠妇夜泣，那不是笑，是哭，是比哭更凄楚万倍的笑，摧肝断肠、令人不忍卒听。

周靖全身发麻，脑海里一片空白，这一刻，任何意识都已不复存在。

他早已料到会有这后果，所以一直不敢对她吐露，他希望能由她母亲转告她。

笑声中，甘小梅打开“血谷”秘门，飞纵而去。

周靖像是从一个可怕的梦境，进入另一个更恐怖的梦境中。

他本能地追了进去。

走完洞径，谷中血红的景色，使他神智一苏，除下了面具假发，脱去长袍。

他定了定神，朝里奔去。

月前，他已练成“金刚不坏神功”，不须仗“血心”之助，就可以抵当“血罡”，是以，毫无困难的走近了这一段恐怖的死亡地带。

薄雾凄迷之中，现出一片血红的湖水。

周靖面对“血湖”，没了主意，他第一次进“血谷”时，就到此为止，他被点了昏穴进入“血谷主人”的居处，出来时也是一样。

他想出声呼唤，但喉头像塞了什么东西似的，喊不出声突地——

一个幽幽的，像是发自地底的声音道：“孩子！”

周靖直觉地感到这出声呼唤他的是谁了！

一种莫名的感触，使他全身一震，举头望去，一个白农人，破雾踏水，冉冉而至，眨眼到了身前一丈之处。

是一个徐娘半老的中年妇人，美，美得脱俗超尘，像一朵澄澈如镜的水池中冒出的白莲，但，眉目之间的幽怨，和那木然而呈惨白的粉靛，却令人见面生寒。

周靖双膝一曲，跪了下去，颤声道：“我能唤您一声母亲？”

“当然，孩子！”

虽然面无表情，语音冰冷，但已带了些许激动。

“母亲，姐姐她……”

“唉！”

这一声叹息，使周靖的心起了一阵抽搐。

“孩子，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跟我来！”

说着，缓缓转过身去！

周靖怔了一怔，望了望血红的湖水，欲行又止。

“孩子，这不是湖，是一片血岩！”

周靖大是骇然，举步行去，脚下踏到的是散发着红光的岩石地面，在薄雾掩映之下，确实像一片湖荡。

他茫然的，怀着沉重的心情，紧随在“血谷”主人之后。

顾盼之间，穿出雾幕，来在一栋巨宅之前。

“血谷主人”头也不回地道：“孩子，进来！”

曲槛回栏，重门叠户，十分够气派，像是王公巨贾的宅第，可惜的是诺大一栋屋宇，却静悄悄得象宝山古刹、寂静中带着阴森。

工夫不大，来到一间陈设富丽的大厅之中，“血谷主人”象一个久病初愈的老年人一般，颤巍巍地躺倒在一张睡椅之上，手指身旁的锦墩，道：“孩子，你坐下！”

周靖依言坐下，心里涌起一片无言的伤感，名震武林的“血谷主人”竟然被命运播弄得一至于斯。

一个身穿黑衣的中年女子，捧进了两盏茶，放在茶几上，然后默默地退了下去，神态平板冷漠得不带半点生人气味。

“血谷主人”幽幽道：“孩子，这是我的侍婢，也可说是亲人或朋友，谷中自遭那次变故之后，所有门下人等，全被逐出谷外，而今剩下的除我母女外，便只有她一人！”

周靖无言地点了点头。

“孩子，把一切经过告诉我！”

于是，周靖把父亲神秘死亡，母亲被迫杀“钓鱼矶”，以及自己所遭所逢，原原本本一字不遗地叙述了一遍。

“血谷主人”象冰冻了般。面孔上，居然浮起了一片激动之情，道：“孩子，你也是生不逢辰，但，总算是得到了造物主的宽容，不幸之中有幸，孩子，虽然你父亲太过绝情，但我早就原谅了他，也许，他是不得已……”

周靖泪水交睫，但他能说什么呢？

这一连串的悲剧，到底是谁的错？

“血谷主人”闭目养了养神，又道：“孩子，从现在起，你是‘血谷’的主人了！”

周靖意外地惊叫道：“我？母亲……”

“是的，孩子，‘血谷’一脉，要靠你来振兴了，目前，你必须全力追凶，我会等待你把仇人的首级带进‘血谷，来！”

周靖陡然起立，道：“母亲，孩儿会的，定把仇人的头颅带进谷来请您过目！”

“孩子，我妒忌你的生母，她一直得着你父的爱，虽死犹生，而我，被你父亲中途遗弃，虽生犹死，唉！过去了，一切都将成为过去，人生百岁，也不过春梦一场，何必计较这些呢？孩子，上一代的不幸，足为你的借鉴……”

“是的，母亲！”

“听说你曾经有个未婚妻叫易秀云？”

“是的！”

“解除了婚约？”

周靖怦然一笑道：“是孩儿不到，判事不明，意气用事！”

“好，希望你能与她重归于好……”

“已经迟了！”

“为什么？”

“她已另结新欢！”

“哦，那太不幸了……”

“母亲，我除了亲仇之外，对一切都很漠然！”

“孩子，你不该有这种想法，这一颗‘血心’拿去，与你那一颗原是一对，希望把它送给你所爱的人，也是‘血谷’未来的女主人！”

说着，从颈下摘落一颗“血心”，递了过来。

周靖茫然无主地接了过来。

“血谷主人”又道：“孩子，这一对‘血心’的故事，希望不要重演，珍惜他，慎重你的感情！”

周靖若有所触地一震，道：“孩儿谨遵教训！”

“血谷绝学，由你继承，我已另有安排，若渗以‘共工残简’的不世神功，‘血谷’一门将为武林史上放一异彩！”

周靖激动的道：“是的！”

暮在此刻——

一条幽魂般的影子，出现厅中。

她，正是甘小梅。

先后一个时辰不到，她彻底地改变了形象，似一朵盛放的牡丹，突遭摧残，那神情，与她母亲完全一样，人生的色彩，似乎已从她的脸上退尽。

周靖一颗心猛往下沉，一个可怕的阴影，迅快地吞没了她，他竭力镇静，唤了声，“姐姐！”

第十八章 血洗冥宫

周靖望着凄怨欲绝的甘小梅，叫了一声：“姐姐！”

甘小梅毫无反应，只出神地怔视着周靖，神色之间，不带任何感情，也许，她的感情已被极端的痛苦麻木了。

周靖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噤，再度唤了一声：“姐姐！”

甘小梅终于开口了，那声音冷得令人心悸！

“弟弟，我高兴能有你这么个弟弟，但我也将永远记住在此以前的那一个弟弟，他把我带到人生的另一个境地中，也牵引我到梦里，虽然，太短暂，像夜空中的一抹电花，可是这一瞬已够留下永恒的回忆……”

周靖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颤栗。

甘小梅略略一顿之后，又道：“弟弟，这就够了，我们谁都没有错，我不怨天，不尤人，我记住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点缀，也记住你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别了！弟弟！”

说着，徐徐转身，拖着落寞的步子，幽幽地消失在侧门之内。

周靖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喃喃地道：“姐姐，我是你的弟弟呀！”

“唉！”

深重而凄凉的叹息声，把周靖不屑的神思唤回。

“母亲……”

“孩子，我会慢慢劝她的，她很任性，但很善良！”

“是的，孩儿想……”

“怎么样？”

“拜辞出谷！”

“你不住几日？”

“不了，孩儿念及亲仇，寝食难安！”

“也好，你去吧，以你目前的功力，报仇索凶是游刃有余的了，可是……”

“母亲还有什么吩咐？”

“你仍然沿用周靖这名字？”

“养父‘霸王鞭周公铎’对孩儿恩同再造，他老人家无后，孩儿不忍去掉这姓氏，目前暂用这名字，待恩仇了了之日，复姓归宗，把本姓冠在这名字之上！”

“孩子，这样做很对，足见你存心仁厚。”

“孩儿告辞了，母亲，您保重！”

说着，拜了一拜，怀着一缕莫名的空幻，向外走去。

暗中，一双泪眼，在偷偷地送他离开，但他一无所觉。

不久，来到谷外，他深长地吸了一口气，似乎要冲淡胸中的块垒。

回望那封住入谷密门的白石，不由感喟丛生，他大母“血谷夫人”的话，又响在耳边：“……孩子，从现在起，你是‘血谷’的主人了……上一代的故事，不要重演……我等着你携仇人的首级回谷……”

他热血一阵沸腾，豪气再生，不错，现在是了断恩仇的时候了。

但，仇人是谁呢？他心里发出一声苦笑。

甘小梅的憔悴面容，又呈眼帘，他咬了咬牙，暗地道，她是我姐姐，我不能想及任何其他，否则那便是罪恶，希望时间能冲淡一切，下次见面时，她已恢复了往昔的欢愉，生趣蓬勃。

无意中，他手中触及藏在怀中的那对“血心”，这是父亲与大母定情之物，也是不幸的开端，而今，两颗“心血”全在自己身边，大母的话，犹在耳际：

“孩子，把它送给你所爱的人，她将是‘血谷’的女主人！”

他自问，我所爱的人呢？谁是我所爱的人？

李春桃？

黄小芳？

莫绮华？

易秀云？

他自我解嘲地笑了一笑，这笑中，含有无比的悲酸。

他重新套上面具，带上假发，穿起那件葛布长衫，有点近于迷茫地奔出山去。

甫踏上官道，一队白衣人，从身侧疾掠而过。

周靖心中一动……

接着，又是一队数约五十的白衣人，呼啸而过。

从衣着上判断，这些全是“一统会”属下的高手。

“一统会”高手，大批出动，又有所作为，基于对“一统会”仇恨的心里，他毫不考虑地尾随下去。

正行之间，忽听一声低唤：“少主！”

周靖闻声一惊，不期然地止住奔势，一个白衣中年秀才，已站在身前。

他，正是“一统会”的师爷“妙手书生斐庄。”

“阁下认得出是我？”

“妙手书生”躬了躬身道：“我已得‘逆旅怪客’传讯，恭喜少主神功有成！”

“哦，有事吗？”

“一统会今天派出大批高手，进攻‘冥宫’！”

周靖陡然一惊，异母兄甘江，正是“冥宫”的赘婿，他的遗骨，尚葬在“冥宫”之中，同时，他也想起了可怜的嫂嫂“鬼女石兰花”……

“冥宫？”

“是的！”

“目的何在？”

“迫使‘冥宫’，加盟‘一统会’”

周靖重重地哼了一声，道：“一统会将会失望！”

“少主要管？”

“当然，先兄甘江的岳家之事，我焉能不管！”

“一统会此次双管齐下，一路由太上宗祖‘疤面老祖’率领百名高手，进攻‘残人院’……”

“什么，‘残人院’也在被攻击的目标之下？”

“是的，另一路由会长亲统，进逼‘冥宫’，待这两处加盟之后，再全力征服‘地灵宫’，然后与唯一劲敌‘通天教’一决雌雄……”

“野心不小？”

“本来在举行‘人头大会’之后，即着手进行并吞各帮派，目的在一统武林，君临天下，想不到‘通天教’死灰复燃，使‘一统会’的计划完全搁浅！”

周靖目注“妙手书生”道：“阁下告诉我这么多？”

“少主，理应禀陈？”

“阁下是‘一统会’的师爷？”

“暂时栖身之所！”

周靖心念一动，沉声道：“你是‘血谷’门下？”

“是的，自上代谷主出事之后，即被老谷主逐出谷外！”

“哦！”

周靖从怀中取出那对“血心”，高举手中……

“妙手书生”骇然一震，随即跪了下去，道：“弟子陈斐，叩见谷主！”

“我现在还不是谷主，但我已领有家母之命，重振‘血谷’一门，现在我以‘血心’为凭，命令你负责召集所有当年被逐出谷外的门人弟子，听候下一次命令！”

“遵少主之命！”

“请起！”

“妙手书生”站起身来。

周靖道：“你不叫斐庄？”

“弟子陈斐，以‘天工易容之术’略事改变形貌，栖身‘一统会’！”

“哦，‘疤面老者’一路人马进攻‘残人院’，出发了没有？”

“出发了！”

“此地距‘冥宫’多远？”

“明日凌晨可达！”

周靖心中疾忖，目前当然以先策应“冥宫”为上，这一路既是“一统会长”亲自统率，索性先报此仇，而“残人院”在武林中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帮派，“残人院主”对自己曾有过赠“起死丹”之德，也不能任其遭“一统会”荼毒，只是时间上恐怕要顾此失彼了……

心念之中，急向“妙手书生”问：“你也是参与进攻‘冥宫’的高手之一？”

“是的！”

“好，你走吧，我尾随着你！”

“妙手书生”恭应一声，弹身上道。

周靖不疾不徐地遥遥尾随在后。

入夜之后，舍却官道，进入山区。

拂晓时分，来到一座阴峻幽暗的巨谷之前。

“妙手书生”径自向谷内奔去。

周靖相了相地势，暗想，“冥宫”大概就在这谷中了，心念之间，一眼瞥见谷口地上，横陈了十余具黑衣死尸。

他们已动手了！

周靖自语了一声，朝谷内奔去，入谷不久，已听到阵阵搏杀之声，沿途，不断地发现黑衣人的尸体，间或也有几具白衣尸体。

突地——

谷场中断，一堵峭壁，横亘眼前，峭壁下方，一个巨大的拱形门洞，两扇厚重的铁门，八字形敞开，门的上方，两个径丈的白色篆字“冥宫”。

门前，横尸更多，黑白相间，看来双方都有死伤。

阵阵栗人的搏杀之声，从门洞里清晰地传了出来。

周靖轻轻地哼了一声，捷逾鬼魅地飘了进去。

门洞纵长约五十丈。

门里，又是一番天地，看来是一座谷中之谷。

一块数亩大的方场，人影乱晃，杀声盈耳，间杂着栗人的惨号声。

方场之后，是一片连云巨厦。

场中央，一个白袍蒙面老者，与一个黑袍虬髯老者相搏。

“一统会”雷、火二金刚双战一个黑衣妇人。

其余四周混战成一片，但地上的死尸，十之七八是黑衣人、显然“冥宫”已处于岌岌可危之境。

突地——

场中传出一声惨哼，黑袍虬髯老者口喷鲜血，踉跄倒退数步，身形摇摇欲倒。

白袍蒙面老者，大吼一声：“停战！”

场中正在搏斗的高手，纷纷停下了手。

黑衣中年妇人疾步走向黑袍虬髯老者，悲声道：“你不要紧？”

黑袍虬髯老者如雷鸣也似地道：“夫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冥宫’将战到最后一人！”

黑衣妇人凄厉地道：“夫君，看来‘冥宫’要在武林除名了！”

他俩，正是“冥宫”主人夫妇。

白袍蒙面老者狂妄地一阵大笑道：“石坤，你想好了没有？”

“冥宫之主石坤”目眦欲裂地道：“老匹夫，你在做梦，‘冥宫’宁化劫灰，誓不屈服！”

白袍蒙面老者狞声道：“石坤，本会长重申前言，目前你有两条路走，第一，加盟本会，‘冥宫’改为五坛，第二，在武林永远除名，本会长为贵宫举行血的葬礼！”

“冥宫主人”怒叫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黑衣妇人怨毒的目光，射向“一统会长”。

场中，所有“冥宫”门下，全部面现悲愤欲绝之色。

“一统会长”冷冰冰地向黑衣妇人道：“石夫人，你劝劝尊夫吧？”

“冥宫夫人”厉声道：“住口……”

就在此刻——

一个浑身浴血的老者，疾奔商至，道：“禀夫人，小姐无恙！”

“好！”

这老者，正是“冥宫”护卫长吕子英。

“一统会长”环视全场一周之后，栗声道：“石坤，本会长数到十，就下令屠杀！”

一！

三！

恐布的杀机，弥漫全场，使人鼻息皆窒。

四！

“冥宫主人石坤”夫妇目眦欲裂，眼角渗出了血水，额上的汗珠滚滚而落。

所有的“冥宫”属下，一个个目眦欲裂。

八！

九！空气紧张得象是凝固了，血的场面，将残酷地再度展开。

蓦地——

一阵使人心神皆颤的刺耳冷笑，倏告传来，全场为之一震。

笑声敛处，场中多了一个身着葛布长衫的白发老者，他，正是周靖。

没有人知道这老者是什么来路，也没有人看出他是如何入场的。

所有的目光，全集中这怪老者身上。

“一统会长”定了定神，冷冷道：“阁下是何方高人！”

老者以更冷地声音道：“玉面无敌第二！”

此言一出，全场立时暴起了一片惊呼之声。

“玉面无敌第二”惊走“双绝老人”，掌伤“通天教主”的事迹，早已传遍武林，这怪老人在此现身，情势将必然地改观了。

“一统会长”骇然退了数步，栗声道：“阁下就是‘玉面无敌第二’？”

周靖目中陡射骇人煞光，那里面，充满了恨毒与杀机。

“一统会长”被这目光一逼，全身一颤，下意识地又退了一步。

周靖面对这唆众毁尸，迫杀母亲的不共戴天仇人，根根血管似乎要爆炸开来，他在转着念头，现在杀他，还是等迫出杀父凶手之后，再以真面目名正言顺地上“一统会”取他的脑袋？

“一统会长”已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那骇人的仇焰，但他不明白什么事与这神秘的怪人结了仇，他想，或许是误会，或许这功深不可测的怪老人与“冥宫”有所渊源，但从“冥宫主人”夫妇骇愣的神情上，证明“冥宫”与这怪老人毫无关系，到底是什么事使对方以这种仇视的目光看着自己，他无从索解。

“冥宫主人石坤”夫妇，对这突如其来的怪老人，同样既惊且骇。

“一统会长”再度开口：“阁下来意可否赐告？”

周靖冷森森地道：“除下你的面巾，让老夫看看你的长相？”

“阁下未免欺人太甚！”

“武林一君，在老夫面前你将无所遁形！”

惊喧之声四起，第一次，“一统会长”的真面目被人揭穿。

“武林一君”二十年前，几乎与“玉面无敌甘祖年”齐名，想不到他会是一心要独霸武林的“一统会”会长。

当然。如非“妙手书生”对周靖揭破，周靖是不会知道的。

“一统会长”如遭雷殛也似地一震，他对这神秘的老人，由心的深处发出一种莫名的恐怖之感。

“冥宫主人”恨恨地道：“原来你就是‘武林一君’……”

“一统会长”阴惊地瞟了“冥宫主人”一眼，仍然直瞪着周靖，沉声道：“阁下不速而至的目的到底何在？”

周靖目中煞芒陡盛，一字一顿地道：“杀你！”

“一统会长”蹬地退了一步，暴喝道：“阁下到底是谁？”

“玉面无敌第二！”

“本会长与你素昧生平……”

“当你躺下时，你会明白！”

“阁下大言不惭？”

“一统会长”生平从未被人如此当面侮辱过，一向都以天下第一高手自居，当着这众多门下，他再深沉也感到受不了，怒哼声中，一掌劈了出去。

猝然出手，其势如电。

砰！

全场惊叫声中，“一统会长”的一掌，已结结实实地击在了周靖前胸。

这一击，放眼武林能承受得起的恐怕难找一二人。

周靖身形只晃了一晃，夷然无损。

“一统会长”呆了，寒气股股而冒。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周靖伸手虚空一抓，“一统会长”的面中应手而落。

一张紫酱色的老脸，顿现众人眼前。

场中又一阵骚动。

“一统会长”踉跄不稳地退一两步。

周靖狠狠地盯视着“一统会长”，略不稍瞬，那目光，使人心神皆丧。

突地——

他扬手劈出一掌，罡风裂空生啸……

“一统会长”闪电侧身横移五尺。

两声栗人的惨号过处，原来站在“一统会长”身后一丈之外的两名“一统会”高手，做了替罪羔羊，被震飞三丈之外，伏地不起。

周靖冷哼一声，身形一晃，连拍三掌，快捷猛辣，世无其匹。

“一统会长”亡魂皆冒，但他的功力，在武林中已属数一数二之流。脚下一滑，身形侧移三尺，双掌挟以毕生劲力，封了出去。

震耳欲聋的巨响起处，“武林一君”跌跌撞撞地退了八步之多。

逆浪狂卷，五丈之内立身的高手，与及原来的积尸，被卷得向四外猛泻。

周靖两击无功，恨火更加炽烈，猛一弹身，连连五掌，这五掌快得有如一掌，但却分击五个不同方位。

“一统会长”功力再高，也无法脱出罡风威力范围，一咬牙，出掌硬拼……

栗人的惨哼，震撼全场。

“一统会长”身形疾晃之中，“哇！”的喷出了一口鲜血，砰然跌坐当场。

“雷”“火”二金刚，一左一右，双双飞了过来……

“找死！”

喝声出口，接着是两声凄厉的惨嚎，二金刚的身形，腾高两丈，血雨飞洒之中，双双横尸当场。

死亡的阴影，立时笼罩了全场。

“一统会”所有在场的高手，一个个魂飞魄散。

周靖前跨三步，到了“一统会长”身前伸手可及之处，咬牙道：“武林一君，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一统会长”揩抹血迹，站起身形，嘶声道：“下手吧！”

周靖手一扬，拍向对方天灵，掌至中途，突地又收了回来，栗声道：“时辰未到，让你多活几天，滚吧！”

“一统会长”怨毒至极地哼了一声，掉头向外奔去。

其余“一统会”的高手，如丧家之犬般豕突狼奔而遁。

刹那之间，走个罄尽。

“冥宫主人石坤”夫妇双双上前，朝周靖恭施一礼，道：“谢谢前辈解围之德！”

周靖急忙还礼道：“两位不必多礼！”

“冥宫主人”侧身道：“请前辈后面待茶！”

周靖淡淡地道：“不必了，令媛现在何处？”

“前辈是说小女石兰花？”

“不错！”

石坤夫妇同时大愕，不知这怪老人何以问及女儿？

周靖又道：“老夫要见她一面！”

石坤惊愣了片刻，才惑然道：“前辈要见小女？”

“是的！”

“敢问……”

“见面自知！”

“如此在下陪前辈……”

“令媛行动不便？”

石坤老脸一黯道：“小女除愚夫妇和吕护卫长之外，不见任何人！”

“那是为了什么？”

“儿女之事。”

周靖岂有不明白的道理，他知道“鬼女石兰花”对异母兄甘江情爱极深，甘江惨遭横死，她当然悲痛逾恒，当下颌首道：“老夫知道！”

“什么，前辈知道？”

“嗯，贤夫妇还是先收拾残局为要，由吕护卫长引老夫去见令媛罢……”

“这……小女执拗，恐有冒犯……”

“她会乐意见老夫的！”

石坤夫妇骇异莫可言宣，对这谜样的老人，简直是莫测高深。

周靖对三丈外愣立的护卫长吕子英以“传音入密”之法，说了几句。

吕子英先是惊愕，既而露激动之色，一弹身上前两丈，道：“前辈请跟我来！”

周靖望了怔在当场的石坤夫妇一眼，跟着吕子英纵身奔去。

奇怪的是不向里反而向外奔。

顾盼之间，穿越门洞，来到了外谷，转向右通过一条狭窄的石街道，眼前青山滴翠，花树相间，别有一番天地。

花树丛中，隐约露出一角茅舍。

吕子英用手朝前一指，道：“到了，少侠请稍候！”

周靖乘这时间，卸去化装，回复本来面目。

工夫不大，护卫长吕子英含笑而来，道：“少侠，我家小姐在茅屋中相候，请借机劝劝她稍抑悲怀，在下还要进内谷料理善后，暂时失陪！”

“请便！”

吕子英离开之后，周靖举步向那间茅屋走去，心中十分不解石兰花何以要单独住在这个地方！

走到屋前，正待出声，忽然瞥见屋旁一座高冢，他怔了一怔，跪了下去。

墓碑上刻着：“故夫甘江之墓未亡人石兰花立”

泪水，骤然模糊了他的视线，甘江遇害临死输功赠“血心”的一幕，又呈现眼前，谁想得到他曾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这变幻的确也太离奇了。

他同时也明白了“鬼女石兰花”住在这幽谷里的用意，她是在长伴青冢呀，情深义重，天下象这样的女子，能有几人。

她与甘江，仅是名义上的夫妇，还未行周公之礼，但她竟然矢志守节，把青春投掷在孤凄的岁月里。

他想起变志的易秀云，这是多么强烈的对照。

“周少侠！我先感谢你对敝宫的援手之德！”

一个幽凄的声音起自身后。

周靖霍地口身，一个素服簪白花的憔悴女子，幽幽地站在身前两丈之地。

“嫂嫂！”

石兰花凄凉地一笑道：“周少侠，你义兄……”

“不，他是我异母哥哥！”

“什么？”

周靖含泪把身世约略一述。

“鬼女石兰花”忍不住泪下如雨，凄声道：“我该叫你二叔！”

“嫂嫂，死者已矣，希望你能节哀顺变，保重贵体！”

“二叔，你哥哥的死，带走了我的一切，我活着，只是为了堂上双亲。”

周靖鼻头一酸，他没有恰当的话语，来安慰这生趣已失的可怜人，的确，太大的悲烹，是无法以言语来安慰的，他顿了一顿，诚挚地道：“嫂嫂，你愿意到‘血谷’去住吗？母亲与姐姐会需要你。”

“不，我不愿离开他，谢谢你的好意！”

周靖伤感地把目光向墓碑一扫，道：“嫂嫂，我会再来看你！”

“你要走了？”

“是的，‘一统会’另一路高手，进攻‘残人院’，我必须急速赶去！”

“那我就不留你了！”

“嫂嫂珍重！”周靖在心里废然一叹，转身出谷，重新易了容，取道直扑“残人院”。

他运足全身功力，以震世骇俗的速度，驰向接天峰。

接天峰！

残人院！

自山麓以上，每隔数丈，便有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

鲜红的血，映着朝阳，发出刺目的闪光。

院门之前，叠尸竟达数十具之多，其中一半是白衣尸体。

整个接天峰头，静悄悄的不闻半点声息，死寂之中，浮漾着浓重的恐怖气氛。

这武林中名头仅次于“血谷”的“残人院”，遭遇了开派以来空前的惨祸。

院地之内，整齐的排列着数近五十的白衣人，每一个人的白衣上，或多或少都沾染了刺目的鲜血。

另一角，一群肢体不整，五官不全的人，或蹲或立，目射怨毒的光芒，略不稍瞬地注视着正厅。

厅门全敞，由外望内一目了然。

居中大师椅上，高坐着一个须发如银，满面斑剥的狞狰老者，他，正是“一统会”太上宗祖“疤面老祖”，他身旁并立着四个白衣汉子。

侧方，斜躺着一个断腿、缺臂、独目的白发老人，他就是“残人院”之主“三残尊者”。

“疤面老祖”一声怪笑道：“三残尊者，你不接受这条件？”

“三残尊者”厉声道：“不！”

“那‘残人院’的命脉，只能延续到今天为止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武林史上还没有以残忍血腥统治天下的记载！”

“也许会有，本会将造下这个纪录！”

就在此刻——

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倏告传来，“永远不会有！”

声音不大，但却入耳惊心。

全场为之一震。

“疤面老祖”电炬般的目芒扫向厅外，沉喝道：“什么人？”

“玉面无敌第二！”

随着话声，一个葛布长衫的白发老人，从空中徐徐降落厅门外的阶沿，这一手轻身之术，的确令人咋舌。

院中起了数声惊呼。

“疤面老祖”一跃而起，冲出厅门，面对周靖，栗声道：“朋友究系何方高手？”

“玉面无敌第二！”

“老夫前未有闻？”

“那你今天算是开了眼界！”

“疤面老祖”目射棱光，迫视在周靖面上，略不稍瞬，突地狂笑一声道：“朋友何不以真面目见人？”

周靖暗吃一惊，这老魔头果然厉害，一眼就看出自己是易了容的，当下冷冷地道：“会的，如你接老夫二十招而仍有命在的话！”

这话简直狂傲到了家，“疤面老祖”百年难得一见的巨魔，焉能受得了这极尽讽刺的话语，狞声一笑道：“朋友，你好狂，老夫生平仅见！”

“你无妨试看！”

“朋友，如你二十招之内落败呢？”

“杀刚任你！”

“老夫还不希望你丢命！”

“可是老夫却存心要你死！”

“疤面老祖”气得七窍冒烟，重重地呼喝一声道：“朋友，老夫并非‘通天教主’之流可比，如果老夫在二十招之内击败你，嘿嘿，只要你答应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永远听命老夫，为‘一统会’效命！”

周靖哈哈一阵狂笑道：“你算盘很精，主意不错！”

“朋友，你答应了！”

“如此请！”

声落，人已到了院地之中。

“一统会”排列在院地中的高手，自动地退到五丈外的中门前。

周靖缓缓移步，走到院地中央，与“疤面老祖”面对面地互相对峙。

“三残尊者”由该院总管芮思文扶抱离厅，移座阶沿之上，显然他伤势相当不轻，否则岂会要别人扶抱。

“残人院”所有残存的门下，心弦绷得紧紧的，骇异至极地注视院中，每一个人本能地有共同的想法，如果这自称“玉面无敌第二”的怪老人得胜

的话，“残人院”将可免去这次大劫。

周靖惊走“双绝老人”，掌伤“通天教主”的骇世稀闻，早已轰动了整个武林，但他的来路，却是一耐人寻味的谜。

他自封的名号“玉面无敌第二”也是一个谜中之谜。

“疤面老祖”斑剥的怪脸上，尽是骇人的杀机，狞声道：“朋友，在动手之前，是否可以说说来意？”

周靖冷森森地道：“一统会滥造杀劫，妄想君临天下，该在武林中除名！”这话口气之大，使所有在场的人全部为之面上失色。

“疤面老祖”怒极反笑道：“朋友，这话不嫌风大闪了舌头？”

周靖淡淡地道：“武林朋友将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到这事实。”

“这么一来，老夫似乎不想留你的命了？”

“彼此！彼此！”

“出手吧？”

“老夫倒不愿僭先！”

“疤面老祖”一向目空四海，自认天下已无敌手，想不到被对方如此轻视，但他心中多少有些忐忑之感，因为他估不出对方的来路，在他记忆中，武林中似乎没有具备这么高身手的人。

事实已显然，这怪老人将是“一统会”一统天下最大的阻碍，也是一个可怕的敌人，较之“通天教”的威胁更大……

于是，他放弃了刚才想收对方为己用的意念。

他在考虑，如何才能致对方于死命……

空气在沉寂之中，透着慑人心志的紧张。

天下还有视“疤面老祖”这等高手如无物的人，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周靖已存心要在今天毁去这个巨憨，为了仇，也为了整个武林的安危。

他想，今天可能是唯一可以全力施展神功的机会。

当下不耐烦地道：“疤面老祖，还等什么？”

“疤面老祖”身形一挫，双掌猝然拍出，撼山栗狱的狂飚，应掌而发。

周靖运足八成功劲，封了出去。

劲气相接，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座“残人院”似乎在响声中浮动起来。

周靖屹立如山，“疤面老祖”退了一个大步。

全场起了一阵骚动。

“疤面老祖”目中遽现骇然之色，他意识到对方的功力超出自己甚多。

周靖两眼杀光暴射，以栗人声调道：“阁下也接一掌试试！”

声落，双掌一抡，以十成功劲推了出去，罡飚裂空生啸。

“疤面老祖”双掌疾挥，全力迎上……

又是一声撕空裂云的巨响，院地四周的屋瓦，发出一片碎裂之声，场外所有的高手，下意识地猛往后退，一个个面目失色，心悸神摇。

“疤面老祖”踉跄倒退三步，周靖仍然兀立不移。

“三残尊者”突地怪叫一声，道，“难道会是他？”

这一声叫唤，全场又是一震，但无人知道“残人院主”口里的他是谁。

“疤面老祖”感到一阵生平从未有过的寒意。

只见这一代魔魅衣袍无风自鼓，如银须发根根倒竖，斑剥的疤面，泛起一层赤红光焰，那神态，的确使人不寒而栗。

显然，他将要发出震世骇俗的一击了。

所有在场的高手，目瞪口呆，似乎呼吸也跟着这场面停止了。

周靖也微感骇凛，募集了十二成功劲于双掌，蓄势而待。

这一个照面，将是强弱的分野，生死的界牌。一声暴喝起处，狂贱涌卷，巨响裂云，有如山崩地陷，整个院地，随之晃动起来，屋瓦碎裂之声，哗啦啦响成一片。

场外的高手，被牵引得东倒西歪，一个个面如土色。

周靖身形晃了两晃，脚下未移。

“疤面老祖”已退离原地八尺之外，口角挂下了两缕鲜红的血水。

四个白衣壮汉齐齐纵身入场。

“疤面老祖”一挥手，粗暴地吼道：“你们退下去！”

周靖目含栗人杀光，一步步欺了过去，沙！沙！脚步声带着无比的杀机，像一柄无形的巨锤，敲击在每一个人的心板这种搏斗，可说百年难得一见。

“疤面老祖”双目闪射恨毒至极之色，疤面上的肌肉不停抽动，看样子他似要把对方生吞活剥而甘心。

双方的距离逐渐接近——

八尺！

五尺！

三尺！

栗人暴喝再起，“疤面老祖”掌指齐施……

“砰！砰！”巨响声中，双方一触而退。

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双方已交换了三十照面，除了“残人院”之主“三残尊者”之外，没有一个人看得出双方所使的招式，孰强与孰弱。

场面紧张得使人没有透气的余地。

双方乍分又合。

又是一连串的“波！波！”之声。

“疤面老祖”口角再度溢出鲜血，身形摇摇欲倒，踉跄后退五六个大步。

周靖口中发出一阵惊心动魄的狂笑，道：“阁下，这是第九招，接着！”

双掌斜斜击出，电光石火之间。连着九个变化，玄奇诡辣，令人叹为观止。

“疤面老祖”目光中陡露骇色。

就在所有高手目震心悬之际，“疤面老祖”竟然避无可避地被一掌击中前心……

同一时间，“疤面老祖”的右手抓牢了周靖右边的“肩井”。

惊呼声中，“疤面老祖”口血飞进，手一松，栽了下去。

周靖前幅衣襟，被对方喷出的口血洒湿了一大片。

“三残尊者”再度惊叫出产：“是他，除了他世上无人能具备此种功力！”

周靖神功护体，对方的一抓，也夷然无损，他第三次口发狂笑道：“阁下，老夫说二十招，把你估计过高了，只要十招，不，九招半，现在接这半招，结束你的迷梦！”

“疤面老祖”挣扎着站起身形，踉跄不稳地晃了几晃，栗声道：“你究竟是谁？”

周靖伸手怀中，一摸一扬，手中亮了一颗血红的心形之物。

“疤面老祖”歇斯底里地道：“是……你……血心之主……”鲜血又狂

喷而出。

“三残尊者”从座椅上腾起身形，狂喊道：“果然是他，血谷主人！啊……”他又坐回椅上。

显然，在“三残尊者”的心目中，除了“血谷主人”，武林中根本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高手，他又怎知目前这“血谷主人”已不是他心目中的“血谷主人”。

周靖咬了咬牙，道：“你可以瞑目了！”

掌随声出。

“砰！”的一声巨响，挟以半声惨嗥，“疤面老祖”再度栽了下去，不动了。

全场再度爆起一阵惊呼之声，随后是死一般的沉默。

周靖的目光，瞟向了那数十个“一统会”的高手……

死亡的恐怖，立时笼罩了这数十个面无人色的白衣人。狂喊声中，一人动，十人随，数十高手纷纷弹身夺路而遁。

“回去！”

震耳厉喝声中，人影乱飞，惨号破空。

“一统会”的高手，纷纷退回原地。

周靖似一尊掌管生死的巨神，站在中门之前。

地上，增加了十二具尸体。

一个照面，毁了十二个高手，这种功力，的确是倾古凌今。

‘残人院’属下，一窝蜂涌入场中……

周靖语冷如冰地道：“一统会的朋友，‘残人院’死伤难以计数，各位自己向该院交代吧！”

这话，无疑地是告诉“残人院”的高手，可以下手为死者报仇了。

“三残尊者”目光一掠全场之后，突地下令道，“杀！”

残酷的场面，再度叠出。

“残人院”的门下，一个个目含怨毒，脸透杀机，扑向“一统会”的高手。

栗人的乐章，破空而起。

半盏茶的工夫之后，场面又趋于静止。

血！尸体！场中已失去了“一统会”众高手的影子。

“三残尊者”从座椅上飞身而起，两个起落，已到了周靖身前。

这双腿俱废的“残人院”主人，功力之高，也相当惊人。

“谷主，久违了，数十年不见，谷主英风如昔，在下谨代表“残人院”全体门人，恭谢再造之恩！”

显然，“三残尊者”仍把周靖当作业已物化的“血谷主人”。

上次周靖为了救春桃来此求取“起死丹”、“三残尊者”曾托周靖向“血谷主人”致意，谅来他们在数十年前必然有过往还。

周靖不便说明身份，含糊地道：“小事不足挂齿！倒是院主的伤势……”

“哈哈哈哈哈，‘残人院’起死丹功可活死人而肉白骨，区区之伤算得了什么！”

“那是在下过虑了！”

“谷主大德，当永铭敝院门人肺腑，小弟当敕碑以纪此事，让敝院后世弟子，均能共怀盛德！”

“不敢当，院主切莫如此！”

“谷主何以要改容易貌，若非‘血心’出现，小弟……”

周靖哈哈一笑，掩饰了尴尬之情，道：“情非得已，院主请原谅，在下告辞！”

“什么，谷主不肯屈驾……”

“后会有期，前此有周靖其人，蒙院主慨赠‘起死丹’，就此谢过！”

“谷主言重了，今后但凭‘血心’，敝院上下，誓供驱策！”

周靖心中激动万分，怕时间久了，言语之中露出破绽，匆匆道：“院主请料理善后吧，后会有期！”

说完抱拳一拱，电闪面逝。

“三残尊者”望着周靖的背影，喃喃道：“想不到真的是他，若非是他，天下任何人都不能挽回这劫运！”

且说，周靖一口气驰下了“接天峰”，内心感到舒畅无比，“疤面老祖”一死，“一统会”如鸟折翼，如虎断爪，已无能兴风作浪了。

他想到“鬼影子”追踪“酸秀才”，索探大师兄“三指追魂马鸣川”的下落，不知结果如何，这关系着父亲当年惨死之谜，不禁有些忧心忡忡。

他无目的地顺着官道奔行。

“血谷”中甘小梅母女凄怨消沉的面影，又浮现在他的脑际，每当他想起这一对命运相似的母女时，内心就像被利剑戮刺般剧痛。

大母！

姐姐！

他不知该怎么做才能使大母“血谷夫人”重振生机，使姐姐甘小梅窥见幸福。

他想到几乎与姐姐甘小梅做下逆伦的丑事时，禁不住冷汗涔涔，若非“鬼影子”适时示警，后果已不堪设想了，那真是万死难赎，永沉恨海。

正行之间，忽听涛声震耳，原来官道已转向了江边。

滚滚江流，奔腾呼啸，他想起了投江而死的黄小芳。

黄小芳以“恨世魔姬”的面目出现江湖，对他可以说情重如山，恩深似海，如非为了血仇未报，他真想一死以酬红颜知刹那之间，他有了一个决定，他必须要她的死讯，传给她的师父“水府洞天”的主人。

于是——

他兼程扑奔“枫林渡”。

枫林渡——

景物依旧，而人事却已几经沧桑了。

他想起对自己恩重如山的岳父“圣剑飞虹易斌”。

转入昔日“圣剑飞虹”的故居遗址，果见废墟之中，隆起一座石冢，墓碑之上，大字刻着：“显考易公讳斌之墓，女秀云立。”

前尘往事，纷至沓来，周靖不由悲从中生，拜倒墓前，泪下如雨。

突地，身后传来一声惊“噫！”

周靖大吃一惊，站起身来。

一看眼前的人，使他下意识地一震，瞬息之间，转了好几个念头。

眼前，一个白发苍苍的矍烁老人，另一个赫然是未婚妻易秀云。

他可梦也估不到易秀云会在此时此地现身。

那白发老者又是谁呢？

易秀云惊诧莫名地向周靖道：“前辈何以要向先父的坟墓下拜？”

周靖无言以对，举手扯落面具假发。

易秀云惊呼一声道：“是你，靖哥，啊……你……”

周靖冷漠地道：“云妹，你想不到吧？”

易秀云激动不已地道：“的确想不到！”

周靖转向白发者者，道：“前辈如何称呼？”

易秀云抢着道：“家师‘玄玄老人’！”

“哦！”

周靖忙施了一礼，心中可大大地震颤了一下，想不到这老者就是武林中一代异人“玄玄老人”。

“玄玄老人”面露喜色，道：“你就是周靖？”

“晚辈正是！”

“这倒巧，老夫师徒今天刚到，你也才来！”

周靖淡淡地一笑，不说什么。

“玄玄老人”一顿，接着道：“娃儿，老夫有话问你！”

周靖一愣，道：“前辈有话请讲？”

“你与云儿的婚事是双方父命所定？”

易秀云缓缓背过身去。

周靖心头飘过一抹愤慨的情绪，道：“是的！”

“现在你俩都成了孤儿，当着你岳父的墓，你对云儿如何交代？”

周靖意有所指地道：“易叔叔在天之灵有知，他会原谅我的！”

“玄玄老人”白眉一轩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周靖冷冷地道：“云妹心里非常明白！”

易秀云满面凄怨地回头道：“我明白什么？”

“这不须我说明！”

“哼，周靖，你放明白些，我是为了先父遗命，才……”

“云妹，这大可不必，何必委曲自己呢？”

“你……”

易秀云双日滚泪，重新背转娇躯。

周靖冷漠地注视着她的背影，暗忖，她究竟是属于那一类的女人，既恋着“酸秀才”，又想投向自己，可是我周靖顶天立地的奇男子，岂肯因对易叔叔一点感恩图报之心，而接纳一个无耻的女子，贻终生之悔。

心念之中，脱口道：“云妹，祝你幸福，我走了！”

“慢着！”

“玄玄老人”满面怒容，挥手阻住周靖。

周靖只好止住脚步。

“娃儿，你就这样一走了之？”

“晚辈该怎么做？”

“云儿的事如何交代？”

“她心中非常明白！”

易秀云突地转过身来，杏眼圆睁，厉声道：“周靖，你欺人太甚！”

周靖冷哼了一声道：“云妹，看在易叔叔的份上，我已经够容忍了！”

“你走吧，从现在起我们之间一刀两断！”

“事实早已是这样了！”

“你滚，我永远不要再见到你！”

“我会走的！”

“玄玄老人”暴喝一声道：“好一个忘恩负义之徒，老夫劈了你！”
一道撼山劲气，挟着震耳欲聋的雷鸣之声，撞向了周靖。

“波！”的一声巨响，周靖身形晃了一晃。

这一掌乃是“玄玄老人”独门神功“天雷法掌”，以八成功劲发出，放眼武林，能接这一掌的。简直凤毛麟角，而周靖仅只晃了一晃，“玄玄老人”不由为之动容。

“轰！”

“玄玄老人”第二掌又告出手，功力又加两成。

周靖面色微变，退了一个大步。

易秀云不由惊得呆了。

“玄玄老人”气愤交加，劈出了第三掌。

这一掌，挟以百年修为功劲而发，势如万钧雷霆，雷鸣之声，响彻霄汉，数十年来，这一代异人从未以毕生功力与任何人交过手，事实上武林中能接得他十成功劲的一击，已难找得出二三人。

地动山摇之中，周靖俊面泛起一片赤霞，退了三个大步，激动地道：“前辈，晚辈尊敬前辈的为人，礼让三掌，失陪了！”

了字声落，人已如一缕淡烟般消失。

“玄玄老人”愣在当场，全身簌簌而抖，久久，才叹了一口气道：“云儿，婚姻大事，全凭一个缘字，相强不来的，为师的从现在起将永绝江湖了，想不到百年清名，毁于一旦！”

易秀云失声而位道：“师父，是云儿的不是，这仇……”

“傻丫头，你说什么？”

“我要报仇！”

“报仇？向谁报仇？”

“周靖！”

“你与他何仇？”

“他侮辱了徒儿，也冒犯了你老人家！”

“你错了，他不是邪恶之辈，实承为师三掌而口无恶言，这证明他是一个厚道的人，至于他拒绝与你重归于好，可能是青年人的傲性使然，唉，如果确属缘定三生，让时间去改变他吧，切不可胡来，再说，以他目前的身手而论，放眼天下已无敌手，这仇你又如何报起？事实上怎么能谈得上报呢？”

“师父……”

“云儿，走吧！”

且说，周靖怀着怆痛的心情，离开了易秀云师徒，奔向“回龙潭”。

十里距离；顾盼之间便已来到。

那才无休止的逆浪回波，发出有节奏的呼轰之声。

周靖站在潭边，几乎忍不住滴下泪来，绿衣女莫绮华，赠他“辟水珠”，并为他布奇阵阻敌，好使他从容入潭取“黑箱奇书”，恰巧，乔装“恨世魔姬”的黄小芳，是“水府主人”的爱徒，得以能化险为夷，如愿以偿。

曾几何时，物是人非。

莫绮华，死了！

黄小芳，死了！

他不禁有些英雄气短。

他考虑着，如何把黄小芳的死讯报给“水府主人”，因为黄小芳是为他而死的，而最难交代的是黄小芳投江而死，连尸首都无法寻获落土安葬。

正在沉思之际，忽听一阵异风传自身后，回头望去，一条人影已驰近身前不及五丈之地。

来的，正是周靖初入“水府洞天”，对“水府主人”自称老奴的那枯瘦老者王叔。

周靖忙上前施了一礼，道：“前辈请了！”

王叔端详了周靖一眼，道：“你是周靖？”

“是的！”

“来此何为？”

“求见贵主人！”

“什么？”

周靖神色一黯，道：“有重要的话要面陈贵主人！”

“家主人例不见客！”

“可是在下无论如何得见贵主人一面？”

“老夫不能作主！”

“请转报贵主人，周靖求见！”

“这……我且问你，小芳呢，她已数月未归？”

“她……”

“她怎么样？”

“她死了！”

王叔全身一震，双眼暴睁虎吼道：“你说什么？”

周靖悲声道：“她死了！”

王叔巍巍颤地跨前两步，老脸扭曲得几乎变了形，栗声道：“怎么死的？”

“为了在下……”

“小子，老夫劈了你！”

暴喝声中，王叔一掌劈向周靖当胸，周靖不闪不避，也不还手，“砰！”的一声巨响，王叔挟怒而发的一掌，切切实实的击在周靖的胸口，这一掌少说也有数千斤之力，足可裂石开碑，但周靖连动都不曾动一下。

王叔右掌剧痛如折，蹬蹬蹬退了五六个大步，骇然怔住了。

他简直不敢相信天下还有这么高武功的人，能硬承他一击而夷然无损，手掌所触，如劈在一块生铁之上。

这也是周靖不愿伤他，所以没有施功反震，否则后果将更惨。

周靖徐徐地开口道：“前辈，请听在下把话说完！”

王叔显然对黄小芳十分爱护，并不因周靖无边的神功而畏怯，骇怔之色一逝，又回复满面怒容，大声道：“你讲？”

周靖平静地道：“她是为了能让在下专心对敌，而出此下策，投江自尽……”

“哼，以小芳的功力……”

“前辈，她已失去了全部功力？”

“什么，她丧失了全部功力？”

“是的！”

“为什么？”

“说来话长，待在下见到贵主人之后，再详为奉告，如何？”

“我问你，你爱她吗？”

“是的！”

“和她爱你一样深？”

“是的！”

“以你的功力，似乎已难找敌手，难道保全不了她？”

“在下当时还未练成目前这般身手！”

王叔满面悲凄之色，两滴老泪，顺腮滚落，沉思了片刻，道：“随我来！”

工夫不大，周靖随王叔来在上次与黄小芳分手的秘道之前。

王叔道：“潭底门户，因‘一统会’那些兔崽子的骚扰，业已封闭，你且在此等着，老夫禀明家主人之后再回来唤你！”

“前辈请便！”

王叔进入秘道，半盏热茶工夫之后，又重新出现在秘道口，一招手道：“进来！”

周靖随着进入秘道，不久，来在一间小厅之内。

厅内正中，坐着那白发纷披的“水府主人”。

周靖跨入厅内，恭敬的施了一礼，道：“参见前辈！”

“水府主人”已听王叔说过大概情形，此刻老脸已被一重悲哀之色所笼罩，迫不及待地道：“周靖，把芳儿的死因经过说出来！”

周靖不厌其烦地把结识黄小芳的前后经过，以及“逆旅怪客”等人力阻自己与黄小芳结合和自己的身世等，详细地说了出来。

“水府主人”愈听愈是激动，最后竟然全身发抖，栗声道：“你是甘祖年之子？”

“是的！”

“奇怪，小芳何以不见回来，莫非……”

周靖骇然大震道：“前辈，芳妹已经……”

“她没有死！”

“没有……死？”

“不错，如果她是被击落水，那又另当别论，她既是主动投江，决不会死！”

周靖颤声道：“前辈何以如此认定？”

“水府主人”幽幽地道：“她既是‘水府’门下，无论功力是否丧失，对水性是超越常人的，区区江水，岂能要了她的命，那不成了笑话……”

周靖一拍脑袋，激动地道：“是的，晚辈早该想到这点！”

“可是……”

“可是什么？”

“时已数月，她早该回来，老身自信恢复她的功力，并非难事，如果她再遭意外，后果就很难说了！”

周靖本已松懈的心情，又紧张起来，想了一想道：“晚辈誓以全力，寻找芳妹的下落！”

“你在丐帮之内有没有认识的人？”

“这……有，‘仁心圣丐朱非’是晚辈养父‘霸王鞭周公铎’的至友！”

“好，你无妨请丐帮的人协助寻找，丐帮耳目遍天下，可能很快就有下落！”

“晚辈受教！”

“你尚未复姓？”

“晚辈想待恩仇了了之日再为复姓归宗！”

“水府主人”忽地一声长叹道：“甘祖年有子如此，死可瞑目了！”

周靖想起上次“水府主人”慨还“共工残简”，并嘱代“玉面无敌”报仇，如此看来，“水府主人”与父亲之间，必有相当渊源，心念之中，脱口道：“前辈与先父之间，是什么渊源？”

“水府主人”面色一变，苦笑道：“孩子，过去了，不用再提了！”

周靖一听话中有话，要想知道内情，追问道：“前辈尊号可否赐知？”

“水府主人”沉吟了片刻道：“老身姓黄！”

周靖心中一动，若有所悟地道：“前辈是否‘恨世魔姬’黄紫芳？”

“水府主人”面上的肌肉一阵抽搐，点了点头，道：“孩子，你怎知道？”

“因为小芳曾以前辈的面目出现江湖，而且前辈的名讳和她的名字只差一个字，所以晚辈斗胆如此猜测……”

“你猜对了！”

周靖的心，登时纷乱起来，以“逆旅怪客”等人力阻自己与黄小芳交往的情形而论，显然他们误认为黄小芳是真正的“恨世魔姬”，由此推论，对方与自己父亲之间的关系，必属儿女私情无疑，那黄小芳……

他想起了甘小梅与自己险铸终生大错，不由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颤，怯怯地道：“芳妹也姓黄？”

“水府主人”道：“她是我收养的一个孤儿，无名无姓，所以从了老身之姓！”

“哦！”

“你爱她吗？”周靖讪讪地道：“是的！”

“如果她平安无恙，你愿与她结合？”

“是的，前辈！”

“希望你善用你的感情，不要使她重蹈老身的覆辙！”

周靖双目略不稍瞬地注定“水府主人”，道：“晚辈有句斗胆的话……”

“你说说看？”

“先父与前辈之间，关系必不寻常？”

“水府主人”脸上又呈无比的激动之色，栗声道：“孩子，你想知道？”

“如果前辈愿意使晚辈释疑的话……”

“好，你听着，我曾经痴心爱过你父亲，把全部感情奉献给了他……”

“哦！”

“可是，他更爱你的母亲‘赛恒娥戚慧’……”

周靖无言的点了点头，他无话可说，他能说些什么呢？

“水府主人”似乎在竭力压制激动的情绪，停了半晌，才道：“于是，他遗弃了我，与你母亲结婚，我当时确实恨之刻骨，我想杀他，我自号‘恨世魔姬’，疯狂地杀人……”

周靖全身起了一阵股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

他似乎已体味到一个情海失意的女人的悲哀。

但，他不明白，“水府主人”满头白发，年纪必超过父亲甚多，难道她和父亲之所以不能结合，是基于这原因吗？

“水府主人”接着又道：“当你父亲的死讯传来，我一夜之间头发尽

白……”

“哦！”

周靖大大地震颤了一下。

“于是，我明白我爱他是这样的深，我疯狂的行为，全是为了抛不开这一份情，于是，我谢绝江湖，足不出‘水府’半步，直到现在，唉，人生如梦，往事那堪再回首，过去的，已成为陈迹……”

说到这里，发出一声幽长的叹息。

周靖的心也随之沉。

一个情海断肠人，绮年玉貌，变做了鹤发鸡皮，青春在惨淡的岁月里消逝，未来，是悲哀的继续……

当下戚然道：“子不言父过，但先父似乎太对不起前辈！”

“孩子，还有一个人，也与老身同一命运！”

“谁？”

“关外武林盟主蓝玉环！”

“哦，她？”

“你认识她？”

“她曾对晚辈施过援手！”

“她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你父亲的绝世风标，曾风靡了许多女子，也粉碎了许多女子的芳心，孩子，你的容貌不减你父当年，但我看得出你外华而内实，确是难得，希望你珍重感情！”

“前辈对先父的恨……”

“孩子，你错了，我不恨他，我只恨命运！”

“但先父难辞其咎！”

“这些不谈，你是否已练成了‘共工残简’所载神功？”

“谢谢前辈关怀，晚辈已小有成就！”

“关于你父的仇家可有线索？”

“一个是‘一统会’会长‘武林一君’……”

“钓鱼矶凶案武林众所周知，想不到‘武林一君’会是‘一统会长’？”

“至于杀父的凶手，现在略有端倪，在寻到某一个人之后，真相即可大白！”

“谁？”

“就是先父昔年四侍童之首的‘三指追魂马鸣川’，先父遇害前，他随侍在侧，遇害之后，他神秘失踪！”

“下落如何？”“已有线索可寻！”

“好，孩子，预祝你早日了断血仇，使凶人授首。”

“谢前辈！”

说着，转向始终默立一旁的枯瘦老者道：“王叔，整备酒菜……”

周靖道：“晚辈想立即告辞，芳妹的下落一日不明，晚辈忧心如焚！”

“急也不在一时。”

“盛情敬领，容寻得芳妹的行踪之后，再来拜谒！”

“既是如此，王叔领路吧！”

周靖拜别了“水府主人”，跟王叔仍循秘道而出，重上官道。

心情在忧急中，有一丝安慰，“水府主人”深信黄小芳不会死，既不死，无论上天入地，总要追出她的下落来。

请丐帮追查，不失是个好办法。

于是，他戴上面具假发，扑奔丐帮长江分舵。

正行之间，一条人影迎面而来，高唤一声：“师弟！”

周靖闻声止步，一看，来的正是追踪“酸秀才”的二师兄“鬼影子西门烈”，迫不及待地道：“二师兄，追踪‘酸秀才’的结果如何？”

第十九章 三指追魂

周靖迫不及待地问“鬼影子西门烈”道：“二师兄，追踪‘酸秀才’的结果如何？”

“鬼影子”苦笑了一声道：“师弟，看来我这招牌要砸了！”

“怎么样？”

“六十岁老娘倒绷孩儿，追了两天两夜，竟然被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

周靖不由心里一沉，失去这条线索，的确是件遗憾的事，当初若非“鬼影子”阻止，自愿追踪，说什么他也不放过“酸秀才”，但，事已如此，夫复何言，淡淡地道：“二师兄，‘酸秀才’不会上天入地，时间迟早而已！”

“鬼影子”赧然道：“是我太自信了，低估了对方，误了大事！”

“师兄不必自责，我们分头查访吧。”

突地——

周靖转身面对道旁树林，冷冷地道：“林中是哪位朋友？”

一条人影，应声而现。

周靖脱口道：“是你，莫姑娘！”

现身的，正是莫绮华的胞妹莫绮萍。

莫绮萍上前福了一福，道：“见过师叔！”

“鬼影子”一怔，道：“她是谁？”

周靖“哦！”了一声道：“我忘了引见，莫姑娘，这位是你二师伯‘鬼影子西门烈’！”

莫绮萍忙朝“鬼影子”施了一礼，口称“二师伯！”

周靖又指着莫绮萍道：“她便是五师姐黄尚香的门下！”

“哦，五师妹现在……”

“通天教主的儿媳，丈夫已死，现任该教副教主！”

“鬼影子”激动地道：“真是想不到！”

莫绮萍道：“师叔，家师令我……”

“什么事？”

“你认识一个叫黄小芳的女子？”

周靖心头大震道：“是，怎么样？”

“她现在本教总坛之中，教主掳劫她的目的，是要以她为人质，向您交换‘黑箱奇书’，家师目前无法私自放她，要我禀明师叔……”

“快说，怎么样？”

莫绮萍掩口一笑道：“请师叔以现在的面目，向‘通天教’要人！”

周靖心中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想不到黄小芳真的没有死，既有着落，无论如何也得先把她救出来，当下急道：“通天教总坛设在何处？”

“由此沿江而上一百五十里，‘断魂谷’中！我沿途划上十字做标记，十字的头所指方向，就是师叔该走的路！”

“好，我马上行动，二师兄，我们暂时分手，请你传话给各师兄姐全力查探‘酸秀才’的下落！”

“师弟，要不要我陪你……”

“不，区区‘通天教’谅来还没有人能阻得了我！”

“也好，我们再见了！”

“鬼影子”笑着又向莫绮萍道，“代我问你师父好！”

声落，晃眼而没，的确不愧“鬼影子”之称。

周靖目送“鬼影子”，笑着又向莫绮萍道：“你师父还说什么没有？”

“没有了！”

“好，我先走一步！”

声落，人已在数丈之外。

身形似电，一路溯江飞驰。

暮泪四合，夜色苍苍，估计行程，已奔行了近百里之遥，眼前来到一座大镇集之外，不由心念暗转，是继续登程，还是入镇打尖！

心念几转之后，决定先入镇填充饥肠，身形随之缓了下来，折身进入镇内。

此刻，正是打尖用餐之际，所有酒楼饭馆，客人进出如潮，周靖走完了整条大街，才在街尾寻到一家较为清脉的饭馆，拣了个靠窗座位，叫来酒菜，吃喝起来。

正在吃喝之际，忽见一男一女两个极为眼熟的身影，从窗外街头一掠而过。

“是他！”

周靖顾不得吃饭，顺手掏出一把碎银，放在桌上，匆匆出门追去，追到街头，两个人影已出了镇集，变成两个模糊的黑点，错非是周靖目力超人，换了任何一个人，恐怕就无法看得出来。

身形一紧，如闪电飚风般疾掠过去……

“站住！”

两人应声止步。

周靖强捺激动的心情，冷冷地道：“酸秀才’幸会！”

两人正是“酸秀才”和易秀云。

“酸秀才”大是骇然，易秀云抢着答道：“周靖，你准备怎样？”

“这不关你事！”

“我非管不可！”

“恐怕你管不了？”

“酸秀才”接口道：“周朋友，有何指教？”

周靖知道易秀云已把自己的底细告诉了“酸秀才”，索性扯下面具假发，纳入怀中，沉声道：“阁下，在下开门见山他说一句，请你坦白地说出师承来历！”

“酸秀才”下意识地退了一步，道：“如果不呢？”

“在下不希望听到这字眼！”

“周朋友到底是何居心？”

“阁下说出来之后，在下会告诉你！”

“歉难从命！”

“那就别怪在下无礼……”

“怎么样？”

“阁下别打算离开！”

易秀云恨声道：“周靖，你别欺人太甚！”

周靖冷眼一扫易秀云，道：“你最好是别管这回事！”

“我管定了！”

“你有自信？”

“你要把他怎么样？”

“他不说实话，本人不择手段！”

“你敢碰他一碰，我就与你拼了！”

周靖登时火高千丈，想不到易秀云竟然绝情至此，怒声道：“易秀云，我周靖对你已够容忍的了！”

易秀云眼圈一红，道：“周靖，毋须猫哭老鼠，我不领你这份情！”

周靖咬牙哼了一声，出手抓向“酸秀才”，出手之快，世无其匹。

“你敢！”

易秀云厉喝一声，一掌韧了过去，掌势才出，“酸秀才”已避无可避的被周靖扣住了左手脉门。

“砰！”

易秀云闪电般切出的一掌，劈正了周靖肩背，周靖恨到了极处，功随意生，反震回去，闷哼声中，易秀云踉跄后退了十来步才勉强站稳娇躯。

周靖双目棱芒暴射，逼视着“酸秀才”道：“你说是不是说？”

“酸秀才”抗声道：“不说，杀刚听便，下手吧！”

周靖不由一震，如果“酸秀才”真是大师兄“三指追魂马鸣川”，的传人，伤了他也不太好，但事关血仇，自己又不能先露身份，万一对方的来历并非自己所推测的，身份一泄，当更增加了追凶的困难……

就在犹豫不决之际——

易秀云栗喝一声，形同疯虎般的扑了上来，掌影如山，罩伺周靖要害大穴。

周靖咬紧牙关，不闪不避，“砰！砰！”连响声中，身侧后七处要穴备被击中一掌，虽说“金刚神功”无惧掌指刀剑，但也被震得身形连晃。

易秀云傻了，对方的功力，根本就非她的身手所能伤害分毫。

周靖恨恨地道：“看在易叔叔份上，这是最后一次忍让，你再不知进退，别怪我出手无情了？”

易秀云芳容一惨，珠泪骤然滚落粉腮。

周靖手一紧，“酸秀才”凄哼一声，软瘫了下去。

“你说是不是说？”

“办不到……！”

“你想死？”

“下手……吧！”

周靖怒不可遏，一扬掌，向“酸秀才”当头拍下……

“砰！”

周靖被撞退了数步，“酸秀才”滚向了一边。

眼前，多了一个五十上下的清瘦老者。

周靖目中喷火，一扫对方道：“阁下何方高人？”

老者反问道：“你就是周靖？”

“不错！”

“你苦苦迫我们下目的何在？”

周靖心中一震，重新打量了对方一眼，道：“阁下是他师父？”

“不错！”

周靖下意识地退后两步，他根本不认识“三指追魂马鸣川”，是以面对

这老者，他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启齿才能使对方说出身份，心念一转之后，道：“令高足所施‘金刚指’是阁下所授的？”

“是又怎样？”

“以在下所知，武林中仅有两人会这种功力……”

“哪两人？”

“一个是‘玉面无敌甘祖年’，另一个是他的大侍童马鸣川！”

老者身躯一颤，目露凶光，沉声道：“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极了！”

“说说看？”

“阁下是否就是‘三指追魂马鸣川’？”

说着，目芒如电炬，迫视在对方脸上，似要照撤对方的内心。

老者骇凛地退了一步，暴喝一声，猛然挥手，三缕劲风，射向周靖胸前三大死穴。

周靖大喝一声：“金刚指！”

右掌斜斜一切，三缕劲风被消卸得无影无踪。

“大师兄，果然是你！”

老者蹬蹬蹬退了数步，栗声道：“你说什么？”

周靖激动万分道：“我就是家父遇害前三天出生的那个孩子！”

“你……”

老者面上的肌肉急剧地抽搐，“砰！”的坐倒地上，泪水汨汨而冒，歇斯底里地哑声道：“我……就是马鸣川！”

两条人影，同时扑向“三指追魂马鸣川”。

“师父！”

“马叔叔！”

“三指追魂马鸣川”颤巍巍地站起来。

周靖惊“噫！”一声，身形一连几晃，“酸秀才”秀发披肩，面具还挂在下巴之上，露出一张芙蓉美面来。

他做梦也估不到，“酸秀才”会是个女的，如此一来，自己对易秀云的一场误会，的确太可怕了，他的面色在刹那之间，遽呈苍白。

“三指追魂马鸣川”激动了片刻之后，渐渐地平静下来，但语音仍是颤抖着：“少主……”

“大师兄，请叫我七师弟！”

“七师弟？”

“是的？”

“不，少主……总算我等待的这一天来了！”

“大师兄，你……你……你知道家父的死因？”

“知道！”

周靖登时血行加速，心跳砰砰，厉声道：“谁是凶手？”

“三指追魂马鸣川”惨然一笑道：“少主，我们换个地方再谈！”

说着，转身向一个谷口奔去。

周靖和易秀云等三人也一齐举步跟去。

人谷里许，停下身来。

“三指追魂马鸣川”凝视了周靖片刻，以一种栗人的音调道：“少主，在我话未说完之先，你务必忍耐！”

“请讲！”

“主人昔日功力高无敌，独闯武林第一大帮‘通天教’总坛，出手连毙教中八十二名高手，十招之内，把‘通天教主’击成重伤，‘通天教’因之冰息瓦解，绝迹江湖……”

“哦！这……”

“通天教主岂肯甘休，于是筹思了一条毒计……”

周靖双目暴张，厉吼道：“通天教主就是凶手……”

“三指追魂马鸣川”急摇手道：“少主请听下去，‘通天教主’知道主人已练就‘金刚不坏神功’、世间根本没有任何武功能伤他，是以选派了一个功力最高，资质最佳的少年高手，投在主人门下，伺机下手……”

“哦！”

周靖热血阵阵沸腾，俊面一片铁青，眼中闪射骇人的杀机。

“三指追魂马鸣川”顿了一顿，接着道：“这被派卧底的少年高手，果然极得主人宠爱，转眼数易寒暑，这少年被主人的人格风标所感化，已忘了本身的任务……”

“以后呢？”

“通天教主处心积虑，岂肯放松，于是，他拘禁了这少年高手的父母兄嫂，要挟这少年高手在一个月之内下手，否则杀死他的父母兄嫂……”

“那少年……”

“卧底的少年，轻过无数的天人交战，终于不忍骨肉被杀，横心下了手……”

周靖大叫一声，身形摇摇欲倒。

“三指追魂马鸣川”闭目沉默了片刻，又道：“卧底少年观准了主人‘百会穴’是神功唯一不能封闭的穴道，于是，在一天当主人全神运功之际，他下了手，以指风逼入‘百会大穴’，

主人遂走火入魔而死……”

周靖目张欲裂，一口鲜血夺口喷出，狂声吼道：“那少年是谁？”

“三指追魂马鸣川”自顾自他说下去道：“事后，‘通天教主’为了杀人灭口，不但杀害了人质，复掌劈了那少年，恐其不死，加点三处死穴，弃尸绝谷之中，天幸，那少年曾从主人习得了三成‘金刚神功’；竟然得以不死，仅功废成残……”

“他还在人世？”

“是的，他沥血椎心，苟延残喘，为的是天良发现，死不能瞑目，他收了传人，也得到不世奇珍，恢复了功力，他要为主人报仇……”

周靖一把抓住马鸣川的手臂，栗声喝道：“大师兄，他究竟是谁？”

“三指追魂马鸣川”身形摇摇欲倒，圆睁双目道：“少主，那卧底的杀害主人的，就是我！”周靖狂吼一声：“就是你？”

“就是我！”

易秀云与“酸秀才”同时惊呼出声，这的确是令人震撼的秘闻。周靖双目几乎突出了眶子，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左手徐徐上扬，以栗人的音调道：“马鸣川，我要把你碎尸万段！”那声音使人不寒而栗。场面在刹那之间，充满窒人的杀机。“酸秀才”哀呼一声：“师父！”扑了上来。“三指追魂马鸣川”惨厉地喝道：“筱玫，不许动！”“师父……”“不许动，退下去，否则为师死不瞑目！”化身“酸秀才”的女子，收住势子，满面凄厉之色，

娇躯簌簌直抖。“三指追魂马鸣川”平静地向周靖道：“少主，我很高兴能有这一天，赎罪愆于万一，我别无所求，陆彼玫是我所收弟子，以口授完成她的武功，她曾冒生命之险，穷三年之力为我取得‘鱼龙珠’，使我恢复功力，她是无罪的，请少主放过她！”周靖迸出三个字道：“我会的！”“三指追魂马鸣川”双膝一屈，仰首向天，祝祷道：“主人，不肖马鸣川以赎罪的虔诚领死，主人英灵垂鉴！”

说完，闭上双目。

周靖一掌劈了下去，惨号声中，马鸣川七孔流血，尸横就地。

陆彼玫哀号一声，红光迸现，自决当场。

易秀云出手阻止已是无及，痛哭道：“玫妹，你何苦要这样呢！”

周靖满腹仇恨与杀机，这场面对他毫无所感，立掌如刀，向马鸣川颈间切去……

“师弟不可！”

数条人影，飞泻入场。

来的，是“逆旅怪客”、“鬼影子”、“怪丐聂飞”和“地灵夫人”、莫绮萍等五人。

“逆旅怪客”与“怪丐聂飞”这时已恢复了本来面目，五人俱是激动万分之色。

“地灵夫人”幽幽地道：“师弟，马鸣川死有余辜，但他只是被元凶胁迫而为，念在他事后悔悟，还存心为师父报仇，凭这一点，师弟免了他毁尸之苦吧！”

周靖垂下手掌，泪水滂沱地道：“我答应大母‘血谷主人’把凶手的头带去见她。”

“逆旅怪客”道：“师弟，有‘通天教主’与‘一统会长’两颗头足够了！”

易秀云这时在五丈之外以掌掘坑，看样子，她要掩埋马鸣川师徒。

“怪丐聂飞”长叹一声，把马鸣川师徒的尸体捧到墓穴，帮着易秀云动手埋葬。

周靖目注莫绮萍道：“绮萍，事情的始末你当明白了，你先回去禀陈你师父，我们随后就到！”

莫绮萍恭应一声，弹身奔去。

周靖激动的情绪，逐渐平复，他整理了一下凌乱的思绪，向易秀云走去。

“云妹，前此一切都是误会，我向你赔罪！”

说完，作了一个揖。

易秀云幽怨地瞥了周靖一眼，冷冷地道：“不敢当！”

“云”，希望你能了解我的心情！”

“我很了解，周靖，希望你不必因先父临终的话而耿耿于怀，男女的结合，是勉强不来的，不能出之怜悯，更不能出之施舍！”

周靖窒了一窒，沧然道：“云妹，我不勉强你，但我告诉你，我……爱你！”

易秀云脸色一连数变，她何尝不爱周靖，两人自幼秉父命订婚，现在双方都成了孤儿，这一份情感是珍贵的，她俯首无言，芳心大乱。

周靖又道：“云妹，恕我血仇在身，我该走了，不知是否该向你道再见？”

易秀云咬了咬牙，终于红晕满颊地道：“靖哥，我和你一道！”

“云妹！”

“靖哥！”

周靖从怀中取出一枚“血心”，替易秀云挂在粉颈之上，低声道：“云妹，你从现在起是‘血谷’的女主人了！”

易秀云娇羞了笑了笑。

一天云雾，自此消散，一对欢喜冤家，重归旧好。

周靖把易秀云向“逆旅怪客”等人一一引见，之后，神色

一肃，向“鬼影子”道：“二师兄，如何行动？”

“鬼影子西门烈”目光一扫众人，道：“先上‘通天教’再赴‘一统会’，师弟以为如何？”

周靖沉声道：“小弟有句话先向各位师兄姐陈明，元凶祸首，由小弟独力对付？”

“地灵夫人”轻轻一笑道：“师弟，除了你，我们之中谁也对付不了，这不须你说，倒是马鸣川既系杀师逆徒，我们目前的排行，该如何……”

“怪丐聂飞”道：“当然是以二师兄为长，称呼一律顺晋一级！”

周靖点了点头，道：“这样最好！”

“逆旅怪客”道：“我们上路吧！”

一行六人，上路奔向“通天教”总坛所在地的“断魂谷”。

路上，周靖惑然不解的问易秀云道：“云妹，你与化身‘酸秀才’的陆彼玫是什么关系？”

易秀云怆然一叹道：“结拜姐妹，仅是半年前的事！”

“哦，云妹，我为她的死感到歉疚……”

“靖哥，并不是你下的手，过去的，不必再提了！”

拂晓时分，众人来到距“断魂谷”不及十里之处……

两条人影，伫候道旁。

周靖一眼已看出两个赫然是“通天教”副教主黄尚香、莫绮萍师徒，急趋前唤了一声：“四师姐！”

“鬼影子”等人也急忙上前相见，尤其“地灵夫人”与黄尚香同属甘夫人侍婢，平素交谊最笃，劫后余生，相逢犹如隔世，未语泪已先流。

众人互道别后情况，均不禁啼嘘泪下。

周靖强捺激动的情绪，向黄尚香道：“四师姐，绮萍已向你禀告一切经过？”

黄尚香黯然道：“师弟，我事仇人如父，惭愧欲死！”

“师姐，这是始料所不及的事！”

“师弟。我……我祝你血仇得报，我走了……”

“走，什么意思？”

黄尚香苦笑一声道：“师弟，你想象得到我的处境？”

周靖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伤感地道：“师姐，你不愿重归师门？”

“愿，但我不能！”

她是“通天教主”的儿媳，有翁媳之义，而她也正是“玉面无敌甘祖年”门下，有师徒之份，“通天教主”是杀害“玉面无敌”的主凶，她不能因师而杀翁，也不能因亲情而废师仇，走，这是她唯一可行的路。

“地灵夫人”伤感地道：“香姐，愿他年能有再见之日。”

“云妹，也许会的！”

“鬼影子”等也知事无两全之法，黯然地道了声：“珍重！”

周靖忽地想起一事，惶然道：“师姐，那叫黄小芳的……”

黄尚香用手一指道：“那不是来了？”

周靖循手指望去，果见一条人影，在晓色迷朦之中姗姗行来……

黄尚香向众人一福，低语地道：“各位同门，我黄尚香所能做的仅止于此，再见了！”

说完，拉着莫绮萍的手，急纵而去。

周靖暗地叹息了一声，举步向黄小芳迎去……

“芳妹！”

“靖哥！”

两人情不自禁地相拥在一起。

易秀云粉腮一变，正待举步……

“逆旅怪客”已然觉察，急道：“师弟妹，你知道她是谁？”“是谁？”

“恨世魔姬！”

“什么，她是‘恨世魔姬’？”

“恨世魔姬的化身！”

“她……”

“逆旅怪客”立即把一切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易秀云面色一缓，道：“她应该得到靖哥的爱！”

“弟妹，你让她分享一份？”

易秀云微微一笑，奔了过去。

周靖矍然惊觉，不禁面热心跳，放开了黄小芳。

易秀云一把抓住黄小芳的手道：“芳妹妹，你为靖哥吃了不少苦？”

黄小芳惑然瞪视着易秀云，不知对方这句话的用意何在。

易秀云接着轻声一笑道：“芳妹，我想我们能很好地相处的！”

弦外之音，不言可喻。

周靖感动地叫了一声：“云妹！”

易秀云豁达地朝周靖一笑，道：“靖哥，你能替芳妹恢复功力？”

周靖颌首道：“可以！”

“需要多少时候？”

“半个时辰足够！”

“我们迟半个时辰行动？”

“可以！”

黄小芳娇羞不胜地向易秀云道：“云姐，前多时有冒犯……”

“芳妹，那不值一提！”

说着，转向周靖道：“靖哥，江边那一片芦苇，还算隐秘，你赶快替芳妹恢复功力吧！”

周靖略作思索之后，牵着黄小芳的手，向江边芦苇行去。

易秀云回到“逆旅怪客”等人之处，静静仁候。

东方，现出了鱼肚白色。

曙色初开，远山近树，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晨喷吐艳，周靖与黄小芳双双从芦苇中走出，“逆旅怪客”

首先上前向黄小芳致误伤的歉意，随后，周靖又引见了其余师兄姐。

一行七人，重新上道。

十里行程，转眼即到。

周靖认了认莫绮萍所作的暗记，领先扑入“断魂谷”口。

“何方朋友驾临？”

喝话声中，六个头缠青布的壮汉，一字式排列谷道之中。

周靖恍若未闻，直奔如故。

“呛！呛！”连声，六壮汉已亮出兵刃……

周靖仇恨充胸，杀机如焚，岂肯与这些小脚色多费口舌，一挥手，一道排山罡劲，匝地卷去，惨号破空而起，六壮汉连来人的路数都不曾摸清，便已横尸当场。

七条人影，星飞丸射地直朝谷内奔去。

“站住！”

震耳暴喝传处，数十条人影，倏然涌现，为首的赫然是“钢”“铁”二金刚。

二金刚目光一掠之下，异口同声道：“小子，原来是你！”

话声中，目光转向其余六人。“逆旅怪客”与“鬼影子”、“怪丐聂飞”已恢复本来面目，未被认出，但“地灵夫人”和黄小芳却使对方面上变色。

周靖杀气满面地朝对方一扫，冷森森地道：“叫你们教主出来答话！”

“钢金刚”桀桀一笑道：“小子，凭你还不配！”

周靖嘿的一声冷笑道：“你就试试看配是不配？”

挟着喝活之声，身形一欺，一掌横扫过去。

一声栗人惨号，摇曳划空，“钢金刚”庞大的身躯，象断线风筝似地飞泻而出，“通天教”高手群中，爆起一阵惊呼，一个个亡魂皆冒。

“钢金刚”在教中已属特级高手，想不到不堪对方的一击。

“铁金刚”老脸惨变，蹬蹬蹬连退数步，若有所悟地怪吼道：“小子，你已练成了‘黑箱奇书’所载武功？”

周靖不屑地道：“你说对了，正是这样！”

周靖一出手，震慑了全场，“通天教”数十高手一个个如泥塑木雕，窒在当场。

“鬼影子西门烈”大声道：“师弟，我们闯吧！”

就在此刻——

一声断喝，倏告传来：“教主驾到！”

“通天教”高手，波分浪裂地朝两旁闪开。

一个紫袍金冠的老者，随后十二名劲装壮汉，疾奔而至，瞬已到了当前。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周靖迎前一步，道：“教主阁下，记得‘玉面无敌第二’吧？”

“通天教主，’骇然大震，栗声道：“小子，就是你？”

周靖咬牙道：“不错，就是我！”

周靖这一道出身份，所有“通天教”高手，齐齐打从心眼里冒出寒气，周靖化身白发怪老者，惊走“双绝老人”；三掌打得“通天教主”口吐鲜血这回事，早已传遍遐迩，他们哪得不惊。

“通天教主”定了定神，狞声道，“小子，你……”

周靖目赤似人，俊面罩满恐怖杀机，打断了对方的话道：“阁下还记得‘三指迫魂马鸣川’这个人吧？”

“通天教主”立即额头现汗，蹬地退了一个大步，栗声道：“周靖，你

小子目的何在？”

周靖一字一顿地道：“血债血还，取你项上人头！”

话声如刃，令人听来不寒而栗。

“通天教主”狞笑道：“小子，你到底是谁？”

“听着，‘玉面无敌甘祖年’之子，‘玉面无敌第二’，明白了吧？”

“通天教主”蹬地又退了一个大步，面如饕血，怪声吼道：“你会是甘祖年的儿子？”

周靖从胸前亮出“血心”，切齿道：“阁下，一并介绍你认识，我身后的几位全是同门师姐妹，你看足可血洗‘通天教’了吧？”

“通天教主”汗珠滚滚而落，他想起不久前的赌斗，余悸犹存，他做梦也估不到十八年之后，“玉面无敌”的后人会来寻仇，而身手之高，远胜当年‘玉面无敌’本人，他想不透对方何以知道这件惨案是自己主谋？

难道马鸣川泄了底？但马鸣川已被自己亲手处置了呀！

他一眼瞥见黄小芳也在对方行列之中，骇然回顾“铁金刚”道：“副教主呢？”

“昨晚离谷未回！”

“这贱人……”

周靖暴喝一声：“老匹夫，纳命来！”

欺身上步……

“通天教主”身后的十二壮汉，如飞蝗般扑出。

周靖双掌一挥，十二条人影如狂风中的枯叶，七零八落的四射而开，脚步未停，仍欺向“通天教主”。无边的杀机，在周靖上步之间叠了出来。

“鬼影子西门烈”暴喝一声：“上！”

“逆旅怪客”，“怪丐聂飞”，“地灵夫人”，易秀云，黄小芳等五人，如响斯应，齐齐弹身扑出。

血战，揭开了序幕。

“鬼影子”直扑“铁金刚”。

其余的分别接战三五人不等。

周靖目眦欲裂地厉声喝道：“老匹夫，你的时辰到了！”

“呼！”的一掌，直劈过去。

“通天教主”一旋身，避开来势，反击一掌。

周靖根本视对方的反击如无睹，“呼！呼！”一连几个跟跄。

两个照面之后，双方搭上手成了近身肉搏。

周靖虽说功深似海，但“通天教主”的身法在当今武林中已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在势急拼命之下，却也相当骇人，所谓一夫拼命，百夫难当。

转眼之间过了十招。

双方招式之奇奥，出手之狠辣，堪称世无其匹。

另一边——

喝声震天！

掌风雷动！

剑影飞芒！

时而夹着一两声凄厉的惨号。

这些高手，都是教中上上之选，随便一人在武林中均可列入一流，是以“鬼影子”等人在众寡悬殊之下，战来相当吃力。

黄小芳在众人之中，是功力较弱的一个人，这时力敌两老者一壮汉，险象环生，几乎全无还手之力。

“鬼影子西门烈”战“铁金刚”原可称操胜算，但加上了三个壮汉，仅能维持个平手。

易秀云的“天雷法掌”，盖世奇学，威力最大，出手必伤人。

“逆旅怪客”“怪丐聂飞”和“地灵夫人”背对背结成品字形，迎战一波又一波的数十个高手猛攻，由于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力攻拒，三人身前，积尸最多。

周靖与“通天教主”搏斗已过三十招，“通天教主”节节后退，但仍有余力反击。

劲气激撞之声，惊天动地。

五丈之内，劲气成漩，斗大的石块，回飞滚舞。

顾盼之间，接近四十招。

周靖暴吼一声：“纳命！”

双掌聚以十二成功力，猛劈三掌。

三掌击出，“通天教主”惨叫一声，身形猛挫，一股血箭喷出老远……

就在此刻——

场中传来一声尖叫。

周靖目光一瞥之下，只见黄小芳口血飞溅，娇躯摇摇欲倒，他顾不得当面仇魁，弹身猛射过去，挥掌之间，惨叫立传，合击黄小芳的两老者一壮汉，脑血飞迸，尸身栽出两丈之

“芳妹，你伤得……”

“靖哥，不要紧！”

周靖回身之际，正值“铁金刚”的身形转了过来，顺手射出五缕指风。

又是一声栗人的惨叫，“铁金刚”身躯洞穿，栽了下去。

那边——

“通天教主”一掉身形，如飞向谷内射去……

周靖目光何等犀利，大喝一声，“哪里走！”

起落如电，五十丈之处，便已截住了“通天教主”。

谷内，远远地响起一阵急迟的号角之声，显然是召集高手应变。

“通天教主”紫袍染血，金冠歪斜，面色一片狰狞，却没有丝毫惧怯之色，这一代梟魔，的确不同凡响。

周靖怒目切齿地缓缓移步，迫向对方身前。

“小子，本教主与你拼了！”

震耳暴喝声中，“通天教主”身形电闪前扑，同时出右掌猛然击向周靖当胸，左掌化爪，后发先至，抓向周靖天灵。

这一击一抓之势，电光石火四字尚不足以形容其快。

周靖暴哼一声，以快得不能再快的手法，反抓对方左手腕脉。

“砰！”

“通天教主”的右掌，结结实实地印上了周靖前胸，这万钧力道的一击，使周靖心神皆颤，神功几乎震散。

同一时间，周靖已扣实了对方腕脉。

五十丈外，惨叫频传，入耳惊心。

无数人影，从内谷涌出。

周靖双目一瞪，咬牙切齿地道“老匹夫，在你死前，告诉你一句话，马鸣川日前才死，他在死前向先父之灵忏悔，也说出了你当年的阴谋毒计，免得你死而不明！”话声中，左掌一切，“通天教主”一条右臂，齐肩而卸，鲜血如喷泉般射出，但这老魔头却咬牙没有哼出声音。周靖第二掌击向对方当胸。

“砰！”一声刺耳的狂噪，撕空而起，“通天教主”胸骨尽碎，口血狂喷中，缓缓栽了下去，口血溅得周靖前襟尽湿。周靖双膝一曲，仰天哀呼道：“爸爸，妈妈，不孝儿替您俩报仇了！”祝毕起身，一掌切下“通天教主”的脑袋，把白发挽了一个结，提在手中。

“通天教”徒众，蜂涌而至。周靖满身血污，目射杀光，手挽人头，当道而立，象一尊凶神恶煞。栗耳惊呼声中，由谷内涌出的教徒，猛然都刹住奔势，一个个惊魂出窍。数条人影，由外疾掠而至，正是“鬼影子”一行。周靖冷冷的道：“大师兄，如何？”“全部伏诛？”“有那位受伤或……”“没有，仅黄小芳略有不适，但不要紧！”“好，杀！”杀字出口，首先一掌向那些应援而至的“通天教”徒众劈去。罡风漫卷，惨号裂空，这一掌扫中，有八人横尸。

紧接着，“逆旅怪客”等人，如猛虎般扑了上去。

屠杀，再一次展开。

断魂谷，血雨腥风，日月无光。

周靖掌不停挥，当者披靡。

“通天教”徒众，一个个胆裂魂飞，斗志全无，豕突狼奔，只顾逃命。

惨号之声震耳欲聋。

尸体横空，血雨飞洒。

这一场血的祭典，结束得很快，半盏热茶工夫，场面死寂下来，尸体狼藉重叠，血水汇集成流，染红了整个谷道。

怵目惊心，令人惨不忍睹。

数百高手，漏网幸脱的十不得一。

周靖狂吼一声：“扫穴犁庭！”

一人当先，六人后随，循着莫绮萍所留的十指路标，向谷内奔去。

谷道内原有的布设，全成了废物。

顾盼之间，已来到一片连云巨屋之前。

居中，一座巨大的牌楼，四个径丈的金字字体“唯我独尊”。

周靖冷哼一声，一道排空掌力，卷向了那座牌楼，隆隆巨震声中，木石飞扬，整座牌楼倾塌下来。

七人奔入大厅之内，阒无人迹，再往后搜，连半个人影都没有，想来已闻风而遁。

“鬼影子西门烈”道：“点把火烧了它，我们走吧！”

众人分头放火之后，撤出谷外。

威慑武林的“通天教”东山再起，像昙花一现，又归于寂灭。

日正当中，“断魂谷”口站着周靖一行七人，一个个浑身染血，杀气蒸腾。

周靖目注黄小芳道：“芳妹，你的伤势不要紧吧？”

黄小芳内心甜甜地一笑道：“不妨事了，云姐已给我服下了独门伤丹！”

易秀云打趣地道：“靖哥，我会替你照料她的！”

周靖面上一红，道：“芳妹，你最好先回水府，以免令师悬念，至多一月，我将到水府……”

易秀云立即接口道：“亲自向令师求亲！”

黄小芳羞得连耳聒子都红起来，狠狠地瞪了易秀云一眼。

周靖真想不到易秀云在几经波折之后，变得这样豁达，展颜笑道：“云妹，你不吃醋？”

易秀云格格一声娇笑道：“吃了终归无用，不吃也罢！”

引得众人齐齐笑出声来。

黄小芳与易秀云私下已取得默契，心中也着实悬念亦师亦母的恩师“恨世魔姬”，略一思索之后，道：“如此，我向各位告辞！”

说着福了一福。

周靖不胜依依地道：“芳妹，一月之后再见！”

珍重声中，黄小芳辞别众人，回转“水府洞天”。

周靖目光一扫众人之后，向“鬼影子”道：“大师兄，你轻功最好，我想请你办件事！”

“什么事？”

“请你在‘神风掌王魁’，‘仁心圣丐朱非’，‘衡山掌门祝南峰’这三人中，至少找到一人，随你到武功山风火谷‘一统会’总坛和我们会合……”

“为什么？”

“这三位是我义父‘霸王鞭周公铎’生前至友，我要在血洗‘一统会’之后，向他们陈述义父之死以及‘天邪八妖’伏诛经过，并作我复姓归宗的见证！”

“好，小事一件，我马上就走！”

说走就走，“鬼影子”弹身如一溜烟般飘去。

周靖目送“鬼影子”身影消失，然后向“逆旅怪客”等人道：“我已请‘妙手书生陈斐’召集昔年‘血谷’旧部，各位师兄弟姐妹将为‘血谷’一门长老……”

“地灵夫人”秀眉一蹙道：“师弟，这作法……”

周靖严肃地道：“大母‘血谷夫人’之命！”

众人异口同声的发出了一声：“哦！”

“逆旅怪客”沉声道：“师弟，武林中尊卑有序、上下有份，师弟你与我等以师兄弟相称，已属过份，你是当然‘血谷’继承人，我们分属下人，几乎不可予长老之称！”

“怪丐聂飞”接口道：“二师兄之言甚是！”

“地灵夫人”也道：“师弟，你须三思而行，还有‘妙手书生’等也是‘血谷’门下，是否一律都赋予长老的职位？”

周靖微微一笑道：“是的，这问题我已思索了许久，决定这样办！”

“这……”

“各位不必再争论了，这是以后的事，还得禀明大母裁夺，现在我们赴‘一统会’，取‘武林一君’的首级！”

武功山，风火谷。

“一统会”总坛。

时值卯正，晨曦初吐。

总坛迎面广场人口之处，势派雄浑的“万流归宗”牌楼，突地倒塌。

响声惊动了总坛守卫，只见数条人影、缓缓向总坛行近。

警号，割破清晨的宁静。

来人竟然能通过由谷口布设的八道哨卡，无声无息，这意味着事态的不寻常。

坛内数十白衣人，仓惶涌出，正与来人相望。

当那些白衣人看清之后，一个个暗地心惊，齐齐刹住身形，内中，有人忍不住惊叫出声：“是他！”

“周靖！”

来的，正是周靖、易秀云一行。

接着，又是为数近百的人涌现，那些，是“地灵宫”预置的高手。

周靖直走到那些窒在当场的“一统会”高手身前丈外之处，才止步发话道：“叫你们会长出面答话！”

一个白袍老者越众而出，满面不屑地道：“阁下驾临敝会，有何贵干？”

周靖冷冰冰地道：“给你们举行血葬！”

这句充满血腥意味的话，令人听来毛骨悚然。

所有“一统会”在场高手，全为之面上变色。

那白袍老者重重地一哼道：“小子，你大言不惭？”

周靖怒哼一瞥，一掌劈了出去……

白袍老者连转念的余地都没有，便被震得飞泻而起，掌风余劲，扫得那老者身后的高手四分五裂地跌撞开去。

一阵脚步之声传处，无数白衣人从不同方位，涌入现场。

场面骤呈无比杀机。

“地灵宫”的高手，对上次“一统会”派“桃花姥姥”率众血洗“地灵宫”的这笔血债，岂会忘怀，此刻一个个面带杀机，跃跃欲试。

“一统会”方面仗着人多势众，表现出不可一世之概。

两阵对圆，周靖一行百余人，被半包围在居中。

数声呼喝传处，一个白袍蒙面老者徐徐步入场中。

所有“一统会”高手，齐齐俯首躬身为礼。

“地灵夫人”第一个冷哼出声了。

周靖一阵热血沸腾，仇与恨，在血管里急这地奔流。

白袍蒙面老者正是“一统会”会长“武林一君”。

“一统会长”哈哈一阵狂笑道：“小子，你确实是命大！”

周靖冷森森地道：“武林一君……”

“小子，你……”

“冥宫饶你不死，就是等待今朝！”

“一统会长”惊然大震，狞声道：“小子，你……你是。”

周靖欺前一步道：“听清楚了，在下便在‘玉面无敌第二’，周靖两字加上，加一个甘字！”

“一统会长”双目陡现骇色，栗声道：“你究竟是谁？”

“玉面无敌甘祖年之子！”

“一统会长”连退数步，厉声道：“甘江已死，你……”

“甘江之弟，甘周靖！”

“一统会长”想起“冥宫”之中的一幕，不由心胆俱裂。他做梦也估不到那功深不可测的怪老人，会是周靖的化身，色厉内荏地道：“你意欲何为？”

周靖目眦欲裂地戟指“一统会长”道：“钓鱼矶上，唆众毁尸，迫杀先母的一幕，你不会忘记吧？”

“一统会长”再退了两步，语不成声地道：“小子，你……你，你找死来了……”

周靖悲壮地一阵狂笑道：“武林一君，今天我要把你生撕活裂，然后血葬你的门下！”

“一统会长”陡地扯落面巾，紫酱色的面上满是阴惊而带惊骇之色，暴喝一声：“上！”

所有“一统会”高手，如蜂群般涌上。

“地灵宫”高手在“地灵夫人”号令之下，也开始行动。

“一统会长”倏地抽身暴退，电闪般掠向敞厅大门。

周靖可做梦也估不到堂堂一会之主，竟然当门下之面，临阵退缩、呆了一呆之下，“一统会长”已没入门中。

“哪里走！”

周靖粟喝一声，一掌扫开涌来的高手，快逾电掣地追了进去。

场中——

这时已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搏斗。

各种杀伐之声，组成一首恐怖而又疯狂的乐章。

周靖飞身射入大厅，因去势奇猛且快，竟穿中门而出……

就是这电花石火之间，身后传来一声“隆！”然巨响。

周靖回头一看，大厅内部已被一重铁壳罩住。

一声惊“噫！”白影在前端回廊一闪面没。

周靖毫不思索地扑了过去，身法之快，几乎使人肉眼难见。

白影闪向院中一座假山……

周靖身形未落，凌空发掌，罡风匝地暴卷，石上飞进之中，假山坍了一半，白影冲空，飘上屋面。

“下去！”

周靖如驾箭离弦，暴射而起，超过白影之前，喝声中，反挥一掌。

白影一个倒旋，翻落院地。

几乎是同一时间，周靖跟着落地，与对方面对而立。

不错，对方是“一统会长”。

“一统会长”亡魂皆冒，他无法估量对方功力竟有多高。周靖左手尚提着包裹“通天教主”脑袭的布包，右手倏地抓出。

“一统会长”逃既不能，诡计又告失败，被迫出手应敌。

三个照面之后，“一统会长”已然主动全失。

周靖单掌攻敌，每一掌均有开山裂石之威，罡风触肤如割。

四周隐约的出现不少白衣人，但谁也无法迫近插手。

转眼之间，过了九招。

周靖暴喝一声：“躺下！”

栗人闷哼起处，“一统会长”口血飞进，栽了下去。

“砰！”

周靖再扫出一掌，“一统会长”的身躯腾起丈余高下，又栽回地面。

院周房舍之内、传出骇极的惊呼。

周靖一脚踏住“一统会长”的一只腿，右手抄起另一只腿，状如恶煞般

地道：“武林一君，你悔不当初吧？”

“一统会长”面如死灰，鲜血一口接一口喷出，艰难地蠕动着嘴唇道：“武林……应……一君，岂堪……有……无敌！”

周靖双眼仇焰闪闪，杀光熠熠，沉吟了一声道：“你雄心不小，可惜走的道路不对，认命了吧！”

右手一提……

一声凄绝人寰的惨号，挟飞洒的血花以俱起。

一代枭雄，就此结束了他狂妄的英雄梦。

由股至颈，被活生生地撕成两片，肝肠五腑，狼藉一起。

周靖长长的呼了一口气，抹去脸上被喷溅的血渍，手起掌落，切下了人头，和“通天教主”的头包在一起，返身朝外扑出。

广场上激斗正酣，一片尸山血海。

周靖如虎入羊群，挥掌猛扫。

地惨天愁！

鬼哭神号！

蓦地——

一声尖锐刺耳的厉喝，穿透震耳的搏杀声，破突响起：“住手！”

这意外而突然的喝声、使场中疯狂的搏斗者不期然地停下了手。

一个满面凄惶苍无人色的中年女子，手持一支黑色箱子，缓缓步入场中。

周靖赤红的双目一扫，不由怦然心震。

那中年女子，正是秘谷精舍中，因“血心”之故而救他脱离“一统会”地牢的神秘女人，她径直向周靖身前走来。

周靖冷冷地注定对方，心中疑云重重。

同一时间，“妙手书生”率领男女老少不等约二十人众，奔入场中。

“鬼影子西门烈”和“仁心圣丐朱非”，也缓步入场。

那中年女子在周靖身前丈许外停了脚步，幽幽地道：“孩子，应该适可而止了！”

周靖下意识地心头一寒，惑然道，“前辈尊讳？”

“七巧圣女韩雯！”

周靖蹬地退了一大步，他曾经怀疑过对方可能是激起“血谷”内变的“七巧圣女”，想不到果然是她。

当下激动地道：“韩师叔！”

“孩子，我已不是‘血谷’门下了，不过我接受你这称呼！”

“师叔有何见教？”

“希望你适可而止，收手了吧！”

“这……”

“七巧圣女”怆然道：“武林一君已告授首，‘一统会’门下一月之内死伤过半，报仇，也够了！”

周靖本存心血洗“一统会”，经这一说，杀机泯了一半。

“七巧圣女”接着道：“你愿和我到后面谈谈？”

“遵命！”

两人来到一间侧厅之内。

“七巧圣女”眼角含泪，道：“孩子，我想你一定很愿意知道我的谜底？”

“是的！”

“如此你听着，我曾经私下恋慕着你父亲甘祖年……”

“哦！”

“在一次偶然之中，我捡到你父亲随身佩带的那颗‘血心’，一时之错，没有还给他，事被先师查悉，大为震怒，把我逐出门墙，令尊也因蒙上与我有暧昧行为的冤枉而一怒离谷，连带许多同门也被逐出谷外……”

周靖点了点头，这一节他曾听异母姐姐甘小梅提过。

“七巧圣女”又道：“之后，你父亲和你母亲结了婚，我在万念俱灰，心怀愧怍之余，嫁给了‘武林一君’……”

“哦！”

周靖猛地一震，如此说来，自己杀死了她的丈夫。

“七巧圣女”泪水终于滚下双颊，凄声续道：“我并不爱他，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我们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因为……因为……他先天生理上有缺憾，之后，我获悉了他因为想君临天下，而欲谋寻‘黑箱奇书’，所以演出了‘钓鱼矶’上的那一幕，他死有余辜，我不怪你……”

“师叔……”

“孩子，不可造太大杀孽，使许多无辜者流血，你答应我从此仇怨勾消，我负责解散‘一统会’，和两处分舵……”

“分舵？”

“是的，‘天邪院’与‘桃花宫’，‘天邪洪瑾’父子均亡，‘桃花姥姥’也死在你手，余下的都是无辜之辈，你答应了吧？”

周靖咬了咬牙，道：“我听师叔的话！”

“好，还有这支‘黑箱’，你愿意让我保存，还是……”

“这……师叔保存吧，我想先父泉下有知当不会反对！”

“孩子，谢谢你，你可以走了！”

“师叔、我……”

“怎么样？”

“承大母之命，叫我重整‘血谷’一门……”

“妙手书生已对我说过，我无意重返‘血谷’，孩子，你走吧！”

周靖愕然了片刻，辞别出来。

首先，“妙手书生”趋前道：“禀少主，本门当年被逐弟子和再传弟子共二十四人，已然全部到齐！”

周靖远远用目光一扫，道：“回‘血谷’吧！”

“不能！”

“为什么？”

“谷中，血罡，如无本门‘血牌’在身，无法通行！”

“这……”

“本门‘血牌’共有数百面之多，当年门下等被逐时，已为老谷主逐一收回，这只有待少主进谷之后，取得‘血牌’，每人发给一面……”

“好，你率领他们立刻离此，暂时到‘地灵宫’候命吧！”

“遵少主渝！”

“妙手书生”退了下去。

周靖大步走向“仁心圣丐”身前，恭施一礼道：“前辈久违了！”

“仁心圣丐”激动地道：“贤契，以前事出误会……”

周靖微微一笑道：“前辈，晚辈也有不是之处！”

接着，把“霸王鞭周公铎”之死，和凶手八妖伏诛，以及自己身世，和冠姓的事详述了一遍，“仁心圣丐”不断点头道：“老化子当把这些事转告你义父生前友好，同时也祝贺你大仇得报！”

“谢谢前辈！”

“如果没有旁的事，老化子告辞了！”

“前辈请便，改日晚辈当专诚拜谒！”

“好说，再见了！”

说完，转身离场自去。

周靖匆匆将与“七巧圣女”谈话的经过，向“逆旅怪客”等人说了一道，然后向“地灵夫人”道：“五师姐，请与各位师兄们暂回‘地灵宫’，还有‘妙手书生’一众随行，我得先赶赴‘血谷’，向大母禀报一切，取得‘血牌’之后，再论归门复派之事。”

“好！师弟，等你从‘血谷’出来，我们当往‘钓鱼矶’祭奠师父母庐墓！”

周靖含泪点头，转向易秀云道：“云妹，我们走！”

易秀云先是一怔，既而甜蜜地一笑颌首。

“鬼影子”等一行与“地灵宫”的高手们会同“妙手书生”一行，湍返“地灵宫”，周靖与易秀云，扑奔“血谷”。

数日之后的一个下午，周靖与易秀云双双来到“血谷”之外。

周靖开启“血谷”密门，手挽着易秀云，直奔入谷。

谷内骇人的景色，使初次踏入的易秀云惊心动魄不已。

走完谷道，来到雾气弥漫的“血湖”之前，一条白衣人影，幽灵般地出现：“孩子，你回来了！”

周靖一拉易秀云，双双跪了下去，道：“母亲好，孩儿已办完一切的事！”

“她是谁？”

“她……易秀云！”

“哦，梅儿已向我提过，好，起来，把经过告诉我！”

周靖和易秀云站起身来。

“血谷夫人”朝易秀云一阵打量道：“嗯，好孩子，好媳妇！”

易秀云羞得直垂下头去。

周靖随即把访凶报仇与及和易秀云误会冰释，还有黄小芳的一段，原原本本叙述出来，同时打开布包，展露“通天教主”和“武林一君”的两颗人头。

“血谷夫人”泪流满面地道：“孩子，你父亲和你母亲可以瞑目了！”

周靖鼻头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孩子，你去把那小芳姑娘也接进谷来，同时依你计划把门人全部召进谷中，你的婚礼和接位大典，合并举行！”

“母亲，结婚与接位的事，用不着急在一时……”

“孩子，我……唉……十多年来，我盼望着这一天，我也为这一天而活到现在，当初的希望，在你大哥甘江，想不到由你来完成，孩子，我能等吗？”

周靖不禁五内如焚，这话中已分明说出了不祥的事将跟着而来，悲声道：“母亲，孩儿虽非你生，但这并无分别，孩儿当承欢膝前……”

“孩子，再说吧！”

“梅姐呢？”

“血谷主人”苍白的面上立起抽搐，朝右边一指，低黯地道：“她在那边，你去看吧！”

“母亲请便！”

周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招呼着易秀云，双双向右首行去，口里发声道：“梅姐，我……”

突地——

他全身一震，几乎栽了下去，血液，在这刹那之间，全部凝结了，心脏，急速地收压，一股寒气，从脚心凉到头顶。

眼前，是一座红石砌就的新墓，墓碑上赫然刻着：“血女甘小梅之墓”

易秀云面容惨变，颤声道：“她……她……死了！”

周靖一头撞了过去，登时晕绝。

久久，他又重新苏醒过来，泪水如果涌出。

他哭了，放声悲号。

泪尽，继之以血。

口里喃喃地，模糊不清地念着：“梅姐……梅姐……，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是我杀了你……我是凶手……啊！梅姐……英灵有知，向我显现啊！……”

“唉！”

一声幽长凄怨绝望的叹息，远远传来，像发自一个幽灵之口。

全书完

